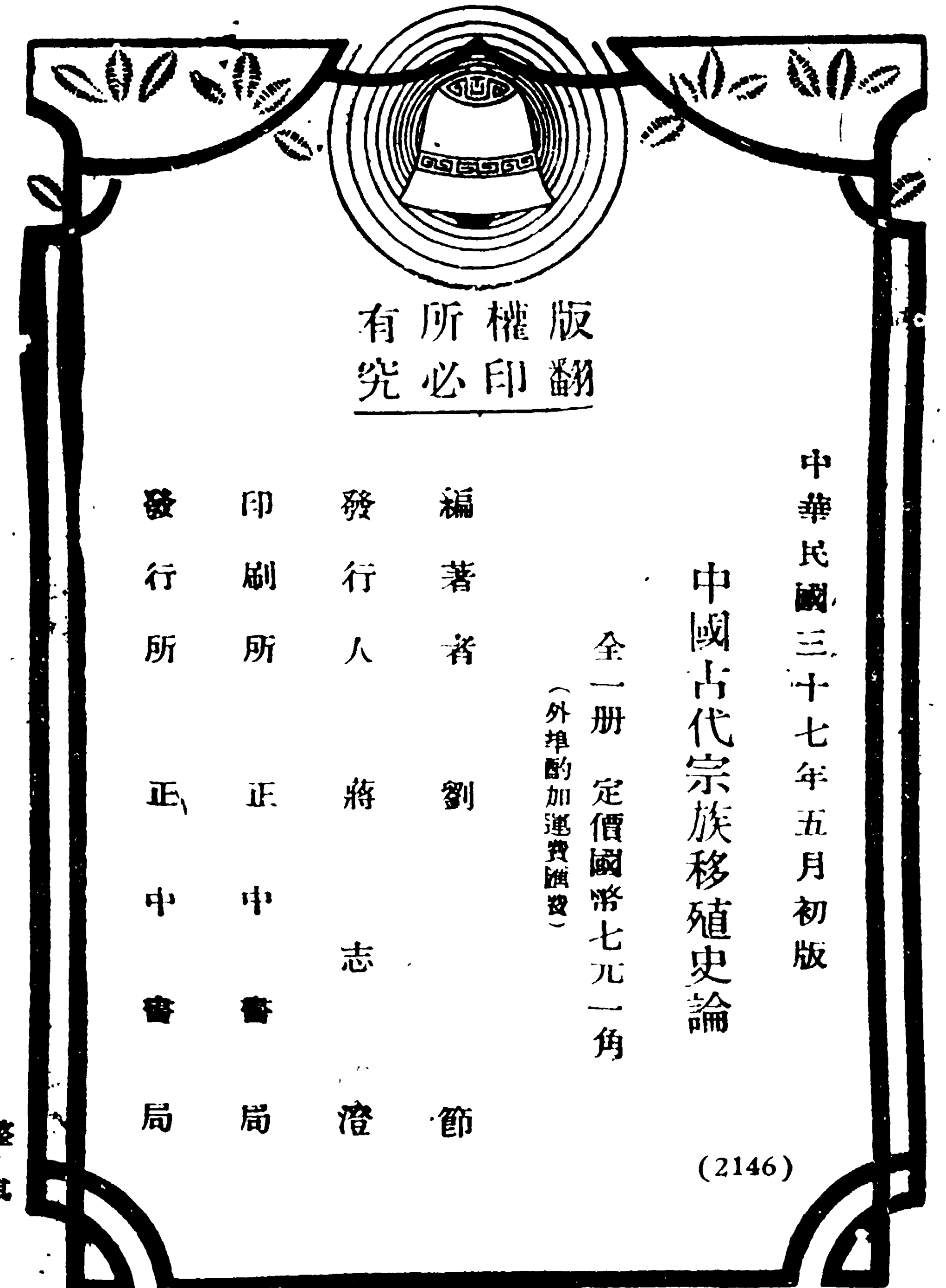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

劉節編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七元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劉節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146)

整：琪
校：孝

滬·4 2/2

自序

這本書，是中英庚款董事會協助研究的成績報告，後來又得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的二等奬。此書收集材料的時候，已經好久了。作者站在民族文化的觀點上研究上古史，更加是早了。而寫畢這部書，剛剛經過四個月的工夫。這還是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的初步工作。因爲許多甲骨、金文的材料都不在手頭。凡是比較複雜的問題，都沒有說。所提出的意見，如果稍有貢獻的話，都是時代稍稍開明所促成的，非作者的功勞。參加這種工作的中國學者很多。本書裏約略提到的已經不少。這是一種趨勢，中國新史學已在逐步走上一條正確的路途了。同時代許多位同好的工作，與這本書，還是在開始。中國民族一定要更生的！從什麼地方開始呢？就從各種學術上開始。學術工作是在打開一條人生的正確途徑，改正我們的錯誤觀念。沒有嚴肅的人生，不會有眞正強盛的國家啊！這部書寫成的時候，正是作者困居行都逆旅中已經四度重陽了。在極端艱苦，日夜困擾中，從事研究工作。又當戰爭期內，參考書籍零落不齊。徵引譌誤，或所不免。尙希邦人雅達，善念此意。不勝欣幸！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歷史是以人底文化作主體的。對于人文的演變過程，及其互相關係，如說明白了，歷史家底責任就完成了。從前人作歷史，何嘗不知道這一點？可是他們所看見的是英雄，是特出的人物，而忽略了一般人底事。假定一位歷史家不明白人羣底複雜關係，其實他所看見的英雄，或特出的人物，也不是這個英雄，或特出人物底眞相。這種意義，到了近代歷史家底著作裏，纔確切地表現出來。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人了解自己的程度，是以他自己底智力作正比例的。同時他底智力，又以客觀環境的演進而隨同發展的。我們所以能知道從前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直接的關係似乎是我們底智力比從前人進步。間接的，却是我們底環境進步了。從近代歷史學發展的過程上看來，好象同自然科學無關。嚴格地說來，沒有近代的自然科學，決不會把歷史學逼上一條正確底路途。比較明顯的：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種學；比較接近於歷史的：如民俗學、語言學、考古學、這些學問，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受自然科學的影響，作促進歷史學改良底因素。在中國呢！雖然有清代二百多年的考據學，但是他們底一般見解，是一種小學明而後經學明的鮮明旗幟。並沒有創造出一派新史學。章學誠算是最特出的人物了！知道「六經皆史也。」可是仍舊非薄考據。就是他所想像的新歷史，也並未脫離前人的科臼；不過已經了不起。他知道

歷史是說明人的文化，及其演變過程底學問。大體見於他所著的文史通義中：原道、原學、諸篇。清代的考據學，我們可以稱之爲北學。其代表如顧炎武，戴震；清代的史學呢？可以稱之爲南學。其代表如黃宗羲，全祖望。但是終清朝一代，沒有同化成爲一種新史學。這是什麽緣故呢？無非是環境沒有進步改善【註二】。

歷史當然是用事實作根據的。離開事實，不會有歷史。然而歷史可眞不能離開想像。從前的歷史作品，大半取材於民間的傳說。這種傳說，如果分析起來，有大部分是出於民族底集體想像。我們都知道小說裏所見的關公，是想像多於事實；卻不知道孔子世家裏的孔子，想像底成分也不見得少於事實。關公底人格，或孔子底人格，在我們心目中，一樣是帶有民族底集體想像，一樣是帶有民族意識的反映。這是就歷史上或傳說上的關公或孔子而言。至於事實上的情形如何呢？要等今後歷史家的努力。從前人作歷史，爲什麽一定要加入想像成分呢？這也是人類智力底問題。不要說從前人，就是現在的人吧！不論說一樁事，或談一個人，無形之中會加入一種主觀底成分。這些主觀成分所代表的，是個人想像，或集體想像。因爲個人想像之中是免不掉有民族底集體想像的。我們現在人聽話，都知道別擇其中的主觀想像，和客觀事實。惟有讀歷史，卻被古人瞞過了，豈不希奇？不論那樣老實的人，都不免有主觀底想像。主觀底想像固然帶有色彩，但是系統底見解，也就帶有主觀想像底成分。所以研究歷史的人如果不明白古代人底集體想像，就無法了解古代的歷史。研究歷史的艱難處，正是這一點。古代人用想像擺佈事實所構成的歷史，積久了之後，這些材料在歷史家看來，又是一種可保存的史實。從這些材

料裏分析出從前人底集體想像所代表的事實，於是可以推到古代人生活底眞相。這一種方法，是從前的中國歷史學家所不留意的；本文所用研究的方法，就是這一種方法。

古代人底集體想像的主要成分是什麼呢？當然以民族問題作中心。如同個人的想像要素，還是主觀。遠古人的種族觀念，比近代人更加強烈。每一族都構成他們遠祖的神秘歷史。在這神秘的歷史中，大半是表現他們自己一族的高貴與才能。同時又不惜把其他外族的史實說穿了。如果我們明白這種道理之後，往往可以用互相比較的方法，辨別古代人的眞僞。因此得到許多意外消息。一部中國上古史，若給粗心的人看起來，全是一些荒誕不經的神話。聰明人自以爲明白，擱一邊不理睬牠。一般人大都信以爲眞，一字不易地寫上去。司馬光當然是一位很有價值的歷史家，作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說起，把古代的神話傳說，別撰一部稽古錄。他希望把傳疑的故事，作比較的考訂。但是那時候的科學沒有進步，史學還是在舊方法下翻製，不能分析入裏。到現在，我們可以粗粗地開始了。稽考古史，大體上說來有三條必經的途徑。第一條，是人種學。這是說民族的體質，從許多古代人的骨骼上，考察出這民族的特質與淵源。第二條，是語言學。古代的歷史，固然有神話傳說。但是很難明白。到了近世，纔有考古學，可以從古器物上找到可信的資料。又從這古代的文字裏，推證古代的語言演變的過程。再匯集各方面的資料，考證古代的史實。第三條，是民俗學。這是從古器物，古文字，古代傳說，幾方面歸納所得的材料。又用社會學和人類學底方法加以解釋，而得大部份古代民族的史實。就在這條路上，探求出古代民族底集體

想像。嚴格地說起來，第三條路線可以把上兩條路線所得的結果綜合起來作一系統的說明。這是稽考古史的純正方法。

所謂民族問題，方面是很廣泛的。我們現在所說的是指中國人的祖先究竟是那一種民族？這民族的特質接近於那一種人？例如：外國人所主張的，中國人種是西方來的。這問題，當然很複雜。可是同本篇所研究的頗有關係。作者曾經寫過一篇漢族源流初探，把中國民族的來源都歸在漢族一名義上去討論。所謂「漢族」其意義與本質，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扼要地說來，據幾位人種學專家的研究。如魏敦瑞氏說：「北京人的骨骼有蒙古人種底特徵。」同時又有幾位人種學家，在人種分類上，把蒙古利亞種包括馬來人種。如艾思德氏於蒙古系之下又分巴龍族、僤族、古馬來族、正馬來族四種。這都是泛指中國古代人種是蒙古利亞種。若就語言上說來，蒙古語與馬來語不是一個系統。就是後來的馬來族與蒙古族在體質上的距離，也相當遠。所謂「漢族」是接近於馬來族的。換而言之，「漢族」是從蠻族進化起來的。這在先秦人的文獻裏早就可以看出來。總是蠻夏對稱。如同秦公𣪘上說「虩事蠻夏。」堯典上也說到：「蠻夷猾夏。」左傳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襄公十三年：「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都是「蠻、夏」或「夷、夏」對稱。夏就是漢。例如：漢口也稱夏口、漢水就是夏水。作者向來的見解，都以為漢族是接近於南方民族。不論史前史後，南北兩大民族在中國本部所起文化上的對流作用，在形式上總是北方克服南方，而在本質上卻是南方同化了北方。這種意見，在本文中還是可以適

用的。不過人類學家對於「宗族」一語的意義同「種族」還是兩樣的。我們雖然專論宗族上的問題，其結果是希望在種族底問題上發生相當影響。本篇的用意，是想在種族底問題上有所貢獻，先在文化上得到一種見解，以待人種學上物質方面的證明。

現在大家都知道古代史最先要弄明白的應該是種族問題。這個問題，清代的學者却不大注意。近十餘年來，對此問題有特殊見解的，如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李濟之師的「中國民族之構造」；徐中舒先生的「從詩書中所見的材料推測殷周民族之不同，」三篇文章都是很有價值的著述。本篇所論，牽涉的方面很多。尤注意於古代氏族社會的分佈，及其關係。要在這裏面透視一部份種族問題的真相。問題從解釋「宗族」二字的函義入手。因爲人類學上「種族，」「民族，」「宗族，」「氏族，」「部族，」幾個名詞在意義上各不相同。若用中國的史料勉強湊搭上去，很不合式。所以在這一章裏，都是從我們自己的史料中，歸納出各種正確底意義，作爲本問題討論的張本。第二個問題，便要說到上古史的分期。這件事好像是替古代人作年譜，必得求出一貫而確實底年代否者「種族」問題，乃至於「宗族」問題，都不能明白的。這一章就是說「世與代」。作者對於「世」與「代」的見解完全不是從前人那麼看法。從盤古開天起，經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那一套。而這一套是怎麼樣起來的呢。作者都給與相當的解釋。所以本文也可以說是一篇上古史的骨幹。第三個問題是說圖騰的層創關係。因爲圖騰的演化，與宗族移殖有直接關係。從圖騰裏，可以看出這一氏族之特質及

其演化情狀。又可以看出「宗族」或「氏族」的分化關係。上面所說的集體想像，在圖騰演化過程中最容易說明其反映出的意義。第四個問題是說氏姓派衍。這仍舊是圖騰層創的別一面。這裏面所函的事實，比想像底成分多得許多。從氏姓的派衍裏，可以看出古代宗族興衰起滅之跡。這是中國上古史中最有意味的焦點。第五個問題是說宗族分枝。就是「宗族」以外的「氏族、」或「部族」。例如：殷民族，周民族，之類。在這裏也可以說明氏族社會之分佈及其關係。這一章的材料最多。戰爭期內，所有甲骨文金文的書籍都不在手頭，祇能說一大概，也就不少了。第六個問題是移殖概況。這一問題同上面一問題也有連帶關係。其中材料大半取自左傳。同門吳其昌先生曾有「金文氏族疏證」一書，尙未出版。已出版的有「金文世族譜」一作者所說，有許多與吳先生的意見不盡相合。可以互相比證以求其是。最後一章是結論。綜述全篇的精意，使讀者能够得一大要。

（註一）　南北學之分就淵源而說別有解釋

第二章　宗族的函義

宗族的函義，要從三方面說來纔可以眞正明白其內容。第一，「宗族」與遠古的宗教有關係；第二，「宗族」的成因，其最主要底是種姓制度；第三，「宗族」與古代的政治也有直接關係。就宗字的形態而研究其意義，已經很明顯地與宗教有關係。甲骨文宗字作 [illegible]，或作 [illegible]，其上部作 [illegible]，像室屋，就是後來所謂明堂，也可以稱爲宗廟。下面的丅形，或亍形就是原始的示字。其起源當是從祖先崇拜一觀念演化而來。有些人說丅形是原於古代的生殖器崇拜。這種象徵的方法，在古代也許是有的。總之，「宗」字的最初意義應屬於宗教。到了西周初年，在宗字的意義裏又有加增的成分。例如宗周鐘上說：「對作宗周寶鐘。」沈子它毀上說：「于周公宗。」令毀上說：「王令史于皇宗。」這裏的「宗周」，當然是周人的宗廟。又因宗廟所在之處，定爲周人宗族的發祥地，這是豐鎬所以稱「宗周」的原因。「周公宗」，也是說周公的廟。所謂「皇宗」，有形容其壯麗的意思。在班毀上又有「受京宗懿釐」一句話。這「京宗」就是詩經大雅思齊篇所謂「京室之婦」的「京室」。「京室」就是周人的「大宗」。這是合宗教，種姓，政治，三個意義於一名的綜合概念。古代的「宗子」，是祭祀時的主祭者。這是屬於宗教方面的。同時又是政治上的主體，名之曰「王」，或「侯」；後來却稱爲「天王」或「天子」。

到了宗法制度完成了之後，又是宗族裏的「宗主」。詩經鳧鷖篇上說「公尸來燕，來宗。」這是古代的宗教儀式。後來所謂「尸祝」「尸主」都是指這「尸」而言。「尸」是用生人來作偶像代表祖宗。這種古代的宗教儀式，是古代東方人的習俗。另外詳細說明。此外詩經公劉篇說「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又板篇說「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易經同人卦六二爻辭「同人于宗。」這都可以證明宗字帶有政治或種姓上的意義。

種姓制度同宗族的函義，當然分外密切，從種姓制度的發展過程上來看宗族一義的演變，尤其有意思。我們中國古代傳說裏稱呼遠古的部落酋長作「羣后」或「羣牧」。同時，「后」與「氏」，往往連稱。例如論語：「夏后氏以松」，再來考察古代的「后」字，甲骨文作「　」，象女人生子的情狀。可見遠古的「后」字就是後世的「毓」字。或許古代的「羣毓」都是女酋。傳說中的女媧氏是女酋；西王母也是女酋；乃至簡狄、姜嫄、都可能是女酋。但是殷代的先公先王中，照現在所知的，還沒有發現女性。中國遠古或許有女性中心一時期，至少殷代已經不是女性中心時期了。然而女酋並非絕跡。後編下二十五頁十六片「丁酉、王卜貞⿰女雝毓。」（註二）又續編卷四頁二十六片六：「口亥歸井毓。」井即妌字之省。這裏的「⿰女雝毓」與「妌毓」當是「⿰女雝姓」與「妌姓」的酋長。這兩個酋長可能都是女酋。又如「邢丘」，戰國人也名之為「郱丘」。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歸井毓」一句話，比較更可信。因為殷人稱他們的王后作「妣」，並不作「毓」。祖，妣；父，母；們稱呼在殷人是

很普徧的。而且很確定的事實。反過來看，「會長」或「王」可以稱「毓」。續編卷一頁十六片二：「毓祖乙」。又卷二頁一片三「多毓衣亡。」這都是先公先王可以稱毓的證據。殷人的「毓，」雖然沒有女性。但其他離姓，姘姓，(註三)恐怕還是有女性的「毓。」殷代有女曾存在，大約是可信的。不過殷代的社會中心是男性，却無可置疑的。照作者的看法，殷代雖非女性中心，其社會是有氏族組織。本來，氏族社會爲脫離血族羣婚制進而爲亞血族羣婚制的目標而產生的。簡單地說來，就是甲族之男與乙族之女，或乙族之男，與甲族之女；其年齡相近者，都可以成爲夫婦。因此所產生之子女，却入父族母族以外之第三氏族。而稱呼父母兩族中之同等年齡者，男曰父，女曰母。這在甲骨文中也有證據可考的。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第一卷一頁：「貞帝口多父。」又一卷五頁：「貞告于三父。」殷虛書契前編卷一頁四十六：「戊子卜于多父旬」。八卷四頁「甲申卜王大禦于多母」。在金文中，也有「成姬多母，」及「口嫣四母」的稱呼。作者的看法：「多父」「多母」的意義不能同後世的「諸父，諸母，」的稱呼一樣看待。這還有其他證據可作比較。殷周人的氏族組織，與易洛奎部族，及南印度尼爾吉利亞山中的托達人都有很相類似之點。史記殷本紀贊裏說：「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又在夏本紀贊裏也說到：「禹爲姒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這裏所說的話，不能完全信以爲眞。不見得都是殷人或夏人的事實。但是可以暗示我們，殷人夏人有這種事實的傾向。又在左傳定公四年傳裏也有說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又說：「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這不是很明白的說到殷人確有氏族組織嗎？可是同史記上所說的名目不一樣。這裏當然還有其他問題。若照左傳上的說法，「氏族」也稱「宗氏，」或許還有「分族。」這同「胞族」之下又有「氏族」的制度却是很相近。這些「氏族，」在金文裏並不稱「氏族」或「宗族，」却名之爲「師」。例如伯懋父毁：「以殷八師征東夷。」曶壺：「作冢嗣土於成周八師。」成周本是殷地，成周八師可能就是殷八師。這裏面的實在情形大概就是逸周書作雒解裏所說的「俘殷獻民，遷於九畢。」所以書序上也說「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此外宋朝人所得到的成鼎上也有說到：「王命遹揚六師，殷八師。」可見古器物銘上所說到的「師，」與古書上所說到的「氏」有相同之點。本來「師」字，金文作𠂤。例如盂鼎：「故喪師。」靜毁：「[illegible]師成周。」其字都作𠂤。就是小篆的𠂤字。今俗作堆。氏字就是古文的坻字。詩經秦風蒹葭：「宛在水中坻。」堆、坻、聲同；氏、氐有點無點也是後來的分別。坻是水中小丘，氏也是丘的別名。左傳裏許多丘，大都可以稱氏。例如平丘就是平氏，乘丘就是乘氏。因此知道古地名中所有以氏名的如：猗氏、己氏、皮氏、鄔氏、元氏、楊氏、尉氏、原先都是古代氏族所住的丘。氏也可以作邸。墨子兼愛中篇「注后之邸」從邑、從土，相同。左傳昭公十二年投壺辭中行穆子是西北方人說：「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齊侯是東南方人說：「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北方人知道南方有淮水，就用淮形容酒之多。

可是坻字又是北方的方言，南方人知道北方有澠池，就用澠形容酒之多。這裏的陵字，又露出南方的方言。所以古代地名北方稱「氏」的，南方都作「陵」。漢書地理志中截然分得很清楚。到後來，北方的「氏」也有改作「陵」的。例如「杜氏」可稱「杜陵」。並且「師」字與「坻」字爲韵，可見「坻」字音如「月氏」的「氏」。陵、丘氏、是稱一樣東西。堆、坻、氏、𠂤源是出於一個語根。我們就可以明白殷八𠂤爲什麼就是殷八氏了。古代有「師氏」的官，這個名稱大概是周人所用的。例如詩經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這「師氏」所掌管的很瑣碎，似乎是氏族以內的細事都要管到。同節南山的：「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的「師尹」恐怕職掌不同。但從「維周之氐」一句詩上看來，也是氏族以內的官。而「氏」之可以作「氐」，也連帶的證明了。甲骨文裏有「氏羌」，詩經商頌殷武篇也說到「氐羌」，其實就是「氏羌」或「丘羌」的意思。古代北方多沼澤，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趙有廣阿、差不多北方各國都有。所以一般人都住在小丘上。到了周代稱作州。左傳哀公十七年『初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這是衞國有「戎州」的證據。由此看來，詩經秦風蒹葭的「宛在水中坻」正可以解作「宛在水中洲。」又小雅鼓鐘：「淮有三洲。」可見這些「州」或「氏」，南方北方到處都有的。於是我們明白了「氏羌」同「州犂」或「州來」是一樣的語例。因爲殷代不只有「氐羌」也有「來羌」或稱「氐來羌」。殷本紀又稱作「來氏」。也就不能不認爲「來羌」與「州來」沒有關係了。

古代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外兩種。就是太史公在史記大宛傳裏所提出來的兩種方式。一種是「土著」一種是「行國。」這兩種生活方式，同種姓制度的變遷都有密切關係。若從古書上多方面考察來，其淵源是很古的。易經謙卦上六爻辭：「利用行師征邑國。」无妄六三爻辭「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易經上所說的「行師」或「行人」，就是史記上的「行國。」所謂「邑人」或「邑國，」就是「土著。」這兩種生活方式，在殷周之際的中國本部，是很普偏的。「行國」是以遊牧為生的民族。這是「羣牧」一名的根源。「土著」便不能沒有莊園。但不論「行國」或「土著，」他們都住在丘上，似乎是很確定的事實。先來說「邑國。」易經升卦九三爻辭：「升虛邑。」邑既然要升，非在丘上不可了。并且「虛」就是「丘墟，」或「廢墟，」的意思。莊子人間世篇也說到：「國為虛厲。」這裏的「虛，」當然就是「廢丘。」「厲」字一般都當作「厲鬼」解。其實「厲」就是蠱蠆的「蠆。」原本就作「萬」字，字形如，是蠍子一類的害蟲。給牠咬了之後，便要發生疫癘。所以豫讓「漆身為厲。」邑國大部在丘上，一發現有厲，便要改邑。而改邑，務必先行改井。易經夬卦的卦辭說：「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這是改邑必須改井的證據。邑既然因為有厲而遷改，所以古代的虛邑不一定是亡國。「邑國」在丘上，那末「行師」是否也在丘上呢？是的。「行師」也要駐札在丘上。師字本是从𠂤字引申出來的。行師駐札在丘上，更加不成問題了。并且甲骨文的師字或从𠂤，从朿，作陎。殷代人也名所住的丘作陎。例如前編二卷十五頁第三片：「十二月在齊陎，佳王征人方。」又二卷十七頁第五片：「卜在淒陎。」又二卷十頁第三片「王卜癸酉

，⿰𠂤朿在洒」。這分明是說走動時的「行師」住下來了這丘阜便稱作「⿰𠂤朿」。詩經及他書中都「京師」(註四)連稱，更可以證明⿰𠂤朿是在丘上的。大雅公劉篇：「乃覯于京，京師之野。」在金文裏也有同樣的例子。如小臣單觶：「王後反克商，在成𠂤。」旅鼎「在十又二月庚申，公在盩𠂤。」遇甗「佳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雝父在古𠂤。」宰出毀「在䜌⿰𠂤朿」；小子射鼎「在⿰𠂤朿。」不過金文裏稍晚的器。、𠂤師，都已有分別。甲骨文裏的「，」金文裏作師，甲骨文裏的「⿰𠂤朿」字金文裏作「𠂤」。而且金文裏又把「⿰𠂤朿」字作「市」字用。如兮甲盤銘「毋敢不即市，」的「市」字，作。老子說「師行所至，荊棘生焉。」這形正是棘字所从的朿字。師所駐札的地方，用荊棘作成周帀，這就是「市」。因此市也是在丘上的。戰國策韓策有一小國名「市丘」稱「市丘君，」便是一證。(註五)所以市上的官也稱「市司。」從到⿰𠂤朿的孳乳次第，正是從管理的「士司，」到擁有兵器的「師徒。」卻把作「堆」字解的「𠂤」字教人忘記掉了。又從另外一方面看，「行師」也稱「旅。」公劉詩上說：「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皇矣篇也有說到：「爰整其旅，以遏徂旅。」孟子引詩作「徂莒。」可見師旅是連稱的。甲骨文裏的旅字，極其簡單。在帳篷子底下有幾個人就是旅字。形如「」。也有作的。正是詩所謂「廬旅。」這旅字越到後來越複雜。金文裏加辵傍作。又因爲旅行必定有車，于是旅字更加複雜了，作形，或作形。在殷代，每一旅可作一部族看待。所以也名爲「亞旅。」尚書牧誓篇上說：「亞旅，師氏。」立政篇上也說到「司空亞旅」。旅爲什麽稱

「亞旅？」下文另有釋義。現在我們要先明白「師」「旅」的關係，是宗族一義在政治方面的表現。

我們從牧誓、立政、曶壺三處的說法綜合起來看，知道行師時有師氏、嗣徒、嗣空三種官在內。嗣徒，金文作「嗣土。」周禮地官司徒職上也說「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證以司徒作嗣土，確是有古義在裏面的。什麼是嗣土呢？詩經大雅崧高篇上說：「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說：「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這正合司徒的職務。所謂「徹土田」或「徹土疆」就是公劉詩「徹田爲糧」的意思。司空，金文裏作嗣工。師氏的官職，上文已經說到。可見行師的時候，有司土地司工事司教育的官在一起的。這纔像是「行國」的樣子。至于「亞旅」的意義，更複雜了。甲骨文裏還有許多證據。後編卷下二十七頁：「作亞宗。」又四十一頁：「□多亞。」從這兩條裏看來，「亞宗」是指氏族中的「宗氏」所在。「亞旅」是行師。「亞，」如果是「氏族」「旅，」會是「部族。」這部族，適當于「邑國」中的「宗族。」下文另有說明。「多亞」一名，金文裏也有見到。如邐𣪕銘：「王飲多亞。」知道「多亞」如同「諸侯。」䜌毁銘上說：「諸侯大亞。」又知道亞之中有「大亞。」原先的「亞，」恐怕還祇能當作「胞族。」「大亞，」纔是「部族。」「侯」同「亞」都比「王」次一等。而「諸侯大亞，」並稱。所以「侯」也稱「亞侯。」甲骨文有「乙酉貞□亞侯，」又有「貞口王□于亞侯，」兩條。這樣看來，「侯」與「亞」一定還是有區別的。作者從前以爲「侯」與「亞」是正副的不同。例如左傳昭公七年有「亞大夫。」史記、左傳、國語裏都說周的祖先有「高圉，亞圉。」幷且亞有次義，是大家都知道的

通義。但是由「亞宗」一名上去考究起來，亞與亞之間可以互通婚姻。其字可以從女作婭。詩經節南山篇稱「瑣瑣姻亞。」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昏媾姻亞。」所以把每一亞算作每一胞族，是很可相信的。又從另一方面看來，殷人的「亞宗」，大體相同於周人之「京宗」。若再用「多亞」一名同「多方」一名比較，便可以明白「方」，是指外族，而「亞」却是指本族。因此知道「侯」一名詞，是通本族與外族而言；「亞」却專言本族。「亞侯」是本族的侯。照古代氏族社會的政治制度說來，「部族」或「胞族」中都有正副酋長。正的是世襲的，副的是選舉的。甲骨文中有一條說：「貞乎父命於亞。」就這種情形說來，中國古代「氏族」或「部族」之內也有正副酋長的事實。這就是後來副貳之官的淵源。「亞旅」既然就是「行國」，再從「侯」字的形體加以研究，也像是「行國」的領袖。「侯」字與「族」字可以互相比較的看。「族」字甲骨文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舊說以爲从矢从㫃。但甲骨文「矢」字作　，或作　，或作　都與　形不同，而交字正作　。此意衞聚賢先生已發之。再從金文的「族」字看來，有些確乎作矢形。可是其中也有从㫃，从大，作　的，足證「族」字原是在帳篷下坐有人形的情狀，所以字形中有从二交的。古文交字、大字、天字，都是代表人形。「族」一字的意義本是象許多人在帳篷之下。至於「侯」字更不能照舊說作射侯解。「射侯」是後起的引申義。「侯」字在甲骨文裏或金文裏都沒有上面的人字。其形體作　，或作　，或作　，或作　，在金文裏也从大作　，从交作　的。但是大半也都變成從矢了。侯既然是部族的酋長，所以像帳篷子下面正

坐着的人形。從這裏又可以得到一種消息，「侯」是部族酋長，「亞」是胞族酋長。正好「侯」之下是「亞」。而部族組織又正是氏族組織的擴大。也可以這樣說「侯」的地位，是從「亞」的地位發展來的。不論是那一部族組織中的「侯」，他本身必須要屬於某胞族及某氏族。這樣一來，「亞」所負的責任是屬於種姓關係的職務，而「侯」所負的是政治關係的責任，這是中國古代氏族社會裏的主要機構。

照上面的事實看來，中國古代是有氏族社會的組織。可也不一定同易洛奎人的氏族組織一樣吧？而且姻婭的關係，或許就是後世的婚姻制度，爲什麼一定是氏族社會裏的婚姻制度呢？或許有人出這樣兩個問題。作者現在再舉一些證據來說明。莫爾根稱易洛奎族的氏族組織是一種標準的氏族組織。部族以上有部族聯盟。部族以下是氏族。氏族之中還有胞族。在我們中國古代的「行國」裏，也有相類似的組織。就是「侯」之上有「王」，「侯」之下有「亞」。亞是代表基本的圖騰組織。這在下文另有說明。先要說的是這樣的氏族組織，可能是起於殷代，或許還要更早一點。我們都知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兩句詩。殷人是用鳥類作圖騰的。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又說：「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靑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五雉是什麽呢？郯子沒有說。賈逵、杜預、各據爾雅釋鳥作解。賈逵說：「西方曰鷷雉，

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雒而南曰翬雉，設色之工也。」杜預說雉名同惟省去工名。我們現在從「五鳩鳩民者也」一句話裏可以看出上面的「五鳥」是一組織，下面的「五雉」是又一組織。若再加以研究，丹鳥氏是雉類的代表，伯趙氏是鳩類的代表。爲什麼呢？杜預就說過「丹鳥氏卽鷩雉。」杜預又說：「伯趙，伯勞也。」伯勞就是詩經豳風「七月鳴鵙」的「鵙」。夏小正作「五月鴂則鳴。」鴂就是伯鷯，也就是鳩鳩。所以仔細分析起來，五雉可能是丹鳥氏以下所屬的氏族，五鳩可能是伯趙氏所屬的氏族。這樣，正好是部族聯盟是鳥圖騰，部族是五鳥，部族以下的氏族有以鳩類作圖騰的，有以雉類作圖騰的。這種氏族組織是很整齊的。并且「鳥師」就是「鳥氏」，「師氏」正合上文「師氏」是氏族以內的官名的明證。至於鳥圖騰的來源和演變，下文另有說明。先要研究郯子是否爲鳥圖騰。左傳僖公四年：「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杜預注：「東夷、郯莒徐夷也。」郯既然是東夷，與殷正是同族。逸大誓說：「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傳昭公四年：「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又十一年：「紂克東夷，以喪其身。」都認爲殷人是東夷。因爲紂自攻其同族，所以亡國。又根據郯子的話，少皞是他的遠祖。傳說上少皞，就是帝摯，是帝嚳的兒子。帝嚳就是帝夋，也就是甲骨文中的高祖夒。海寧王先生已有考證。郯是帝摯之後，殷是帝嚳之後，自然是同祖。所以殷是鳥圖騰的氏族，郯也是鳥圖騰的氏族。足證左傳上所引郯子的話是有所本的。這樣有次第的三層組織，確乎同易洛奎族的部族聯盟、部族、氏族、三層組織非常相合。郯子的話或許不能盡合事實，而這種氏族組織的骨格却透露

出非常清楚了。

旣然殷人有這種三層的氏族機構，我們就可以有資格說殷人的婚姻關係與後世的婚姻制度不會是一樣的。於是乎我們更進一步看殷代的婚姻制度確實如何。據莫爾根的說法來比證，殷代的種姓制度似乎已經脫離卡米拉羅依式的種姓制度，而轉入易洛奎式的種姓制度之一類似形態。文獻不足，其詳已不可得而言了。但是從稱謂上看來，殷代的種姓制度，同卡米拉羅依式或易洛奎式確有一種相似之點。其最重要的是卡米拉羅依種姓制度中沒有祖孫觀念。殷人稱祖，妣，都兼指遠祖而言。通常又沒有「孫」的稱謂（數萬片中僅二見。）卡米拉羅依族中所以沒有祖孫觀念者，因爲他們是用指定氏族間之年齡相近者作婚配對手。所以我們認爲「孫」一層之男女，與「祖」一層之男女，如有年齡相近者，在他們，事實上可以結婚媾。試取莫爾根古代社會所說者細繹之，可得其理。殷人「祭祖」原是從「祭社」而來。所謂「馬祖」「田祖」「祖道」原本都是「社神」。祖孫觀念並稱實出於周人。這一點，吳其昌先生早已看到。周人的種姓制度，後來與殷人的種姓制度不同。而以兩姓耦婚作原則。必添一孫之觀念，然後「世繼其美。」卡米拉羅依式種姓制度，男女各自在一氏族。此一對男女所生之子女，又各入某第三氏族。而通婚之界限，以氏族之固定原則爲對手，不是兩姓永久通婚。而是同姓間某兩氏族的永久通婚。至於兩姓耦婚制，如同甲姓男女之輩分相同者，與乙姓男女之輩分相同者，可以成夫婦。於是殷人「多父，」「多母，」的稱謂到了兩姓耦婚制裏，必須有限制。例如：甲姓男乙姓女，或乙姓男甲

姓女所結合而產生之子女，對於其母族的男性或女性，和父族的女性或男性，其年輩相同者，必另有稱呼。於是舅、姑；姨、叔；甥、姪；這些觀念都起來了。甲骨文雖有叔姪字，其意義不同。下文另有說明。至於舅、甥；姑、姨；這些字全都起於周代。現在大家都曉得殷人祭祖、妣、父、兄、都以生日。例如商三句兵的祖日辛，父日辛，兄日辛之類。但此中恐怕別有關係。三句兵出在易州，許是殷代的器物，却不一定是殷人的器物。十幹在古代是用來稱氏族的。金文中有甲氏，如箏段有乙氏，如乙叔段；有丁氏，如丁侯鼎；有辛氏，如叔向父段。尤其有意義的，左傳上有「赤狄甲氏」。大學引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郭沫若先生以為就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殘脫。原本也像三句兵銘一樣重複的兩排。寫的人把殘脫的，前排的兄日辛同後排的祖日辛，父日辛，連起來，纔會產生現在見於大學的盤銘。這是很妙的考據。我們現在知道了，辛是古代很大的族姓。其說見於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用甲、乙、丙、丁、等十干名人；必定是從用甲、乙、丙、丁、等十干名氏族而來。某胞族的祖、妣、父、母、兄、必定用某日祭。這個理由是否為今之學者所許可？殊有意味！假定屬實，殷人的種姓制度必在卡米拉羅依式與易洛奎式之間的類似形態一說，更可以無疑了。再說甲文中有多妻的事實看來，殷代種姓制度，又有與上述兩式大不相同的所在。例如前編卷一頁十七：「辛酉卜貞王賓武丁夾妣辛」又「癸丑卜貞王賓武丁夾妣癸。」後編卷上頁四：「戊子卜貞王賓武丁夾妣戊。」雖可因此知道武丁有三妣，照現在人看來，或許是繼娶。但是這種後世人的婚姻觀念不能用上去。古代人別有一種制度，名為「三恪」制。這種制度淵源很古，是從最早的「貉族」而來

的。先說國語吳語：「勾踐請盟曰：「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三恪」制度，就是「晐姓」制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這「恪」字，說文引作「愙」「三恪，」「三愙，」原本都是從「三貉」而來。「三恪」就是貉族中的三大胞族。殷代的羌人本是古代的「貉族」周代的「允姓羌」也是「貉族。」左傳昭公九年：「允姓之姦居瓜州。」這三女的姦字，就是「三恪」的本義。在古代的民族裏是「三姦，」而殷周人自稱作「三愙。」武丁三妣名妣辛，妣癸妣戊。史記周本紀：「三女爲粲」又說：「王御不參一族」韋昭說：「故娶姪娣以備三。」周人原先也是娶於姒、妊、姜、三姓。到了武王以後，纔行兩姓耦婚制。「三恪」制度在遠古，必定是三個胞族；後來成爲三個宗族，再後來纔成爲「三姓」。齊之「三桓，」是氏族的性質；楚之「昭、屈、景」是三姓的性質。齊之高國，晉之六卿，都是經過齊桓公、晉獻公、兩度破壞古代氏族制度的結果，所以看不出「三恪」制度來。後來的「三秦、」「三楚、」「三齊、」「三晉、」意義雖與「三恪」制不盡相同但是還可以這樣說：都是「三恪」制的殘遺痕跡。考其原初，必定是用甲、乙、丙、丁、等十干來分每一胞族中的氏族。「三恪」便是娶其中之優秀的三氏族。再從日子用甲、乙、丙、丁、等十干作名稱一點上研究來，或許其初是某日生的人入某一氏族的原故。這同某氏族的人必定祭以某日是互有關係的。氏族在胞族之內，所以祖、父、兄、不妨在不同的胞族。婚媾必定在另一氏族。所以祖、妣、也可以同日祭，也可以不在同日祭。從氏族在胞族以內一點看來，又是與易洛奎式的種姓制度相同。至於甲氏、乙氏、丙氏、丁氏、的稱呼，又可以作周代的非殷族的，不同制

度看。王御不參一族，正是說娶后妃不在一個胞族內必定在三個胞族中的不同氏族。例如武丁的三妣。

古代的婚姻制度與種姓制度，時有並行不背的，這在羅維氏的初民社會一書裏已有詳細說明。種姓制度行於同部族之內，而古代人對於異部族間之侵略行為，乃是屢見不鮮的事。其失敗者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易經遯卦九三爻辭：「畜臣妾吉」！這些臣妾，一有機會，即可脫逃，而征服者又必定追之使返。假定這一部族的女性少於男性的人數太多，又必定用掠奪的方式求妻妾於異族。因此知道有幾種婚姻制度是起於正常的種姓制度以外的。易經賁卦六四爻辭：「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屯卦六二爻辭：「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求婚媾」又六四爻辭「乘馬班如，求婚媾。」這裏正暗示着古代有掠奪婚姻的事實。這裏所謂「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很顯明的是一種儀式。而「匪寇婚媾」與「求婚媾」兩句話又足以證明已離掠奪的本性，祇賸下一種儀式了。其去真正的掠奪婚姻為時已相當地久遠。再從這「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的儀式轉到「親迎」的禮，又是一大進步。再當詳論。先說這種掠奪式的婚姻，與詩經中所見的「于歸」又有何種的關係呢？又甲骨文裏所屢見的「歸某女」，究竟同「于歸」是否一樣呢？據作者的看法，大概不是一樣。甲骨文裏的歸字，形體結構種類很多。前編卷四頁四十一作「□」，卷三頁三十三作「□」，卷四頁六作「□」，後編卷上頁三十作「□」，卷下頁四十二作「□」「□」。這裏面的最基本形式是「□」。正是「帚」字的原始形態。所以也可以作婦字用。其中附加上去的是「□」形，或加「□」形，就是後來歸字的𠂤旁所從出。甲文所從

的𠂤，字實與官、師、追、等字所从的𠂤字，相同。原本不作𠂤小篆以師从𠂤作，乃是別一系統。因爲「𠂤」所作的是「𠂤」，所以枝分出來的。𠂤是像形字。如臣妾之類。然而甲骨文的「歸」字，大部分不從𠂤作。因爲帚字已有追捕的意思在內。在金文裏，如齊侯壺作「[illegible]」，明公毁作「[illegible]」前一器晚周人所作，又多了一辵傍。至於甲骨文中的「歸」字，其用途與「于歸」一義不同的所在，是不很大的。因爲原本歸字也有「奉箕帚」的意思。例如前編卷四頁三十二，後編卷下頁三十七，都有「歸姘[illegible]奴」一條。又前編卷四頁二十七「貞歸媟[illegible]，不其」又前編卷四頁二十六「已卯，歸姪奴。」又後編卷下頁三十四「歸娘弁不其奴」。又前編卷七頁十四「丙辰歸口弁奴五月。」從這些條裏，知道「弁奴」與「奴」及「不其奴，」都是成語。古代的奴妾「于歸」之後，有作奴有不作奴的。例如前編卷四頁一：「歸娘子。」又卷三頁三十三「貞歸媟之子。」又卷六頁二十六已酉命戰[illegible]。」足證歸某姓女必定與「奴」相連，其爲異族當無可疑。所以「歸字的語義從「追捕臣妾」「奉箕帚」到「于歸」逐漸合理化。妾既娶于異族，妻之娶于本族，這是可以推定的。并且也有證據。如前編卷一頁三十六：「㑘歸妃於父口。」又卷一頁三十八「貞御歸好於父乙。」又後編卷上頁二十七：「甲寅，[illegible]貞勿御歸媟於唐。」又前編卷七頁十七：「卜[illegible]貞御歸媟於[illegible]。」這裏有一種很顯著的區別，就是妃姓、好姓的女人是殷的本族，特別優待。媟姓女是外族，雖然也優待，可是不能御于「唐，」可以御于「[illegible]。」于是我們知道了，後世的「于歸」「親迎」一套禮節，原本是從優待歸奴而來的。可是文野之間很有高下了。

臣妾既然從俘虜而來，可見當時與殷人共處於一地的，必定有許多生活方式不同的異族。從上面所引幾條易經裏「邑人」與「行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看來，殷人是「行人」，而易經的作者似乎站在「邑人」這方面的。「邑人」與「行人」到底還有些什麽巨大的不同呢？據易經的話「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這分明是一種表同情於「邑人」的態度。「行人」既然有所得了，其所損失的是「邑人」還有什麽可疑心的？但是訟卦九二爻辭：「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這一條又是就「行人」的立場說話。因爲「邑人」如果是氏族組織以內的人何以會逋逃呢？足證「邑人」的意義，最初必定另有所指。邑字雖象一人蹲處之形，其字與「印」字有相近的關係。「印」卽古文「抑」字。在甲骨文裏作 與孚字从爪、从子、的意義相近。「俘」是後起字，原祇作「孚」。甲骨文「邑」字作 ，金文作 ，確乎像一個人蹲處的形狀。邑字，抑字，孚字形同。這幾個字是出於一個根源。夬卦爻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這分明說「邑」中有「孚。」這是孚卽俘的明證。邑之作區域名詞用，原是從人所蹲處的意義上引申出來的。「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等於說「歸而逋其孚虜三百戶。」這是「行人」統治「邑人」的證據。古代的「行師」，總是飄忽往來的；「邑人」安土重遷，總是受災。這是殷代到周初中原一帶經常的情形。自從「邑」字用作區域名詞以後，於是「邑國」也運用成一名詞了。例如易經益卦六四爻辭：「利用爲依遷國。」謙卦上六爻辭「利用行師征邑國。」國語周語中：「國有班事，縣有序民。」韋昭注曰「國，邑也。」國字甲骨文作 ，或作 ，是像戈下懸掛一個

頭的形狀。在金文裏稍稍複雜。毛公鼎作[或]，師寰作段[邑或]，正是从或从邑的「邑國」。其實从邑與从口是一樣的「或」字是原始的「國」字。所以古書上往往稱「邦國」，也稱「邦域」。國字加口傍，乃是後起字。因爲春秋時代的國大了，所以加口以示區別。古代的「孚邑」就是「孚或」。左傳成公三年：「以爲俘聝。」詩經大雅皇矣篇「攸馘安安。」毛傳說：「馘，獲也。」在這裏可以看出中國文字孳乳的複雜了。最初是戈下繫一頭形的「或」字，後來又加耳旁，就是毛傳所謂「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這是添一耳旁的原因。去掉耳旁換上首旁，意義還是一樣。可是造字的人忘記掉戈下的口、或𠙵本已經像頭形。聝同馘，都是後起的形聲字。所加上去的耳或首，都是形複。在虢季子白盤裏的聝字，又換作从爪，作[戒]。這可以說用爪代𠙵或口。盂鼎的聝字又作从爪从或，如[或]從爪、从耳、从首、在意義上都是相近。但是這裏又發現與孚字从爪有連帶的關係。可以說「孚、」「孚」是生俘。於是孚所聚的是邑。或、聝、戒馘、是斬獲。斬獲所掛的地方是縣。就是懸掛的懸。所以「縣」與「邑」相訓。并且「縣」字的語源是「道字」。漢書地理志：「邑」有蠻夷曰道。在聲音上說來：「縣」字匣母，「道」字定母。但古文道字从行作[衟]，也是匣母，古同聲類。又從字形上說來：「道」字也就是古代的「縣」字。「道」字古文作[衟]。从行、从首、从又。如曾伯𩁹簠中所見的字也有不从首，而改从目的。如敵鼎中所見的[衟]字。作者說「道」字就是古代的「縣」字，大概可信的。金文裏沒有像小篆所寫的縣字，却有一[縣]字，孫詒讓先生以爲是縣字。這個字又可作[縣]像木旁掛一目。古文字中常用「眉」、「目」代表「首」。這不是「縣」

字同「道」字的關係嗎？并且同或、戒、賊、誠也有連帶的意義。小篆「縣」字從系持倒首。賈侍中說：「斷首倒懸爲縣。」十餘年前有一位朋友王瀛波先生提出過。他的意思也說：「赤縣」一名原本是「蠻子殺俘的地方」。「因爲懸首在樹上，衆人聚觀於下，就在那裏聚成邑落，所以有『赤縣』這個名詞。」現在再把「梢」字，「縣」字，「道」字，「或」字，「國」字，「邑」字，綜合起來研究，便可以發現這許多字裏有一共同趨勢。都帶有某一部族對另一部族所施侵略行爲的表現。這某一部族是「行國，」另一部族是「邑國。」赤縣之說，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鄒衍說「中國曰赤縣，神州。」赤縣的風俗，恐怕是南蠻的舊習，這也是邑國的特點之一。「縣」本來就是「邑」。太平御覽州郡部引說文：「邑，縣也」。廣雅也說：「邑，縣也。」「邑」就是古代的「縣，」後來「邑國」大起來了，所以把「縣」來代表「邑」。例如尙書多士稱「天邑商」逸周書裏也屢見「西邑夏，」「大邑周，」的名稱。墨子中也屢見「天邑」「天民」。此外還有一點意思，就是「邑」字或許是「行人」的部族，用來指稱「邑國」的土著部族的名詞。史記楚世家：「楚莊王已破陳，卽縣之。」可見「縣，」南方也有的。左傳上也說到「晉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又昭公五年：「韓賦七邑，皆成縣也。」這都是「古邑」變爲「新縣」的證據。作者在上文已經說過：「縣」的前身是「道。」「般人的文化是「行人」底文化；周人的文化是「邑國」底文化。詩經大東篇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弁篇所謂「踧踧周道，鞫爲茂艸。」因爲周代人稱「道，」般代人稱「氐。」氐卽砥。所以說「周道如砥。」「邑國」本是西周以前的土

著民族，與周人的文化是同一系統。在原先為殷人所統治的「邑國」，後來因周人興起了，把中原的政治局面大為變更了。周人本是兼有「土著」園藝民族與「行國」的遊牧民族的長處，所以能征服殷人。但是西周以前這些土著民族總是被行國所侵略的。這就是「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的原因。「行師」經過「邑國」，刼掠土著的農產物，這是「行人之得」，却正是「邑人之災」。從「行師」的觀點來說「邑國」本來是古代氏族社會中虜掠異部族的人民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有「孚號有厲，告自邑」的說法。這些「孚邑」的人民，本是園藝民族。所以「邑國」也稱「邦域」。如論語裏所說的「昔在邦域之中。」邦域就是「邦國」。邦字古文作 [illegible] 或不從田作 [illegible]。於是「邦域」又可作「封域」。甲骨文邦字作 [illegible]，與金文相近。因為這些民族專門墾殖的緣故，所以老住在一處，形成一羣土著的園藝民族。春秋以後，纔一一歸於大國。古代的萬國，到了春秋的時候，不過百數十國了。這是國的擴大，也可以說是「行師」與「邑國」的同化。再就邑、或、道、縣、四個字裏透露出一種消息。中國文化，在漢代以前是經過好幾度與南方蠻族文化的重複同化。從邑、或、道、縣、幾個字裏可以分析出一貫的造字程序來。

「行師」同「邑國」的種姓制度一定不會相同的。上述氏族制度，大概是「行師」或「行國」的種姓制度。莫爾根也有過這樣的話：「在最進步底形態的氏族制度之下，血族的原則，在廣大的範圍內，成了軍隊組織的基礎。」這同上面所說的侯、亞、師、旅、的情形正是相合。莫爾根又說：「氏族就是宗教發達的自然中心。氏族就

是宗教儀式的搖籃。」他又說：「氏族制度之下，不但自然地形成教宗觀念的胚胎，而且製定了宗教的崇拜形式。」這種情形又是同上述「宗族」與「宗教」的關係相合。我們知道春秋以後的「國」是古代的「師旅」與「邑國」的混合制度。但是從遷徙無定的「行師」到莊園制度的「宗邑」，其間的關係，就是把「師旅」中的種姓制度，逐漸與「邑國」中的種姓制度同化。如果仔細地分析起來，就是把上述氏族社會中的種姓制度縮小了成二胞族之間的通婚制。這是就古代的情形說的話。此外是把當時的「掠奪婚姻」造成制度與儀式，逐漸接近於「買賣婚姻」；以至於成爲儀禮上的「士昏禮。」這個問題又當別論。不過有一點要先提出來的，就是從前的種姓制度行之於兩胞族或異姓之間的，到了周人，却成爲「兩姓耦婚制。」這一件事是確實有證據的。我們都知道周人是「姬姜耦婚制。」但是據史料上看來，周人最初，並不是很嚴格的兩姓耦婚制。詩經大雅思齊篇：「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大明篇說：「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可見殷代後期與周代初期，都不是行一種制度。在氏族底種姓制度衰落之後，嚴格底兩姓耦婚制未起之前，正可從這裏看出氏族制度到宗族制度的過程。殷人所稱的「亞宗」是氏族社會裏的「宗」；周人所稱的「公宗」是封建社會裏的「宗」。至殷人的氏族制度，雖不能肯定與易洛奎式完全相同，其有相似之點可無疑義。再說當時邑人或古代的周人的種姓制度，似與羅維氏所說的南印度尼爾吉利亞山中托達人的種姓制度有點相同。兩姓耦婚，是接近於托達人的方式。而易洛奎式的胞族，在形態上也同兩姓耦婚

制不很相遠。不過「胞族制」同「兩姓耦婚制」相比，胞族制是比較嚴格。傳記上說周人的祖先后稷母姜嫄，詩經大雅緜篇也說「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這種周、姜、耦婚，大約是古代兩胞族的耦婚。如同遼族的耶律氏與蕭氏。西周以後，纔有眞正的兩姓耦婚制，幷且似乎很普遍。如姬姜世爲婚姻的齊，晉，衞；魯，許，鄭。所以左傳裏說「姬姞耦，其生必蕃。」（姞姓就是姜姓，下文還有說明。）此外左傳裏又說到「劉范世爲婚姻，」又有說到「有媯之後，必育於姜。若說到普偏，或許是的。至於說到嚴格，恐怕只在周初的時候。至少左傳裏的例子，都不是十分嚴格，像遼族那樣嚴格的例子。不論晉、魯、鄭、衞、齊、許，都有娶於第三族的例證。宗族社會裏的種姓制度與氏族社會裏的種姓制度所以不相同的原因，是在於封建制度的逐漸推行。「宗族」與「宗法，」其關係至爲密切。「宗法」又與「封建制度」不可分。

封建制度有兩個源頭：一個是「臣服，」一個是「率族遠征。」不過這些臣服的諸侯，有同族的，也有異族的。尚書酒誥上所說的「百僚庶尹惟亞惟服」這「服」字，甲骨文作　，象一人用手奉舟以獻的形狀。「舟」就是貢方物用的「篚」下文還要說到的。在金文裏「服」字作　。說文古文作　，省掉又字。宋人所得的古器銘又有省人形作　的，這與般字相近了。其實「般」與「服，」古代必出於一個語根。其發聲字相同。又「般辟」就是服。舟實在就是盤。甲骨文中有「盘」字，又盂方的「盂」字，都是从　。皿就是舟。都是從臣服納貢一個意義上引申出來的。所以說「惟亞，惟服。」詩經周頌載芟篇說：「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解詩的

人都把「侯」字作「惟」字解。恐怕不對。「侯」還是「侯服」的「侯」。春秋經上的五等爵，是很晚的事。在金文裏可考的，祇有「侯、甸、男」三服。見於矢彝銘。這三服，還以本族爲最多。關於封建制度，錢穆先生有這樣的一種見解。他說：「其實周初封建制度的逐次推擴，並不是一種政權之分，亦不是一種國統之轉移，而只是一個耕稼部落在那一片未經墾闢的地面上，逐漸完成他分裂與拓殖的進程。換句話說：當時所謂封建，其實只是一種耕稼民族之帶有侵略式的殖民。而其所移殖的土地，大部是未經墾闢，而只是爲別種游牧民族飄忽往來的牧地。封建制度之進展，是一個民族之經濟狀況侵入他幾個民族異樣的經濟狀況下所形成，而並不重要在其政治方面。」這種情形，作者認爲是合于封建制度初起時的雛形。在春秋前後，恐怕不盡是這樣了。古代人的率族遠征，是很多的事。詩經皇矣篇所謂「爰整其旅，以遏徂旅」。明公尊上說：「明公遣三族伐東國。」這三族，就是班段上的「吳伯、毛伯、呂伯。」逸周書作雒解也說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又說「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這都是說率同族遠征的事。此外如上面所引過的「白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夷，」是指異族的。自從這種「私的游牧公的遠征」，屢次向外拓殖，及向內臣服的風氣普遍了之後。前日小國寡民式的「邑國」以及拿一旅作一族，一亞作一氏的「行師」，都引起急遽的變動。而使「邑國」逐漸成爲「莊園制度。」于是古代的「行國」，在中原一帶逐漸沒有了。形成較爲複雜的「邑聚」。這就是春秋時代的「宗邑」。「宗邑」並不一定限于中原文化之族，就是蠻子也是有的。所以作者在上文說「宗族制」出于「邑國」，而「

氏族制」原于「行師。」左傳哀公四年士蔑說：「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而俘以歸。」立了「宗邑，」纔可以「誘其遺民，」這「宗邑」分明不是周代人的新辦法。同時又可以知道不論怎樣小的族屬，都有「宗邑。」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勿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哀公十四年：『宋桓魋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我們再來看北方的國家。例如晉國，也有「宗邑。」莊公二十八年有人同晉獻公說：「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又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所以春秋時代的都城，就是古代的「宗邑。」又隱公元年祭仲說：「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桓公十年辛伯說：「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在這裏又可以看出國的範圍是邑之最早放大的。于是古代的小國便稱「邑國。」到了後來，「邑」又大起來了，于是稱之爲「都。」越到後來「都」也大起來了，可以耦國。這是中原的社會一天天的繁榮，人口一天天的衆多，自然都邑皆大了。但是宗主所在的地方必定是大都，這不是同「師」之所在的「丘」便成爲「市」是一樣的情形嗎？古代的「宗邑，」都是捍衞一族姓的大邑。毛公鼎銘上說：「以乃族干吾王身。」詩經大雅板之詩說：「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傳僖公五年士蔿引詩經說：「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封建便是用宗子作干城之具。詩兔罝說：「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昭公六年左師說：「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汝其畏哉。』」從上面許多句子上研究來，我們纔明白「宗子維城」

的制度，也不是周人所獨有的。不過周人能把這種制度擴大利用，使這種制度更加強固罷了。說到這裏，可以綜合起來作一結論。所謂宗族者，是指通婚媾的族屬。上起古代的「氏族制度」下至後世以一姓作系統的「宗法」都在其內。這種宗族，從殷代到晚周，都在發展的程途中，并且其內容很複雜。詳見拙作「古代氏族社會之分佈及其關係」。從宗族一面去看，可以得到古代社會中宗教底，種姓底，政治底，經濟底，各方面的情形。如果把古代史上的「宗族問題」與「氏族問題」說明白了，其他方面也可以明白了。

（註二）雝氏即雍氏。史記齊世家：圍雍氏。正義云：即左傳哀公九年之雍丘。

（註三）姘邢的互相關係，詳拙作古邢國考。

（註四）詳楊樹達先生京師解。

（註五）左傳成公元年作「丘甲」。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又云「此之謂丘里之言」。所以史記周本紀云：「畢公分居里成周郊」。酒誥云「越百姓里居」。矢彝云：「眾里君，眾百工」。按「丘里」之制溯源甚古。古人居丘，乃一普徧事實。

第三章　世與代

古史的年代，眞是一件不易確定的大事。不僅所謂三代以前的年歷我們不知道；就是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等等，似乎有年代可稽的，也是不很可信。若憑事實說，惟有從殷代起，纔眞正有文字上的史料遺留下來。近代的史家，對于傳說或神話，是不肯照直都相信的。盤古開天，三皇，五帝，的一套傳說，早已有人寫好在那裏。省事的人，不妨馬虎點，照樣唸熟好了！或許有人傳說：「中國的文化悠久，歷史很長。如果照你們說法，截取了殷代以後的算是可靠的，未免不滿足于我們的光榮歷史？」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不明白史事的眞相。照現代所發現甲骨，銅器上的史料比之舊有的傳說，不知多了好許多倍。汲冢紀年說：「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譙周古史考說：「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徐廣說：「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裴駰案語：『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我們卽使承認這些話是可靠的，夏殷兩代合計也不過千年左右而已。我們如果把史記殷本紀與甲骨文中所記殷代的先公先王可以相證，有十四位先公，三十一位先王。這是根據國語周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并加以史記殷本紀殷帝三十一，合計爲四十五世。每世作三十年算，也要到一千四百年左右。史記正義引竹書紀年盤庚至紂滅就有

七百七十三年前人曾有每世以八十年算的，不是殷代就有三千六百年左右了嗎？況且照前一章的說法，認識到殷代的社會組織與後世不同。不能用秦、漢以後人的看法，派定殷也是世及的帝國。所以實際上研究起來，甲骨文中所包函的時代，比一千四百年總還要久遠些。說到周代，自然有史記可查。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周代三十七王，共八百六十七年。」從武王克商到周召共和，年代很有紛爭。吳其昌先生的金文厤朔疏證比較有一確定的說法，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不取確定的年數，用實物中的史事去比較。作者以爲這一段的年代，比較長。正是殷周交替的時候，是個社會組織有大變動的時代。周代的「載祀八百」說的人雖然多，也不過舉其成數而言。據徐廣說：「自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一十九年。」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換而言之：「共和元年到春秋末葉，已經有四百年左右了。」還賸下四百幾十年，分給西周初年及戰國訖秦首尾兩段，似乎在事實上不很合。這個問題應當另行詳細討論。我們先來說大的時代。從春秋以後，學者相傳古史應當分虞、夏、殷、周、四代。照他們的說法，唐堯、虞舜、連上夏代，也不過六百年左右。合殷代三十一王計，也不到我們所推測的一千四百年之數。事實上舊說並未能滿足一般人的慾望。我們現在把這些有數目字的年代暫時放棄，專說虞、夏、殷、周、四個大時代。古書上說到虞、夏、殷、周、的地方太多了。大半是比較早一點的材料。例如左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一段說：「文公躬擐甲冑，跋涉山川，踰越險阻，征東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莊公三十二年內史過說：「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考工記：「有虞氏尙陶，夏后氏尙匠，殷人尙梓，周人尙輿。」此外墨子非命下篇說：「子胡不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次等雖倒，名稱則同。這或許是很早的說法呢？韓非子顯學篇說：「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又是次等顚倒，年數也出于猜測。呂氏春秋裏也有好幾處說到。如有始覽諭大篇：「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方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這裏不是等於說虞、夏、殷、周、四代嗎？又審應覽也有說到：「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商、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這四代的觀念，在先秦學者心目中是很確定的。這四代的觀念起于何時？迄于何時？却先要明白據作者的看法，是孔子以後纔有的，古史觀念到了戰國中期，又有黃帝一觀念出現了。陳侯因脊敦是一明證。四代觀念在孔子以前，是有史實作根據的。可不是後世人那樣的說法。事實上虞一代很長。虞、殷相啣接。夏、殷、是並時存在。可是古代並不稱「夏」稱「康」或「唐」。「夏」字是西周以後人的名詞。後世人夏、殷、並稱。在古代是虞、殷、並稱。詩經大雅文王篇：「昭宣義問；有虞、殷自天。」一般人祇知「唐虞」並稱。在離騷上「康、娛」並稱。所以說：「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夏」是周代人稱「康國」的名詞。大雅蕩之詩最後兩句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這首詩開頭與結尾，是詩人自己的話。中間都是假設文王責問殷人的口氣。于是末了說：「殷代的事」鑒戒者並不在遠，就在「夏后

之世。」西周前後人所知道的「夏，」是「時夏。」周頌中屢次說到「時夏。」如時邁篇的「肆于時夏，」思文篇的「陳常于時夏。」他們心目中以爲有古代的「夏」其實這古代的「夏，」就是「康」或稱「唐。」這個國族所活動的區域，在現今是山西河東一帶。其時代前與「虞人」相並。所以康、虞同稱後與「殷人」相並。所以左傳裏也「商、唐」同稱。關于「虞、殷」連稱；「康、虞」連稱的詳情，見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及「天問新詁」兩文。先說「虞代」是很長的一代，國語鄭語：「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這裏幕、禹、契、棄、四人都是一代的始祖。左傳昭公八年史趙說：「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這裏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與孟子以後的人說瞽瞍壞話的那一套，大不相同。瞽瞍如果殺人，如何可以說「無違命。」并且盛德必百世祀一句，更可以證明無違命的說法是不錯的。現在就要問「幕」是什麽人呢？從幕到瞽瞍，以至于舜，有多少年代呢？這是一個很難的題目，下面別有答案。我們先提出一個新的方案，就是在西周以前，直溯殷代，他們對于古史的觀念，根本不是虞、夏、殷、周、那樣排列。他們知道古史上有一「伯世。」在伯世以後，是「中世，」也稱「中古。」與中世並立的，是「叔世。」而古代人稱文明最進步的一代爲「季世。」而「叔世、」「季世、」也可當作道德衰落時代的稱呼。這伯、仲、叔、季；四世可以替換虞、夏、

般、周、四代。這種說法，或許要駭人聽聞。一般人都知鄭玄注儀禮士冠禮所說的話：「伯、仲、叔、季、長幼之稱也。」可是這種稱呼的來源如何呢？大家或許不知道。

伯仲叔季四個字在甲骨文裏都有。伯字作「白，」仲字作「中。」如續編卷六頁十九片十二：『貞：「[illegible]」交白中』。又後編卷下十三頁二片有「來叔氏。」至於「季」字甲骨文裏大都作人名。就是殷代的先公。例如說「貞之于季」的有好幾條。傳說中的夏、殷、周、三代都有名季的先公或先王。夏有「季杼，」殷有「季、」周也有「王季歷。」這季字的根源，與農業的興起有關係。伯字在甲骨文裏大都作地名或族名用。前編卷二頁五「□在白貞□」續編卷五頁十五片七：「戊申卜白降。」又卷一頁八，片八，「歸白于大丁。」這很顯明的「白」就是「㚖」。「歸㚖于大丁，」同上文所引「歸某姓女」的例子是一樣的。金文裏有「郳㚖鬲，」字正是从女，白聲。甲骨文「姘」字可作「井，」自然「㚖」字也可以作「白。」在古書裏「伯」字，「白」字，也可以通用的。爾雅釋詁：「伯，長也。」又風俗通皇霸篇裏也有說到：「伯者，長也，白也。」史記伍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論衡逢遇篇作「帛喜。」行「白」字又可以與「任」字相通假。莊子天下篇「以此『白心』」經典釋文作「任心。」尚書立政篇：「王左右常伯，常任。」我們纔明白「㚖」姓原就是「妊」姓。（下文還要說到的。）釋名釋車，栢車條：「栢，伯也；丁夫服任之大車也。」又把「伯」與「任」的關係說出來。「白」是古代一種圖族，所以在古文字中有从白、从女、的㚖；又有从人，从白、的伯。管子七法篇：「聚毆衆白徒。」呂氏春秋決

勝篇：「廝與白徒。」荀子王制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倞注：「白、謂甸徒今之白丁。」逸周書太子晉篇「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又武順篇：「四卒成衞白伯」。注云：「伯、卒名」。這些「白徒」、「白丁」、「白卒」」也如同後世秦有「施頭騎」，楚有「蒼頭軍」，漢有「越騎校尉」所領的「越騎」，「長水校尉」所領的「長水胡」一樣的性質。都是那些未開化的古代野蠻民族。再從字形方面去研究，也可以明瞭「白」字的本義，與上文所說的相合。說文把「白」字同「百」字，「百」字，分開作兩個系統。說「白」字是「从入合二」說「百」字，「百」字所從的「□」字、是「自」字，就是古文的「鼻」字。照甲骨文與金文中的「百」字看來，都與「白」字無關，而「百」字就是「首」字，也應當在「白」字的系統之內。甲骨文「白」作「□」、「百」字作「□」。金文「白」字也作「□」，「百」字从□，加八形，作「□」。同「自」字都沒有相關。在甲骨文或金文裏，「自」字是像鼻形，作□或作□。可是「百」字也不一定從「自」。例如：□字，從目；如□字，從白；唯有作□形的，可以說從「自」。「白」字是像面形，並非「从入合二」。作黑白的白字用，是引申義，不是本義。後世人說「生口」，也作「生白」，例如好大王碑作「生白」，其實就是「俘虜」。現在的猓玀中有「白骨頭」，「黑骨頭」的名目。在古代也有「白徒」與「蒼頭」的分別。孟子說：「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在原先，「頒白」者是指「白徒」，「黎民」是指「蒼頭」。（下文還要說的。）「白徒」就是古代「貊族」，「黎民」就是古代的「蠻族」，都是三苗、九黎的種類。因為「白徒」成軍，所

以多方篇說：「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這裏的「胥伯」就是「庶白，」可以說是古代的「甸徒」之長。如果換作漢代人稱呼，或許可以名爲白騎校尉吧？尙書盤庚篇有「邦伯、師長。」管子侈靡篇：「衆能伯不然，將見對。」這些「伯」字，都是「卒長」的伯，卒長也名「伯落長。」漢書王溫舒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這個名稱很古，可是顏師古把牠解作「置伯及邑落之長」不知「伯落長」原是陌落長「伯落」就是「貊貉。」詩經小雅吉日「既伯、既禱，」說文示部引作「既禡、既禱。」周禮春官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玄讀貉爲十百之百。杜子春讀爲「百爾所思」之百。可見他們都承認「既伯」的「伯祭，」就是祭表貉。「既伯、既禱，」就是「既貊、既禱。」淮南子時則訓「律中百鐘。」這「百鐘」就是「林鐘，」足見原來「百林」是一合音。楚辭天問，「伯林雉經。」這些「百林、」「伯林、」「伯落、」都是從「貊貉」一個語根而出的。古代有許多名物制度起于貊貉族的，都用貉字，或貊字，作語根。祭表貉是一例。此外如麥中的「來牟、」也作「麳麰。」詩經周頌思文所謂「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就是指貊人所開始耕種的農產物。管子輕重戊篇正說：「麥者、穀之始也。」廣雅釋艸「大麥麰也，小麥麳也。」可見「來牟、」或「麳麰」是一連緜字。方言四「絡頭、帞頭也。」郭璞注：「帞音貊。」列子湯問篇張湛注引作「佫人帞頭，」禮記問喪注「耶巾袹頭。」釋文「袹頭作貊頭。」又如「綸巾」古音「綸」古還切，可證「絡頭」古音也必可讀「各頭。」因此知道佫人或貊人的巾名「帞絡。」還有很多的名詞出于這一語根，都可以證明「貊貉」族是很古的民族；有他自己的文化。儀禮鄉射禮有「騶虞、」大射儀有「貍首、」都

是兩首詠作騶從射手的詞。騶虞見詩經召南。鄭玄注大射儀說：「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在字音上看來，「貍」字本有「不來」兩音。墨子魯問篇「是猶以來首從服也。」孫詒讓先生也說「來首」就是「貍首。」這「騶虞」「貍首」也如同「白徒」「蒼頭」是古代的民族。說「貍」字有「不來」兩音，無異于說「貍」字有「貊貉」兩音。古史上的「百里奚」實在就是「貊貍奚」。奚就是「奚奴」。周禮秋官司隸中有「貉隸」。在古代殷周之際「貊貉族」早已落伍了。可是中國遠古文化初起時，「貊貉族」却是中堅的民族。這一時代，我們稱之爲「伯世」；這一時代所與起的古民族，都稱「伯」。古代地名有稱作「柏人」的，就是古代「伯人」所住的地方。騶虞、貍首雖然是兩首詩，說的却是同一族的兩宗派。「騶虞」與「貍首」的關係，正是「虞」與「幕」的關係。上文引左傳說：「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賓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這「百世祀」的虞，同禮記檀弓下「虞人致百祀之木，」以及祭法篇所說的「有天下者祭百神，」都是指「既伯、既禱、」的「伯神。」楚辭天文所謂「伯強何處？」的「伯強」也是說「伯神」。「伯神」就是國語、左傳、裏所說的幕是虞代的遠祖。其實就是「貊族」的代表。荀子非十二子篇：「莫莫然。」楊倞注說：「莫讀爲貊。」呂氏春秋離俗覽「慕水」高誘注說：「慕音千百之百。」詩經大雅皇矣篇：「貊其德音。」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引作「莫其德音，」釋文引韓詩也作「莫其德音。」可證「莫」或「幕」都是說「貊族。」毛傳訓貊爲靜。楊倞也說：「莫，靖也；」又廣雅釋詁「募、靜也。」總之：莫、募、幕、

貊、同訓。「虞幕」就是「虞貊。」「虞人」就是「貊人。」「虞代」就是「伯世。」荀子正名篇：「白道而冥窮。」正是說「幕至于瞽瞍」的故事。「白道、」就是「貊道；」「冥窮，」正是「瞽瞍。」遠古的貊族中的優秀人物，都是靜穆，又是有德者。所以詩人說：「貊其德音。」但是「白道」多半「冥窮。」冥就是「冥莫」的冥。所以荀子非常感慨這件事。照這樣說來「幕」同「瞽瞍」所指的不一定是某一個人了。再說「貊」也稱「蠻貊。」論語裏說到「蠻貊之邦。」詩經大雅韓奕篇「因時百蠻。」墨子兼愛下篇「蠻夷醜貉、」。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這些「貊貉」的遺族，有在南方，有在北方。照上文所引左傳裏的話「虞有三苗。」正可以說「三苗、」「九黎、」都是「貊人。」并且「苗黎、」就是「貊貉」的對音。「虞」與「三苗」的關係，如同「驩虞」與「貍首」的關係。「虞」是已開化的貊族，「三苗」是未開化的貊族。這種民族，原先是在南方的，後來遷到北方。所以莊子逍遙遊篇裏說：「窮髮之北有冥海焉。」而神話中又有「玄冥。」四凶之中有「窮奇。」呂氏春秋適威篇：「周鼎有竊曲，」一本作「窮曲。」大概「窮曲」近是。「窮曲」正是「窮奇」的對音。這些都可以作荀子「冥窮」一義的注解。並且莊子雖然說到「北冥、」但又說有「南冥。」冥就是「溟海，」後世稱「瀚海、」即今之「沙漠。」「貊道而冥窮」的原因，有一部份在于民族移殖的關係。這是一件很古的事。古代人名與字都有連帶意義。左傳裏說鄭駟公名夷，字子貉。可證荀子所說「夷、貉、」的關係是不錯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的曾孫名「白、」字「子上。」也可證古人確有以「伯世」作「上世」的。由此看來，「太伯」也就有「太上」

的意思了。「伯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世。在這一代所發明的事，是以種麥爲最重大。甲骨文中的「來羌、一是種麥的羌，就是貊族的支裔。其次，貊族的發明是「造舟。」所以貊貉的貉字，可以從舟，作貈。其字音却又讀下各切。與貊、貉、字同一聲類。從舟既不讀舟聲，必定別有意義。我們看創造的「造」字，也是從舟告聲，作艁。正是告訴我們，作「舟」是很古的人一種創造。詩經大雅大明篇說：太姒嫁給文王的時候：「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丕顯其光！」造舟爲梁，原是古代人一種最要的典禮，這是從「貈人」那裏傳下來的。「貈人」也作「舟人。」國語鄭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韋昭說：「禿姓、彭祖之別。」可見注家承認「舟人」是很古的民族。詩經小雅大東篇「侜人之子，熊羆是裘。」而陳風防有鵲巢作「誰侜予美。」可見舟人就是侜人。呂氏春秋恃君覽「舟人送龍突人之鄉」都可以證明，「侜人」確指一古民族。若證以「貊人」之可以作「伯人、」那末「侜人」無疑的就是「貈人。」這些「伯人」、「舟人」何以會同「虞」發生關係呢？換而言之：「虞、」與「幕、」爲什麼會成功爲一個系統？在甲骨文裏「虞」作「吳」。「吳」字形如「[illegible]。」金文「虞」字，有从虍作[illegible]，也有作[illegible]的。而吳字作[illegible]，从大、从口。也有作[illegible]，从矢、从口。從字形上研究來，最初矢字作吳字，或虞字用。甲文矢字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同從口，從矢、的「吳，」形制一樣。[illegible]是一種人。詩經周頌絲衣：「不吳，不敖胡考之休」魯頌泮水：「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史記武帝紀引絲衣作「不虞、不驁。」漢衡方碑引泮水作「不虞、不陽。」這「吳」與「揚」都是古代民族。所以「吳」字也可以从人作「俁、」可也以从女作娛。詩經邶

屈簡兮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離騷：「夏康娛以自縱。」這兩個「俁」字，同「娛」字，都指「虞人」而言。這從虍的「虞、」是比較晚起的字。吳越的「吳、」金文作「工𢿌。」史記吳世家也說：「吳本號句吳。」「句吳」、正是「工𢿌」的對音。而工𢿌氏器，也有作「攻敔」的。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說：「吾山、即東郡魚山。」列子黃帝篇：「姬！魚語女。」就是「居！吾語女。」此外金文裏所謂「保虞子姓，」「保虞兄弟；」就是「保吾子姓，」「保吾兄弟。」因此知所謂「工𢿌族，」「句吳氏、」就是古代的「昆吾族。」世本說：「昆吾作匋。」這與上引考工記「有虞氏上陶」一說，又是相合。「工𢿌族」沿中國東部海岸，自北迄南都有。郭伯封毁：「隹王伐逨魚，」就是禹貢：「萊夷作牧」的「萊夷；」以及伯懋父毁：「逨征自五齵貝」的「五齵；」禺邗王壺的「禺干；」都是「工𢿌族。」說詳拙作「禺邗王壺跋。」若用「逨魚」與甲文裏的「來羌，」相證，知道來羌就是麥羌。最初開始種麥的，原本是漁獵的「貊貉族。」所以荀子把「干、越、夷、貉、」並列。而越國正有「上虞」。這種古代民族往北方去的稱「吳。」其字作□。後又作□。从口是像其聲。史記楚世家：「昆吾」是「陸終」的兒子；其第六弟「季連，」就是楚祖。可證「工𢿌、」「昆吾、」原都是南方民族。換言之，就是苗黎的始祖。高誘注呂覽也說：「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又是承認「昆吾、」與「黎、」及「吳回、」有關係。吳人其實就是古代的、矢人。散氏盤銘就說到矢氏，也說到虞氏。在上面已經說到的「伯人，與「佣人，」是虞代的人。此外還有「豆人，」「原人，」見于散氏盤銘。就是「豆人虞丂、原人虞莽。」這「豆人」，

也可以作「佢人。」見于甲骨文的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也可以從女作「[illegible]。」「佢」之與「妸」如同「妸」之與「伯」。」从豆與从壴是一樣的。這一族就是老彭族，或稱大彭。續編：「癸丑王卜在彭。」見卷六第一頁六片。彭字從彡即說文彡字。讀所御切。正是像老耄的意思。並非从「彡日」的「彡」。在金文裏「彭」字也是地名，或國族名。如己亥鼎：「見事于彭。」國語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韋昭說：「大彭、豕韋爲商伯。」「原人」就是「𤞤人。」照「邑有蠻夷曰道」的原則說，天水郡的「獂道」與狄道、氐道、羌道、予道、月氏道、一樣是𤞤人所住的道。𤞤人是很古的民族，所以也稱爲「原獸。」「原」字小篆作「邍。」金文作「[illegible]」象攸豕于田的意思。左傳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從這裏「原獸」也可以稱「獸臣」一點看來，「獸臣」也是騶虞之類。可說是「原人」即「𤞤人」的好證據。周代老祖宗后稷的母就名「姜原，」其字也作「嫄。」這又是「原人」可作「傆人」的緣由。連上文所說的「貊人」即「伯人」，或作「妸人」「犄人」即「佛人」「虞人」即「吳人，」或作「俁人，」也可作「娛人」：「豆人」即「佢人」或作「妲人；」共有五種，都是早期的貊族。于是我們明白了。見于甲骨文的「婟姓」就於「佫人」「姪姓」就是「侄人。」這「侄人」的名稱又是有很長的來歷。詩經的「騶虞」就是山海經海內北經的「騶吾。」尚書大傳作「侄獸。」這同上文所說「原人」可作「原獸，」是同樣例子。𠫓羌鐘「武侄恃力。」這「武

「侄」就是射手「騶虞」騶、侄、正是雙聲。左傳成公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六騶」也作「七騶」如同「般八師」「揚六師」之類。「騶」也作「駤」淮南子修務訓：「胡人而知利者，人謂之駤。」「侄人」之與「駤人」例同「獂人」之作「傆人」「貊人」之作「伯人」「貉人」之作「佫人」史記秦本紀：『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遊困于齊，而乞食銍人。」』徐廣說：「銍一作銍。」張守節說在沛縣。「銍人」及「柏人」都見漢志。并且西河郡有「騶虞」北地郡有「郁郅」都是「侄人」所散佈的地方。甲文中屢見「歸姪奴，」足證「姪人」如同「貊貍奚。」伯世的人，靜穆有德。文化是匋器時代，以漁獵爲生，又開始藝黍了。并且會造舟爲梁。此外還有，留在下文再說。

古史上的「伯世」是貊族的時代。那末中世呢？中世當然也是貊族。不過那時代的「貊貉」更進步了，其中文化較高的部族已別有名稱了。中字就是仲字。甲骨文裏如「仲丁、」「仲壬」的「仲」字，都作「中。」這同「伯」之作「白」又是一例。可是「中央」的「中」，甲文都作 [illegible]，或作 [illegible]。金文也如此。大概在造字程序上，先有「中旗」的「[illegible]，」然後有「中正」的「中。」至於「伯仲」的「仲，」是最晚出的。易經繫辭說：「易之興也其唯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伯世的人「白道而冥窮」到了中世的人，因憂患而作「易」却是很近情理的。「中世」也稱「中葉。」詩經商頌長發：「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這「中葉，」也是說「中古，」或「中世。」并且「葉」字从世，「中葉」就是「中世」。

傳說裏古代帝王之稱仲的，夏有「仲康，」殷有「仲壬、」「仲丁、」臣工中有「仲虺、」或作「仲䨓。」或作「中䨓。」殷代的「中宗」，史記殷本紀指帝「大戊」而言。戩壽堂殷墟文字有「中宗祖乙」一條，同竹書紀年說相合。晏子春秋諫篇：「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沒有「大戊在內，而「祖乙」也排在末了。尙書無逸篇說「中宗享國七十又五年。」又說：「其在高宗時，久勞于外。」鄭玄從史記說。照現在看來，當從「中宗祖乙」說。可是據長發詩所詠，「阿衡」「伊尹」「商王」必定是「湯」。這樣說來，「中葉」是指「殷代」。爾雅釋詁：「殷、齊、中也。」這話怎樣解呢？長發詩又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這就證明「殷齊，」正是等於說「湯齊，」無異於說「殷代」就是「中世。」「齊」字古文作「[glyph]」作「[glyph]」也有作「[glyph]」的，正是像麥穗形。種麥是「伯世」傳下來的農藝，到了「中世」已經成爲風氣，所以有國族以「齊」爲名的，而「齊州」也就是「中州。」前編卷二頁十五片三：「癸巳卜貞王[glyph]亡𡆥。十二月，在齊𩡧。佳王來征人方。」這不是證明「殷」與「齊」在同時代嗎？在這一時代，「虞」還是在於西北方。所以虞、殷、也可以連稱。足證「有虞、殷自天」一句話，是不能照舊說解的。於是我們可以相信繫辭所謂「中古，」確是說殷代，不是說周代與殷同時而處於西北方的。有「鬼方，」也見於甲骨文。殷可稱「中世，」鬼方當然也可以稱「中世。」易經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竹書紀年也有說到這件事，都可以證明「鬼方」與「殷，」同時代。國語楚語靈王引用史老的話：「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這裏所謂「鬼中，」與「殤宮，」都是古代的載籍。「中」就是

「史册。」所以史字从又執中。「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原是說執史册。「鬼中，」就是鬼方的史册。「寢宮」的「宮，」如「金匱石室」之類。因爲史老告訴楚靈王許多古代的載籍，靈王纔敢說：「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從[illegible]字形體上看來，原是中旗。「[illegible]」形，是旗斿。先是中旗的中，然後演變爲史册的中。所以「執中」就是「執册。」這件事，屢見於古器物銘，及儀禮，周禮。周禮春官太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儀禮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這裏的「中」有人作「史册」解。其實還不是。這是「中旗」的「中」。所以有「旌」而可以射。「中」既然是「中旗」所以旗外有「旌，」旗中有「物。」周禮地官鄉師職：「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以旗物。」從「中旗」變爲「史册」就是上引呂氏春秋諭大篇所謂：「舜欲旗古今而未成」的解釋。旗古今，就是把古今的事記在史册上。廣在「伯世，」文化未到這個程度。到了「中世，」纔有史册。正當殷代的時候。在這一時代，武事是射，文事是史。都與「中」有關係。所以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因爲旗上有物，由是史册上也有物。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就是「史乘，」指史册而言。所以地名有「乘氏。」「檮杌」是獸名，也是四凶之一。指旗上的物而言。如同鹿中、虎中、兕中之類。所謂右執鬼中的鬼，也是旗物。旗物就是各氏族的圖騰，下文還要詳說的。

現在先說爲什麼「旗」要人們來射呢？換而言之，「射中，」又有什麼意思呢？這便談到中世的風俗了。儀

禮，周禮，上的「射中」是晚周的事。古代並非射「中旗」的「中」，別有一種「中」。這「射中」的本事，源於「射天」「射日」「射革」。於「射革」一事上，更可以看出「中世」人與「伯世」人是敵對的。「革」所代表的就是「貉族」。其名稱也可以作「貃夷革」。當「射中」的風俗行於士大夫階級時，「射革」一事，仍舊行於民間的。禮記樂記「散軍之射郊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射革」的事起於東方，著名的代表是「夷羿」殷帝武乙，宋康王。或作宋王偃。這也是一套故事的翻製。天問裏說：「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後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這裏的問題是很多。最重要的是羿既射「封狐」又射「革」，不知是否有連帶的關係？「羿善射」見於論語，孟子也說：「逢蒙學射于羿。」如何「射革」？卻無確說。呂思勉先生的意思以為：「楚辭言羿射封狐，疑夔之族昏豕，禹之族昏封狐。羿射封豕封狐，實戕二族圖騰之神。」這話很有意思。但如何是「躲革」？尚待說明。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艸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豕、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這裏的「射日」，似乎與「射革」有關係了。可是還不算。史記殷本紀：「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這纔知道射日，射天與躲革，是一件事。宋世家宋康王也有「射天」的事。原文說：「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

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戰國策宋策如此說：宋康王射天笞地，斬伐社稷而焚滅之。」呂氏春秋過理篇說：「宋王築蘗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於下，血流墜地。」於是我們纔知道「射革」就是射革囊或韋囊，這種囊也名「鴟夷革」。」范蠡傳作「鴟夷子皮」伍子胥傳集解說「鴟夷」榼形。那末這種革囊是像一動物形。「蘗帝」應該就是「羿帝」。但高誘注說「應作轑臺」。即使是「帝乃臺之謫」，也應當作「羿臺」吧？天問裏又說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彃日」就是「射日」同烏之解羽，又有什麼關係呢？詩經小雅斯干：「如鳥斯革。」毛傳說：「革」是「鳥翼」。這還是不明白。爾雅釋天「錯革鳥日旗」。這是好極了！「旗」就是旗在旗上錯「革鳥」；於是射中旗就是射革鳥了。因此射到了，也稱「中」。「中」正像以箭穿鳥的形狀如 中 。鳥是東夷民族的圖騰，梟犀清賞裏有一「鴞尊」，正可以作形如酒榼的「鴟夷革」的明證。國策宋策，說宋康王射矢笞地；也先說「有雀生鸇」。字正从鳥，从旗；可見同羿之射革鳥是一件事。但是羿既名「夷羿」，山海經海內西經並且稱爲「仁羿」，那末「射革」一事，豈不是自殘其同族嗎？據作者研究這是「伯世」的民族中有一支改作鳥圖騰，把羿一族趕走了。所以天問裏說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而羿正是「有窮后羿。」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天問的「阻窮」，應作「徂窮」。這裏「窮」字是名詞；「徂」字，如同「以遏徂旅」的「徂」。或者可以說就是「我徂東山」的「徂」。這「徂」本是古代的「行國」。可以作名詞用。就是閟宮「徂來之松」的「徂」。

所以左傳作「鉏」而「窮」或「窮石，就是莊子所謂「窮髮之國」的「窮」。其地域不會有莊子所說的那麼遠。可是「仁羿」的「阻窮西征，」正是「白道冥窮」的例子。夷羿到北方以後，可以作「中世」人的代表。天問裏又說：「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這兩句同詩經大雅皇矣篇「不長夏以革」一句，是指同一件事。「不長夏以革」等於說「不以革孽長夏民」天問是根據一種圖畫寫下來的。作天問的人看見圖上畫的，一邊的人上寫「夏民」，一邊的人寫「革孽」，中央一人寫「后羿」。於是記下來：「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這樣的畫，見於漢畫像的，都是同樣形式。假定沒有「不長夏以革」一句話，我們必定把「革孽」的「革」當作動詞看「革」當然就是「射革」的「革」。不過這「射革」一事，還祇是像徵「革孽」。詩經衞風碩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革孽」是「革族」的庶孽。現在到達嚴重關頭了。「革族」是那一族呢？說文豸部引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史記秦本紀秦的族祖中有「惡來革，」也省稱「惡來。」「來革」就是「來貉。」如同上文所說的「迷魚，」「來光，」之例。秦本是東夷。（下文還要說到的。）惡來革一名，正是根據「貉之言惡也，」一義而來的。作者在上面說過，「中世」的人對於「伯世」人有敵視的意味。其所敵視者，是「貉族」的庶孽，以鳥為圖騰的那一支。「射革」就是像徵這件事，以表示其可惡之甚。照此說來，「革孽」的「革」根本不能作動詞看。於是「不以革孽長夏民」一說，不是杜撰的。所以皇矣篇「不大聲以色」之下，連上的就是「不長夏以革。」

夏革一名又見列子湯問篇。莊子作問棘。說詳天問新詁。

羿的故事，史記裏隻字不提。在左傳裏，卻說得很詳細。所以張守節很對司馬遷不滿，說他「疏略。」現在的人祇知道史記有許多與左傳相同的地方，可是有許多重大的不同，都忽略了。上述瞽瞍的事同這所舉「有窮后羿」的事就是兩件很好的例證。可是左傳對於羿的行徑，眞不表同情。但是山海經又稱他爲「仁羿。」海內西經說：「崐崘之墟在西北帝下之都。崐崘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仭。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這種好惡的不同，都是有原因的。我們現在知道，不論左傳，或山海經，對於羿的事各有附會，羿的事。大概出於「伯世」與「中世」之間。天問所謂：「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是比較簡單。這件事原本發生於東方，可是照左傳裏所說的話，不應當在東方。爲什麽說羿的故事原在東方呢？就是杜預注左傳襄公四年，哀公元年，羿與寒浞，少康的事；凡是地名都在東方。惟有「有窮」的「窮石，」他說不出來在什麽地方。此外連「虞思」的「虞，」都說「梁國有虞縣。」照下文的研究結果，這件故事確起於東方，而「有窮氏，」及「康」與「虞」兩族，都在黃河以北，山西太原以南一帶。（下文就要明白解釋的。）先說羿字的異文。說文羽部作「羿，」弓部作「彃」說：「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羽部說：「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這裏所謂「羿風」其實就是「巫風。」古代神巫舞時，戴羽，執干。正是「舞干羽於兩階」的故事所從出。巫字从工，从[illegible]。說文也說「像人兩袖舞形。」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說文「恆」字古文作「[illegible]，」照說文本身研究，是从「二，」从

古文「外」但是與甲骨文比較研究應該是从月从□形。□，就是甲文的「□」字。可是普通見於甲骨文的恆字，有作月在弓內的，其字形如□。□或□，可作斧鉞的戉字。戉形如月。用弓矢射日月就是「射天」。從以上幾方面看來：「羿舞，」就是「恆舞；」「羿焉彈日，」正是「恆」字的意義。古代的「中山，」是「中世」人所遷住的地方。也名「恆山。」後漢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中山、恆山、常山、其實原是一山。「常」也是中旗的一種。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又是合乎羿射日月的傳說；並且易經恆卦彖辭又說：「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九三象辭：「能久中也。」在訓詁上說來，「恆」就是「常。」能「恆久，」就是「中。」於是乎我們明白了。「羿」就是甲骨文裏的「王恆，」殷本紀裏的「昭明。」「昭明」合於「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的意義，」與「日月爲常」一說也是相合。左傳襄公四年：「昔皐陶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始封商也。」這裏分明說「閼伯」是商祖，而「相土」又是長發「相土烈烈」的「相土。」殷本紀正是說「相土」是「昭明」之子。那末「昭明」就是閼伯了。「羿，」與「閼，」聲類相近。「閼伯」就是「夷羿。」以「閼伯」作火正；就是以「昭明」作火正。用昭明作火正，不是正合事理嗎?更有意味的，是括地志裏又說：「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卽商邱，羿所封之地。又是古代人曾有以「閼伯」作「羿」的明證。詩經天保篇：「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漸漸之石篇：「月離於畢，俾滂沱矣。」這也是「恆」與「羿」同「日、月、」都有相關的證據。所以天問說：「羿焉彃日。」這是「彃」字从弓的緣故；「羿」字从羽，這是「恆舞于宮」的明證。總之「羿」與「

閼伯」與「昭明」與「恆」，都是從一個人，一件事，上演化出來的。最早的雛形是甲骨文裏的「恆」「恆」既然是般人所承認的先公。這個故事之原于東方，不僅是在地名上有證據了。

天問裏說：「羿躲革，「后稷播降。」我們在上文已經大加說明。可是天問裏又說：「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一般的傳說，都是「羿躲革」「后稷播降。」在這張圖上，爲何又書起「后益」作革？「禹」在播降呢？作天問的人發了這兩句疑問。他不知道「伯益」就是「伯閼」。益、閼，同是一聲。路史說：「羿是偃姓。」而「伯益」又稱「化益。」偃、益也是同一聲。竹書紀年有「啓」殺「益」的傳說，山海經也說羿居崐崙之墟，有開明獸守之。開明就是「東有啓明」的「啓明。」詩經大東篇「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這也是暗射「恆」在東方爲「啓明」，所阻在西方爲「長庚」所窮。這彈日的「羿，」又得走了！「啓明」就是「伯明氏之讒弟子「寒浞。」「長庚」呢？就是「少康。」據作者現在研究，詩經所詠，有許多都根據古代傳說作本事的。（上文已舉幾條，下文還要說到。）說文弓部說：「羿爲少康所滅，」就是根據天問「康謀易旅」一段話而言。今本天問作：「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說：「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羿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呂思勉先生說：「天問文固不次，然特所問因仰見圖畫而發，不依年代先後云爾。這是很對的。可是根據「羿澆舟」一句話，說「湯謀」就是「盪謀，」却不敢贊同。朱子說：「湯乃康之誤。」照現在看起來，並非繫卒。甲骨文稱「湯」作「唐。」博物志也如此說。叔夷鐘：「虩虩成唐，」就是說「成湯。」「唐」字甲骨文作

「唐」。从庚，从口。而「康」字作「康」，也从庚作。一不小心，把康字下的四點刻模糊了，連成一口，便變作唐了。「康謀易旅」正是說后羿窮迫於西方的事。與「惟澆在戶」一段前後相承。「康謀易旅」應作「康謀於『易之旅』」解。「易旅」是后羿的旅。「康」謀於「易旅」，反把「易旅」傾覆了。所以問：「何以厚之？」說文易部：「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因此明白「日月爲常」者，如同「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一樣。是用「易」作圖騰。「易」是善變的，所以「伯益」也作「化益」。「易」就是「蝘蜓」，所以說「羿是偃姓」。竹書紀年說：「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這裏的「亥」，不一定是殷王子。可必定是東方某國族的王子。就是左傳裏的「寒浞」。天問「封豨是䠶」的「封豨」。「緜臣」不是有易之君。就是奔有鬲的「靡」。皇甫謐帝王世紀以「靡」是夏之貴臣。杜預說是遺臣。恐怕原作「靡臣」而今本左傳僅說「靡奔有鬲氏，」沒有說是君或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就是「賓於有易而淫焉」的本事。這一段傳說是羿在東方受阻的初期事。左傳裏把後段在北方窮迫的事連作一起，令人迷惑。爲什麼知道呢？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這也是說「夷羿」的事。而「有扈」就是「有易。」天問裏說：「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該」就是王子亥。這件事從前海寧王先生已經說過。「牧夫牛羊」的故事，就是易經旅卦上九「喪牛於易」，及大壯六五「喪羊于易」的故事。顧頡剛先生也已經說過。都證成「有易」就是「有扈。」「扈」可省邑作「戶。」天問「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也是說

在「扈。」不是王逸的說法。漢書古今人表有「東扈氏，」正合「惟澆在戶，」的扈。呂氏春秋爲欲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其實「大夏」纔是眞正的「北戶，」淮南子時則訓稱「北戶孫，」纔是南方的「北戶。」所謂「南至北戶」就是原本的「東扈氏。」因爲「北向戶」的意義是北遷的表示。與因「夏民以代夏政」的說法又是相合的。左傳裏所謂：「夏有觀扈，」墨子非樂篇的「武觀，」就是國語楚語的「啓有五觀。」五扈、聲同。離騷說「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這裏的「五子，」並非太康子却是指羿失敗以後的「扈子。」詩經長發篇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現在我們也知道了。「韋、顧」也是「扈、觀。」而所謂「夏桀」正是指「羿。」「羿善射，」確是眞正的「夏桀」了。照上文研究的結果，「羿」本「昆吾」之族。所以廱逃奔有鬲。因爲鳥圖騰一支起來之後，被迫北遷，所以旅卦上九爻辭說：「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在這裏我們又明白一件事。就是「羿，」原先是「有扈氏。」先笑者是笑「有扈氏」之傾覆；其北遷者是「有易氏。」「徂旅、」「易旅、」同是「有易。」在東方的「徂來，」又是一枝。所以後號咷者，是悲「喪牛于易。」當「有扈氏」用「尸鳩」作圖騰時，「有易」一旅仍舊是用蝘蜓作圖騰。我們說「五子」是「扈子，」還是根據後起的說法。原本「有扈氏」有七族。這在詩經上也有證據的。邶風凱風最後一章說「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曹風尸鳩篇開頭便說「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曹在東方，是「東扈氏」之地。所以說：「鳲鳩在桑，其子在棘。」邶在北方，是「北戶氏」之地。所以說：「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桑」就是「桑林。」「棘」呢?就是天問「啓棘賓商」的「棘。」而「桑林」正是「商」的發祥地。這是說明詩經時代的傳說比較近古。而作天問的人深感圖繪與傳說有異同。至於離騷上的故事，已經與左傳上大體相同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補充一點意思了。爲什麼上面說：昭明就是恆，而恆就是羿；又說閼伯，伯益，夏桀，都可以代表羿；而昭明就是啓明，啓明就是少康呢?這因爲原本有易，有商，只是一宗。到了後來，分裂爲二。古人的名字，都是用族名來代表的。於是發生分化，變作啓殺益，康謀易旅，湯放桀。澆與羿，也是聲近，同指一人。這纔明白，啓與益的相對，少康與澆的相對，湯與夏桀的相對，易旅與徂旅的相對，都是一樣的關係。都從恆羿的故事上轉化出來的。原本有鬲就是觀，有易就是匽，根源還在於古代初期家族耦婚制，與後起的氏族三恪制對立的緣故。這裏面的雙重關係，大概是初期的有匽氏與有鬲氏之爭，即蠃圖騰與蝘圖騰之爭。在傳說上作啓殺益，即正史中的有窮后羿的故事。後期的是蝘圖騰與烏圖騰之爭，左傳說裏作康謀易旅，即正史裏的少康中興。初期北遷的是易旅，或伯人；後期化分的是徂旅，或中人。留在東方的是殷，東兩國，也就是唐，商兩國。離騷上的「夏康娛以自縱」同「日康娛而息忘兮」兩句中的「康，娛，」屈原自己或許不知道；「康，娛，」原是說「康國，同虞國」。如果用天問一比照，便立刻明白「康」是「康國。」天問說：「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但是在離騷上却這樣說：「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息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天問是說少康逐犬，因而厥首顚隕。到了離騷裏，改作「康娛，息忘，厥首顚隕，」全部算在「澆」的身上去了。而輕輕地把「少康」換作

「康，娛。」因爲左傳哀公元年說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並沒有說「少康逐犬而厥首顛隕。」這是離騷與左傳相同的證據。其次是「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這是左傳襄公四年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的故事。又是離騷與左傳相同的證據。由這樣看來「康虞兩國的史事在中世是很重要的。我們大概的可以得到如下所述比較素樸原始的傳說。這個傳說的骨幹，還是「土著」與「行國」的競爭。在東方，「羿」與「有扈」的關係，就是在北方「康國」與「虞國」的關係。「有扈」是古代初期的「邑國」；「羿」是「行國」。所以到北方之後，稱「易」天問名之曰「易旅。」古文尚書有「徂后篇，」這「徂后」也是指「羿」。照我們現在的看法：「徂旅」與「邑國」的分歧，恐怕是中世初期的史跡。原先都是「蜑戶」一類的部族。正是羅維「初民社會」中所謂「初期的家族」在沒有分裂時，這部族共用一個圖騰的。這圖騰下文要說到。自從「有扈氏」中起分裂，其中進步的氏族，各有圖騰的組織。留在東的，是鳥圖騰。到北方去的，是易圖騰。在東方時，是「啓」與「有扈」爭。如墨子明鬼篇的禹誓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這裏的「五行，」是指五個氏族，左傳昭公元年：「夏有扈觀」楚語作：「啓有五觀。」「五子」實是有扈氏之子。離騷所謂「五子」用失乎，「家巷。」「巷家」其實就是「家行」後人所謂「兄弟行，」也是原本於此。「三正」就是「三恪制」裏的「宗正。」金文裏的「里君百生。」也作「里居百姓。」也就是後世所謂「里正，」或「里甲。」都從「三恪制」而來的。羿大約被人認爲

是破壞氏族制度的人。自從「康謀易旅」之後，又恢復「氏族組織」了。山海經，淮南子，裏都說「天有十日。」「羿焉彈日，」就是射殺其中九個。其實天上那裏有十日。人間確是有十個日。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壬、癸。「十干，」作者在上文說過，這是胞族裏的氏族。或許在「中世」就為氏族分別而作的，後世所以有「里甲」的名稱。墨子所謂「禹誓，」就是今文尚書的「甘誓。」莊子人間世篇說：「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篇也如此說。可是呂氏春秋先己篇古本見於困學紀聞所引的，作「夏后相與有扈戰。」今本卻與「甘誓」相同，說「夏后伯啓與有扈戰。」據說，還是夏后伯啓打了敗仗。這個故事，給後人重重改竄。人物事跡，都有不少次變動。但是這裏暗示給我們一件事實。就是古代有一派人出來改革舊有氏族組織而失敗的。這一班人，就是金文中所見的「徂東夷。」其字作「虘。」有好多件器上見到。丁山先生的說法很對。不過，後來的人把年代說在太甲，伊尹，的時候。其實這件事應該說起于「中世」初年。至于「虘東夷，」在西周初年還是有的。可見這一派人並不一定失敗。其中有失敗的，望北方走了。於是有「阻窮西征」的說法。照這樣看來，「伯世」的社會，是「初期家族社會。」「中世，」纔是「氏族社會」的開始。與其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還不如說：有扈氏根本不承認「五行，」「三正。」或者至多說他們「怠棄三正。」這就是「羿」所代表的「易旅。」至於留在東方的，是已經把氏族社會組織成功的部族。這便是「康謀易旅」的本事所從出。天問裏又說：「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正可以證成上文「康謀易旅，」是少康謀於「羿旅。」「夏桀」正是說「羿。」而「終以滅喪，」又是「少康

逐犬，而顛隕厥首」的解釋。這件事是「羿旅」到西北以後的傳說。不止「康國」與「虞國」在西北方；就是「窮石」也在西北方。水經河水注說「平原鬲縣故城」是「有窮后羿國也。」這是指東方的「有鬲氏」。至於西方的「窮石」，若照王逸的說法，是太遠了。上文已經說到，「窮奇」就是「窮曲」。杜預也說「夏墟在太原晉陽。」而太原正有「陽曲縣。」左傳所謂「窮石」就是史傳上的「窮曲」。「有窮」本是「易旅」。所以也稱「陽曲」。并且中山國也是「中世」人出沒的地方。上文也已經說到。而那裏又有「上曲陽」「陽曲」「曲陽，」都是說「易」形的「窮曲」「曲陽，」廣韵作「曲易。」易，易陽，本出於一個根源。我們在上文已經說到：「康」字「唐」字，都从庚作。恐怕原本僅有庚字。但是「唐」字，說文古文作「暘」，廣韻所引古文作「歋」可見「從庚從口」的唐也可以作「从易，从口；」或「从易，从矢。」這不可以說同一根源，但必定有別種史實作原因。這史實是什麼呢？就是「康謀易旅。」也可以說「唐謀易旅。」所以這個字可以「从庚，从口；」也可以「从易从矢。」「歋」之從矢與「彝」之從弓，是一樣的意義。從這些字裏，知道少康是因「易旅」成事的。但是除掉天問以外，沒有人知道少康「顛隕厥首」「終以滅喪」的事。然而太康失國五子之謂是一般學者都知道的。因此又知道「太康，」「仲康，」「少康。」都是從「康國」的史事上翻製出來的。（說詳拙作，夏本記跡證。）（註六）

據我們的研究：不僅知道「唐」字，「康」字，出於「庚」字。并且「商」字，也出於「庚」字。甲骨文中「

商湯」的「湯」字，皆作「唐。」「唐」字从庚，从口：「商」字也從□，从口。「唐」字的正式形態作□。「商」字的正式形態作「□，」也从口作□。上部還是從庚。這是從□形變爲□形，僅添最上一橫。若作□形、也只是在上部添了兩橫。原來「庚」字，是從兵器變爲樂器。後來的樂舞稱「夏，」稱「南，」都是根據這裏而來的。南字也是從庚。如前編卷一第十四頁，有一南字，正是從庚，作□。南姬鬲作□，也是從庚。這一羣字的關係，可以這樣說：干，庚，雙聲；在字形上也是庚从干出，辛，商聲類相近；字形上前人也以爲商从干出。因爲辛字從干出。干，午，庚辛，在字形上是一源。其他的形態都是逐漸蛻變加增的結果。至於從庚，從口，的唐字；原義是謌聲。天問裏正是說：「啓棘賓商；九辯，九謌」。離騷裏也說：「啓九辯與九謌兮！夏康娛以自縱。」「商」就是「桑林」之樂。「湯禱於桑林，」是很普通的傳說。莊子養生主篇說得更明白：「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中世的人善射，善謌，善舞。可以從恆字，羿字，唐字，歍字，商字，裏透露出來。起初是從兵器的干鼙缶成庚字。于是又出了謌而且舞的唐，商，兩字。于是「庚，」與「南，」都成爲樂器。後來又以午在器中舂去穀皮，這便是康字。其字形如□，或作□，這是「米糠」的本字。所以庚字從口成「唐，」庚字從米成「康。」「唐，」與「康，」在西北方；「商」在東南方。所以有「啓棘賓商」的說法。「棘」就是「荆棘。」如「篳路藍褸以啓山林」的意思。水經河水注說「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又說「在廣川。」都是沿用舊說。照左傳昭公十七年：「晉侯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用牲於洛，遂滅陸渾。」這是很明白的，「棘津」在河北。與我們所說康，虞，兩國在黃河以北，

山西太原以南一帶正是相合。山海經海外西經說：「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這「九代」也是「九辯，九韶」之類。可並不是現在所傳下的「九辯九詞。」「辯」字是「變」字的借字。易坤卦文言「辯之不早辯」荀爽本作「變」，廣雅也說。「辯，變也。」莊子逍遙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也是說「六氣之變。」「九變」就是說「九代儛」。「于變時雍」可作「于蕃時雍。」變卽番，「九變」如「九番。」卽樂舞的幾翻。這種舞有很多次變換的意思。「啓棘賓商，」原是說「商人」與「唐人，」的事。山海經也把牠說作夏后啓的事。「啓棘賓商」的故事在左傳昭公元年裏這樣說：「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這裏除掉最後一句是作左傳者爲當時的傳說所影響外，其餘的話，都與我們上文的考證相應。「商邱」就是「桑林」這是「羿」在東方的活動區域。「大夏」就是「大塘，」（下文另有解釋。）「唐人」就是「康人」這個地方也正在黃河以北，山西的南部。於是我們可以說到所謂「商丘」同「大夏」在東西兩區域。在兩區域中所活動的：東方是殷、東二族；西方是康、庚二族。先說康、庚兩族是如何的關係？「康國」原本應稱「庚國，」就是唐人是因的「唐」。左傳哀公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說「天常」等於說「上易」。又襄公九年說：「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這又是證明「冀方」的陶唐氏是「唐人」；在商丘的陶唐氏是「商人。」原本是一族。并且「冀方，」就是後來的「冀州。」中世最初的「唐人」所住的

地方，是「鬼方。」後來的「康人」比較近於黃河，就是「衞人」所住的地方。左傳昭公十二年引楚靈王的話：「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哀公十七年：「衞侯夢於北宮見人披髮登昆吾之墟。」世本也說：「昆吾是衞墟。」這裏的「衞，」應是「韋、顧、既伐」的「韋。」「韋」的部族很多。詩經長發所謂「帝命式於九圍。」也是說韋族之多。韋族就是「伯世」的「昆吾，」「中世」的「唐人。」昭公十七年梓愼說：「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參星」就是「大水」，「實沈」也是「水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正義說：「觜三星，參三星，外四星爲實沈。」據我們綜合起來研究的結果。「實沈」所指的是「河伯，」「河伯」是「工歒族」的族神，也可以說是「昆吾族」的族神。「中世」的時候稱「唐，」或稱「康。」衞康叔是「叔世」的「康」「中世」的「康，」大概是易經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的「康。」金文裏有「康侯封鼎。」尙書康誥裏所謂「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或許就是康侯封的史實。（顧頡剛先生已經說過）「康國」既然在衞墟，那末「唐國」呢？照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所說的：「實沈，臺駘，爲崇！」一句話看來。「實沈」是代表「康國；」「臺駘」是代表「唐國。」並且又說：「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官其業，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則臺駘，汾神也。」原來，「實沈」是河神；「臺駘」是汾神。汾水是西流入河的。這一族，原本當在太原。就是漢地志的「晉陽。」起初，是「唐國。」但是臣瓚說：「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郡國志引帝王世紀說：「安邑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於昆吾亭。」傳說：「昆吾與桀同日亡。」這

又是給我們一種暗示：「康，」「唐。」「昆吾，」就是「有鬲，」也是「有扈」的一族。「夏桀」是「羿。」「昆吾」與「羿」都亡了。惟有「唐國」開創成功了。這不又是「康誅易旅」的證據嗎？所以應該照杜預的說法：「夏墟」即「大夏，」今太原「晉陽。」這樣說來，「臺駘」不是又代表「唐」了。可是我們要知道上文已經說過「昆吾氏」就是「工虞氏。」換而言之，就是「虞氏。」本是代表「伯世」的部族。原先的「唐，」就是後來的「虞。」我們把「虞」來代表「伯世，」是用後代人的稱呼，或者可以說是用「叔世」人的稱呼。「虞」是沿汾水下行。到了後來，大家都知道河東大陽是「虞都」了。或者可以這樣說：沿汾水流域，都是古代「虞族」所出沒的地方，也就是「唐族」所出沒的地方。這種關係，可案照左傳定公四年的說法解釋。子魚說：「封康叔於殷墟，而命以康誥。」「封唐叔於夏墟，而命以唐誥。」這就是說：「康叔所封的地方，原本是「康侯的國；」但是後人說作「殷墟」「唐叔」所封的地方原本是「唐侯的國；」但是後人說作「夏墟。」裏卻無意中告訴我們一件事。所謂「唐國」還是早期的「康國。」這時候的「唐國，」是康、虞兩族所共有的。至河東大陽，有「吳山」有「虞城。」已經不是「虞思」的「虞；」恐怕已經是「虞，」「虢」的「虞」了。是證晚世所傳古史中所謂唐、虞、的關係；就是康、虞、的關係。所謂夏、殷、的關係；就是唐、商、的關係。這些故事經過屢次翻製，已凌亂不堪。這裏僅僅說其大概。（另詳拙作上古史引論。）

康國的古史，大概說過了。那末虞國呢？史記裏說太伯、仲雍、王季歷、的故事雖說周代的先世。其實是從吳國

的先世傳說而來。左傳僖公五年，正是說：「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左傳所謂「虞仲、」史記卽作「仲雍。」這又是左傳，史記的不同。史記吳世家沒有說仲雍就是虞仲但是說到周章之弟是虞仲。這一說法，與金文裏的記載有相合處。雖然周本紀曾經說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爲什麼「虞仲，」就是「仲雍」呢？其中的關係，下文還要說到。先說「周章」同「虞仲」的事。「周章」恐怕就是金文裏的「食章。」有「食仲盨，」「食生毀。」又有「鎜說到」「吳公，」同「食章，」的關係。這裏至少可以給我們一種證據：「虞氏、」同「食氏、」有相當關係。在周禮天官裏庖人，腊人，膳夫內饔外饔；與獻人，獸人，鼈人，都列一起。這裏的「獻人，」是最早的「虞人」地官的「山虞，」「澤虞，」已經是晚世的「虞人」了。虞人職：「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因此「食氏、」與「虞氏、」關係很密。「食氏」起源很早。甲骨文中有「婘姓。」前編卷四，頁一，有「歸娘伻」一條。照散盤銘裏「豆人，虞丂；原人，虞莽。」一條，又可以明白「虞國」之中有許多部族人所合組成功的。這個「虞國」同周的先世有關係，都是從「中世」到「叔世」的事。「康、」與「虞、」是中世以來西方的大族。在東方呢？是殷、東、兩族。中世的文化中心在東方。最早的「虞族，」也是在東方。所以梁國虞縣有空桐，有綸城。據說是「少康邑。」「空桐，」就是「窮桐；」如同「空桑，」可以作「窮桑。」因爲「桑、梓、」都是代表東方的若木。詩經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但是定之方中又說：「椅、桐、梓、漆。」恐怕「空桑，」就是「空桐。」這都是東方的社木。因爲這時代的文化在東方，所以「中人」也稱爲「東人。」「東人，」就是東夷中文

化程度較高的。周公段裏說：「錫臣三品：州人，重人，章人。(註七)這是中世三種代表的部族。如同伯世的伯人，傆人，佰人，侜人，任人，俁人。「州人」就是「侜人」。說見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衞有「戎州」，又有人名「州吁」。在左傳裏「州人」散佈甚廣，詳下文。「亞人」就是「庸人」。「重人」就是「邶人」。所以詩經的「邶、庸、衞」就是周公段的「州人，重人，亞人。」也可以說東人所謂「邶、鄘、衞」就是周人所謂「州人，東人，亞人。」東字可以从禾作重；也可以从木作東，又可以省略了從，從口作中。這裏的丨形，木形，禾形，都是代表一種植物，或直立之物。日形或口形，橫記於中，是表示中央的意思。古代的歷史，總是十口相傳的。中世大概已經有文字?有文字以後的殷人，已經知道有伯世中世。東字，中字，指示中世，在東方日出之處。我們已經知道了。還有「朱」字，從木從一，也是代表「中人」與「東人」。從一在木中，與從口或日於禾，木之中，是一樣的意思。高句麗的始祖「朱蒙」，論衡吉驗篇，後書扶餘傳，都作「東明」。所謂「朱方」就是「東方」。「大東，小東」，就是「大邾，小邾」。詩經干旄「彼姝者子」，也就是大東的「東人之子」。東人之中爲什麼分大東，小東呢?因爲東人有北遷的，有後起的。下文另有說明。這北遷的東人，也稱之爲「邶人」，也稱之爲中人。稱他們作「東人」的緣故，是因爲他們的文化中心在東方。稱他們爲「中人」的緣故，是因爲他們是「中世」的人。又因爲他們很早就北遷，所以也稱作「邶人」。古代北方地名中有「柏人」，上文已經說過。也有「中人」。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杜預說：「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後漢郡國志中山國下云：「新市，有鮮虞亭。故國。子姓。唐、

有中人亭左人鄉。」注引博物志：「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照此說來，「邶人」、「中人」都是指「唐人」而言。所以在東方的有「商人」與「東人。」中世時代的部族大概是西有「康虞」東有「殷，東。」那末叔世呢？

儀禮士冠禮疏：「夏、殷、質則稱仲；周文，則稱叔。」這一說法，含有一部份眞理。據作者的看法：「叔世」就是「中世。」在東方稱「仲」或稱「中。」在西方稱「叔。」因爲「叔」字的意義與「中」字相同。「中」可讀去聲，如「中的」之「中。」并且射「中旗」就要中的。「叔」字呢？甲骨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也是像射形。而「中」字在西方也引申作執册的「中」字用。能射，能書，是「叔世」人的特色。所以詩經，左傳，都是「伯」「叔」並舉。如詩經邶風旄丘的「叔兮！伯兮！」鄭風丰也稱「叔兮，伯兮！」蘀兮也稱「叔兮伯兮！」照史傳上研究來，大概從「伯世」就有的部族稱「伯」。「中世」纔起的，稱「中」，「中」或稱「叔」。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凡是四個兒子的人家，後世人必定用伯、仲、叔、季、來稱呼。沒有全都是叔的。尤其有意味的是定公四年分明說「封伯禽於少皞之虛」「封康叔於殷虛」「封唐叔於夏虛。」在下文又說：『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這裏的「伯禽」明明稱「伯」，爲什麼又是「叔」呢？可見作左傳的人已經不大明白他所見材料中稱伯稱叔的眞正意義了。後編卷下十三頁有「來叔氏。」在金文有「伯中父」又有「中叔」「仲叔」。論語憲問有「仲叔圉」。

至伯氏、仲氏、叔氏、季氏、的名稱，更普遍。考其原來的性質，都是「伯世」的部族稱「伯，」「中世」的部族稱「仲，」「叔世」的部族稱「叔，」「季世」的部族稱「季。」伯、仲、叔、季、四代的稱呼，殷代以前的人大概都知道的。甲骨文裏已經有先公名「季。」如前編卷五頁四十：「辛酉卜□貞季希土。」後編卷上頁九：「貞出於季。」其字作「□。」从禾，从子。足證「季世」以開始稱作得名。天問裏說：「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海寧王先生說：「殷王子亥就是殷本紀的振。」因為「振，」世本作「核。」這是對的。「恆」是殷本紀裏那一位呢？王先生沒有說。作者在上文說：「恆，」就是「昭明。」「昭明，」就是「閼伯。」「閼伯，」就是「羿。」又據論衡吉驗篇的話：「東明善射。」我們已經說過，「東明」就是「朱明，」或作「朱蒙。」而論語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這裏又是證明「東蒙」「東明，」「昭明」所指的都是一個東方的氏族神。揚子法言序：「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即空桐；顓蒙，即朱蒙。如此使可以明白傳說中的「昭明，」「羿，」「閼伯，」「朱蒙，」「東明，」「東蒙，」都是殷代「王恆」的演化。而「恆」與「季」的關係，如同「季氏」與「顓臾」的關係。「恆秉季德，」與「該秉季德，」兩句話，祇能承認「恆，」與「亥，」同秉有「季世」之德。不能就說「恆」與「亥」都是「季」的兒子。因為照殷本紀的說法，從「昭明」到「振，」有六世。「該」如果是「季」的兒子。「恆」不會又是「季」的兒子。據作者的看法，甲骨文裏用「高祖夒」代表「伯世」的神，用「王恆」

代表中世的神，用「王季」代表季世的神。。作天問的人已經不知道這一道理了。因此想到周代的「太伯，」「仲雍，」「王季歷，」也是從這三世的族神上推演出來的。所以「仲雍」也作「虞仲。」「雍」就是「內饔，外饔」的「饔」天問裏的「恆，」是左傳裏的「羿。」「季，」是左傳裏的「季杼。」「禹族」也稱「序方。」下文要詳細說。所謂「季杼」是代表「禹族。」天問裏說「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這是「禹族」可稱「季杼」的原因。天問于「羿鉃革」一段以後，也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兩句話。這一定是兩幅故事相近的畫，而所記的人名，其一作「后益，」其一作「羿。」都是「射革」之外，又有「播降」的事。「射革」是代表「中世，」「播降」是代表「季世。」「高祖夒」就是「夋。」「夋」代表「伯世」族神。而「季世」的族神是「季，」也作「禹。」這「禹族」作了農業很發達的社會裏的族神，與一般傳說「后稷」作周人的先祖大不相同。所以作者有「虞爲殷祖，夏爲周祖」的說法。「稷」字本作「畟。」「畟」就是周頌「畟畟良耜」的「畟。」「夋」是「田畯，」「畟」是「后稷。」夋、畟、子、在篆文上看來，都是像人形。「畟」可從禾，作「稷。」「子」可從禾，作「季。」「伯世」的人能種麥，這是很重要的事。「中世」的人，「執册讀史」的，是文事；「挽弓射箭」的，是武事。「唐」字可以作「欬，」上文已經說過。可是晉邦𥂴的「皇祖唐公，」字作「[illegible]。」這裏的「[illegible]」形，是象雀麥的形狀。陳侯因𪓐敦爵作 [illegible]，宋人所得的齊侯鎛鐘的爵字，簡直從來作 [illegible]。史獸鼎的盥字作 [illegible]。大概「爵，」是唐人所用的器。所以詩經賓之初筵篇說：「酌彼康爵。」爾雅釋器有「康壺。」「康爵，」就是「唐爵。」「康

壺」就是「唐壺。」「唐人」知道種「秬黍。」所以𢍁形又與𡊮形相近。「秬黍」就是「稷黍。」詩經唐風鴇羽篇正是說到「不能蓺稷黍。」孟子也說：「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中世的「唐人」也不過是「貉人。」而「黍」正是「秬黍。」「𢍁」字可以從 [illegible]，「𡊮」字作 [illegible] 侯鼎作「[illegible]，」又有作「[illegible]」的，如呂鼎中所見的字。都與「恆」字从 [illegible]，从 [illegible] 的意義相應。在農業上看來，「伯世」開始種麥。「中世，」「叔世」知道種秬黍。「季世」人知道種稻。周也是季世，其字形如 [illegible]。或不从 [illegible]。正像「區種」的形狀。左傳公昭九年詹桓伯說：「我自夏以后稷。」國語周語上：「周人禘嚳而郊稷。」「帝嚳，」就是「帝夋，」與上文所說「夋」與「嬰」的關係相合。魯語上又說：「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也與上文所說「杼」與「禹」的關係相合。總之：「伯世，」「中世，」「叔世，」「季世」的說法在前。虞、夏、殷、周、的說法在後。并且照作者的研究，應該是說虞、殷、夏、周。比較要合于史實。左傳，離騷，天問，山海經裏所說，康，虞兩族與有窮后羿的事。史記竟把牠輕輕地忽略了。幸虧前人有皇甫謐，張守節，近人有呂思勉先生，特別提醒，至為可貴。古史上的帝王，往往可于殷本紀及甲骨文的史料中去探討確實的消息。太康，仲康，少康，的傳說；或許就是殷帝太庚，祖庚，庚丁，的史實所蛻變而出。當另文討論。

（註六）古代史跡，往往有重演的。大概是人心，人事，每每相同。如羿之與項羽。太子申生之與戾太子。屈原之與賈誼，其例最著。故事翻製，理原於此。

（註七）荀子君道篇偶然乃舉太公于州人而用之韓詩外傳州人作舟人是見中世的州人就是伯世的舟人。

第四章　圖騰層創觀

前章所說的詳於「伯世」「中世」的事；因爲這是向來大家不注意的；至於「叔世」「季世」就是殷、周、兩代的事。太多了，不能在這篇文章裏詳說。在這一章裏，是把宗族的觀念，與世代的關係，再爲仔細分析，以見古代宗族移殖的情狀。宗族一觀念，若遠溯其源，與圖騰組織很有關係。再從圖騰關係中辨別世與代的次第，及氏族的分枝，可以更明白古史的正確消息。而且從圖騰層創的現像裏，說明世代與氏族的蛻變，令人得到許多新的意義。這是舊式古代史所不能給我們的眞評價。所謂圖騰，都帶有古代氏族、與古代宗教的意義。在上文已經說到，古代的圖騰都繪在「[illegible]」上。這「[illegible]」形，就是古代的旗，也稱爲「中旗。」古代也有就以「中旗」作氏族名稱的，例如：戰國策秦策有人名「中旗，」也作「中期。」此外還有「中行氏，」「公旗氏，」都是從「中旗」一義上文分出來的。到了殷代之後，古代的「[illegible]，」變作「彝」了。「彝」就是古代的圖騰。詩經大雅蒸民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字从手執禾，就是執持的意義。這是由名詞，引申爲動詞。然後又引申爲秉性的「秉。」「彝」字，一般訓作「常。」原來「常」就是「旗。」周禮司常：第一種，就是「日月爲常。」以下所說的，都是各旗中所繪的圖像，或形制。「司常」本就是「司旗。」管子兵法篇的「九章，」與周

禮上的「九旗」以及爾雅釋天裏所說的各種旗，大部份都是古代的圖騰。兵法篇所說：「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也是「日月為常」的例子。韓非子說林上篇引康誥：「毋彝酒。」解作「彝酒者，常酒也。」所謂「彝酒」，原是在「常」上，或者簡直說作在「旗」上，繪一作酒形的圖騰。其形狀如□，即醜字。像一人立在酉旁漉酒。這一圖騰，在金文中常見。（下文還要說到的。）詩經裏有幾處都說：「執訊獲醜。」這句話，如同後人所說的：「斬將搴旗。」「醜」就是繪在旗上的圖騰。「旗」之讀為「彝」或「常」，都是聲音顎化以後的關係。原本是同出於一個語根。「中世」的人以「□」作旗，「叔世」的人以「彝」作旗。至於用「常」作旗，恐怕是季世以後的事了。殷代人已經是用「彝」了。甲骨文裏早已透露這種意思。前編二卷六頁六片：「癸亥卜□貞王旬亡吠！在九月。正人方，在雇彝。」後篇卷上第十頁十六片：「一月，在□彝。」前編卷五一頁三片及後編卷下七頁四片有兩句「王彝。」這幾個彝字，其形態如下：一作□，又作□，又作□，又作□。這四種形態，其下部所从者是「廾」字，與金文的結構相同。其上部雖各不相同，而大體看來，都像鳥形：詩經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殷人本是以鳥類作圖騰。照上文所引郯子的說法，「鳥圖騰」的種類甚多，所以彝字雖然从鳥，其形象也各不相同。管子形勢篇「抱蜀不言。」尹知章注：「蜀，祠器也。」這話是如何解釋呢？爾雅釋畜：「雞大者蜀，蜀子維。」「抱蜀」就是「抱雞！」「雞」，如何可以抱？抱「雞」又有什麼意思？原來，周禮司尊彝中的「六彝」正是有「雞彝」在內，尹知章所謂「祠器」，就是「彝器」。那末□形之上加一

烏形，也是「抱蜀」的形狀，也就是「秉彝」的形狀。可是金文中所有的彝字，其形態與雞都無關係，小篆也是如此。但是一般人還是說彝字从雞，从[glyph]。如果硬說「[glyph]」是像雞形，未免相差太遠吧？「[glyph]」形還是像旗斿，旗旌。所以在小篆裏改从糸，从米，如[glyph]。古文作[glyph]也是从[glyph]。金文裏的「彝」字，形制特別多。最顯著的不同，如秦公𣪘作[glyph]，師趛鼎作[glyph]，遹卣尊作[glyph]，自𣪘作[glyph]。這幾個彝字，簡直都不相同。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彝」是古代各部族的「圖騰」，其來源甚多，各部族都用其特有的幟徵作字形的構造。不過最普通的是一般人用从鳥，从廾，作彝；周人用从[glyph]，从廾作彝而已。雖然有那麼多的異體，但是諸體中也有一共通之點。就是都有架子。[glyph]同[glyph]固然無疑地是架子。如果把[glyph]形倒轉來看，作[glyph]，也還是架子。周禮春官司尊彝說：「六彝皆有舟。」再拿儀禮上各處說有舟的地方綜合起來看，「舟」也是架子。彝字上體之下作[glyph]形，表示走的時候，可以用兩手舉起來，停止的時候，可以把牠插在架子上。「民之秉彝」所秉的就是這樣的「彝」。也可以說就是這樣的「旗」。如此說來，「湯執中」同「民秉彝」，並無多少分別。因為「中」就是古代的「彝」哪！（說詳拙作釋彝。）

古代的圖騰，都繪在「亞」形之內，也有簡直繪在「中」形之內。本來，「亞」字匡廓以內，就是「中」形。這「亞」形，正同「亞旅」之說有關係。每一旅中當然有「旗物」，而「旗物」繪在「亞」形之中。所以每一「旅」，可以稱作一「亞」。這是「亞旅」一名所以起來的原因。「亞旅」是「行國」的特色，也可以說「圖

騰制」在「行國」裏比較發達。這些「行國，」在殷代很多。殷代的「亞侯，」就是周代的「諸侯。」左傳文公十五年「承命於亞旅。」杜預說：「亞旅，上大夫。」這時候的「亞旅，」性質或許與古代的「亞旅」已經大不相同。因爲「亞」的分別，也是隨時代而轉移的。西周以後，古代的「行國」逐漸減少。師旅大半有奉命出征的意思。金文中往往有稱爲旅鼎、旅壺、旅毀、毀盨、旅匜、的器。都是指出行用的器，並不一定是「行國。」因爲在那時候，「行師」大半都成「邑國」了。在另外一方面看來，古代人所謂「亞，」最初的意義，如同後世人所謂「埡」字，或「隘」字。這「亞」形，正像所居住的地方，在四山之間，或谿地以內。照此看來，「亞」形，或「⌘」形同國字外面的「口」形意義一樣。古代人把圖騰繪在亞形之內，表示這一「亞」的人，是用這種「物」作圖騰的。所以每一「彝，」就是指某一氏族所住的地方。甲骨文中所謂「在某彝，」如同後世滿洲人所謂「旗地。」這是兼有宗族、政治、宗教、以及地理幾方面的意義。從前同瞿宣穎先生曾經談過這件事。他說：金文裏的「亞」形，或許同現在中國人出殯時還有把「亞字牌」在前頭抬着的意義相同。照作者現在的研究，瞿宣穎先生這一推論很對。古代的每一亞，就是每一氏族。所謂「在雀彝，」「在[illegible]彝，」就是指這兩個旗地。每一「彝，」就是每一「亞；」每一「亞，」就是每一「氏族」或每一「部族；」在晚一點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一「宗族。」彝字，亞字，旗字，都可以兼作區域名詞。如同邑字，縣字，道字之類。不過我們要明白，殷周之際的圖騰組織，與古代已經有很多不同。就是作酒的醜形，析子孫形等等，恐怕同圖騰的古意，專取動物，植物，的時候，已經相差很遠了。

就是宗教的意義漸逐減少，而氏族徽幟的意義增加了。可見殷周之際，距離古代眞正的圖騰社會，已經相當遠。這同種姓制度的實際情形也是相合的。古代的彝上，繪一亞形；亞形亞之中有一物，這物是帶有神秘性的。周禮大官鼈人有「貍物。」左傳成公十七年有地名「貍脤。」大家如果相信作者在上文所說「貍」就是「貊」一說，便可以明白，在「伯世」的時候已經有圖騰制度。尙書禹貢裏，對於貢方物的制度特別詳說。這必定有所本的。所謂「篚厥織縞，」「厥篚織貝，」等等，有許多不是古代的方物了。（說詳拙作尙書中古史資料考釋。）而「篚」就是「舟，」作呈貢方物的盤子用。所以「服」字，「朕」字，都从舟作。尙書洛誥裏說：「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又說：「朕教汝於棐民彝，汝乃是不蘉！」這不是把「物，」同「篚，」同「彝，」都說出連帶的關係嗎？古代各部族貢方物，必定把方物擺在舟上，而注明這就是某一方的圖騰。就是「教汝于棐民彝」的意義。从非、从木、的棐；同从匪、从竹的篚；从非、从匚、的匪；都是一義。「匪、」與「盤、」正是雙聲。在甲骨文裏，「般」可以作「[illegible]。」見於前編卷一，頁十六。而金文的「舟」字，有好幾處作「[illegible]。」這就是「皿」字的根源。甲骨文裏有兩個「[illegible]」字，見於前編卷五。就是从般，从庚；也可以說是从舟，从庚。這是古代「唐」國貢方物用的字。此外甲骨文又有从氏，从皿，的盘字。金文有从雝，从皿，的罋字；从于、从皿、的盂字；从𣏟、从皿、的𥂕字。都是這幾個方國貢獻方物用的字。這可以說明「舟」字，「皿」字，「匪」字，「盤」字，原本是出於一個意義或同一語根。從用舟貢方物一事上，可以看出這一方國的圖騰也放在這舟上。這就是「物享」的道理。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有莘。王曰：「如之

何?」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這裏所謂物,是「方物」的物,也就是「旗物」的物。又宣公三年:「鑄鼎象物。」這是鼎上鑄有「方物」或「旗物」的意思。大家如果相信作者的說法,那末「有物有則」一句話,也是說鼎上刻有「旗物」,又刻有「彝銘」的意思。「則」字古文,从鼎、从刀,是會意字。表示在鼎旁刻字,就是「則」。若從聲音上研究來,「則」字恐怕是古代的「刻」字。所以驫羌鐘上說:「故明則之于銘。」這裏的「則」字,正可以作「刻」字解。至於「有物有則」的「則」,是指彝銘而言了。於是「民之秉彝」與「有物有則」兩句可以暢通無礙了。原先的「物」,都帶有神秘性。所以說「有莘」的神,「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左傳定公十年:「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又哀公元年:「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國語楚語下:「民以物享,禍災不至。」這都是傅斯年先生已經舉出來的話。傅先生認爲「物」是圖騰。作者的意思,認爲「彝」是圖騰寄託之所。古代的圖騰,不過繪在旗上;後世便有「鑄鼎象物」的事。於是有所謂「彝器」,也就是「祠器。」周禮司尊彝的六彝:是雞彝、鳥彝、虎彝、蜼彝、斝彝、黃彝。其中前四種,是動物。「斝彝」,鄭玄讀作「稼彝」。作者認爲就是「酌彼康爵」的「康彝」。其形如「[illegible]」,既象「爵」,也象「斝」。「爵」與「斝」不止聲音相同。在器形上,也是從一種形制上滋生出來的。惟有「黃彝」,鄭玄沒有說對。另詳下文。這六種彝都是像動物,或像植物。是比較早期的圖騰。就是所謂「犧尊」、「象尊」之類。泉屋清賞中所著錄的「鴞尊」,正是「鳥彝」。上文已經說到的「鴟夷革」,恐怕是鴞形的革囊。並不是像那種植物名「鴟夷」的「革囊」,像鳥形。射「革

囊，」就是射「烏。」不是正合事實嗎？（後世神話，日中有烏。「射日」就是「射烏。」）

金文中的氏族徽幟，見於殷文存，及續殷文存的，多不勝言。當然，不能承認這些都是殷代的氏族徽幟。其中一大部，恐怕是古代「庸國」或「康國」的史料。與其說是「殷文存，」還不如說是「夏文存。」可是這一大部份有價值的史料，手頭缺乏，暫置不談。我們現在從「郊宗石室」與「金匱石室，」兩個觀念入手。所謂「郊宗石室」的「石，」就是从示，从石、的「祏」字。「金匱石室」的「石，」就是「右執殤宮」的「宮」字。本來這兩個觀念，就是從一件事上演變出來的。甲骨文裏有「上甲微，」而甲字作田。从十在口中。這口形，其實就是匚形。因爲報丁、報乙、報內、的「報」字，作「匚。」這是「宗祊」的「祊，」可以省作方。「匚、」也讀如方音。這樣看來，「宗祊」的「祊，」就是「石室」的「祏。」「宗祊」所在的地方，就是史册所在的地方。所以太卜，太祝、太史，職務可以兼於一人。照理，「殤宮」祇能算是「神宮，」或「宗祊。」但是「右執殤宮」同「左執鬼中」並舉。分明是說「殤宮，」如同史册。正是「金匱石室」源于「郊宗石室」的明證。本來，古代的「宗祊，」最初是祭氏族圖騰。後來用於郊天，祭祖。殷代先公從報內以下，又有示壬，示癸。「示，」就是祀字。「匚」與「示，」所指的都是祭。匚字、祊字、報字、聲同。國語魯語上：「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而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這些「報焉，」原本都是「匚焉。」這件事的起源很遠，很古。下文還要說到。我們既然知道古代圖騰是兼有宗教與種姓上的關係。不異于說，圖騰是含有代表種姓

的特殊作用。所以仁祭有「報本返始」的意義。上帝是不能變的，而種姓圖騰却可以變。因爲種姓孳生繁殖，自然同時會支分出許多不同的圖騰。這不止中國古代的圖騰如此，其他初民社會也是如此。所以說圖騰有層創的關係，就是因爲民族有層創的關係。也可以說，古代氏族社會組織有層創的關係。這種事實，在史料中往往爲人所忽略，乃至于曲加附會，離開本來的面目愈遠。我們現在仔細向裏探索，從中分析出許多事實來，給予我們更多的新消息。試舉夏小正的話作例子。夏小正說：「鷹則爲鳩。」月令作「鷹化爲鳩。」夏小正裏又說：「田鼠化爲鴽。」又說「雀入大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盧辯注「蜃者，蒲盧也。」這些說法，從生物學的觀點上說來，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從前的學者都信以爲眞。反而把牠加添枝葉，令人更不可捉摸。其實這些話，都是說圖騰的轉化。（下文另有詳細解說。）此外，又如周禮考工記的序上說：「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這裏第一句話是合理的事實。第三句也還說得通。鸜鵒是什麼鳥呢？爲什麼不能踰濟？而且不能踰濟一句話，是說不能北呢？還是不能南呢？這句話，同夏小正「雉入於淮爲蜃」，有連帶關係。「鸜鵒」說文作「鴝鵒。」公羊傳作「鸛鵒。」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左傳說「書所無也。」這就是「鸜鵒不踰濟」的原因。「鸜鵒」既可以作「鸛鵒」，令人想到「屈觀」也可以作「觀屈」，這件事在上文已經說到。鸛鵒正是觀屈的對音。原先，鸛與鵒，是兩種鳥。左傳引童謠說：「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這也是吟咏上文所述的，

「中世」時代那件最著名的故事。鸛是代表觀，鴿是代表扈。最早的「觀扈，」還不是用鳥作圖騰的。不過後來，確是用鳥作圖騰。其時代在「中世」以後。所以說「遠哉遙遙。」為什麼說原先不是鳥圖騰呢？就在這童謠裏：「稠父」指螗蜩，或作良蜩，是羿的代表；「宋父」指桑扈，是少康的代表。原本這首謌謠，也是說「康誅易旅」的事。最後一句「往歌來哭」正同易經旅卦上九爻辭：「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一樣講法。這兩個「鳥圖騰」的氏族，本是從一個圖騰裏支分出來。代表有扈氏在東方的兩族。就是一鸛，一鴿。這兩支，後來還是并爲一族的。鸛是什麼鳥呢？爾雅釋鳥：「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郭璞說「一名墮羿。」段玉裁引釋文，申其說：「墮，古以爲惰懈字。言此鳥捷勁，雖羿善射，亦懈惰不敢射也。」這不是正同羿「射革鳥」的故事相應了嗎？羿在東方，原是被有扈氏中某一族所排擯。可是排擯羿的那一族，又被有扈氏中的另一族所擯。鸛似鵲，而不是鵲；鴿似鳩，而不是鳩。鴿、鸒聲同。說文：「鸒、雗鸒、山鵲、知來事鳥也。」爾雅釋鳥：「鸒、山鵲。」淮南子汜論訓：「乾鵲知來而不知往。」高誘說：「乾鵲，鵲也。」這「乾鵲」就是「雗鸒。」在童謠裏變爲地名「乾侯。」鸛鴿兩支之爭，後人說作「鵲」與「鳩」之爭。所以召南鵲巢篇說：「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是小雅小宛篇說：「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傷悲！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這裏的「二人」是什麼人呢？就是傳說中的「羿，」與「少康。」童謠裏的「稠父」與「宋父。」鳴鳩，就是桑扈。所以小宛篇又說：「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率場，」應該讀作「率易，」「雗鸒，」其實就是「執隹。」下文還要說到。先說羿之失敗，原是由於惰懈。易經的恆卦九

三爻辭說：「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就是指左傳襄公四年「家衆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的故事。大問作「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又說「彭鏗斟雉帝何饗？」可見「或承之羞」的「羞」原是「庶羞」的「羞。」這件事既然如此嚴重。所以益卦上九爻辭又有說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這裏又是同上文已經說到「恆」、「益」都是指「羿」的事，正相符合。（詳見拙作易經中古史資料考釋。）現在就要問，左傳裏所說鸜與鵒的關係，爲什麽在大問裏又說作雉呢？這是因爲「鸜」與「鵒」兩支，後來合成一支雉圖騰來的緣故。在一般聲韵學上的看法，「鸜」與「蜀」雖然不是雙聲；可是「鵒」與「蜀」正是疊韵。用方言上看來，如永嘉人就讀「蜀」如「鸜鵒」的合音。照爾雅釋畜：「雞大者蜀」一句話說來，「蜀」就是「雉。」而昭公十七年左傳杜預注說：「丹鳥、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所以「雊雒」就是「雉。」可見「蜀」字古代必定讀如「鸜鵒」的合音。但是段玉裁執定漢人的見解，硬不承認「雊」與「鴝」是一個字的異文。更不必談「鸜鵒」是「雉」了。可是夏小正說：「雉入於淮爲蜃」這同「鸜鵒不踰濟」的說法也是相合的。照常例：从隹，與从鳥，往往相同。「雊雒」就是「鸜鵒。」古文尙書「驩兜」作「鴅吺。」前人都知道「丹朱」與「驩兜」是一個傳說的分化。却沒有人明白「驩兜，」原是「鸛鶔；」「鴅吺，」就是「丹雉。」原先「鴝」與「鵒」是兩支圖騰。後來又出了一隻「雉圖騰。」這在詩經時代的人還是知道的。所以小弁詩先說：「弁彼鸒斯，歸飛提提。」下文又說到「雉之朝雊，尙求其雌。」照這樣說來，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說的話分成五鳥，五鳩，五雉，

三層的氏族機構，與實際情形確有異同之處。夏小正的「鳩爲鷹，」同「鷹則爲鳩，」兩句也是說「鳩圖騰」出自「鷹圖騰。」郯子所說的「鳩圖騰」之中，有「爽鳩氏。」可是爾雅釋鳥說：「鷹鶆鳩。」郭璞說：「鶆當爲爽。」這裏正是郭璞說反了。「爽鳩」應改作「來鳩。」因爲「來鳩」正是「來魚，」或「來羌」族中的圖騰呢。「鷹來鳩」以及「鷹則爲鳩」等等，都不是生物學上的說法。因爲「鷹、」與「鳩、」種類大不相同。「鷹化爲鳩，」本是圖騰上的轉化。釋鳥裏又有一條：「鶠、鳳，其雌皇。」鶠、鷹、雙聲。所指的都是「玄鳥。」說文作「乙鳥，」獨立一部。又說是「燕燕于飛」的「燕。」在五鳥之中，鳳鳥與玄鳥已經分立。原本是爲「鳳鳥適至，」的緣故。所以「鶠」是鳥圖騰中之最早的。詩經的「玄鳥，」夏小正的「鷹，」說文的「乙鳥，」原都是說這最初的鳥圖騰。鷹、雁、鴈、在說文裏都有區別。不過照字例上推求，夏小正所說的「鷹，」就是說「雁。」經典鴻雁字大都作雁。所指的是「鴻鵠。」並非「鴈鵝。」而「鷹」也不是說「鷹隼」的「鷹。」鶠、鷹、鴻鵠、都是高飛的鳥。那末更可以令我們明白了，上文所謂「乾鵠，」就是「鴻鵠」了。「乾鵠」可以作「雗鷽。」而爾雅釋鳥又說：「鶾、天雞。」郭璞引逸周書說：「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可見「雗、」「鶾、」都是說「翰音登於天」的「翰。」其實都可以把「乙」字，「隹」字，「鳥」字，「羽」字，省去。留一倝字，就夠明白了。就是這個「倝倝的光」說出鶠字爲什麼从匽，是最早的「鳥圖騰。」「日月爲易」的「易，」就是「蝘蜓。」而倝字从㫃聲，从旦。㫃、讀如偃。夏小正說：「鳩爲鷹，唐蜩鳴。」盧注：「唐蜩者，匽也。」便可以證明「鶠圖騰」原出於「蝘圖騰，」就是說出

于「易圖騰。」所以最早的「易旅，」不是鳥類的圖騰。用鳥作圖騰，恐怕是「康謀易旅」以後的事。（這裏已經說出「蝦圖騰，」與「鷗圖騰」的關係。

「鳥圖騰」既然有層創關係，其他類的圖騰也一樣有層創的關係。史記周本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後宮。』這是說二龍化爲玄黿的故事。龍爲什麽會化爲玄黿？這也令人疑問的。先說「龍」是那一族的圖騰呢？這到是很重要的！再其次就是「玄黿」是不是周人的圖騰？在國語周語下說到：「我姬氏出自天黿。」郭沫若先生以爲「天黿」是周人的圖騰。在金文裏，確也有這一圖形見於好多件器上。唐蘭先生以爲是大黽。假定「龍」眞是夏后氏的圖騰。國語、史記、都說到「玄黿，」或「天黿，」與周人相當的關係。那就不能不相信「我自夏以后稷」一句話。換而言之，「夏爲周祖」一種見解，似乎很可相信了！此外又有說到龍化爲熊的。天問裏就說：「安有黃龍，負熊以遊？」又山海經海內經：「歲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引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但是左傳昭公七年引子產的話：「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在這兩段話裏，同說一個人殺

了之後，可化爲龍，又可以化爲熊。再與「負熊」的「黃龍」一相比較，或許這「熊」與「龍」又被人傳作「二龍。」既然是鯀所化，自然是夏后氏的圖騰了。但是這些話，還應當有另外的關係。又在史記趙世家也有說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七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屛左右，願有謁。」簡子屛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在這一段夢話裏，暗示給我們「熊、」與「羆、」就是范氏、中行氏之祖。但是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襄公二十四年，都說范氏之祖「在夏爲御龍氏。」同時又說劉累學於「豢龍氏」之後。在左傳裏又明白告訴我們：范氏、劉氏、世爲婚姻。至少是使令我們知道范氏之祖是「熊」。又有說是「龍」的。「熊」可以化爲「龍、」「龍、」可以化爲「玄黿、」這又是圖騰可以轉化的明證。

從上面所說的各條看來，還祇能告訴我們圖騰可以轉化而已。至於圖騰爲什麼可以轉化？照一種什麼方式轉化？都還沒有說。說明了這一層關係之後，纔可以算是層創觀。我們古代老早就有干支的組合。五組，六十旬。甲骨文裏已經有卜旬的事。幷且有六十甲子表。十干，是紀十日的次第，同時也是計算「氏族」的次第的。後世所謂「里甲」，以及「甲第」等等名稱，就溯源於這裏。十二支各屬一生肖，晚周的時候已經通行。呂氏春秋達鬱篇「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張政烺先生以爲就是子午相衝之說。很對！此外如卯酉衝，就是雉兔之爭。戰國人所傳「守株待兔」的故事，原是出於詩經。王風兔爰篇所謂：「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就是說這一故事。又如辰戌衝，是龍狗之爭。上引史記趙世家所說「趙代」之爭，正是「嬴姓」與「翟族」的衝突。至於巳亥衝，歷史更早了。天問說：「靈蛇吞象，其大如何？」說文也說「巴蛇食象。」就是「封豕、長蛇、」的衝突。丑未衝，寅申衝，還沒有很顯明的證據。大概史記齊世家說太公與萊夷爭國的事，就是牛羊之衝突。齊是以牛作圖騰的。史記說「萊」是「人夷」。國語周語上說商亡「夷羊在牧。」可見東夷定有以羊作圖騰的。孟子梁惠王篇說齊宣王將釁鐘，以羊易牛。孟子說這是「仁術」「見牛未見羊。」其實齊宣王不肯說出隱衷，孟子也就「郢書燕說」代爲作解。經傳裏有許多這一類事。寅申衝，就是虎與猴之爭。這裏的猴，「狌狌」之類的原人。說文「爲」字訓「母猴。」所以「僞」字从爲。詩經小雅巷伯「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這裏說出「譖人」與「豺虎」及「有北」的關係。所指的、也是「僞

人」中的「侁人」與「伾人」的爭鬬。宋玉招魂說這件事很詳細。招魂說：「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這裏的「侁侁」就是「莘莘征夫」的侁人。「下人」就是「夏人」；如他處「夏國」之作「下國」。詩經所謂「豺虎」就是招魂裏的「豺狼」。「譖人」比「侁人」所謂「有北」就是「土方」。招魂裏又說：「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這裏所謂「土伯」正是說「土方」。「駓駓」如「騂騂」。所以「駓人」就是「伾人」。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師古說：「大伾山在成皋。」漢地志：「成皋故虎牢。」師古說：「東虢號獸牢。」可見「大伾」是「虎牢」，古代「伾人」所居之地。正在豫州。這是古代「旂族」中的爭執。十二支中六種突衝，都是暗示上世民族間的衝突，下文還有詳細說明。相衝突的情形說過了。此外也有許多相會合的。周禮春官司常職：「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這裏日月相合就是「日月爲易」的「易圖騰」。交龍爲旂就是二龍相合，在上面已經說過。此外熊虎相合，鳥隼相合，龜蛇相合也是氏族間的組織。下文大略還要說到。全羽、析羽、代表中世的「鳥圖騰」。「通帛」、「雜帛」就是「通白」「雜白」。是代表「太皡」、「少皡」的旗物。又在管子兵法篇「也有說到「九章。」這同司常的「九旗」稍有分別。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行。」

這一說，許是比較晚出日月二章，還是易圖騰的化分。鳥章、鵲章、上文也說過。詩經小雅六月：「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白旆，」就是「通帛爲旜。」「鳥章，」大約就是「鳥隼爲旟。」說隼，說鵲，與上文說鷹，說鶴，也是相合的。其中的分合也是古代宗族移殖的一種表現。尙待詳細說明。總之圖騰層創現象，乃古代部族間相爭、相合的過程。

爲什麼十二支把子字排在第一？這必定是最早的一族了！據作者看來，不是如此。我們祇能說：創造十二支的人，把自己一族列在最前頭。中國的圖騰，以「蛇圖騰」爲最早。續編卷五頁二有「巳卯卜𢀛貞令多巳族云云，」一條。可見殷代「巳族」很多。又從甲骨文把「子」字代「巳」字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來。甲文巳作□，或作□，或作□。而子字，郤作□，或作□，作□。而「季」字所从的「子」字又作□。□，像人形，是一種民族。就是春秋時代的「子人氏。」左傳作「長鬣者，」說文作「儠。」這一族，以「貂鼠」作圖騰的。夏小正：「田鼠化爲鴽。」也是指「貂鼠。」所以子屬鼠。下文還要詳說。這種人並且是伯世的標準人所以可能代表「貊族」的圖騰。「貉」就是「貂。」但是這祇能說是北方的「貊貉族。」換一句話說：干支的創制，出於北方的「貊貉族。」代表早期的「貊貉」的「攻戲族，」或「昆吾族，」是用蛇作圖騰的「苗黎族。」這在十二支裏，仍舊用□作代表。如「孕」字所从的「巳」字，以及甲文用「□」代「巳」兩件證據上，可以看出來的。天問裏說：「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干寶說：「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

皇甫謐帝王世紀也說：「父鯀，妻脩已，胷坼而生禹，」脩巳，脩巳，修已，都是指「修蛇。」或者有人這樣說：蛇是禹族的圖騰，所以夏是姒姓。「已」既然可以代「子，」無疑的「已」是最早的圖騰。貊族未到北方時，是用「蛇」作圖騰。以「貂鼠」作圖騰，事實上是在「蛇圖騰」之後。「禹族」是留在南方的「貊族，」脩巳生禹的傳說，原是表明「禹族」出於「蛇圖騰」的部族。甲骨文中有兩個字：一作「□，」一作「□。」現在人把上一字釋作「始，」下一字釋作「妃匹」的「妃」字。姛字，金文又作□，多从一□形，原本也是「巳」字的倒形。用楷書寫起來如娰。照例姛，娰，都是「始」字的繁文。說文無「姒」字，就以始字作姒。其實「□」字也是「姒」字。金文中如陳侯午敦的「□」字，正是「姒」字的初文。叔向父𣪘作「□。」總之，後世人所認為有區別的妃，妃，姒，始，原本是出於一個字根。从女，从巳。而甲文中的「□」字，金文中的「□」字，應當釋作「姛」或「娰」因為从□，从□，从□在古文字上有同樣意義。都是代表神宮匽，就是女匽的匽字。改作𡚱，其意義相同。說文以為「蜥蜴」就是「蝘蜓」，「蝘蜓」就是「守宮。」本是根據爾雅而出。周棘生𣪘的□字，今人釋作媐。很沒有理由。這個字，就是匽字。與甲文𡚱字義同。「女匽，」就是古代的「女巫。」「羿」也是古代的神巫。所以墨子引湯之官刑說：「恆舞於宮，是為巫風。」路史也說「羿」是「偃姓。」「女偃」出「皋陶。」應劭也說：「𠩺是偃姓，咎繇後。」照字形上說來：「𡚱」姓也是出於「妃」姓之後，所以可以从□作「娰。」經傳異說夏是姒姓，殷是子姓。子姓就是好姓。而姒字就是原始的始字。禹貢異說：「中邦錫土姓，祇台

德先。」「台」就是「有部。」字可省作台而䛐字，始字，都是从台。古代的姒姓、妃姓、好姓、都可以省女，作已。用已作姓，是最早的族姓。也就是最早的圖騰。現在中國的客家，在神宮裏還有「祀蛇」的風俗。所以祀字也是从示，从已并且□，就是厶字。古代人的圖騰都是很秘密的。而「背私爲公。」「𥁕」就是「羿，」在天問裏已有明證。古文「𥁕」字不从水，从皿。如牧毁的「𥁕」字，作「□，」歸夆毁作「□，」𥁕公鐘作□正是从公。或从八，一表示背厶的意思。「羿」正是背厶的人。「修巳」就是「修蛇。」淮南子本經訓正說：羿「斷修蛇于洞庭，禽封豨於桑林。」「修巳，」「修盈，」雖都與「修蛇」有關係。但是「修盈」與「修蛇」還有區別的。「巳」是「蛇，」「盈」是「蟺。」荀子勸學篇：「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這「螣蛇，」也是說「蟺。」蟺可以从魚作「鱣。」在古文裏有兩個字，可以看出這一類兩棲動物，曾經用來作圖騰，而且分布很遠。就是「俞」字，同「禺」字。「俞」字，古文作「□。」象舟中加一蟺類，下垫以副。舟就是筩，或筵。筩就是弓的變形。如岡匚之可以作匠。所以姒字有从司作的。不嬰毁，虢季子盤，竹書紀年，穆天子傳，都見過「西俞」或「俞泉」一類地名。說文「漆水出岐山。」水經注作「出俞山。」正是有別於「東俞。」或作「東榆。」其實就是「東隅。」「東隅」就是郭伯封毁的「逨魚，」伯懋父毁中的「海䴙，」「史頌毁的「𦅫盜，」堯典中所謂「嵎夷，」禺邗王壺中的「禺邗。」都是古代的「玫㜲族。」禺字正是作□，从□，从□，象用鉤來捕取蛇、蟺類的形狀。□同□，所指的是一種類的動物。而且「東隅，」「西俞」都是說這一族散布之廣。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原是如

此說的「蛇圖騰」的氏族起來最早，其次分出來的是「鯰圖騰。」這是一種層創的關係。「舜」的妃是「娥皇女英；」就是「娥皇，女假。」天問所謂：「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就是指這一故事。在左傳哀公元年說作虞思妻少康以二姚。離騷裏也說：「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而揚雄宗正箴說：「昔在夏時，太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又把這二女說作有仍之女。「有仍」就是散盤裏的「虞莽族。」金文裏「莽」可作「㚤」也是國族名。照散盤的說法，「莽」也是「虞族。」並非山虞，澤虞之虞，那末有仍二女，還是娥皇，女英。都沒有同假姓的氏族脫離關係。「羿」是男巫，「匽」是女巫。其字从日，从女；與从㘡从女；从女是一樣的。凡是古代的國族名，總是从日，或从㘡，例見下文。自從文字上有从女，从巳，的妃字出現之初。事實上，「蛇圖騰」的部族早已存在。我們現在知道「假」姓出於「巳」姓。在西洋人中，已經有人知道：古代的「巳」姓，「假」姓，「嬴」姓的互相關係。大亞細雜誌中 Haloun G. 氏有論及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的文字，就特別提出假，嬴，巳，三支的移殖情形。（原文未見，僅見其題目于貝德士氏所編目錄中。諒想與拙作必定有相同之點。）「假」姓出於「巳」姓，所以「匽」字可以從巳。如「姛，」「姛」可以从台作「娟」。足證「巳」與「匽」的關係，並非鑿空之談，上文巳經說到「易」字，「常」字，「假」字，「㫃」字，古代的文字學家，歷史學家，都說同日月有關。如周禮司常說：「日月爲常。」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而「易」就是「蝘蜓。」說文「㫃」字，讀若匽。而「晏」字从女。从日。據金文匽侯旨鼎，匽字作[illegible]，匽侯盉作[illegible]，匽侯鼎作[illegible]。吳大澂說：「象燕處窠見其首。」這話還沒有說明白。因爲一

般人都知道「匽」就是「燕」，卻不知道「匽」如何變作「燕」。我們得先把「匽」字弄清楚了，然後再說「燕」字從「匽」字變出來。看上舉匽字三形，是象蝘蜓屈處在筴筩中。⊙或○形，說是燕首，還不如說是蝘蜓的首。所以「蝘蜓」也名「守宮」。伯家父毀「易」字作，師酉毀「錫」字作。錫就是「賜」。古人用筴筩送「易」，「易」就是賜姓及賜人的禮物。其字形象易體的申張。所以小篆作，正象日月二形相合的樣子。詩經小雅角弓篇：「雨雪瀌瀌，見晛日消。」韓詩作「曣晛」。云「日出也。」晏燕，既然可以通用，晏字從日，與日出還是有相關。易經乾卦九三爻辭「夕惕若」，又是同「易」有相關。「夕，曰惕；」「日，曰晏。」「日月爲易，」也是相合。作者在上文已經說到恆字从月，詩經天保篇說：「如月之恆，如日之升」。羿字从弓，而天問說：「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綜合起來看，常上所繪的日月，原本是易形。就是「康謀易旅」的「易」。作易經的人淵源於「易旅」，而所說的，都以「康謀易旅」的事作中心。所以說「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者其有憂患乎？」「易」就是「易旅」的圖騰。照爾雅的說法：「易」就是「蜥蜴」，又是「蝘蜓」，又是「守宮」。若用動物學的眼光看來，這三種雖同屬兩棲類動物，卻還是有區別的。所以我們祇能承認「易旅」是用「易」一類的動物作圖騰。其中各氏族，還是各有區別。如烏類圖騰中之分五鳥，五鳩，五雉，的例子。

照上文說來，「已」姓與「匽」姓的關係，就是「蛇圖騰」的部族與「易圖騰」的部族的關係。這已經是一次層剏。那末「偃」姓與「嬴」姓，又是什麼關係呢？這裏就要談到天問：「鮌疾修盈」的本事了。史記秦

本紀說：「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賜姓嬴氏。」左傳宣公三年：『「鄭穆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說文女部：「姞，黃帝之後，伯鯈姓也。」史記鄭世家：「秦嬴姓伯繄之後。」王符潛夫論志氏姓云：「皋陶子伯翳」「伯翳嬴姓，皋陶，偃姓。」從這裏可以看出來伯翳，伯繄，伯鯈，伯鯈，就是伯偃，或伯益。而「后益，」就是「后羿。」這都是從伯世就傳下來的「易圖騰」部族的分支。所以偃姓的部族很多。偃姓從易而出。那末嬴姓呢？逸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這裏的「盈」族，照上面的說法看來，就是偃姓的部族。而「熊，」就是嬴姓的部族。左傳宣公八年經：「葬我小君敬嬴。」公羊傳作「葬我小君頃熊。」這是「熊」姓就是「嬴」姓的一證。又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注：「今泰山嬴縣。」師古說：「嬴音盈。」似乎嬴，盈，熊，同指一物。但是作雒解既熊，盈，並舉。應當作嬴，偃，兩族看待。我們認為「盈」族原於「嬴」族，而「熊」就是「嬴。」天問裏的「修盈，」就是離騷裏的「修能。」从女的「嬴，」是出於从「虫，」或从「貝，」的「蠃，」或「羸。」現在就要問：羸是什麼東西？羸為什麼可以變作熊？明白了這一點之後，纔能明白「嬴」姓與「偃」姓的關係。呂氏春秋行論篇說：「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為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這一個故事，同上文所引左傳襄子產說「鯀死化為黃熊」開筮作「化為黃龍」的，是一件事。但是行論篇僅說「能以

爲角，」「能以爲城，」及「怒甚猛獸，」幾句話。並設有「化爲黃熊」或「黃龍。」這猛獸，也不過形容鯀的怒性而已。「能」字，也不過作動詞用。離騷裏的「修能，」也祇是可以作修其才能解。但是天問裏却是說到：「化爲黃熊，巫何活焉？」這同「鯀疾修盈，」可以相應的。「鯀」是一種動物，「匽」也是一種動物。古代的神巫常守住這種動物。等到「匽」化爲「黃熊，」於是說「巫何活焉？」鮌既可以爲化「黃熊，」或化爲「黃龍，」這種動物必定既象熊，又象龍。所以天問裏又說：「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這是在某一幅圖中畫一動物，如「虬龍負熊。」并且這種動物與「修盈」相惡的。換而言之，是與「匽」相惡的。所以說「鯀疾修盈。」這種動物既象熊，又象龍的，作者認爲就是「嬴。」「匽」與「嬴」的關係，如同「已」與「匽」的關係，也是相反而相成的兩部族圖騰。「匽圖騰，」上文約略說過。現在要說到「嬴圖騰」了。嬴與熊同聲，已經說過了。但是古文字上凡是同聲相訓的，在字形方面，必定也有關係。古金文中很有名的「庚嬴卣，」也稱爲「庚熊卣。」其字形作「[illegible]」

就從貝的一特點看，是象嬴；又從从[illegible]一點上看，是象能。但是這個字有許多異體。許子妝簠的「嬴」字作「[illegible]，」彔同段作「[illegible]，」芮君盦段作「[illegible]。」最可以與行論篇「能以爲旗，」「能以爲城，」兩句相證的，就是筍伯盨的「嬴」字。作[illegible]上部川形，正是象旗；下面的[illegible]形，也正象城。所以「能以爲旗，」「能以爲城，」的說法是有所本的。再從甲骨文裏去討索，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字。今人也都釋作「龍」，就其形態上看來也，都是「嬴」字。據最特殊的幾個形式如：[illegible] [illegible] 正是貝形，與 [illegible] 形，相合而成。又有一類如[illegible]

也是貝形之上加一形，或形；下部拖一形，或形。與形相同，而形，或形

又與字上之形相合。至於甲骨文的簡體作，作的，也都是上戴一甲下拖一尾。莊子則陽篇

說「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這裏的蠻、觸、兩國，也是暗示「蝸圖騰」中的兩部族之爭。字上的形，正象蠻觸兩隻角。就字形上看來，

「蠃」正是象蝸牛。蠻觸之爭，還是鷸與鷸之爭，那一套故事的轉化。因爲「鷸圖騰」仍舊從「匽圖騰」而來。

夏小正說：「雀入於淮爲蜃，」「雀入於海爲蛤。」確是暗示給我們「鳥圖騰」也是從蜃、蛤、一類的圖騰而出。

所以戰國末年有鷸蚌相爭的寓言。都是從一個根源上化分出來的。儀禮士昏禮注：葵菹蠃醢。今文蠃爲蝸。夏小

正傳說「蜃者，蒲盧也。」國語吳語：「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孔廣森也說「蒲盧猶蒲蠃也」。這裏又是把「蒲

蠃，」「蜃，」「蛤」都說作一物的樣子。所以他們又說：「蒲盧是變化之名，故果蠃亦爲蒲盧。」其實這些都是

「蠃圖騰」的分支。「蠃」的古名是「辰」，今名是「蝸牛」。（郭璞云：其大如斗，出日南漲海中。）所以後人都

認爲辰的生肖是龍。那末我們從「辰」字上研究看是不是蝸牛。金文辰字構造比較簡單。畢仲孫子𣪕作

孟鼎作，正象蝸牛之形。上象蝸牛殼蓋，下象蝸體屈曲形。白仲父𣪕作，从辰从又（這同執𧉕的道

理是一樣的。前編卷二，頁十三，片六：辛未卜在，貞口，今月亡猷。這裏的字，从。从艸，也是一樣的

理由。下文還有其牠例子。）并且不只是蜃蜄二字從辰。而娠字從辰，農字也從辰；蜒字從延，蜑戶的蜑字也從延，

誕生的誕字也從延。辰圖騰的部族是最早的部族，確無疑義。先說甲骨文的辰字如何寫法。例如：□形。□形，□形，都已見於商承祚先生的類編。又有一類作□形，或作□形的。其中□形，或□形，就是逸周征篇所謂「辰不集于房」的「房」。所謂「辰不集于房，」就是蝸牛出了殼。房星辰星並象其形，而祊字，就從這一意義上引申出來的。所以上文說過：□形，□形，□形，有同樣的意義。而且蝸牛正是有房。三國志管寧傳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俗呼爲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在這段故事裏，不僅介我們知道「房」就是「蝸牛廬。」並且知道「果蠃」就是「瓜廬。」詩經東山所謂：「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也是把瓜廬來作比的意思。蝸牛現在說作「馬黃，」中古稱「黃犢。」於是我們可以說了，周禮六彝中的「黃彝，」及小戴記，荀子中，所稱的「玄尊，」同是指「黃犢彝」而言。鄭氏注所謂「以黃金作目，」就是指蝸觸的兩隻角。易經坤卦上六爻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的血爲什麽會是玄黃的呢？并且史記周本紀說「龍有漦，」也很難解。我們現在既經知道「龍」的觀念從「蠃」的觀念而出。「蠃」就是「蝸牛。」蝸牛的行動正是有涎。所以也稱作「蝸蜒」「玄黃，」又是「玄武」的同聲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說：「前長離，後矞皇。」又說「左玄冥，而右黔雷。」「長離」與「黔雷，」正是對音。所以知道「矞皇」就是「玄冥。」張平子思玄賦正是說：「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禮記曲禮上也說到「前朱鳥，而後玄武。」歸納起來：「長離，」「黔雷，」就是「朱鳥；」「玄黃，」「矞皇，」「玄冥，」就是「玄武。」

現在就要問「玄武」是不是「蝸牛?」思玄賦又說「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飛。」舊注說:「玄武是龜蛇交。」蔡邕月令章句說「北方玄武介蟲之長。」正是證明「玄武」就是「嬴,」「螣蛇」就是「蝘。」於是九旗中的「龜蛇爲旐,」原是「玄武」旗。「蝸牛」既然可以稱「玄武,」所以「鯀」字可以从「玄」作「鮌。」而「鮌」就是「馬蚿。」莊子秋水篇司馬彪注說「馬蚿是多足蟲。」與本意不合。在莊子的原意說:「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這是把一種聯貫的事實想象化了。「夔」就是「高辛氏帝嚳」「蚿」就是「嬴,」「蛇」就是「巳,」「風」就是「鳳鳥,」「目」就是指「縱目」的「豺虎,」「心」就是胥射「往來侁侁」的「有莘氏。」這是一貫的史實。莊子用來諷喻他的哲理而已。上文已經說到「嬴」可以作「熊,」或省稱「能。」爾雅釋魚「鼈三足曰能。」張平子東京賦說:「能鼈三趾。」又是行論篇「能以爲城,」「能以爲旌,」的絕好證據。古人不瞭解「嬴圖騰」就是「蝸牛,」說作介蟲之長還可以。有說作龜,說作鼈的,都是爲「龜蛇交」一觀念所誤。我們現在說古代宗族遠源於「夔族,」由「巳圖騰」到「匽圖騰;」由「匽圖騰,」到「嬴圖騰」不是獨創的異說。班固幽通賦早已說到了。他說:「黎淳耀於高辛兮!芊彊大于南汜;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這四句話,正是作者在上文所立的系統,整個給說出來了。中國的古代民族,原是苗黎族。「高辛,」就是「高祖夔。」「芊」是「楚,」「南汜」就是「南巳。」見爲攸从鼎銘:「省事南巳,即虢旅。」是南方的「蛇圖騰」部族。「嬴」是「秦,」原於「伯儀,」這是「嬴族」出於「匽族」的證據。「伯儀」就是「伯翳。」「姜

是齊姓，三趾就是「能鼈」。本支就是詩經文王篇「本支百世」的意思。雖然齊不是這一圖騰系統，可是都淵源於嬴。現在大家可以相信圖騰層創是原於部族化分的關係吧？

作者在這裏再提醒一句，「嬴」的古名是「辰」；後來寫作從蟲的蜃。這一圖騰，恐怕是海疆民族最早的圖騰。夏小正說：「雀入大海爲蛤，」這蜄蛤，就是東海之濱的「蒲嬴」。夏小正又說：「雉入於淮爲蜄。」那末淮海之間是這「辰圖騰」的發祥地了。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愼說：「宋，大辰之墟也。」并且齊，魯，陳，鄭，間有地名辰陵，名嬴，名貍脤的，屢見於左傳。宣公十一年：「盟于辰陵，」是陳地。又如哀公十一年「壬申，至於嬴；」這是齊邑。再如成公十七年「公孫嬰齊卒於貍脤，」這是魯鄭之間地。都在東方。「貍脤」一名，更可以顯示「辰」仍舊是「貍族」的祀典。所以周禮天官鼈人的「貍物，」地官掌蜃作「蜃物。」鄭司農正是說：「貍物：龜鼈之屬。」可見「蜃」就是「能鼈」了。古書上「鯀」字也有从玄作「鮌」的。楊寬先生的文章裏說到過「鯀」就是「共工，」「共工」就是「玄冥。」童書業先生也贊同這一說。這是很對的！照上文所說的一翻話，又可以證明「鮌」爲什麽是「玄冥」？說「玄冥」就是「鯀，」還不離於北方的部族而言。在南方的呢？還有淮南子說山訓所說的「媒但」。「蜒」之可以作「但，」如同「嬴」之可以作「倮。」所以稱「媒但，」正同以「玄鳥」爲「高禖」的例子。這是「嬴圖騰」民族與「鳥圖騰」民族的不同祀典。「但戶，」或「但民」就是「蜒戶」或「蛋民。」東坡詩所謂：「蟻舟蜑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桄榔間。」足見在宋代，閩粵以南，依然很多這種古民族。

至於山海經，淮南子，諸書所見的「倮民」或「裸國」更普通了。「但」就是「袒裼；」「倮」就是「裸裎。」原本都是从人的字。可以稱「但人，」或「倮人。」改爲從衣，正是表明這種人原先都是不穿衣的捕魚民族。淮南子人間訓說曹君欲見晉文公駢脇，「使之袒而捕魚。」假定不是一種典禮。一個國君，豈有使貴介公子「袒而捕魚」之理？現在的左傳，就不是這樣說。可是，依舊彌縫不住這一消息。隱公五年「臧僖伯諫如棠觀魚者，」就是觀這些祼者呢。淮南子說林訓：使但吹竽。高注：但，古不知吹人，音如燕。足見但人仍舊同匽部族有相關。「但人，」「倮人，」都是「攻獻族；」換而言之，「瘍圖騰」從「伯世」以來就有的。還有一名詞雖然見於晚世，其意義也很古的。黃山谷詩：「可憐遠度幘溝婁，適堪今時褦襶子。」這裏「幘溝婁」一名，見於東北高句麗。「褦襶子」見於西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此名，也是「椰葉桄榔」間的「蛋戶。」「褦襶」可省衣作「能戴，」正是「能䗗戴甲」的意思。在上引許多古文字中，如辰字，瘍字，都有戴甲形。天問裏也正有說到：「鴟龜曳銜，鯀何聽焉？」正是象蝸牛戴甲曳尾而行。作天問者說作「鴟龜曳銜。」甲就是「蒲盧。」莊子說「蓬累而行，」也是指這一件事。「蝸牛」的蝸字，就是「女媧」的媧字。也如同嬴可作羸。媧字見於甲骨文作「𡚤，」在後編卷下二十一頁。爲什麼知道「𡚤」就是「媧」呢？金文中，如虢文公鬲从鼎作「[illegible]，」可是鬲攸从鼎作「[illegible]。」正是从鬲，从屮。說文有鬴字，讀若過。足證屮，鬲，二字原本都讀見母，如過，如隔。所以鬲，古必讀「膠鬲」之鬲。因此知道「𡚤氏」就是「女媧。」說文媧字古文正是从女从鬴作𡢃。照此說來，「有鬲氏」必定是「瘍圖騰」的部

族。而「羿」呢?是「匽圖騰」部族。正是出於有鬲。這一部族，周初已淪爲奴隸。盂鼎裏就說:「鬲，千又五十夫。」在上文已經說到「奻氏」一部族的故事中出了「鯀」同「女媧」而「易旅」中也出「羿」與「女匽」。這都是後人根據一點事實所演繹出來的傳說上以爲禹是鯀之子，幷且說「禹生於石紐」。諸家把「石紐」這個名詞作地名看。說來說去，越說越遠。其實，「石紐」是指「鴟龜」所戴的「甲」。如果硬要說在什麼地方，作者以爲就是辰字上面的一畫。例如[glyph]形。鯀就是辰嬴，已經知道了。那末禹呢?禹字，秦公𣪘作[glyph]。古鉩中作[glyph]。禺邗王壺禺字作[glyph]。這[glyph]，[glyph]，[glyph]，三個字都可以代表蛇，蟺一類的兩棲動物。而[glyph]形，正是叉魚的鈎。「鯀」是「嬴圖騰」的代表，「禹」同「益」都是「匽圖騰」的代表，所以鯀能生禹。

嬴就是「能𪓰」因爲，在字形方面看起來象「熊」。但是爲什麼又象「龍」呢?這也得說明白。金文裏的「龍」字一方面繼承甲骨文的「[glyph]」形，變作「[glyph]」。又加上一條「[glyph]」，保存「蛇圖騰」的遺跡。傍邊又立一「[glyph]」形，其字形如[glyph]這裏的「[glyph]」字，並非「父兄」之「兄」。就是「[glyph]」字，「台」字中的「[glyph]」字。當作「巫祝」的祝字用。祝之作[glyph]，如同妃，祀，可以省作巳。龍一觀念，殷周之際的人大都不知道是如何形狀。大半由巫祝口裏相傳而知。所謂「恐龍」在古人心目中就是「兄龍」或「蚪龍」。如畢狄鐘的[glyph]，頌𣪘的[glyph]，上一字存兄形，下一字存[glyph]形。又如見於大克鼎的字形，簡直從[glyph]，从音，从[glyph]，作[glyph]。這三個字就是「龔」字。从[glyph]，例如𦾔字从鳥，从[glyph]。可見「蚪龍」古人是用來作圖騰的。

一共工」所以就是「鯀，」原故從這裏而來。「工」就是「工祝。」巫字也是從工，從[illegible]。古文「爲」字作「[illegible]。」而古文「巫」字加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作[illegible]。所以小篆的寫法也都另有所本。「龍」與「龔」兩字說明白了。可以說「嬴圖騰」之變爲「龍圖騰，」是從「熊圖騰」間接而來。由「嬴」而「熊，」是這一圖騰從南方遷到北方，因而與「熊」及「龍」的觀念合幷的關係。「蜃」或「嬴，」都是南方或東方的海濱動物。「熊」或「龍，」都是北方大澤中動物。在初期，不過把「庚嬴」變作「庚熊。」而「熊」同「羆，」又時常分不淸。所以晉平公夢「熊」似「羆。」所謂熊似羆，就是「熊圖騰」又支分出一「虎圖騰」來。這是由「庚熊」又變爲「庚寅」了。離騷說：「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就是「寅庚。」寅就是虎。九旗中「熊虎爲旗，」也是說出「熊」與「虎」的關係，如同日月的關係，及龜蛇的關係。以熊作圖騰的，上文已經說到劉范，二族。以虎作圖騰的部族不多，大概是虢鄶二族。溯其淵源，都是出於「嬴圖騰。」所以淮南子說林訓：「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可見「祖而捕魚者，」就是伯世「駢脇者。」所以名之曰上駢，同時又可以令我們知道「蝸」一圖騰，支分之多，纔有「女媧七十化。」之說。於是龍，蛇，龜，魚，與嬴都有關係。所以精神訓也有「視龍猶蝘蜓」一說。管子樞言篇也說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至於「魚龍變化」以及「魚龍漫衍」的說法，更普通了。我們現在先說「魚」與「龜」的變化。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淸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

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這件故事在史記龜策傳說得更長，原文不能引。大略說：「宋元君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于泉陽，魚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余且」就是「豫且。」可是說苑正諫篇同是說這一件事，卻不說是龜。原是龍。『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薛綜所見，多「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兩句。豫且既是余且，白龍就是指白龜。再從上綜合起來看：龍，蛇；龜，蛇；魚，龍；魚，龜；所指的都是「嬴，」也就是「辰。」這是中國最早的圖騰。所以「娠」字从女，从辰，表明一切都是「辰」所產生的。此外如農字也从辰，表明這最古的圖騰，還存於民間呢。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原是如此說的。這件事，東周以前的人都很明白的。東周以後，纔從「嬴」與「龍」的觀念轉化爲「鯀」與「禹」的故事。到了戰國以後，纔產生「黃帝」一觀念。於是「黃帝」稱「有熊氏，」又有騎龍上天的故事，足見「黃帝」一觀念，是從「鯀」一觀念蛻變而來的。蛇，易，嬴，三個圖騰，屬於一個系統。大概事實上是「嬴圖騰」最早；「易圖騰」「蛇圖騰」又次之。可是見之於文化史上的，是「蛇圖騰」最早，「易圖騰，」「嬴圖騰」又次之。就是「嬴」姓，甲骨裏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來。并且潮舊志（林語堂先生引）裏說：「蛋家神宮奉有蛇像。」又「蛋人中有五姓的蛇種。」可見「蛇圖騰」比較普偏而行之又久遠了。

劉知幾史通雜說篇引揚雄蜀王本紀說：「杜魄化而爲鵑。荊尸變而爲鼈。」蜀王本紀是否揚雄作，當然要

研究。不過揚雄蜀人。又作過蜀都賦，料想對於蜀中的史實必定大有貢獻。并且劉知幾所引這兩句話，同許愼，應劭，的說法也相合的。足見這兩句話相傳一定很早。「杜魄」現在人看來，當然認爲是「杜宇」的魄。若照墨子明鬼下篇的說法，應該作「杜伯」的魄。但是還不對。「杜」就是「相土」，這纔是最早的意義。詩經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又說「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這截字小篆正是从戈雀聲。大雅常武又說：「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在這幾句詩裏，我們又可以得到一種消息，「烏圖騰」是從「相土」的時代纔起來的。上文已經說過「相土」是「昭明」的兒子。「烏圖騰」正是「昭明」以後纔開始。天問裏也說到這件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這「昭后，」在竹書紀年及左傳裏都說作「周昭王南征不復」那件事。其實「昭后」一名很古，并且是對音字，起源甚早，不一定指周昭王。尤其是「逢彼白雉」這件事，決不是周昭王的時候纔發生的。宗周鐘的「卲王，」孫詒讓先生用孟子：「紹我周王見休」一句作解，很有意思。可是還沒有把根源找出來。「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兩句，作天問的人也只知道是周代的事。可是同墨子兼愛中篇的「注后之邸」一句比證，就使人領悟「昭后，」就是「注后；」「底」就是「邸。」孫先生說「后之邸」就是「昭余祁，」非常之對。但是把注字作動詞看，又不對了。卽使照畢沅的說法，「北爲防原泒」的「泒，」是「雁門泒水。」那末，在嘑池河的上游也不注入昭余祁。應該說「入嘑池注昭余祁」。昭餘祁在鄔。因爲泒水先入嘑池，纔能注昭余祁。否者，源委倒置。并且下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相去絕遠。所以「注后之邸，」雖是「昭余祁，」却別有

說。說「后」字是「召」字之誤，還不如說注昭，雙聲。「昭余祁」原當作「沼余祁。」「沼余祁」作動詞用是「注，」作名詞用是「沼。」燕召公是從很古的「召后」一族而來的。這種部族，都住在「氏」之上。前面已經說過「氏」與「氐，」「氏」是一個語根。後來「洲」字，「渚」字，都從此而出。「邸」字加邑。祁乃祗字之借；改氏从邑與邸字之義相同。這一部族，同夏部族的氏族組織相近，所以都稱「后。」例如「夏后氏。」「昭余，」實即「昭禹，」淮南子汜論訓：「伯余作衣，」就是「伯禹作衣。」呂氏春秋貴因篇：「禹之裸國，裸入衣出。」正是「伯余，」就是「伯禹，」的證明。「禹族，」就是「豫族。」下文還要詳說的。「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者，原來是說「召后」到南方去，使南方的文化都變作「氐夷」的文化。所謂「底定」的最初意思是如此。「氐夷，」或「氐羌，」原不是「鳥圖騰。」自從在南方逢着「白雉」一圖騰之後，纔獲勝利的。於是「召后」一族，也改爲「鳥圖騰。」這同「截彼淮浦，」及「海外有截」「九有有截」都是相應的。足見「雀入大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原都是一面之詞。在「鳥圖騰」的部族說來，是「截彼淮浦」「海外有截。」在非鳥圖騰的部族說來，是「雀入大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但從「杜魄化而爲鵑」一句話上看來，「鳥圖騰」還是後起的部族。這種爭執，不止周昭王的時候還存在，直到春秋中葉，依然存在。左傳文公二年，國語魯語上，都說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祭祀以爲國典。」」孔子也說：「臧文仲有三不知，」「祀爰居」是其中的一個。在這裏，我們知道周，魯民族是反「

鳥圖騰」民族。雖然反「鳥圖騰」可是也並非「伯世」的「贏圖騰」或「鼂圖騰」從臧僖伯諫如棠觀魚者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來。不過觀鉤取魚鼈一件事，在周代還是很普通的。靜殷有「射魚於大池」一事，直到淮南子時則訓，還說到：「天子親往射魚」一典禮。從上述禹，禹兩字的構造上看來，「句魚」或「叉魚」乃至「鉤取兩棲類」都是殷代以前的重典。夏小正的作者，大概是很明白古代的事。其中說到「獺獸祭魚」在二月；「豺祭獸」在十月。「豺」就是「豸」。「獺」就是「貉」。正合孟子「大貉，小貉」之說。所以埤雅有「豺祭圓。獺祭方」的說法。金文中有「左豸戈」甲文中有「豸羌」見前編，後編各條。又有「豸方」見前編，續編各條。所以「祭獸」「祭魚」都是祭其類，祭其祖。這些，都是「伯世」就留下來的風俗。至於「中世」呢？是「鳥圖騰」盛行的時代。天問裏有好幾處說到「鳥圖騰」的事。傳說裏都說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天問也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這「臺」字當即「台」字。在台，就是在「台桑」也就是「有台」族之在東方的。天問又說：「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昏微」就是「上甲微」殷的祖先。「有狄」就是「有易」這一族，原是從東方遷到西方來的。所以說「繁鳥萃棘」「棘」就是「啓棘賓商」的「棘」，正是從「台桑」遷來的部族。「台桑」一名，也出於天問。「台桑」就是「桑林」或作「空桑」原本是「有台氏」的地方。「鳥圖騰」的產生，本是「有台氏」與「有娀氏」并合的結果。殷本紀正說：「簡狄是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帝嚳」就是高辛氏。說「鳥圖騰」原出於蛇，匽，贏，一系統是不錯的。這件故事化分不少。在呂

氏春秋音初篇這樣說：『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這段故事，實在就是告訴我們「邶」「同」「燕」都是「鳥圖騰」。正是「召后南遊」「逄彼白雉」的同類事實的化分。「鳥圖騰」的部族在東方南方，北方，都有了。在西方呢？不止是有，并且很發達。比之北方發達的多。史記秦本紀說：「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脩呑之生子大業。」下文又說：「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據說「飛廉」也是秦的祖先。孟子滕文公篇却說：「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可見秦的祖先，也是東方來的。所以師酉毁中有「秦夷」。左傳魯有「秦臺」。自從秦民族得勢了之後，關中稱「雍州」「雍」字古文作「雝。」其實是從甲文的「淮」字而出。甲文「淮」作[illegible]，金文中如曾伯簠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从淮。甲文的「雝」字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也是从[illegible]从淮或从[illegible]从淮。可見「雍」字就是「淮夷」。小篆「雝」字，應該說从淮，从邑。但是秦是嬴姓，這又證明上文所說的「鳥圖騰」原是從「嬴圖騰」而出。大概從「中世」以後，「鳥圖騰」已很發達了。自從周人興起之後「鳥圖騰」纔衰敗了。公羊傳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鷁鳥」就是「鶂鳥」。「六鷁」，實指「殷民六族」之類。象徵「鳥圖騰」的失敗。否者，鳥何以會退飛呢？說到這裏，可以解釋「荆尸變爲雝」的緣故了。左傳莊公四年說到「楚武王荆尸；」又宣公十二年：「荆尸而舉；」杜預說：「

尸是陣。」我以爲說作陣，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先要說明「尸」就是「夷。」「荆尸」就是「荆夷。」這種是「荆夷」的陣也可以說是「荆夷」所組成的陣。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杜預也說：「鸛與鵝，皆陣名。」說到這裏，讀者大概還沒有忘記掉上文所說的「鸛」與「鴿」是「鳥圖騰」的兩支吧？「鵝」就是「鴈鵝」，「鴿」可以化爲「鴻鵠，」也可以化爲「鴈鵝。」而「鸛」與「鴿」的結合，就是「雉。」所謂「逢彼白雉，」原是遇到了這些爲陣的「荆尸，」因此打了勝仗。如果說作「昭王南征不復，「還有什麼「厥利」可言呢？詩經大雅，崧高，常武，江漢，三首詩說尹吉甫召穆公申伯南仲一班人平定江，漢，淮，浦，的事很詳細，都是周人經略南方，使東夷南夷，歸化於周人。周人的圖騰是「玄黿」或說作「天黿，」或說作「大黿」就是「荆尸爲黿」的緣故。

「鳥圖騰」的化分及其淵源說淸楚了，原是出於嬴，匽，已，一系統。現在再來解釋幽通賦「姜本支乎三趾」一句話了。姜姓的淵源是「麥羌，」就是甲骨文中的「來羌。」詩經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來牟」說文作「來麰。」這是後起的形聲字。這「牟」字，原是代表一種藝麥的部族。「牟」字並非「牛鼻中出氣。」本意是从巳，从牛，表示「來羌」與「巳羌」的相結合。所以相合爲「牟，」不相合爲「不牟。」史記周本紀：「后稷名棄，其母有部氏女，曰姜原。」正義說：「部天來反，亦作斄，同。」集解引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索隱：「部卽斄，古今字異耳。」三家都承認「斄」就是「部。」「有部」就是詩經生民篇「卽有部家室」的「有部。」

禹貢「祇台德先」的「台」。其字从巳，从[illegible]。也是國族名。从邑的部字，是後起字。「有部」是姜姓在西方時所居住的地方。「巳羌」與「來羌」的結合，是很早的。大雅緜之詩就說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這一族，原本也是在東方的。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史記齊世家也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又說：『其先嘗為四嶽佐。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窮困矣！年老，以釣魚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我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這段話，是積極的附會太公望是東方人，其實姜姓原是從東方來，並不必如此費事纔說明白。後來武王伐紂，誓師孟津：『師尚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在這裏，呂尚大叫「蒼兕」，到是什麼意思呢？這「蒼兕」，却是與西伯所夢「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的却很相合。「蒼兕」就是「青牛」。「牛」原是姜姓的圖騰。所以「有部」也名「犛鄉。」這是很早的事。太公呂望，原是周人的同族。犛本是牛名。這一圖騰，起來本是很早的。甲骨文中就有「獲白兕」一件事。說文「兕」字注云：「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製鎧。」爾雅釋獸說：「兕似牛。」用「蒼兕」作圖騰的部族，羌人中還有。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而西羌之中正有參狼羌，白馬羌，犛牛羌三大族。所以關中的「羌人」始終保持「祀青牛」的典禮。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日人藤田豐八以為是「佛圖祠。」這一對音字，可不對了！「

不得祠，」就是「牞特祠。」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這也是禁「牞特祠」的事。「大梓，」就是「大牸。」詩經小雅角弓：「騂騂角弓。」石鼓文作「牸牸角弓。」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這「騂」字，也應當作「牸。」「犂牛」就是「甕牛。」「豐」是社樹。說文豐字古文作[illegible]。正像是社樹「大特，」就是「特牛；」或可作「扑牛。」易傳「犕牛乘馬。」爾雅釋畜：「犦牛。」徐本說文：「扑特，牛父也。」玉篇「犦」訓「特牛。」都是指這一種牛。郭璞說：「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三尺許。」這同「靑兕」的形狀，更相似了。「不得祠」是「扑特祠，」大概可以無疑問了。集解又引徐廣說「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中。」後漢書郡國志「武都郡」下引干寶搜神記「有奴特祠，秦置旄頭騎起此。」「怒特，」就是「奴特。」都是指「扑特祠」而言。正義引括地志：「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又引錄異傳：『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樹斷。中有青牛走出，入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漢，魏，晉，因之。』所謂「朱絲繞樹，」也是有原因的。山海經海外北經：「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樹歐絲。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於是我們更明白了。豐，大梓，原就是桑梓。以朱絲繞樹歐絲，就是使蠶食於桑樹吐絲的意思。所以三桑樹都是無枝的。這樣子，就可以把牛神破掉了。因此說「汝得不困耶？」桑樹就是「叒木，」也作「扶木，」或作「

榑木。」本是東方的植物，通同「來羌」原從東方來的一說，也是相合的。披髮者是羌人。古代民族不外兩種：「披髮左衽，」如西羌行國；「椎髻左衽，」如東南方的苗民。齊人雖是淵源於「來羌。」但是太公，管仲，一流人對於中國文化都有特殊貢獻的。孔子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與？」所以這一族的「族神，」對於「披髮者，」認爲是敵對的。這樣說，或者有人以爲這些證據都是後代的，不算數。在詩經，左傳裏也有證據否呢？不止有，并且很確實。詩經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就是承認「桑梓」是社樹。這或者有人說，是「桑林」的「桑。」但是信南山篇說：「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於祖考。」這是特別提出「騂牡」來了。就是「以物享，」「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的意思。可是還不如魚藻一首詩說得更明白。「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莘尾」就是「騂旄。」「鎬」就是「豐鎬。」周姜兩族，就在這裏結盟的。左傳襄公十年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杜預說：「騂旄，盟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莘尾，」「騂旄」都應當作「犉旄。」在周人是重盟，正是秦人所禁的。姜姓是「牛圖騰，」也是遠源於「來羌，」「已羌」的結合已經說明白了。但是索隱又說：「蒼兕，」或作「蒼雉。」那末姜姓是否有過「烏圖騰」呢。這件事左傳裏也有說到。昭公二十年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爽鳩氏」就是「來鳩氏，」上文已經說過。太公到齊，正是先與「萊夷」爭國。「萊夷」如同「荆夷」從「來羌」轉化而出。大概後來用「蒼雉」作圖騰。「牛圖騰」維持相當久遠。後來用「犬犧」一

作族神。而「伏羲」同「女媧」的關係，聞一多先生已有見及此。據作者看來，「伏羲」同「女媧」的關係，就是從「巳羌」與「來羌」的關係轉化而出的。

從上文綜合起來看中國古代的氏族圖騰，以嬴匽，巳一系統作中心。其餘如「熊圖騰」「龍圖騰」「玄黿圖騰」「牛圖騰」「鳥圖騰，」都是從這一系統支分出來的。逸周書作雒解所謂：「殷，東；徐，奄；熊，盈。」可以分作三組：殷，東是一組，屬於「鳥圖騰」；徐，奄是一組，屬于「匽圖騰」；熊，盈是一組，屬於「嬴圖騰。」後兩組，時有分合。前一組中，「殷人」是直接從「巳圖騰」一系統轉化為「鳥圖騰」的。「東人，」恐怕中間有轉變的一階段。作夏小正的人，大概明白這件事。就是說：「東人」之中，不一定全是「鳥圖騰。」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云：「唐蜩者，匽也。」在上文已經從舊說作「蝘，」「蝘」如郭璞的主張。但是「唐蜩」或作「螗蜩，」也名「良蜩。」這是「昆蟲」一類動物，舊名作「羽蟲。」「匽」雖然可以作「蝘，」可是別有說。又云：「匽之與五日翕。望乃伏。」傳又說：「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都是按着昆蟲類由「幼蟲」經過「蛹變，」至於「成蟲」的說法。所以諸家都以為「匽」就是「蟬。」這同以「蟺」為「蟬」的道理是一樣的。不過有「昆蟲」與「兩棲類」的不同而已。現在就要問：「東人」中是否有用昆蟲類作圖騰的呢？作者的答覆是「有。」甚囂然於甲骨學者的筆墨中的有一問題，就是「不踟躕。」甲文作「□。」時常刻在甲骨的角落裏，表示厭惡這樣東西。「東人」到了東周時代，以「大邾，」「

小邾，」作代表。而「邾」字正是从黽。从朱。例如邾伯鬲作「[illegible]」。在從前的動物學家，大概用「黽」作昆蟲類的代表。所以「蜘蛛」作「鼅鼄。」更有味的是論衡無形篇的話：「蠐螬化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這裏的「齊」是「般，齊中也」的齊。「曹」，字从棘，从[illegible]。二東合組的國族是曹。可是把「幼蟲」說作「蠐螬」表示「蟬」是从曹，齊，兩國族的圖騰而出。從這，可以看出來般代的齊，曹，是用黽類作圖騰的。黽類圖騰多半是很有勇氣的。般，齊，雖然同出於嬴，易，已一統系。都是會飛的動物。一是黽類，一是鳥類。而鳥黽，交惡。所以有「不鼅鼄」的說法。天問作者還看得見這種圖。他說：「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又說：「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現在人把「鼂」字寫作从旦，从黽。釋作朝字。其實「鼂」也是國族名，从黽，从[illegible]。與上舉台潍諸字相同。此外如魯字：从[illegible]，从魚。曹字：从棘，从[illegible]，晉字从臸，从[illegible]。都是一樣的例子。「會鼂爭盟」與「蒼鳥羣飛」並舉，正是「黽圖騰」部族與「鳥圖騰」部族相爭。換而言之，就是般，東相爭。「鳥圖騰」的部族，有郯子所說的那麼多分支。「黽圖騰」也是一樣。所以說「會鼂」，又說「快鼂飽」，「嗜不同味。」我們總可以知道，現在還有一種人喜喫「鼃蛹」，喫「蚱蜢」的哪。照這樣說來，「黽圖騰」中除「鼅鼄」同「蟬」以外，還有什麼呢？據作者研究，詩經中鄘風的「蝃蝀」，邶風的「靜安」，唐風的「蟋蟀」，曹風的「蜉蝣，」都是有所暗示的。詩裏雖然用「蝃蝀」比「虹」。但是方言說：「鼅鼄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鼅鼄。」郭璞說：「今江東呼「蝃蝥。」可見「蝃蝀」是暗指「鼅鼄」的。所以說：「蝃蝀在東，莫之敢指。」靜女

是咏東方女子的詩。所以說：「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也是用「踟躕」說「姝。」唐風的蟋蟀，是告訴人不可以逸樂亡憂。所以連着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無已大康！職思其外。」「無已大康！職思其憂。」蜉蝣就是「蚍蜉撼大樹」的傳說所本。於是說「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莊子裏也有說到「螳螂奮其臂以當車轍」的事。凡是關於「黽」一類的故事，總是感歎其有勇氣，而又責備其佚慢的。所以詩人警戒人佚慢的，總以「螗蜩」作比。蕩之詩就說：「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莊子山木篇說：「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因此，更進一層明白，「羿」的圖騰雖然是「匽」，還不是一般的「偃姓國。」原來是「黽」一類的「蟬。」大戴記帝繫篇正是說：「窮蟬生敬康。」「窮蟬」是從東方來的「有窮后羿；」「敬康，」就是「康謀易旅」的「少康。」「螳螂在前，黃雀在後。」「黽圖騰」到北方的，正如曇花一現。可是很有勇氣，後人總是感歎其才之美！淮南子氾論訓又說到：「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太史公作史記，這樣讚頌「項羽」的本事。可是把「羿」的事，忘記掉一句也不提。

古代的圖騰中最晚出，而傳之最久的，并且很普偏的，是「犬圖騰」了。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都說到：「周穆王征犬戎，樹敦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前舉管子兵法篇的九章中，就有狼章，韓章。都可以說明古代有以狼，鹿，作圖騰的。後世匈奴，烏桓，突厥，更不必說了。史記趙世家就說「代」是用「犬」作圖騰。「犬圖騰」與其他圖騰的關係，大概就是山海經大荒北經裏所說的：「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

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這一套，要照作者上文所說的去解釋，纔能合理。但是「犬圖騰」不止行於北方，南方也很普偏。博物志說：「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爲黃龍。」總是沒有同龍脫離關係，就是沒有同嬴脫離關係。越到後來，「犬圖騰」的故事反而越古了。後漢書南蠻傳裏說到「槃瓠是高辛氏女與畜犬槃瓠所生。」這裏的南蠻，是當時長沙的武陵蠻。雖然沒有說到「龍」，可是說到「高辛。」「高辛」一名，是從甲文「龍」字中的「丫」形而來。山海經說作「苗龍，」也指這一物，仍舊與「嬴」發生關係。總之「犬圖騰」雖然最晚出，還是與已匽，嬴一系統不能分離。可是「盤古，」在傳說裏佔了上古史的第一頁。前面所說，還只限於書傳中所說的動物植物一類的圖騰。若就甲骨金文所著錄許多人造物的圖象來說，話還多得很。其中在經傳上有據的，就是作酒的「醜圖騰。」在亞形之內，繪一漉酒的人，其形如醜。這是「鬼方」的圖騰。詩經裏所謂「執訊獲醜，」就是說獲這圖騰。史記周本紀也說：「小醜備物，終必亡。」但是這一族的文化却很高的。暫不詳說。

第五章　氏姓派衍

圖騰的層創關係，上面已經大略說過。嚴格地說來，姓氏有很大區別，其淵源都在古代的圖騰。姓是血緣的關係，氏是地緣的關係。我們在前面三章裏都已經提到過。禹貢裏所謂「中邦錫土姓，」就是說古代人所謂「錫，」原是送人以圖騰，等於後來的「賜姓。」至於氏，本是指所住的地。如同上文所說的「某彝，」「某彝，」也是說所住的土地。這是姓與氏的概括意義。姓與氏的起源，說者很多。眞能得兩者正確意義的，却不很多。姓字从女，生聲。雖形聲，也兼有會意。古器古籍中都有用「百生」代「百姓」的。如「里君百生，」或「里居百姓，」之類。可見「生」字是「姓」字一義的根源。女生爲姓，又可以暗示我們中國古代社會中有過女性中心一個時期。不只是上文所說的「后，」原本是作「毓」一個字上得到消息，并且凡是古代的大族姓，都有著名的「女毓。」這些「女毓」中，有些都給黃帝承受了去作元妃或次妃。如嫘祖，嫫母之例。據作者的看法，「嫫母」與「虞幕，」一定同屬一族姓。又如「媧氏，」甲文作「𡚸氏。」女媧必定與有咼同屬一族姓。又如「女匽」一定與「伯偃」同屬一族姓。詩經裏長發篇所謂：「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就是說「簡狄」是「有娀氏」的女毓。生民篇所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就是說「姜嫄，」是「有部氏」的女毓。此外如「脩己，」就是「女脩，」

也是「巳圖騰」的女毓。中國古代有母系社會，大概不成問題。所要解決的，是在什麽時代？甲骨文从女的字有四十餘，其中大半是古代的姓。并且有許多字在金文及小篆裏都沒有了的。又有些在小篆裏另有別解，不作姓氏用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表示古代有許多族姓亡掉了。因此這個字就不見了，或者變更意義作爲別有一解。再來看金文裏从女的字，凡三十餘，其中有與甲文相合的，又有些是甲文所不見的，尤其重要的，是與甲文相同而後世所沒有的字。甲文金文相差的年代並不十分久遠。但是專就从女的字來說，其差別相當大。這是非常可注意的。至於說文女部所箸錄的共有二百三十八字。其中有與甲文金文相合的，而許愼都用這個字的引申義。从女的字從甲文金文裏看來，大體上都是族姓。因爲有許多字，雖然是姓，往往可以省掉从女一旁，而失其形態，或者換一偏旁从「邑」或从「人」，於是無形中把本義亡掉的。後人就不知道這個是姓氏了。古代人往往因犯罪而失其姓氏的，又有因賜姓而失古姓。至於新添的姓，也有許多門路。例如由於南方或北方許多新興的國族，因而添入新姓的。其中大概有三條途徑：出於賜姓的，如國語周語下說：「皇天嘉之，祚之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隱公八年也有說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最合於「錫姓」的原始風氣的，還是尙書禹貢裏所說：「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台」就是「有邰」，是很早的「已羌」。所以說「德先」解者都說「台」字作「予」字用。不知古代的族姓，凡是自稱，都是用他們的族姓。例如攻敔族之稱「吾」，豫族之稱「予」，「戎族之稱我。」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又當別

詳。現在要說的，是「台」確否是最早的族姓？這在上一章裏就說到。「巳圖騰」是中國古代很早有文化的族姓。這一族，原先本是「攻厰族。」「來羌，」還在其後。呂氏春秋君守篇說：「昆吾作匋，夏鯀作城。」「夏鯀作城，」是原於「能以爲旌，」「能以爲城」的故事。「昆吾作匋，」同「有虞氏上匋」有關，上文也已經說到。所以我們認爲「昆吾」就是「攻厰」的對音。現在就要說，「昆吾」是否爲「巳」姓了。高誘注正是說：「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巳姓也。」後來韋昭注國語也是如此說。鄭語本是說：「巳姓：昆吾，蘇，顧，溫，董。」王符潛夫論志氏姓作「巳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蘇，籍，大概形近之誤。顧可作扈，正與作者上文的說法相合。所以在姓氏上說來，是「巳姓」最先出現；從圖騰上看來，大概「巰圖騰」先出現。因此說禹貢的「中邦錫士姓」是最早的賜姓方法。再從另一途徑上說來，便是國語周語所謂：「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物，」就是圖騰上的「物，」也就是「錫士姓」時所錫的「物。」圖騰可以創化，姓也可以改。這種改姓，不一定是出於「賜姓。」所以更姓改物，又當別作詳論。在賜姓，更姓以外，還有「定姓」的方法。潛夫論志氏姓篇說：「故有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錯雜，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惟聖人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也說：「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易是類謀也有說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以別其姓。黃帝吹律定姓是也。」這些都是說中國古代有「吹律定姓」一件事。到底有什麼人試驗過呢？漢書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姓。」這是有人作過試驗的證據。在古代母系社會裏，知有母不知有父，於是很簡單，從母姓好了。所以就姓的

本身說，已經足證古代中國有母系社會而有餘了。到了男系社會起來之後，其中知其母不知有父的人便不能了。於是有「吹律定姓」的方法。孝經援神契也說：「聖人吹律有姓。」似乎是說古代的聖人都要「吹律定姓」作者以爲「吹律定姓」的「姓」字，當讀爲「性。」因爲同姓，異姓，本有同德，異德，的區別，父子之間，其音帶有相同之點，可以作性格相同的表徵。用律管來測定聲音相協的，必是這一姓人的兒子。這件事，在國語周語上也有說到：「司商協民姓。」韋昭說：「司商，掌賜族授姓之官。商金聲淸，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潛夫論卜列篇：「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雖號百變，音形不易。」這種辦法，最早必定有相當限制的。到後來，照理應該有「姓音對照表」之類，纔能行得通。可見古代從母系社會轉入父系社會時，其「定姓」一道，是如何的困難了！國語晉語四：「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有靑陽，與夷鼓，皆爲巳姓。靑陽，方需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靑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又說：「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在這兩段文章裏，漏洞甚多；可說的話眞不少，應當別作討論。但是可以從這裏得到一些姓氏學的見解。第一點，同父爲什麽可以異姓呢？同父既可以異姓了。第二點，便是同母爲什麽又可以異姓呢？第三，靑陽既是姓「巳，」爲什麽又是姓「姬」呢？於是說者紛紛。作這篇文章的人，既非在母系社會，

即使在父系社會，也是別有限制的。這是定姓制度所以起的原因。幷且作這篇文章時，必定已經有同姓不婚一制度存在，一切觀念都是由此立論的。在這裏面，最可研究的是黃帝之子青陽，是方雷氏的外甥，夷鼓是彤魚氏的外甥，而黃帝是姬姓。那末青陽，夷鼓，是不是都從母姓呢？因此知道說這段話的人，有許多牴牾。這些史料，都是雜湊而成的。姓的起源，雖然出於母系社會，但是甥的觀念，一定要在父系社會裏纔有。可是舅甥同姓，又非一般的父系社會原則。左傳中以甥爲名的很多。如彌甥，聃甥，騅甥，養甥。爾雅釋親，又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其可解釋處很多。而「舅之子爲甥」一義，與「舅甥同姓」一觀念合觀，更可證中國古代有與宗法社會不同的男系氏族社會，大概沒有問題可以爭辯的吧？

在上述司空季子一段話裏來決定中國古代的姓氏制度，一定不可以。幷且這段話裏，有許多自相矛盾處。我們現在還是從文字上去推考吧！恐怕還有實在情形可以發現的希望！姓與氏，是互相有關係的。往往古代的姓，後來變作氏；古代的氏，反而變作姓。下文各有說明。現在先拿姓來說。从女的字，固然大體都是姓。但是有許多从女傍的字亡掉之後，也可以从人傍，邑傍，水傍的字裏去推求古姓。又有許多沒有帶暗示性底偏旁的，也是姓。當然這是就古姓立論的。如原字，如彭字，如井字，雖然不聯着女旁。可是有嫄字，嬉字，姘字，在那裏。這件事非凡重要！因爲這樣，可以發現古代的族姓原始情形，與古代種族問題的眞相。比如上述黃帝十二姓中的儇，依，狂，僖，已，諸姓。原本應作嬛，㛄，嬉，妊，妃。這幾個姓並且是很古的姓。比之其中酉，祁，荀，箴，滕，諸姓早得多。又如「有侁氏」就

是「有姺氏。」古代還有「㜝姓，」見于呂氏春秋遇合篇。「邳，」就是古代的「㚻姓；」「任」的原義，也是族姓。鄢陵的「鄢，」就是古代的「嫣族。」國語又作偃，漢地志也作隁。呂氏春秋當賞篇就作焉。又如「鄀，」就是「婼；」「郐，」就是「𡡉，」或作「檜，」省作「會。」庸，鄘，就是㜝。井，邢，就是姘。鬼，隗，就是媿。酆就是𡢁，也省作豐。這些，都是比較普通，大家都知道的。總而言之，姓氏的派衍，與圖騰的層創，是有直接關係的。假定圖騰層創關係與姓氏派衍途徑不相應，兩面必定有一面是錯誤，或許兩面都有錯誤。古器古籍中所見的姓氏太多了，不能都在這裏說。我們專取最早，又最普通的，並且與前一章又有關係的來說。就是妃，好，姒，妊，姬，姜，姞，姚，嫣，嬴，匽幾個最普通的姓。以及姁，嫍，姛，𡡉，姝，媿，等很重要的姓。在這幾個姓裏：如姚姓，嫣姓，照傳說都是很早就有的姓。可是甲文，就沒有這兩個姓。但是照我們的說法，這兩個姓是晚起的，與史實相合了。又姬姓，娍姓，嬴姓，姞姓，甲文裏也是沒有的。原來是字形變了，因爲更姓改物的原故，事實上還是有這幾個姓的。下文都要說到的。就中最重要的，仍舊是妃，好，始，姒，一個系統。我們就從這幾個姓說起。上文已經說過：妃，好，始，姒。出于一個語根。就是在聲音上，形體上，訓詁上，同是一個根源。這本源是「已」字。甲骨文裏既然有从女，已聲，的妃字。可是在續編卷五頁二片二又有：「已卯卜[illegible]貞令多已族云云，」一條。這「已族」的「已，」作「子。」這就是「好」字的省文。殷人是「好姓，」「多已族，」就是殷人的同族。當殷人改作「鳥圖騰」時，其同族恐怕還有許多是「已圖騰」的。就從殷人的「好姓」上，可以看出其爲原先的「已族。」在這一期內，「妃姓」的，又分出「姛姓。」而「鳥圖騰」的

族姓，又改作「[女雝]姓。」後編卷下二十五頁：「丁酉王卜貞[女雝]𩾾。」照甲骨文的字形，作[古文字]，寫成楷書，應該作[女雝]。就是詩經「和鸞雝雝」及「肅雝和鳴」的「雝」字，加一女旁。甲文从口，不从邑。因爲从[古文字]，已經表示是國族了。可見「鳥圖騰」起來，還是在殷代以前的。所以殷代保存了「妃姓」「好姓。」「妸姓」之外，已經又有「婎姓」了。詩經中屢說「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又說：「徐方既來，」「徐方既同。」而甲文淮字从川，从隹，作[古文字]，或作[古文字]。這「婎姓，」似當作淮夷的姓。夏小正說：「雉入于淮爲蜃，」也正與淮夷有「鳥圖騰」相合。在左傳裏，「徐」已經是「嬴姓」換而言之，已經用蜃作姓。可是甲文有「[古文字]姓，」从女，从途。足證古代的「徐方，」可能是「[女途]姓。」這裏使顯出圖騰與姓氏的關係了。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中國古代民族以貊貉族作中堅。那末始姓，姳姓，應該是很古的。甲文中就有「姳姓。」甲文作「[古文字]，」或作「[古文字]。」金文中也有子姳壺，字作[古文字]。照字形看來，正是从女，各聲。始字雖然未見于甲文，但是「歸白于大丁」一條，就可以說明「白」乃「始」之省。如「妃」可以作「巳」之類。這始，姳，兩個字無疑的是貊貉的對音。始姓女既然可以歸于大丁，其爲「巳族」大概也可以相信。那末「巳族」中的姓，也不一定非屬好姓不可。這也是「巳族」是比較早的族姓，其中巳經有化分的緣故。據作者研究，不止于「巳族」中的族姓起有化分，並且似乎有好幾度化分了。例如：「妊姓」是從「始姓」而出。上文說過，莊子天下篇「以此白心」經典釋文作「以此任心。」甲骨文「[古文字]」字作[古文字]，正象巳形倒垂于地的形狀。小篆作「[古文字]，」是從[古文字]字演變出來的。任，妊，都應當

作从「庭實旅百」的𡈼。也可以寫作𡈼原來是說「𡈼實旅白。」所以尙書立政篇的「常伯，常任，準人。」乃是伯人任人準人。史記高祖紀有地名「栢人」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有地名「任人」所以「常伯，常任」也當作「常白常𡈼」說文以爲：「𡈼，象物出地挺生。」（金文廷字合于說文第一義，又當別論。）這還是引申義。任讀若孕。原本是从「巳」字一語根而出。至於甲文作「工」的「壬」字，金文作工。本是兵器。甲文从女，从壬，的[illegible]，以及金文的[illegible]字，小篆的妊字，雖然都从壬癸的「壬」。這是又有別種原因。就照說文訓妊爲孕，也應當是从𡈼。說文邑部「郢」或省作「邛」正是从𡈼。明堂位：「南蠻之樂曰任，」就是指「郢」而言。所以妊，任，邛，本同是从𡈼。換而言之，都出于「巳」字一根源。「有仍」國其實是「妊姓國」。段玉裁說：「仍，孕，字乃聲；而在第六部。嬴字𡣍聲。而在十一部。」以爲是合韻。他當然不知道巳孕壬妊；辰娠；源頭是一個呢。所以「𡈼」在十二部，「壬」在七部。詩經賓之初筵的「有壬有林，」也應該是「有𡈼有林。」「𡈼聲之變孕聲，是定母顎化爲喻母的關係。那末工字是如何而來的呢？並且甲文金文的妊，爲什麼都从工呢？作者認爲工是一種兵器，其形狀如[illegible]。說文作「象人褱妊之形，」是說「𡈼」字。「象人脛」「脛，任體也。」是說「壬」字。否者，小篆的「壬」字，連一點褱妊之形也沒有。甲文金文的妊字，是從妰字，娀字，娥字，的連帶關係而來。段玉裁說：「姒姓本从「以」」春秋亦用「弋」字爲之。」說妰字原本是從始字而出，是對的。說春秋時亦用弋爲之，使不對了。甲文妰从女从工；這工形是否同小篆的壬？並且甲文的妊字作[illegible]。而壬字金文作工，妊字作

[glyph]，不過把[glyph]形的一畫縮短，或成一點，或省去而已。並且娥字从[glyph]，娍字从[glyph]，這兩字中的[glyph]形，或[glyph]形，都就是[glyph]字。說到聲音：「弋」「戎」與「始」「姒」的聲類都很相近。「我」字稍遠，與「戈」字又是同韻的。甲文的「[女戈]」字，就是金文的「[女弋]」字。从弋與从戈，意義相同。壬，弋，戈，戎，我，都是一種兵器的演化。在字形與字音各方面都說得通的。最重要的觀念是任妊[王阝]三字都是从「[glyph]」，纔能與字義相合。甲文金中的「壬」字；或从[glyph]，或从[glyph]的字，都是[glyph]字的派衍。換而言之：這種兵器，是从巳族而出的。于是把从[glyph]的字，都變作从壬，而保存[glyph]字的語義。古代文字中像這種關係很多，于是在字形字音上都起了很大糾紛。

莊子人間世篇說：「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這兩句話，雖然有哲理，但是也根據一項事實在裏面。我們在上一段說：「任」字與「白」字有關，這裏就要說「各」字與「止」字有關。甲文中的[女客]字，或[女各]字作[glyph]，或作[glyph]。這是从女从客；或从女从定。此外又有作[glyph]的，是从女，从夊。又有作[glyph]的，是从女，从足。又有作[glyph]的，是从女，从各。不論作[glyph]，或[glyph]，都是止形的正反二式。可以這樣說：[女白]字从白，[女客]字从止，也無不可。「白」是首；「止」是足。一上一下，都是形容這種人。妊字既然原于[女白]字，而[女余止]字正是从女，从止，从余。甲文如[glyph]。這樣說來：[女白]，[女各]，妊，[女余止]，都從妃，好，姒，始，姛，一系統派衍而出的。我們現在還可以想得到，當這個民族在「巳圖騰」時，其姓可能還是[女白]，[女客]，妊，[女余止]諸字。這個民族改爲「鳥圖騰」時，於是妃，好，姒，[女弋]都成爲族姓了。不過這還祗是一種「格式」或「系統」以說明其關係而已。殷代的姓，當然還很多。妊，[女余止]，[女雞]，同殷人比較接近。[女白]姓，[女客]姓，比較古。在「

中世」一時代就有的。邸姞鬲就是小邾的器。而嫆姓，當周代也是很小的國族。在中世，恐怕都不是很小的。姞，嫆二族是很接近的。詩經周頌振鷺篇：「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毛傳說：「客，二王之後。」鄭箋說：「二王，夏殷也。」又有客篇說：「有客有客！亦白其馬！」鄭箋說：「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毛，鄭的說法有一部分是對的。二王，應該說殷，東。不是殷，夏。這件事，似乎很古。不是成王的時事。「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上句說「足，」下句說「首。」「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也是上一句說「嫆，」下一句說「姞。」「客，」就是後來的「奴客，」「客家。」「白，」就是後來的「白丁，」或「白衣，」「生曰。」可是淵源很古，商頌那篇有說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這種「客，」不祇是「周人」的「客，」並且還是「商人」的「客。」也就是「宋人」的「客。」這種「客人」在天文學上用「敖客」一名詞指射他。下文還要說到的。嫆姓，姞姓，雖爲「已族。」還不能認爲是「殷人」的直接系統。現在就要說到甲骨文裏沒有姬，姜，兩姓了。這是「周人」的姓，可是都淵源於殷代。甲文有「羌」字，並且有「羌方。」从人，同从女，是一樣的。此外還有「婞」字，从女，从㚔，作[illegible]。這等於从女，从羊。不過，在殷代「姜姓」自然不是大姓。所以从㚔與从牢相同。姬字在金文裏纔有。但是甲文有「㛚」字，从女，从戎。就是「有娀佚女」「有娀方將」的「戎人。」「任佚，」是連繇字等於說「淫逸。」所以「佚女，」就是「任女。」周人自稱爲「西戎。」姬字從姒字，始字，派衍出來的。自從把从[illegible]的妃字變作从[illegible]的姒字，或始字。于是說[illegible]象乳形。而臣就是頤字。易經頤卦初九爻辭：「觀

我朵頤，」就用頤字形容女性之美。比之用作圖騰的來作姓，巳經是很大的進步了。詩經「江有汜，」說文引作「江有洍，」楚辭「蘭茝」可作「蘭芷。」青陽己姓，又是姬姓。這就是从「已」字，可以變爲从「臣」从止，與从巳，仍有關係的明證。姬姓從姒姓而出，而絡姓與妃姓也有淵源。於這裏得到確實的證據了。古代的姓：如風姓，彭姓。都不从女。可是在甲骨文中也可以找到了淵源。楚世家：「三曰彭祖。」世本說：「彭祖者，彭城是。」廣韻也說：「彭姓封于大彭。」作者的看法，彭就是古代的「亘人」。所謂「夷鼓氏，」也就是「彭姓」的「亘人。」甲骨文裏有从人的，又有从女的婝。國語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所以甲骨文中又有从的字。到了小篆裏變作「嬉姓。」至於「風姓，」左傳以爲須句的姓。魯僖公母「成風，」正是須句女。甲文風作，那末从女，从的字就是媧姓的正字。說文古文風字作，从，从凡。這日字，恐怕也是从，或从之誤。爲因古代國族名，有許多是从，或从的。小篆从虫凡聲。正是暗示給我們，這是東人的姓。在「鼉圖騰」一系統的「風，」是古代「蜂蟻」的「蜂。」天問說：「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前一句是說共工頭觸不周之山。下一句是說「防風氏。」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招魂裏也說「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山海經作「人蠭。」左傳哀公二年有蠭旗。」這是東方「鼉圖騰」中的大族。後來「伏羲」作了東方的族神，於是說伏羲是風姓了。殷人用鳳鳥作圖騰，恐怕也是受這「大風」的影響。續編卷二，葉十五片三，「甲戌，貞其乎鳳。三羊，三犬，三豕。」

[illegible]就是灌字與㚇祭相同。可見「殷人」對於「鳳」的重視，同時也見出「殷人」與「東人」的密切關係了！所以甲骨文中又有祭東神的卜辭。如續編卷一頁五十二片六：「尞於東五口五羊五口。」又五十三頁片一：「甲申卜賓貞尞于東三豕三羊。」這都是殷人祭東神的證據。

「東人」就是「中世」的人。在晚周是以「大郲，小郲」作代表。西周的人稱為「大東，小東。」詩經小雅大東篇就是詠東人為西人所迫的詩。所以說：「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自從殷亡之後，「東人」總是處於奴隸地位。看春秋時「大郲，小郲」的情形便可以明白了。「郲」字，是說其國邑。从人的侏，與从女的姝，都是說其族姓。不過甲文又沒有从女朱聲的姝字。但是有从二東的𣜩字。就是曹字。可見二東的國族，是很古的國族。甲文雖然沒有姝字，可是有妹字。續編卷四頁三十七片四：「貞妹其至在二月。」其字从木，从女，如[illegible]。也有作从未，从女的。足見从木與从未義同。並且甲文中的未字，就有作[illegible]的，亦有作[illegible]的。作[illegible]的朱字，僅一見。恐怕甲文中木字未字朱字，可以通用。「貞妹其至」一條，若與屢見於甲文的「至嬄」及「𢼄三至」相比。都是說「某姓女至」的意思。而且易經歸妹卦及泰卦六五爻辭都說：「帝乙歸妹」，與其他屢見於甲文的「歸婐」「歸好」「歸姘」等等相比。「歸妹」也是「歸某姓女」的意思。殷人並沒有姊妹的觀念。兄弟就是姊妹。詩經裏還有這樣說法。如：「燕爾新婚，如兄如弟！」據作者看：「歸妹」就是「歸姝。」傳說中的「夏桀寵妹嬉」就是甲文中的「妹嬉。」這兩個字的聲音讀如「侏儒。」正說東人的女子。「夏桀」指的是「羿」，也正是中世的

人。上文已經說過中字，朱字，東字，都是在┃形，或[illegible]形之中作一標誌，表示正中。作一，作口，作日，其意義相同。「東人」甲文有作「秉人」的就是周公𣪘裏的「秉人」。續編卷六頁二十六片七「庚申今秉人[illegible]。」可見以禾與从木又是相同。那末「委」字就是「㚣」字。使我們明白國語所謂「禿姓舟人」的「禿姓」原就是委姓。从人與从女也是相同。如羌之作姜。這不是「委姓」就是「妹姓」了。韋昭正是說：「禿姓，彭祖之別。」又是證實了妹嬉的關係。宋人所著錄的晉姜鼎有「委姓」其字作「[illegible]」。這纔明白金文爲什麼把「妹姓」變作「𡡋姓」因从黍从來與从禾，从麥還是一樣的。例如郗友父鬲作[illegible]，从女从二來相疊。而杞伯鼎作[illegible]。就如同从女从黍了。杞伯壺作[illegible]，也是在來與黍之間的形態。小篆𢼸𨭥兩字，說者都認爲就是从[illegible]。是，大概會是的。不過形態又變作[illegible]了。看𢼸𨭥，兩字都讀重脣音，也可以推想到來的古音如麥。不只是晉姜鼎的「委」字作从女从[illegible]。并且甲骨文中就說「嬉姓」爲「來嬉」。續編卷四頁三十一：「丙戌，允出來嬉。」頁三十二「其出來嬉三至。」「來嬉」如「來魚」「來羌」[illegible]就是麥穗。這樣說來从木，从禾，从黍，从麥是一貫相承的意義。作者在上文已經說過「爽鳩氏」就是「來鳩氏」。因此知道經典及古器上的成語「妹爽」原就是「妹𡡋」也可作「妹媡。」還是從「貊貉，」「牟來，」一語根而出。但是東人的姓不只是一「姝」字，還有「媢」字。其形態如[illegible]。从女从[illegible]，所以也作[illegible]。這[illegible]形就是上文已經說過的「鼅鼄，」又可作「鼄蝥。」正是姝媢兩音。或許古音鼅字中，就含有鼄蝥兩音。必定是東方「鼅圖騰」中的族姓。而妹姓那時

大概是仍用「巳圖騰」的族姓。爲什麼呢？這從杞國用巳作氏，而姓姒；而郲國卻用䵻作氏，而姓嫘。因此可以知道古代不止有「來嬉」，並且還有「來巳」。十二辰中的「巳」字也从「巳」字演變而出。所以經典釋文巳字有祀，紀二音。而杞，紀兩字都是從从巳改爲从己，如紀侯鐘，就作巳。說杞是姒姓，是原其「錫姓」。說紀爲姜姓，是說其「改姓」。說郲是曹姓，是說郲是從二東的姓。古本無曹姓，曹是氏。用左傳「杞即東夷」一件事上看來，杞可能是中世的妹姓國，而郲是嫘姓國。但是殷代的這兩個姓，到周代，都變作嫘姓了。而郲字卻作从䵻，从朱。如郲伯鬲作，郲友父鬲作，杞伯𣪘作，而郲公牼鐘作，都是从䵻，从朱。在殷代，曹是二東。在周代，郲是二東。其國族就是合朱䵻而成的。這種痕跡還保留在後世的地名中。漢地志江夏郡有郲，鄳兩縣。師古說「郲音誅；」蘇林說「鄳音盲。」仍舊保存䵻鼄二音。古代的「妹」，就是後來的「姝」。尙書酒誥裏說：「明大命於妹邦。」盂鼎銘說「妹辰有大服。」辰即侲。大鼎銘：「王在𩫝侲宮。」後漢書杜篤傳：「虜傲侲。」侲，方言亦作娠。妹辰，即妹娠，並是古部族名。想來，殷人大概以東人作妹邦的。

甲骨文中還有許多古姓，後來都變作不從女字偏傍而保存着。姘姓，就是周代邢氏，這一國族散佈非常之廣。媿姓，就是食仲𨒌食生𣪘的食氏。都是從姓改作氏的例子。此外如嫚姓，就是姞姓的豐氏，豐姞𣪘。又方言二：「豐人仔首」儀禮有豐侯，甲文豐豊雖有別。以散盤「豐父」證之。，似當作嫚「豐豊」也是「貊貉」同一語根。从亡，从卜，从丰的是豐。从玉的是豊。原先當是娟姓，在妘姓一系統中。娍姓，就是國語鄭語：「鄔蔽，補舟，依𩵢，歷

華」的「依緜。」這八個字，韋昭說是八邑。史記鄭世家把虢，鄶，加上去，稱爲十邑。但是鄭語並沒有透露給我們一點消息，說應當作八邑。據作者研究，八邑實只是四邑，或者說四族。原文是說「若克二邑，鄢，弊，補，舟，依，緜，歷，華，君之土也。」作者僅僅承認虢，鄶，二邑；其餘的還不能得一確切的說法。司馬貞引作「鄢，蔽，補，丹，依，𩥄，歷，莘。」與廣翻說相同。史伯提出這八個字，不一定就是八個邑。鄢與鄔相同，因爲焉就是烏。丹字，恐怕不對。應當作舟。𩥄與緜，大概也可以互用。華與莘二字也是形誤。當從廣翻說作莘。那末這八個文字當作「鄢，弊，補，舟，依，𩥄，歷，莘。」而偒人，倘人，依人，侁人，正是殷，周，之間的國族，恐怕鄢蔽，就是偒；補舟，就是倘；依緜，就是依；歷莘，就是侁。都是「郳」稱「郳婁」之例。先說「依𩥄」是妘姓的國族。就是甲文的「妘姓。」山海經大荒北經說：「毛氏之國，依姓。」大荒東經「青丘之國，」作「青丘之囦，」「有狐九尾，有柔僕民。」从邑，从口，義同。囦可作陎字看。那末依，囦，妘，也如同任，珏，妊，之例。而這個邑國中正是有柔僕民。囦，說文自部作「天陎。」漢志酒泉郡有「天依縣。」說文注正是說酒泉有「天陎阪。」不是「陎」可作「依」嗎？說「依𩥄」就是「囦柔」大概不會錯的。尚書康誥「殪戎殷，」中庸引作「壹戎衣。」殷，衣，實是同族。大陎與陎，例如天唐與唐，上鄀與鄀，上庸與庸，上蔡與蔡，上巳與巳，下邳與邳，之例。古代族姓起於伯世的，稱「上」；起於叔世季世的，稱「下」；起於中世的，稱「中」如中牟，中廏，中人。而稱「上」的，也可稱「天」，稱「高」。例如「上唐」就是「高唐，」「天唐。」這個例子非常重要！下文時常要應用到的。「依𩥄」既然是連稱，其餘三個假設也附帶的可以決定了。我們再來說「歷莘。」廣

翳，司馬貞的說法是對的。作「歷華」的，恐怕不對。左傳昭公元年：「商有姺邳，」說文女部也有「姺」字，可是甲骨文金文中沒有姺姓。在上文已經說到，「大伾」是「虎牢，」原屬於虢，後歸於鄭。因此想到「姺邳」就是周代的「莘伾，」同屬於鄭。這個國族，是歷世很久的。孟子萬章篇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呂氏春秋本味篇「有莘」作「有侁。」國語晉語四引小雅皇皇者華「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毛詩作「駪駪征夫。」招魂：「豺狼縱目，往來侁侁。」王逸注引，也是作「侁侁征夫。」可見「有侁」就是「有莘。」毛詩的「駪駪征夫，」與招魂的「逐人駓駓」相比較，知道「姺邳」就是「駪駓。」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杜預說：「莘，虢邑。」侁伾既然同屬於虢，一定還有其他關係。左傳文公八年：「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境。」虎牢既然就是大伾，這「申」又是侁莘的同音字了。這樣說來，猴虎相衡，就是指這姺與妚的關係了。侁，姺，莘，申，既然同指一族。古代的「有莘」就是周代的「申侯。」詩經大明篇：「纘女維莘，」正說大姒是有莘氏的女。而周幽王娶於申，是姜姓。恐怕是改姓的關係。自從有侁氏到中國，經過的時間很久遠了，所以稱「歷莘。」漢書古今人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有莘，」又作「有㜪。」从女，从新。這也是新鄭，新蔡，新豐之例。并且古代就有「婞姓，」見叔向父𣪘。侁人的姓，有姺，婞，姒，姜，四個。大概原本是「姒姓，」後來分出姺，婞二姓。姜姓大概是最晚起的賜姓。這一族，不只是歷世久遠，并且散佈也很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于有莘之墟。」這大概就是「高辛氏」的「辛。」桓公十六年：「使盜待諸莘，」也是「陳師於莘北」的莘。杜預說：「在城濮，」並非虢邑的莘了。依縣

歷華的問題解決了，就可以把「鄍弊，補丹，」兩個問題也連帶解決了。「蔽補」當作「弊補。」說文：「焉」是「烏」的異文。聲同，形近。鄍邑弊了，而補以舟人的意思。丹字確是誤字，所以鄍稱「鄍弊，」舟稱「補舟。」國策秦策：「神農伐補遂。」舟之稱「補舟，」如遂之稱「補遂。」焉人也是古代的族姓。呂氏春秋當賞篇：「公子連入塞從焉氏。」高誘說：「焉氏塞在安定。」而鄍弊的鄍大概就是焉。潁川郡有鄍陵，前志作傿陵，後志作隔陵。注說：「春秋時隔。」引李奇說：「六國曰安陵。」烏，焉，安，聲同。說文女部有嫣字。焉，傿，嫣，隔，鄍；如同依，娀，囨，陈，侁，姺；之例。可見侁，姺；伾，邳之外古代必定還有郅字，姪字。說文邑部的鄰，女部的姡，可能是郅，姪，兩字的變體。於是我進而說「補舟」了。舟就是俌人，上文已經說到。不過俌人的問題，也是很複雜的，語見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這裏大略說一說。鄭語的「禿姓舟人，」呂氏春秋恃君覽的「舟人，送龍，突人之鄉，」都應當作俌人。詩經防有鵲巢：「誰俌予美！」也是指「俌人」而言。這種人，也是「貊貉族。」說文豸部貊字注引論語「狐貊之厚以居」這「狐貊，」就是「狐貉。」詩經北風篇：「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也是上指俌人，下指傿人。所以大東篇說：「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熊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在這四句詩裏，每句說一種人。說東人的，上文已經說過。西人就是周人。周人自然是「粲粲衣服。」舟人，就是俌人。周公殷作州人。荀子君道篇：「倜然舉太公于州人而用之。」韓詩外傳「州人」作「舟人。」舟人，是以造舟得名；州人呢？以住「戎州」得名。衞有「戎州巳氏。」既然稱「巳氏，」就可以溯源到古代的「巳羌。」於是所謂「私人之子」的「私人，」與大雅

崧高篇「遷其私人」的「私人」同爲「巳羌」的遺族。周人本是「來羌」與「巳羌」的混血兒。并且「州人」就是國語晉語三「作州兵」的「州人」。說者以爲「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其實，這「州兵」是源於「州人」的兵。旄丘篇所謂「狐裘蒙戎，匪車不東。」也是說這些蒙狐裘的戎州向東邊開發的意思。與「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的說法又是相合的。州人，侜人，私人，都是西人之屬。換而言之，是周人一系統。在大東篇西人，舟人，私人，都是與東人相對的。不過這些侜人或州人在東方還一樣有的。小雅鼓鐘篇所謂「淮有三洲」，仍是指東方的侜人而言。所以周，鄭之間早就有侜人的邑聚。說文侜字訓有廱蔽。「補舟」之名或由此而出。古代中原一帶有一類賈人：傿人，儈人，任人，都是。說文傿字注：「引以爲賈也。」其次，儈人也稱爲「駔儈，」都是賈人。國語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正是鄢，鄶並稱。說文女部有嬒字。這儈，嬒，鄶；又與傿，嫣，鄢；相當。鄢既然可以作鄔，而鄔又是晉邑。淮南子修務訓：「胡人而知利者，人謂之駤。」駔，駤，聲類相近。上文已經說過「駤」就是「任人。」羌伯𣪘中有「伯□，」驫羌鐘有「武任。」同時我們又要知道：「駔儈」可作「伹儈。」那末伹人，任人，與傿人，儈人，都是散布於晉，鄭之間，或周，鄭之間的商人。曹字不是从二東从□嗎？晉字呢？从二至从□作□。金文也有作□的，古幣中的晉字，又有作□的。古代國族與姓氏的關係，有如此複雜。本文僅僅說其中最重要而與殷人，周人，都有關係的而止。孟子說：「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上文已說過，袒就是但人，裸就是倮國。甲骨文中正是有婐姓，傳說中有「紂王寵妲己」的故事。所以妲，婐；正相當於「但人，」「倮人。」「裼」就是「有

「易」的「易。」說文人部有「傷」字，方言有「婸」字，恐怕相當於「㚨」字。因爲日字，旦字，昜字，易字，在音形義三方面都出於一個語根。從「郢」可作「邛」看來，程就是郢。而任，妊，邛也適當於偍，媞，𨛬。現在從說文裏已經找不到偍，媞兩個字了。上文已經說過「易圖騰」就是「匽圖騰」。說文人部有偃字，女部沒有嫚字。而甲文金文作「□」，作「□」，作「□」，作「□」的，與說文晏字相當。這裏可以顯示出妸，匽，兩姓的關係；就是姒，偃兩姓的關係；正合於「巳圖騰」與「匽圖騰」的關係。這樣說來「裼」，「程」其實就是「鄖」，「郢」。但有妲姓；倮，有媒姓。匽姓，妊姓殷代也有。所以孟子說「柳下惠不恭」原是同這些古民族來往，而不厭其煩而已。

西周以後的姓，同西周以前的姓，有一絕大區別。就是古代的姓，到東周以後，都換了一批。如果仔細研究起來，又是從古姓中派衍出來的。先說最著名的姬姓，就是從姒姓而出。在殷代：娍姓，𡚤姓，都是姒姓的分枝。到了周代，不只是姒姓變爲姬姓，并且㚤姓可以代姒姓。推求其根源，還是从巳，从女，的妃字。但是周代又起了一個新的姓，就是从巳，从女，的妃姓。如虢文公鼎的「□」字，番匊生壺的「□」字，棈妃𣪘的「□」字，都是與从女从巳的「□」字，「□」字，有別。在殷周之際，必定因爲跟着周人改姓的緣故，當時有許多古國把舊姓改作氏。如杞，如紀。又有些改姓作妃。這妃姓，當別立，決非妃匹的妃字。妃字還是从巳的字。不止是姒姓，妃姓，改作姬姓，妃姓。現在要說到姜姓改爲姞姓了。這件事，恐怕比姒姓改姬姓晚許多時候。左傳宣公三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這姬，姞，分明是姬，姜兩姓。漢書古今人表：「姞人棄妃。」段玉裁以爲「姜嫄生后稷，后稷又娶于姜。」王符潛夫論

志氏姓也說：「姞氏女為后稷元妃。」傳本姞作台。史可證姜姓是有部氏，姞姓也是有台氏。左傳說：「姞，后稷元妃。」這一姓。不只殷代沒有，直至西周以後，有很多國族纔改姓姞的。王符說：「密須，姞姓；南燕，姞姓。」南燕就是匽，杜預說在東郡燕縣。若照地名上推求，匽當是郾城，或偃師。可見這一族分布也很廣的。左傳上說鄭文公妃燕姞。恐怕是郾城或偃師的匽，與鄭較近。匽氏，照理論上說原先都是巳姓，或許原本就是匽姓。所以說文以為「黃帝後伯鯈姓。」左傳也說伯鯈是燕姞的祖，正是應屬匽姓。說她是燕姞，實用改姓而言。姜姓本是羌人的姓，所以周人東來之後，有許多古國都不願意改姓姜，而改姓姞。「姞，吉人也。」姜，姞，又是雙聲。姒，姜，兩姓之改為姬，姞，原因大畧如此。可是周代姬，姜，兩姓分佈很廣。一方面固然是分封的關係，但是大部分還是「賜姓」與「改姓。」若從其中考求起來，有許多是古代姒姓的國家。西周以後變作姬姓。例如：成周附近有妃姓的虢氏，宗周附近有姬姓的虢氏；宗周有姬姓的邢氏，襄國一帶有姒姓的邢氏；鄭有姒姓的曾氏，楚有姬姓的曾氏。這都是最普通的例子。可是很顯明的告訴我們，姬姓國中有許多是從妃姓，或姒姓國中變過來的。從前人大都把這一現象看作賜姓。賜姓當然是有的。不過「更姓，改物；」也是事實。姬姓是周人特創的姓。甲骨文中已見「周侯，」「周族，」這類的名稱。可是沒有發現姬姓。這一事實，非特別留意不可。姬姓如何從妃姓或姒姓派衍出來，上文已經說過。那末姒姓或妃姓之變為姬姓，大約在什麼時候？作者以為在文王以後。原先的周人恐怕是妃姓。詩經緜之詩所謂：「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只能算作姬，姞，耦婚的淵源。妃姓的是「巳羌，」姜姓的是「來羌。」這「巳羌，」「

來羌」都不能代表那妃，姜，兩姓。因爲氏族社會中本可以在同姓不同氏中選配偶。與姬，姜，耦婚制性質大不相似。后稷娶于姜的說法，是從「已羌」「來羌」相結合的事實上所構造出來的「姬，姞，必耦制」的根據。詩經大明篇說：「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又說：「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照這樣看來，在王季時，不只是沒有「姜，姬，必耦制。」并且王季所娶的任姓女，還是從東方來的。又在思齊篇說：「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照詩的說法「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在大任，大姒之間。不能照舊說，以「周姜」是「大王」的配。既稱「京室之婦，」周人娶「姜姓，」是特別禮節隆重，與衆不同的。但是就左傳「武王邑姜方娠大叔」一句話去體會來，「邑姜」一名詞，並不隆重。因爲「邑」就是「俘邑。」姜姓，原是與東方的羣羌相等的。以「周姜」稱「京室之婦，」這是姬，姜，必耦以後的事。而姬，姜，耦婚，當是文王與太公結盟以後的事。所以姒姓，妃姓，都改作姬姓。而羌女也有姜姓了。至於姜姓改爲姞姓，更在其後了。妃姓改姬姓，必出於周人。姜姓改姞姓，不一定出於周人。看齊國始終姓姜，便可以明白了。「邑姜」的稱呼，是很古的。「京姜」到是晚出的名稱。必定要「邑姜」成爲貴族之後，纔有「京室之婦」的尊稱。而且思齊的「周姜」也非緜的「姜女」可比。國語吳語句踐請盟時說：「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韋昭說：「晐，備也；姓，庶姓。」這「備姓」的制度，淵源很古。就是左傳裏所說的備「三恪」制。上文已經說過。國語晉語的黃帝四妃，二十五子，十二姓，雖是傳說。這種制度也有相當的事實作根據的。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常乃速齊國中女子

長七尺以上者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用這樣的方法，僅有七十餘男。文王僅一大姒，能够「則百斯男，」令人難於置信。足見「百」字當讀爲「伯。」大姒的族姓很古。所以生來的兒子可以稱「伯。」這就是「則百斯男」的確解。毛公知道「百」字難解。說：「衆妾則宜百子也。」詩裏並沒有說衆妾呢?百讀千「百，」一定不是。雖然沒有衆妾，但是我們覺得「京室之婦」的「周姜，」還是文王的妃。也是姬，姜，耦婚制起於文王以後的一證。以上所說，都是解釋姬，姒，的關係與姬，姜，的關係。銅器中有匽公匜，正是姜姓。可見後來南燕是姞姓，確從姜姓轉變而來。左傳裏說：「姞，吉人也。」這一後起的姓，古器古籍中有好多證據。列如豐姞毀，甘姞鼎，鼉侯媵鼎中有「王姞。」這「王姞，」與左傳裏的「王姬」相比，知道西周以後王族中本有姬，姞，兩姓。左傳桓公十一年有「雍姞，」十二年又有「雍姬。」哀公十一年有「孔姞。」潛夫論志氏姓說：「蔡，光，魯，雍，」都是姞姓。魯，蔡，是姬姓，大家都知道的。魯有姞姓，並無其他證據。若以「王姞」相比，也是可能的。金文中有「蔡姞」與王符說合。從這裏可見同一魯氏，蔡氏，雍氏，各有姬，姞，兩姓。與上文所說虢氏，曾氏，邢氏，各有姒，姬，兩姓的理由相合。并且也是姒姓改爲姬姓的證據。王族，魯族，中都有姬，姞，兩姓；這姬，姞，就是姬，姜，更加可以相信了。古代行兩姓耦婚制的，不止姬，姞，兩姓。左傳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范武子從秦回晉以後，其留在秦國的族屬，稱劉氏，也是劉范耦婚的證據。又莊公二十二年：「有嬀之後，將育于姜。」這是後來「姜齊」與「田齊」耦婚的預言。

西周以後新興的姓有妘姓，嬴姓，嫣姓，姚姓。這是直接從古代的妃姓，姒姓，好姓，匽姓，一貫的系統下來的。與姬姓姞姓的情形大不相同。可以這樣說：姬，姞，是貴族姓。妘，嬴，嫣，姚，是平民姓。妘姓也作邳姓。原本應作云姓。例同妃姓，好姓，可以作巳姓，子姓。云姓也是古代的巳姓。其字從古文上，从巳，如云。从女的妘，从邑的邳，都是後起字。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應作「如云。」指妘姓女而言。如「彼姝之子，」「彼美者姝，」的例子。「云」就是「上巳。」如上鄀，上蔡，上庸，上虞，上饒，上黨，上艾，上洛，之比。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說：「昔者黃帝以雲紀。」也應當說「以云紀。」古代有兩種關於氏姓的祭。一是祀「高禖，」毛詩所謂「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祭于郊。」一是「祓禊。」韓詩所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左傳宣公三年：「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因此生穆公。這是詩經與左傳又相合的一點。高禖「祀鳥，」上巳應是「祀匽。」所以其祖是伯鯈。上文不是說過嗎？巳，匽，嬴，原在一個系統呢！「上巳」是祀匽，正合「匽圖騰」早的說法。所以稱「上巳。」凡是「巳族」的人自稱曰「已。」與「有台氏」自稱曰「台，」「有娀氏」自稱曰「我，」「昆吾氏」自稱曰「吾，」「豫族」自種曰「予，」「舒族」自稱曰「余，」的例子又是相合。中國的語言文字都是這樣子積起來的。妘姓的國家，據國語鄭語有「鄔，鄶，路，偪陽。」其中的鄶氏，經傳古器都說是㚼姓。有會㚼鬲爲證。可見妘姓是從妃姓，㚼姓，一系統出來的。鄶之改作妘姓，大概見其國族之早。鄭氏詩譜：

「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說檜是重黎，等于說檜是「上巳。」「大戴記帝繫篇說：「四曰萊言，是爲云姓，鄶人。」史記楚世家作「會人。」妘可作云，鄶可作會。說文女部還有从女的嬇字。但是「萊言，」系本作「求言。」據作者的看法，逸周書史記解左史戎夫所說的「古鄶國，」到是姒姓；妘姓的鄶，雖說是「上巳，」反是新興的。因爲甲文沒有妘姓。金文作从女，从鼎，从○，如周棘生殷的[鼎女]。或作从女，从貝，从○，如輔伯鼎的媴。現在都釋作从女，員聲。于是「有女如雲，」也作「有女如員」了。从鼎與从貝同義。妘字从貝，還是因爲嬴字的關係。从○，仍舊是表示國族名。這就是「云」可以作「曰」的緣故。所以小篆的妘字最晚出，卻能表示很古的意義。函皇父殷也有「媴姓」「函」或作「閻。」詩十月篇：「豔妻煽方處，」毛詩作「豔妻。」函氏大概確是妘姓。豔，媴，妘，聲同。「豔妻，」也如同「有女如雲」的「妘。」媴姓大概是西周以後的姓。姝，是代表東方的美女；妘，是代表南方的美女。于是「閻妻」寫成「豔妻」了。此外便是嬴姓，也不見于甲骨文。在左傳史記裏，以及潛夫論志氏姓所記的，有「梁，耿，葛，江，黃，徐，莒，六，蓼，英，秦，趙」諸國。這些國家，照史料上考察來，有許多原本不是嬴姓。例如「莒，」左傳就說是「巳姓。」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釋文說巳有祀，己二讀。可見「莒」原本是巳姓。徐就是「荊舒是懲」的「舒。」王符也說：「舒庸，舒鳩，舒龍，舒共，」都是偃姓。史記周本紀，趙世家，都說到「徐偃王。」可見嬴姓的「徐，」是晚出的，原本是偃姓的「舒。」從莒，徐，兩國中的族姓轉變途徑上，可以說明巳，匽，嬴，的關係，確自成一系統。許子妝簠有「秦

嬴，」其字作从肓，从[illegible]从女，如[illegible]。這一形態，當是嬴字中之最晚出的。與下舉幾個「嬴」字都不相同。秦之改姓，恐怕很晚。妘，嬴，兩姓以外，還有二大姓，也是周代新興的。便是嬀姓，姚姓，都是甲文中所沒有的。這兩個姓，都淵源於虞。左傳裏說到嬀姓的代表，是「陳胡公滿。」襄公二十五年子產說：「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陳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襄公十九年：「圭嬀班亞宋子。」又知道圭是嬀姓。這圭，大約是「上圭，」京兆郡有「下圭。」這兩姓，甲文固然未見。古銅器中，也不多見。在經傳裏，都變成貴族。先說姚姓，金文裏有「敔姚，」又有「易姚」又有「虢孟姚，」又有一姚壺，毛伯翊父𣪘又見「仲姚。」「敔」也是𢿱氏。散盤中見「𢿱武父。」歸納起來，「虢，」是「虞虢」之虢。「易」就是「下陽。」正屬虢邑，即河東太陽縣。都在河東，左馮翊，右扶風之間。姚姓的虢與嬀姓的虞，原在一處的。所以說文就說「虞舜居嬀汭，因以爲氏。」但照金文裏看來，嬀姓大半是「陳氏，」或「田氏，」又有一希見的「寡氏。」據作者的見解。虞本是姚姓。有「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及「留有虞之二姚，」作證。所以嬀姓比姚姓還是晚起。淮南子說山訓：「羿死桃部。」詮言訓作「羿死于桃棓。」這「桃棓，」是「桃部」之變。而「桃部，」卻是「姚部」之誤。虞，虢，一區域，古代都是「姚姓」所住。于是有「姚部」之名。例如漢人所說的嗌部，梁部之類。嬒，鄶，既然可作「檜；」姚之作「桃，」並不算希奇。詩經「桃之夭夭」一語，也是暗指姚女的。古代圖騰社會，每一氏族，都有社樹。如「桑林」即若木，是殷代的社樹。後來的「宋，」就都于「桑林。」所謂「商邱，」也同指一地。而宋字从

从木讀如桑聲（心齋聲類相近。如相在心紐，霜在齋紐；襄在心紐，蠰在齋紐之例。）以桃作姚姓的社樹，也是可能的。後志任城國有「桃聚」原本也是姚姓的邑聚。姚姓出現比較早，嬀姓又稍晚。陳氏，田氏。是嬀姓的基本國族。不過這嬀姓雖然後出但是這一部族可是很早的。也如同「嬴姓」雖然晚出，「嬴圖騰」的部族並不晚。

古代有以氏爲姓的，也有姓爲氏的，上文已經舉出許多證據。就左傳中其他資料研究來，「蔿氏」却是「嬀姓」的根源。蔿，在左傳裏又作「蔦」。這與康之作「康」相同。也是國族名。隱公十一年：「館于寪氏。」又可从邑作鄬，襄公七年「將會于鄬。」這樣看來有嬀姓，又有寪氏，鄬氏。說文人部的「僞」字原來也是伹人僞人伾人侊人之類。這一國族也散佈很廣。隱公十一年：「鄔，劉，蔿，邘之田。」襄公二十三年「偺括圍蔿，逐成愆。」杜預都以爲是周邑。僖公二十七年：「子玉治兵于蔿。」杜預說：「蔿，楚邑。」孫叔敖正是封于「蔦」所以稱「蔿敖。」此外以蔿爲名的，如蔿國，蔿賈，蔿呂臣，蔿掩。蔿氏的部族分佈很廣。晉國又有士蔿。而嬀姓的國家却很少。金文嬀字幷且有不从女的，其字作□，如陳孟嬀匜也有从女作□，如剌艮肇鼎。嬀可以作爲，如妃可以作巳，繪可以作會，很普通的事。說文訓爲作「母猴，其爲禽好爪，古文作□。」幷且說這是母猴相對立。眞是附會太過了！這象兩隻手在作事的形狀，却是非常確切。若就字形看，不論甲骨文金文，都是以手牽象的形狀。甲文象字作□。或作□，金文作□，都有長鼻。就字形看是「象」，並不是「猴」。甲骨文「爲」字作□，作□；金文作□，作□，都是用手牽象。可是也有不作象的，如公伐郐鐘作□，公伐郐鼎作□，既非猴，也非象，却

是豸字之上加一爪形。于是纔明白，說「爲」象猴，乃是根據「豸」字而來。說文「豸：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說豸字正在獸之間。甲文有「豸方」見續編卷三頁十二片六。古器中有「左豸戈。」如若我們沒有忘記掉「爭」字也是「子」上加一爪形，那末這象字或豸字，上加爪的意義，原是爭虜一種古代野蠻人的意思。所以奚奴的「奚」字，也是上有爪形。說文訓「貉」爲「北方豸種。」可見「左豸」就是「左人。」國語周語：「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解者大都說舜弟象，鯀子禹。「禹是傳說裏有功的人，「象」又有什麼功呢？鯀同禹的故事，是有一種基礎的，上文巳說過。舜與象的故事，也同樣有基礎，此地約略先說一點。舜就是「夋」這是大家承認的。但是照甲骨文「夋」字作，正象一足的「夔。」與莊子「夔憐蚿」一說相合。南方的民族有稱「夔」的，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夔」在南方，「豸」在北方。正是代表南北兩大古族。所以舜與象成了兄弟。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意。」「狄騠」就是「銅鞮，」指「狄族，」正是北方；「重象」如「重黎，」即指「象族。」古代象族所住的地方是「豫州。」所以「豫」字从予从象。「羣舒」也是「豫族」的代表。其字从予，从舍。徐又是羣舒的後繼者，其字从余，从邑，如郐。與徐字相同。這一族有一特徵是「服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古器裏也見「象舞，」其字作「䞣。」我們從「重象」「三象」這兩個名詞上看來，中原的「豫族，」與海外的「豫族」相通的。所以秦有「象郡，」漢有「象林，」唐有「象州。」都在南徼。後世「重譯」一語，就

從「重象」而出。漢地志鉅鹿郡有「象氏，」其地望與「羣舒」不相近。別一族以「服象」爲「服舒族。」在其本族，却以「服豸」爲「服狄族。」因此字形不同，所以可以从象，也可以从豸，而都引申作「爲」字用。說到這裏，又要引詩經了。魯頌閟宮說：「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正是上一句說「服豸」下一句說「服象。」豫族本來散佈很廣的，後來却專指一部族而言。孟子萬章篇說：「封象于有庳。」帝王世紀說：「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說：「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道縣就是後來的道州。王隱晉書「大泉陵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都是出于漢書昌邑王傳「舜封象于有鼻」一根源。古代某地有這種人的，稱有。如有庳，有莘，有虞，有鬲，有仍，有易，有逢，有扈，有戎。沒有這種民族的呢，稱無。如無終，無棣，無錫，無爲，無已。無錫的錫作「[illegible]，」就是易字。易經晉卦「康侯用錫馬繁庶」就是「用易馬繁庶」正是說「康謀易旅」的事。「有易」與「無錫」是相對的名詞。如同「有庳」之與「無爲」古器中有「無貫殷，」就是「無己。」又有無[illegible][illegible]，就是「無夋，」或可作「無爲。」由這樣研究來，嬀姓從嬀氏而出，嬀氏從豫族而出。這種古民族，與商人比較接近，就是後來的荆舒。國語周語說：「盧由荆嬀」韋昭也說：「盧是嬀姓。」足證荆嬀之中大概以荆舒爲主體。所以嬀與嬴一系統還是有關係的。照這樣看來，嬀姓與南方的部族關係比較深。姚姓呢？與北方部族關係比較深。世本說「舜姓姚氏，」史記說「舜居于嬀汭，」說文一方面根據史記說「舜居嬀汭，」一方面又根據世本說「居姚墟。」成爲姚姓嬀氏的人物。這只能證成姚，嬀，是一個系統。但是照帝王世紀，「姚墟」又在「成陽。」照九譜中「湘

君」「湘夫人」的故事，又在南楚。這當然是部族散佈很廣的緣故。但是還有時間的原因在裏面發生作用。舜如果是「冀州人」「姚墟，嬀汭，自然在河東。這是指初期到北方的蠻族。在春秋時起來的，是「齊」德于遂，遂世守之」的陳氏，嬀姓。越到晚期，南方荊蠻又有新興的起來了。于是姚姓，嬀姓，都南移了。其實不是南移，是南方新起的舊族。因爲有「敫繇」一名，我們說敫姚，虢姚，易姚，都是繇氏。這同梁伯戈上的「鬼方蠻」一樣性質。詩經大雅韓奕篇也說到「因時百蠻」，又說：「其追，其貊」，這「韓城」也正是在河渭之間。那末這一帶有貊族，並非不可能。尚書牧誓篇也說到「微，盧，彭，濮人。」「敫繇」既是姚姓，盧又是嬀姓。而且微，盧，又是貊貉的對音。如此說來，嬀氏或嬀姓，虞氏或姚姓，原本還是貊貉族。換而言之，「豫族，」或「豸族，」都不能離開貊貉族一個大系統。

既然說到繇字，金文裏就有繇姓。可是又有稱「嬔姬」的。如「中伯作繇姬盨」也可以省女作繇。在詩經裏有兩種意義：邶風「靜女其姝」與「靜女其孌」相對的。姝是姝姓女，孌可能也是孌姓女。齊風甫田篇：「婉兮！孌兮！總角丱兮。」與猗嗟篇的「猗嗟孌兮！清揚婉兮！」也是婉，孌，相對。惟有邶風泉水篇稱「孌彼諸姬，聊與之謀。」這個孌字作形容詞用。大概「孌姬」如「巴姬，」「南姬，」這是賜姓的緣故。姝是姓，婉也是姓。宛古申伯所都。國策西周策「宛恃秦而輕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有「宛春。」因此知道「孌」原本也是姓。并且孌有「力沇切，」既然可以省女作繇，就能讀「莫還切。」足見繇字也是出于貊貉一語根。廣韻說：「楚人稱母曰嬭。」「齊人稱母曰嬃」嬭，孌，又是雙聲。這都是南方新起的族姓。楚人的祖先是熊繹，其國君名直到戰國晚期，

還有熊字連在一起的。「楚成王願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應該也是「嬴圖騰」的部族。并且與江，黃，六，蓼，時有交涉。可是不姓嬴。足見東周以後新興的國族，都可以自已造姓。姚，嬀，嫚，媥，是最重要的例子。國語周語中：「鄧由楚曼，」也是嫚，媥的雙聲字。鄭語又說：「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芈就是媥姓。并且確實說出姬，姜；姬，嬴；姬，芈的關係。金文中有「嫚姬，」就是確據。所以姚，嬀，嫚，媥，都可以說是新起的彝姓。還是與已匽，嬴一系統有很密切的關係。又有一個系統，大都是存于北方的姓，就是殷代的「猶族，」周代「狄族」的姓。易經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在詩經大雅蕩篇也有：「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兩句。此外竹書紀年，史記，甲骨文，金文中都有說到。王先生說鬼方，昆夷，玁狁，是一族。當然很對！但是我們不能把「鬼方」作「匈奴」一樣看待。在殷周之際，鬼方的文化相當高。不過與殷，周，兩族總是相對抗。詩經的「執訊獲醜，」史記的「備物醜類，」都是指「鬼方」而言。鬼方就是殷代的「猶族，」周代的「狄族，」伯世中世之間的「有易。」晉文公娶隗氏女，就是狄族。金文作媿。史記楚世家索隱引系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大戴記作「女隤。」可見媿，隗，嬇，隤；如同姺，陎，嬀，隝之例。媿，嬇，都是鬼方的姓。楚世家說「吳回」生「陸終，」而鼄公牼鐘也說到「陸終，」這樣說來，「陸終」是東南方古部族的祖先。所以梁伯戈稱鬼方蠻。并且「陸終」的「終」就是「螽斯」的「螽，」山海經海內北經也說：「人蟲，其狀如螽。」這是鬼方同南方東方部族有關係的明證。鬼方的鬼字小篆从厶，从鬼，作鬼。這厶形，還是巳字，也未脫去「巳圖騰」的關係。但是甲骨文作

□，或从示，作□；金文中盂鼎作□，梁伯戈作□，陳助毁蓋作□。小篆的从□，大概就是甲文，金文的从示。陳助毁蓋幷且从□，也是表示國族名；如曹，晉，魯，台之例。梁伯戈从攴，有驅走的意味。所以稱之爲「□」。原先的人還不知道「鬼方」與「巳族」有關係。梁伯戈是東周以後的器，逐漸有人明白這一道理了。再晚一點，就有「康回」，「吳回」，這些名詞出來了。「康回」就是說「康國」，原是南方部族，現在又回到南方來了；「吳回」就是說「虞國」原是南方部族，現在也回到南方來了。王逸說「康回」就是「共工，」楊寬先生說「吳回」就是「康回」，從大處看，可以如此說。下文還要提到的。在這裏是說明小篆的「鬼」字爲什麼从□。而甲文，金文，不然。因爲作小篆的人纔明白「鬼方」與「巳圖騰」還是有關係的。尙書堯典說：「分北三苗。」北方本是有「□族，」這是脫離「巳圖騰」向北去的。所以祀字可以改从巳爲从異，作禩。如說文或體。古器中也有作禩的。汜水又可作潩水。而這一部族所住的地方稱「冀方。」金文作□的異字；从北，从廾，原就是違異的意思。可是盂鼎的□字，與从戈从甲的戎字相同。□，象古代的胄形。從戎字从甲，鬼字从□。兩點上去考求，僅見鬼方與犬戎有關係。所以史記周本紀，竹書紀年，都有「西落鬼戎。」左傳有「東山皋落氏。」戎與狄本是同族。古器中有戰狄鐘，朋仲滕鼎有畢媿。畢本狄族，而媿姓。潛夫論志氏姓：「隗姓赤狄，姮姓白狄。」又據昭公十二年穀梁傳范寗注「鮮虞，姬姓白狄也。」那末狄之中本有姬姓。晉也是姬姓，所以同媿姓通婚。作者認爲王符的話是有據的。「姮娥」本是連語。甲文有娥姓，而無姮姓。娥是古代狄族的姓，後人說作姮姓。至于

媿姓呢？原本也是有娀氏。與姬姓同族。其後分爲赤，白，兩種。所以范寧說白狄姬姓。周人本是从戎狄中興起來的。媿，嬇，兩姓與姬姓一樣都是狄族模倣其先進部族所創造的姓。娀姓與娍姓，妭姓，的關係上文已經說過；姬姓與妃姓，姒姓，的關係也已經說過；媿，嬇，與姬又是雙聲。所以媿姓與妃姓的關係是間接的。從上文所說的綜合起來。凡是中世以下圖騰不同的部族，在姓一方面也不過有很遠關係。如妹，姝；㚻，𡤋之屬于「黽圖騰，」原于巳圖騰而巳。此外的大姓，都與巳，匽，嬴，一系統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古姓多得很，這裏所說的都是很普通而重要的例子。

「姓」是血緣的關係，「氏」是地緣的關係。其中遞嬗的經過很複雜而有意味。上文僅僅說到幾種主要的姓，已經費了那麼多筆墨。現在說「氏」了！應該更多。如果把經傳同古器上的史料全部歸納起來說，有很多事實可以發現。留待作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時再說。這種血緣與地緣的關係，中國古代學者已有見到。世本氏姓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這大概是一種表格式，這種方法如能保留下來，在氏姓學上必定有很多可寶貴的資料。上文所引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是把姓屬于血緣的關係；「胙之土而命之氏，」是屬于地緣的關係。有了「姓」與「氏」的配合，纔成爲族。所以說「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東周下來的姓氏關係還是這樣的。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說「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這就是「官有世功」的解釋。在古代以「方物」爲圖騰的氏族社

會，到東周以後，變成以「職業」爲中心的宗族社會。所以甲骨文金文中有許多以「人造物品」作圖騰的。如上述漉酒圖騰是一明證。（作者已於甲文金文中，找到幾十種古宗族圖騰，別有文字發表。）這時候的氏姓制度，比之古代的圖騰，其嚴格性也不相上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是如何嚴重呢！若有了「功績」便可以「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可以這樣說「圖騰」的氏族社會是「命姓受祀」「職業」的宗族社會是「命姓受氏」這兩句話都見于國語周語。足見「氏」與「祀」有關係的。古代人亡國說「亡其氏姓，」也說「絕祀。」「姓」之表示血緣關係，大家都明白。「氏」爲什麼是表示地緣關係？若照文字上研究來，非常複雜。我們先說一句：「氏」字與「氒」字，是一個字源。其二：是「瓜」字與「氏」字，雖是兩個字源。有時指一件同樣的名稱。這都就甲骨文而言。在金文裏：「民」字與「氏」字是同字源。我們照次第說來：甲骨文中有兩個字一作□，或作□。前編卷七頁三十九：「壬申，卜□□征氏。」後編卷下，頁二十一：「妌氏。」都是姓氏的「氏。」又有从皿作𥁰的，如前編卷二頁二十七：「壬子，卜貞田𥁰，往來亡災！」這从皿的「𥁰」字是地名。與「盂方」的「盂」字同例。於是大家都認爲寫作「□」或寫作「□」的是「氏」字。又有一個作「□，」或作「□，」這應該是「瓜」字。可是後編卷下頁十三有：「來叔氏；」續編卷三頁二十六：「帚妌氏；」卷五頁四有「□氏；」都是「氏」字，而字形如「□，」如「□，」又續編卷三頁四：「妌氏；」卷二頁十八：「貞王氏□」也作「□。」并且甲骨文中有二成語：「其氏，」「弗其氏。」字形也是作「□。」這「□」

與「[illegible]」兩體，都作「氏」字用。這是事實。但是這兩個字不出于一個語根。爲什麽呢？[illegible]，[illegible]，雖稍異；還是相近。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的絕異，不能說是一個字根。若從聲音方面說「瓜」與「氏」也大異。照字形說「氏」與「氒」確是一個語根。甲文「氒」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金文「氏」字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都相近。說文「氒」字从「氏」，讀若厥。本大于末。隸古定尚書「厥」皆作「氒」。史記引尚書，「厥」皆作「其」。盂鼎：「尹正氒民」，就是「尹正其民」。氒，居月切，見母與氏字聲音不相近。可是从氏得聲的有「祇」字，巨支切，羣母。見，羣聲相近。古地名中「氏」與「丘」常相代用。如「乘丘」可作「乘氏」。這類例子很多，下文還要說到。金文「丘」字作「[illegible]」，象二人並立在地上。小篆也是从北，从一。北字正是二人相背；一，象地。所以金文丘字是二氏相背。「丘」可以代「氏」，就是這個原因。丘，去鳩切。羣，溪，聲也相近。從氏，氒，丘三個字比較研究的結果，因而知道古代人住在某一丘的，就是某一氏。「姘氏」，「王氏」，「姘氏」，「[illegible]氏」，都是說某一氏住在某一丘上。古代氏族社會中如卡米拉羅依式的婚姻方法，當事人的對方必定不是其自身的父族或母族，而別在第三族。自己所生的子女，父母各入別一氏族。從子或女對父母說也是第三族。在這樣的氏族社會中，父族居一丘，母族居一丘，妻族居一丘，夫族居一丘。每一丘就是一氏。以父母作主體，妻族爲第三；以夫婦作主族，子女爲第三。所以中國第一人稱總是用「部族自稱」名。如上舉台，我，予，余，吾，己，之例。第二人稱有三個字：女，爾，乃，都是指「女性」。孕字从乃，从巳。「乃」象包衣，與「妊娠」有關係。廣韻：「楚

人呼母曰嬭。」女，爾，雙聲；都是第二人稱，而屬于「女性。」至于第三人稱，由「氏」字引申而出。其，氏，雙聲；厥字從氏字出都是「及物」的。并且第三人稱函有不尊敬的意思。現代南方俗語還有稱「妻」爲「其」的。原本是「氏」字，讀支韵，巨支切。命姓受「氏，」也可以作命姓受「祀」」所以「祀」與「地」有關係。于是稱「天神，地祇。」這就是「氏」與「丘」，「氏」與「𠂔」的連屬關係。「本大于末」非其本義。所以說「氏」與「𠂔」同一根源。「瓜」與「氏」爲什麼不同一語源，而可以通用呢？就甲骨文[illegible]或[illegible]的構造看來，確是「瓜」字。詩經豳風東山篇「果蠃之實，亦施于宇！」正象[illegible]字，如屋下懸掛一「瓜瓞」之類。但是屋簷之下黏一蝸牛，也是這一形狀。所以「蝸牛廬」可以作「瓜牛廬」「果蠃」可以作「果蠃。」都是象其形狀。照人類學者的目驗古代海疆民族都有「貝丘。」中國沿海各地雖然沒有，可是左傳莊公八年有「貝丘，」（史記楚世家作涓丘。）宣公十一年有「辰陵，」都是齊魯間的地名。「辰」就是「蜄。」而「蜄」就是「果蠃。」上面已經提過說。「辰陵，」等于說「[illegible]陵。」而「丘陵」又是謰語。「辰氏，」又是雙聲。古地名中在北方稱「氏」的，南方都稱「陵。」如「杜氏」就是「杜陵。」這裏可以使人領悟到「[illegible]」字，「[illegible]」字古代都是顎音。到了後來，辰氏，都變成舌音。「貝丘」就是樂安的「貝中聚。」（括地志說涓丘在臨淄西北二十五里）「辰陵」就是「辰亭」杜預說在潁川。但齊國又有地名「巁。」以作者看來，都是「蜃丘。」其意義是很古的。所以殷代人既用「[illegible]」作氏又用「[illegible]」作氏。這種通用，在經傳中還有其他證據。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賞

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所謂「瓜衍之縣，」也是「瓜丘，」或「瓜氏」之類。也可以名之曰「瓜州。」照這說來，昭公九年：「允姓之姦居瓜州，」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的「瓜州」都是「瓜衍之縣，」不一定是燉煌的瓜州。恐怕敦煌的瓜州還是從「瓜衍之縣」的「瓜州」遞嬗而出的呢！

古代的「小州」也稱「沚，」也名「坻。」關雎篇說「在河之洲。」蒹葭篇說：「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說文就名「水中可居曰州。」古代北方多沼澤。爾雅釋地：「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自然到處有「瓜州。」左傳裏有「九州之戎，」就是這「戎州，」或「瓜州。」所以人民皆「羅萃而州處。」國語鄭語的「謝西九州」也是這種州。因爲是「州，」又可以「防水。」我們纔明白墨子兼愛中篇「北爲防原泒，」原是作「北爲防原泜。」與从土的坻字相同。所謂「泒水，」就是「泜水。」泒水雖然在鴈門，但是史記張耳傳：「斬陳餘泜水上」的「泜水，」出常山中邱縣。如果定說「防原泒」是水。也可以說作常山的「泜水。」並且還有其他「泜水。」僖公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注家以爲陽縣的「泜水」當之。其實泒水，泜水，都是一些「瓜蔓水。」于是其中也有許多「瓜衍之縣。」「氏」就是「氐，」「氐」加點是後起字。從「泒水」就是「泜水」一事上，也可以說明甲文氏，瓜同用爲姓氏的「氏，」是確實有意義的。現在說到第三個問題了。「民」與「氏」爲什麼又是同一根源？金文「民」字大都作□，作□，作□，作□，作□；而氏字作□，作□。古文字例：□形與□形相

同。如丁字可作▼也可作○。這樣例子很多。「民」字與「氏」字，不僅意義上相同，在字形上也相同了。古鉢中「民」字从母作「[illegible]」，更加與「氏」字有關係。這樣一個事實就是說明「氏」字的古音也是從「貊貉」一語根上出來的。有「民」字及从「氏」的「祇字」同用的「瓜」字作證。并且還是「羸圖騰」的文化系統。（古代的氏族約略可考的是召氏，也是二分的家族組織，史記夏本紀贊斟戈氏，斟尋氏，就是左傳殷氏六族中的長勺氏，尾勺氏，斟，勺，都是說[illegible]。還有許多話再說）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對於氏的派衍說得比較切實。對于姓的派衍沒有什麽發明。他說：「昔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建功德。傳稱民之徽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徽品十，於王謂之千品。」這是根據楚語立說。下文又說：「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姓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于國，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若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此之屬，不可勝紀也。」這裏面的話，大部分是從左傳裏歸納出來的。若照我們的研究，殷代以前的氏，於地緣中實兼有血緣關係。例如姘氏，姘氏，簡直是以姓為氏。這在氏族社會中本是如此的。我們把姓算作血緣的關係，「氏」作地緣的關係，大約在殷周之際。東周以下的情形，

就是王符的說法了。古代人于「姓」以外，又加以氏的區別，是因爲遠古是有氏族圖騰作種姓制度的基礎，到後來圖騰制逐漸頹敗，又因爲遷徙更繁，同姓族屬散佈更廣，必定要加以區別，于是把古代表示圖騰的「謚號」或「方物」加在地緣的關係裏。這種情形，大概在西周是很盛行的。所以古代的「氏」以國，以居，以事，爲主。還沒有王符所說的那麽多種類。後世的「郡望」與「氏」的最初觀念相似。其間演化的過程，很複雜的，王符這幾句話，還不足以盡其意。作者現在專就「氏族名」變爲「地名」的說其大概。古代人住在丘上，或州上。每一氏居一丘或一州。所謂「一邱之貉，」就是如此說法。如同現在的某家村，某家莊，某家墩，某家集，某家聚，某家塲之類。左傳裏還保存許多丘。例如：葵丘，咸丘，頃丘，渠丘，幽丘，穀丘，楚丘，豐丘，犬丘，黍丘，揖丘，祝丘，廩丘，雍丘，英丘，平丘，貝丘，乘丘，犂丘，桐丘，牡丘，瓠丘，宗丘，鄟丘，戾丘，邢丘，淸丘，壺丘，重丘，於餘丘，句瀆之丘。此外還有許多陵，也是古代的丘。至于說到氏的，更多了。就中有明白是地名的，也有在左傳裏名丘，而後世名氏的。例如：濟陰郡乘氏，應劭云：卽左傳「敗宋師于乘丘」的「乘丘」博物志也這樣說。又如昭公二十六年：「師于尸氏。」後志河南郡有「尸鄉，」注云：「卽古之尸氏。」潁川郡有「雍氏城，」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楚圍雍氏，」注云：卽左傳襄公十八年之「雍梁。」而哀公九年有雍氏，又如後志濟陰郡有「已氏，」左傳文公十四年也有「已氏，」哀公十七年也有「已氏。」釋文也是祀，紀二讀。杜預說是姓。後來的「已氏」實從「已姓」而出。在甲文，妃可作姛。前志東海郡有「司吾，」後志陳留郡有「已吾，」證明司姓就是已姓。後來都作氏了。這裏保存了古代的許多實

在情形。左傳定公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預說：「老丘，宋地。」這「老丘，」與「老氏」有關係。成公十七年：「至于高氏。」後志潁川郡有「高氏亭。」左傳裏屢說「次于某氏，」「館于某氏」的，大都是族名兼地名。如隱公十一年：「館于寪氏。」宣公十五年：「次于輔氏。」這同甲骨金文裏「在某餗，」左傳裏「次于某師」」的例子相似，可以證明上文所說餗，丘，氏，性質相同的說法是對的。又有說「宿于某氏」「將如某氏」」的。例如昭公二十六年：「王宿褚氏。」定公九年：「衞侯將如五氏。」定公十年：「伐邯鄲午于寒氏。」後志濟北國有「寒亭，」就是古寒浞國。又哀公十五年：「齊爲衞故伐晉冠氏。」杜預說：「在陽平館陶縣。」更加有意味的，是哀公二十五年：「初，衞人翦夏丁氏。」這件事已經見于哀公十一年。說：「衞人翦夏戊。」杜預說戊是人名。作者以爲這與「赤狄甲氏，」「戎州己氏，」的例子相同。「夏戊，」不一定是名。既有「丁氏，」就可能有「戊氏。」古代氏族以十干分隸的事實，在左傳裏還可以找到這此殘遺痕跡。在左傳以外，見于前志，後志的：河東郡有猗氏，皮氏，太原郡有玆氏，上黨郡有涅氏，泫氏，陭氏，河南郡有緱氏；後志雒陽有「褚氏聚，」有「曼聚，」就是古代的「褚氏，」「曼氏。」河東郡有端氏，弘農郡有盧氏，潁川郡有綸氏。後志作輪氏。前志南陽郡有平氏；鉅鹿郡有象氏，楊氏，常山郡有元氏，安定郡有烏氏，代郡有班氏，狋氏。後志酒泉郡有表氏，遼東郡有沓氏，陳留郡有尉氏。在史記裏也有很多地名稱氏的。如秦本紀昭襄王十一年：「五國共攻秦至鹽氏。」徐廣作「監氏。」秦始皇本紀：「九年攻「衍氏。」索隱說是「魏邑。」呂氏春秋首時篇魏有「繭氏。」綜合起來看，這些稱氏稱丘的地

名，有些確是從古代傳下的。有些也是秦漢人倣製的。但是從保留這一風氣上看來，可以見出古代氏族社會的大概情形。氏族社會是從殷周之際崩潰的。東周以後，雖有，也都隱而不現了。左傳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這是暗示脊也是原于「巳圖騰」。事實上已經改姓易物了。例如「六鷁退飛過宋都，」也是暗示「鳥圖騰」的沒落。古代姓氏制度到了殷周之際，確有大變革。周人首當其衝而已。氏的派衍，以地緣作第一關鍵，血緣作第二關鍵，職業作第三關鍵。手頭甲骨文、金文的書全無。但憑記憶所及的說了那麼些。當續作更詳細的探討，留待以後再說吧！

第六章　宗族分枝

古代的「姓氏」與古代的「宗族」「圖騰」，及「氏族」「圖騰」，都有關係，上面已經說過。至于「宗族」分枝，又與「姓氏」及「圖騰」兩問題發生直接連繫。中國人說「宗族」，普通總是按照春秋戰國以後的「宗法社會」而言。這種「宗法」，當然是「宗族」，留在下章再說。本章所說的是從「氏族」到「宗族」的「部族」或「種族」。「宗族」原于「氏族」，而「氏族」與「宗族」，都離不開「部族」，或「種族」的圈子。中國種族之構成，當另文討論。現在就文獻上的材料，大概的說一說古代初民社會裏的中國人，以及古代神話傳說中所反映出來的民族問題。上文已提出「四世」與「四代」的名稱。就是「伯，仲，叔，季；」與「虞，夏，殷，周。」四世的說法是很古的，現在都把本義忘記掉了。四代的名稱很晚纔有。若討論其中先後，大約「虞，殷，」二名起來比較早；「周，夏，」二名起來比較晚。在甲骨文金文裏所謂康，唐，商，三名中；康，唐，就是後人所謂「夏」；商就是「殷」。夏代一名詞，在歷史上出現比周代還要晚。不僅比周晚，而且在西周以前，連「夏」字都沒有。「夏」字的出現與「漢」字不相前後。周頌不是西周以前人的作品。時邁的：肆于「時夏」，思文的：陳常于「時夏」，與左傳隱公十一年的「時來」語例相同。「時來」是對古代的「來羌」，「來夷」，而言。「時夏」是對古代的「康」

「唐，」兩族而言。所以「唐」訓大，「夏」也訓大。左傳裏「漢，夏，」兩字通用，如「漢水」就是「夏水。」金文裏說到「夏」的，是東周以後器。詩經的「漢廣，」所指的是「夏水。」楊寬先生說：「夏國」就是「下國。」也是古書上常見的事。不過「夏」字還是象形字。「衣冠楚楚，」儼然「華夏之民。」所以秦公毀說「虩事蠻夏。」事實上，虞是三苗時代，夏是唐商，或唐康時代。左傳昭公元年所說的：「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在原意是說四代都有敵對的異族。在殷周兩代，確是如此。照上文所說：「觀，扈，」與「夏桀」不見得是異族。虞與三苗是異族，也是晚周人的見解。照作者上文所說，及下文所證明的，「虞」不能說是「三苗」的異族。戰國策，魏策，史記吳起傳，說苑貴德篇，都說到三苗的區域。戰國策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這是作文章的人把地圖看顛倒了所說出來的話。史記與說苑都作：「左洞庭，右彭蠡。」他們都覺得「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太不近情理了。於是便省掉了兩句。不知道魏策的錯誤是有原因的。我們現在知道三苗的區域是「左洞庭，右彭蠡，文山在其北，衡山在其南。」這一帶是古三苗的區域。這裏所謂古，還是戰國人眼睛裏看出來的三苗區域。其中心人物仍舊是「虞舜。」九歌裏的「湘君，」「湘夫人，」還不是說舜嗎？照作者的說法，「苗族」就是「貊族。」北至代中山，南至于閩桂，粵，西北達陝甘，西南至巴蜀，東瀕于海。而中心區域却在今山西，陝西，乃至于河南，河北，以抵于遼寧。這就是歷史上「昆吾作匋」的「昆吾，」本是「玟皦族。」適當于考古學上所謂「仰韶」文化。這是「自幕至于瞽瞍」的「虞。」也就是「虞有三苗」的

「虞。」說到「夏，」就是「唐。」國策上說：「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在其南。」史記同說苑都作：「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雒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在這裏左右也應該換過來。這是說話的人標準不同，或據地圖，或就實際說。可是戰國策說三苗區域的話，在本文並不牴牾。史記把洞庭與彭蠡的位置一換，便與「左河濟右太華」衝突了。所以說標準不同。照理應該說：「夏桀之墟：右河濟，而左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正在黃河南北岸。這不是「夏墟。」是「羿」與「少康，」活動的區域。與左傳定公四年所謂：「殷墟」却相合的。正是說：「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東蒐。」這一區域說是「殷墟，」還不如說是「康墟。」就是古代的「豕韋氏，」後來的「康侯國，」以及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上殷墟，」周代衛康叔都曾經在這一帶活動過。因爲左傳把「夏墟」北移了。杜預也說「大夏」今大原晉陽。這本是古代「唐侯國」的活動地帶。那末吳起爲什麽說是「夏桀之居」呢？大概就是根據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這三句話。「殽，」就是「函谷。」所謂「有閻之土」正在這裏。與「右河濟，左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也相合。但是後來所傳夏的故事，又有說在東方的。如「羽山」在祝其縣；「夏丘，」在下邳國；虞有空桐，有綸城。這是古少康邑。在梁國。于是「窮桑」也在東郡濮陽了。爲什麽這樣紛然的散在各處呢？作者在上文已經說過：「有扈氏，」「有鬲氏」「有窮氏，」本是在東方的。所以說「右河濟。」與「取于相土之東都，」也相合的。這一範圍，確是「康誥易旅」的地方。戰國時候的

人所謂「夏墟，」就以左傳的「夏后臯，」天問的「康謀易旅，」作根據的。而上文所說三苗區域，又是與「九謌」相應。都不是偶然的。再來看國策所說的「殷墟」在那裏呢？吳起說：「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史記改作「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這一區域有「洹水上殷墟，」有「紂都朝謌。」臣瓚說：「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謌殷都一百五十里。」汲冢古文說：「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北冢當作北蒙。正義引作去鄴四十里。總之，戰國人的心目中把虞，殷，夏，的活動區域都說在比較南邊一點。夏桀之居，照現在的話，是在洛陽左近。殷紂之都，是在安陽左近了。都是根據一部份事實立說。若照我們的考察，說康，虞，兩國中心區域可以兼黃河南岸及北岸。若說唐，虞，或虞，夏，都應該在黃河北岸。這是指中世的情形立說的。「羽山」就是「虞山。」「羽泉」也就是「虞泉。」其地在河東大陽。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取吳城。」徐廣說在大陽。括地志說：「虞城故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吳山。周武王封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吳城。即此城也。」後志河東大陽正有吳山，上有虞城。杜預說：「虞國也。」帝王世紀：「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之吳城。」這裏所謂「虞城」與上文所說的「姚墟，」又是相合的。那末「唐」在那裏呢？左傳昭公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于唐。」經作「于陽。」杜預說「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這是後志中山國的「唐。」但是太原郡的「晉陽」也說本「唐國。」就是上文所說的「大夏」了，河東郡，太原郡，同在汾水流域。「夏墟，」「虞墟，」本是相近。所以括地志說：「虞仲封于夏墟。」段玉裁說：「左傳有六名：曰大夏，曰

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晉陽，曰鄂，其實一也。」在秦漢之間的人，還知道方言之中有虞，夏，之分。也稱為吳夏。急就章：「牂，羖，羯，羠，狣，羝，羭。」師古注曰「牂吳羊之牝也；羝，吳羊之牡也；羭，夏羊之牝也；羖，夏羊之牡也。」郭璞注爾雅也說：「白者吳羊，黑者夏羊。」爾雅，急就章中保存許多古語。郭璞，顏師古，的話是有所本的。說「吳，夏，」纔是牂，羖，羝，羭，的本來區別。後來所謂「胡人」實從「吳人」一名而出。這「吳夏」的分別，是在太原，河東，一帶。這裏正是中世時「康人」「虞人」所活動的地方。照這樣說來，伯世的「虞人」或中世的「康人」其活動的中心地點比較在北邊一點。所以傳說中總是說上古有兩部族相爭，而所爭的地點，總在黃河以北。天問上說：「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這件事在淮南子裏也有說到，可是說法不同。原道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但是天文訓兵畧訓都說：「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高辛氏」是「帝嚳」，而「顓頊」是「高陽氏。」「共工」，王逸以為就是「康回」。康，虞，本是同宗。所以同「吳回」被人認為是一神。其實「吳回」是「帝嚳」「共工」與「帝嚳」爭，就是「駘臺」與「實沈」相爭。「共工」與「顓頊」爭；就是「實沈」與「閼伯」爭。汲冢瑣語正是說子產說：「昔者共工之卿浮遊，敗于顓頊，自沈于淮。」這「浮遊」是象徵「龍圖騰」中的「蜉蝣。」都是暗示中世以來「已圖騰」與「黽圖騰」相爭，而「黽圖騰」與「烏圖騰」又是相

爭的事。「康回」與「吳回」的錯亂，原因在此。自從有「康回」「吳回」之名，歷史家纔知道北方原有古代的「巳圖騰，」反而說南方新興的「南汜，」是「康回」或「吳回。」于是「吳回」成了楚的祖先之一了。「不周之山」就是「不居何。」管小子匡篇就作「居何。」「使地東南傾，」正是說古代人的活動區域在山西高原。那時候齊魯，一帶還是澤國。所以說「水潦塵埃歸焉。」天問，山海經，淮南子中保存許多很古的見解。我們所以不憚煩的說這地域中心區。原是作爲說明古部族分枝的張本。伯世的文化中區在「山西」中世的文化中心區在齊魯。後來纔移入黃河南北岸。大概最初的文化發生于恆山太行山一帶的邱陵與原隰之間。後來泰山一帶的邱陵與原隰之間，也發生文化區域。又向北移。共工就是象徵遠古的「恐龍」「共」字可作「龍」商頌長發篇「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又說「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這裏的「共」與「球，」都是影射兩種部族。「共，」是太行山盤地以內的伯世部族。「球，」是指東方各邱陵中的「來魚，」「來羌，」「來夷，」之屬。現在詩經是先說「大球，小球，」後說「大共，小共。」若照天問，淮南子，「共族」還在其前。古文尙書有九共篇。就是作者所說的初期貊族。「共工」一音，也是從「昆吾」而來的。但是作詩經的人祇知道後來的「共國」我們也先說後來的「共國。」最著名的是左傳隱公元年：「大叔出奔共。」杜預說：「共國，今汲郡共縣。」水經濁漳水注「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出焉。」又說：「共縣，本共和之故國。」注家的說法很支離。據作者看：「洪水，」就是「降水。」孟子作洚水。「共水。」就是「絳水。」後名「淇水。」山海經海內東經：「

「濟水出共山東南丘，絕鉅鹿澤」可見古代的「共國」就是晉國的「絳邑，」正是作者在上文所推求的區域。那末「球」呢，也是國族嗎？當然是國族。不過應作「求。」「求」就是大戴記帝繫的：「萊言，」是爲「云，鄶人。」世本「萊言」作「求言。」金文求作□，甲文作□，與來字易誤。并且作者在上文說過：「妹」是東方的故國，一般人稱之爲「妹邦。」這個字的古文，有作「彖，」的。應該是「祿字的古文。」可是說文收在鬼部彪字下，或體作魅，古文作□。从彑，从求。這裏的「彑」字，就是說文的「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的「彑。」其實是「獸喙。」詩經說：「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足見混夷的喙，是很特殊的表徵。从彑，等于从口。小篆「遂」字从「彖。」金文「□」从「豕。」可見从「彖，」與从「豕，」同義。从口，也是國族名的緣故。「萊言」「求言，」的「言」字，得義在此。萊，彖，雙聲。妹字又可作媟。「魑魅，」又是謎語。所以媟，魑之中都有妹，魅的聲音。那末爲什麼「□」字就是魅字呢？這字籀文又作□。从□，从□。上形是胄，下形是尾。因爲在「鬼方，」所以从鬼頭。照這樣說來，「會人」實在也是西北方的「來羌。」「鬼方的名稱，也是指戴胄的戎人。字作□。作□，也可以。因此，魅字的籀文作「□。」又爲字形。字音，的分歧而有「萊言，」「求言，」的異說。「彖」本是國族。甲文金文原有作□，或作□的。甲文有彖氏，及東彖氏，北彖氏。古器中有彖伯戎鼎，彖戎卣彖作乙公毁「大求，小求，」就是「大彖！小彖。」原是東方一個小部族而已。所以詩經說：「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這「休」字，也可以从人，从禾，作。指東方的人而言。「彖戎，」恐怕是從「來羌」派衍而出的。這樣，我們可以明白「大求，小求，」是「

萊；」「大取，小取」是「郲。」爲什麼呢？因爲「郲」就是「聊。」（說詳拙作辯儒墨。）說文邑部有「𨛬」字，玉篇說：「陳留有𨛬鄉。」正是郲，𨛬相對。合于成語「誅求」一辭。而「會人」也稱「駔儈」（于𨛬，賂二字上也可以見其原委。）這一部族雖原于東方，也是散處各地的。所以中原也有虢，鄶二邑。仔細體會來，這兩部族在東南方是「一求，一取；」在西北方的，是「一共，一求。」東南的郲𨛬，等于西北的鬼，魅。東方的「彔」就是北方的的「[illegible]。」「彔」可以作「[illegible]；」「[illegible]」也可以作「[illegible]。」于是說文爲什麼把「[illegible]」字作鬼部魅字的古文也可以明白了。（不必從段玉裁改字。如果說「[illegible]」是「尾省聲，」還不如說从「尾」聲。因「尸」字就是「[illegible]」字。「求」有「尾」義：如「搖尾乞憐，」就是「求；」「尾隨，」就是「追求。」照段說，要刪一「[illegible]」卝。其實髟部的「[illegible]」字，也是籀文的繁文。）作者在上文已經說過造舟的「貈人。」而狐貈，狐裘，狐貉，都可通用。（詳見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現在作者再說一個造舟的人。說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這比易繫辭還多出兩個人名來。其實不是人名，也是部族名。「鼓」就是古代的「俈人，」或作「彭。」古代的「共鼓，」就是後來的「貨狄。」「彭族」是很古時部族，從伯世以來就有的。因此稱「老彭。」在西北方的稱「共鼓，」在東南方的稱「夷鼓。」「共鼓」是很古代的「共。」「夷鼓」見晉語，說是「彤魚氏」的甥。正合作者所說：「來羌」「來夷，」原于「來魚」的說法。古代的「共鼓：」既是後來的「貨狄，」所以狄族中有鼓氏。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後來以鼓子「鳶鞮」歸。「[illegible]鞮」就是「狄騠，」

後來作「銅鞮。」白銅鞮就是白狄的對音字。照作者的研究，不止東南方西北方有鼓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郤鼓父。」雖有其他的人名作例，但是可以知道「郤」也有「鼓氏。」照作者的見解不論傳說或古文字中，到處暗示給我們東南有兩部族之爭，西北也有兩部族之爭，而東南與西北又是永遠相爭的。至于圖騰層創，姓氏派衍，宗族分枝，三者原是一件事。因此影響到語言的構造，與文化的積累。來牟，嫉妹，魍魅，還是與貉貊同一語根而出。「僖」字可變爲从彡作「彭。」「鬼」字也可以从彡作「彪。」而共，求兩字又是與鼓鬼兩字同聲類。唯「妹」字可作「姝，」而鼁蝥，朱蒙，顓蒙，同一語根。這是東方的氏族神。所以「帝嚳」與「顓頊」是相對的。「共工」與「顓頊」也是相對的。「共工」是遠古以來失敗部族的代表。所以「共水」稱「降水。」作者的見解，與水經注正是相反。上面所說，是舉一個例子，以便解釋宗族分枝以前有一中心觀念而已。周人比之唐，商，人或虞，殷人都不同。他們的活動區域，就是左傳昭公九年詹桓伯所說的話：「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這到是實實在在的周人活動區域。我們現在就要研究在這一區域活動的人，應該用如何方法去分別其部族淵源。

上文已經說過，作甸的「昆吾」約當考古學上的仰韶期。所以國語說：「昆吾爲夏伯矣！」這「昆吾，」就是「虞貊」的「貊。」詩經韓奕篇所謂「其追其貊，」就是這種「貊。」也可以說就是「因時百蠻」的「蠻。」也有「蠻貊」連稱的。不過據史料上所保留着的憑證，豈止貊，貍，貀，貉四個名稱是說先期的「貊貉。」後期的

「苗黎」名稱還是很多的。所謂三苗，九黎，也是說其種類之多。周禮秋官有貉隸，蠻隸，閩隸，夷隸。職方氏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墨子非攻中篇有九夷。節葬下篇有八狄，七戎。古本竹書紀年有淮夷，畎夷，風夷，黃夷，方夷，白夷，赤夷，玄夷，陽夷，于夷，籃夷。豈止九夷？左傳上有皁隸。皁就是白，後人所謂「皂隸」如同古之「貉隸」，都從「貊貉」一名而出。「蠻貊」的名稱，在事實上最早。羌，狄，較晚。戎，夷，又較晚。夷字，小篆从大，从弓；叔字，从人，从弓。夷，叔兩字都是叔世季世人的稱呼。古代沒有「夷」祇有「貊」。北方有「蠻貊」，南方也有「蠻貊」。詩經魯頌閟宮篇：「淮夷蠻貊」。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墨子兼愛中篇的「蠻夷醜貉」。有說南方的「貊貉」，有說北方的「醜貉」。「干」就是禺邗王壺的「禺邗」。這是指南方的「攻敿族」。山海經莊子裏所謂「禺彊」，是說北方的「禺干」。這些名詞，越是晚出的，都有顎化的趨勢。如「蠻」可以作「越」，「越」作「粵」，作「揚」。「揚」或作「揚越」。所以「越」的種類也是很多的。有閩越，甌越，東越，南越，駱越，山越。後來的「越裳」就是「揚越」的對音字（中國古代的謎語都可以倒讀。如今人說「角甪」，也作「甪角」）「越」的種類很多據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大概也是「已圖騰」種落既多，所以「越裳」也散處各地。隋，唐，以後又有所謂「崑崙奴」也是散佈很廣的。原本就從「貊貉」一語根而出（从各的字有讀格，有讀落，可以作證。）在秦漢間。「貊貉」也稱「貙貍」或稱「貙貗」或「貙膢」的。爾雅釋獸：「貙似貍。」說文作「貙貗似貍者。」左思蜀都賦：「𤟎貙氓于葽艸。」李注：「貙氓，貙人也。」博物志：「江漢有貙人。」這種人行的祀典名「貙膢。」禮儀志：「

貙劉之禮，祀先虞。」逸周書王會解有「越漚。」足見「漚越」就是「甌越。」「駱越」就是「貉越。」在西北方有與「貊貉」同類而異名的有「貘貆」兩名。這些原始民族，原是從東方西遷的。照「邑有蠻夷曰道」的原則：狄道，氐道，羌道，予道，貘道，僰道，都是蠻夷出沒的地方。「予道」就是「豫道。」「貘道」就是「貊道。」應劭說：「貘，戎邑。音桓。」因此我們知道，淮南子齊俗訓說：「貆貉得埵防弗去而緣。」高注：「貆，貆豚也。」从豸的「貆，」與从豕的「貘，」从犬的「狟，」本來是一字。都屬人獸並稱的「貉族。」說文：「貆，貉之類；」「貉，北方豸種。」「豸，」「豸」已經同人相近了。現代人類學家所謂「原人，」大概是用「貘人」一名詞上引申出來的。總之：貊，貉；貙，貍；貘，貆；都是古代的「原人。」這些標本，恐怕到現代也還有。如獞，獠，犵，狫，狑，狚，都是。所謂「狆家，」是根據「中人」一名而來；「客家，」是根據「貉人」而出。雖不能說這兩種人定是伯世，中世，留下來的。可是這兩個名稱是有所本的。中國的「漢族，」都是逐漸地從貊，貉；貙，貍；貘，貆；進化起來的。史記，漢書，都說「越人其君禹後。」于是會稽，上虞，餘姚，同舜，禹，發生了關係。蒼梧，洞庭，與舜，禹，也有關係。湘君，湘夫人，不必說了！就是假的岣嶁山碑，也託始于「禹。」照作者上文所說舜，禹，的故事，應在大河以北。忽然爲何又都落在南方的地土上呢？這還不是「貊族」南北都有的原因嗎？于是餘姚，是姚姓；唐初武德年間在蜀南滇北置「姚州，」也因爲州內的人都是姚姓。照這樣說來；舜，禹，眞是實有其人了。作者以爲，人是有的，不過不能作爲特稱的人。「舜」與「禹」都是指一族類而言。至于舜，禹，兩部族；同貊，貉；貙，貍；貘，貆；的關係如何？却是這裏正要解決的問題。甲骨文中找不

出「舜禹」二字僅有「夋」「兕」兩個字。漢書說：「越是禹後。」國語說：「楚是舜後。」所謂：「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可見「夔」也可稱「夔越。」這同「甌越」「揚越」相連起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墨子非攻篇：「越王繄虧出自有遽。」足見「夔越」可作「遽越。」在戰國以後，長江以南，忽然間起來許多「舜禹」的後裔。而眞正「舜禹」之族，却在大河南北岸活動好久了。這就是甲骨文中的「夋」與「兕。」現在先不說「夋」與「兕」而說「夔」與「禹。」說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國語魯語說：「木石之怪夔蛧蜽。」韋昭注：「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作獶。富陽有之人而猴身能言。」這也可作「夔越不足命」的解釋，「山繅」廣韵作「山魈」聲同。從字形上研究來：「鬼方」的「鬼」字從「巳」。「夔」字也从「巳」字。「鬼者，歸也。」所以古書假「歸」爲「夔。」漢地志「歸子之國，」就是「夔子國」从「己」正合于江漢間的「南氾」族。「芊強大于南氾，」就是根據「芊性夔越」而來。所謂「山魈」所謂「夔，」都是古代的「獶族。」揚雄甘泉賦：「捎夔魖而抶獝狂。」張衡東京賦：「殘夔魖與罔象。」這「罔象」國語本是說「水之怪，龍，罔象。」而「蛧蜽」與「罔象，」原是同音的謰語。所謂「魚龍蝘蜓」的「蝘蜓，」也可作「漫衍。」而「獝狂，」與「喬皇，」也是對音。所指的都是「玄冥」或「玄武。」足以證明「夔越」又屬于巳匽嬴，一圖騰系統。與作者上文所推論的正相符合。山海經大荒東經：「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郭注：「禺京」即「禺彊。」又中山經：「有獸，其狀如貉。」郭璞說：「貉古字作貗。」說文：「鐘鐻」的「虡」字，作「虞，」亦作「鐻」莊子

達生篇說：「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管子輕重丁篇也有「鐻枝，蘭鼓。」史記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鐘鐻金人，表示在鐘上鑄有鐻形。後漢書文苑傳載杜篤論都賦：「椎結左衽，鐻鍝之君。」呂氏春秋恃君覽：「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泉屋清賞中有一器足上正鑄有鐻形金人。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發掘得石人一個，形狀與鐘上的「鐻」相似。這「鐻，」或「鍝，」就是郭璞所說的「鐻。」而「夔，鐻，」聲同。「夔魖，」就是「鐻獹。」這纔明白在古代，「貉」字之音，就在喉顎之間轉化爲「獹」爲「鐻。」那末「夔族」與「貉族」的關係也明白了。「禺獹」既然就是「禺彊。」「禺彊」又是「禺邗」的對音。這不是「夔族，」與「禹族，」還是一個系統嗎？張衡西京賦：「猛虞趪趪。」張揖上林賦注作「虞獸。」照管子裏的例子。輕重甲：「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國蓄篇「玉起于禺氏。」尹知章說「禺音虞。」所以「禺氏，」就是「虞氏。」可見「禺獹，」實在就是「虞獹。」「夔」之成爲「虞舜，」原因是這樣的。山海經西山經：「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定其名曰狌狌。」郭璞說：「禺似獼猴。」大荒西經：「有人反臂，」名曰「天虞。」「天虞」就是「上虞。」如「天唐」就是「上唐，」「天陸」就是「上陸。」再從「有人反臂」一點去搜求，又得到許多相關的證據。說文厹部有𥜿字。說：「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𥜿，人身，反踵，自笑。笑卽脣掩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螻。」這是與逸周書王會解所說大略相同。而爾雅釋獸作「狒狒如人，被髮。」說文又說：「𥜿讀若費。一名梟陽。」郭璞注爾雅作「梟羊。」「𥜿」既可讀「費。」「梟羊」必定就是國語的「土之怪曰

羵羊，」原來「夔」與「鬻」都是指與「狒狒」「狌狌，」相近的野蠻人，山海經裏說到的更多。南山經：「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西山經：「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囂。」北山經「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海內經：「南方有贛巨人。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這裏我們可以歸納起來。所謂「梟羊，囂，梟」就是「山魈，」或「山繅。」所謂「禺顒，」就是「禺貙。」都是「被髮，反臂，反踵，笑即上掩其脣。」狒狒，狌狌，猩猩，是這「山魈」或「山貙」的別名。那末爲什麽都作鳥形，或獸形呢？這是表示各部族的圖騰。所以山海經裏又說：「夔」是牛形。大荒東經：「有獸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名曰夔。」所以國語說：「靑陽方雷氏之甥也。」「方雷」就是「封豨。」如果讀者還記得上文說「牝特」圖騰的話，便知道「牛圖騰」也是「夔族。」更可以證實「姜本支乎三趾」的話了。「梟」既然有名爲「顒」的，而「夔貙」又與「禺貙」有關係。所以越祖禹，楚祖夔。而「夔」又可稱「夔越。」足見夔，禹，本是一族的分枝。換而言之「工獻族」是「貊貉族」的分枝。「禺」與「禹，」本是一個字。上文已說過古代从禺的字也可以從禹。如齲齵，都是說齒病。說文「宇」字古文作「寓。」而寓，寓實又同義。西山經：「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虎豹而善投，名舉父。」亦作「夸父。」郭璞既說「禺似獼猴。」而這反臂的「夸父」又名「天虞。」張揖注上林賦「射游梟，櫟蜚遽。」說：「梟是鳥。飛遽，天上神獸。」「梟，」大約就是「梟羊。」「飛遽」就是「天虞。」「夔越」既可作「遽越，」「虡獸」也可以作「虞獸。」這些都是詩

經的「騶虞，」左傳的「羣騶」之類。可見「有遼」也作「有虞」就是「有虞。」并且大荒北經說：「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入，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郭璞說「禺谷」今作「虞谷。」與上面「虞氏」可作「禺氏」又是相合。又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這一故事也見于淮南子地形訓。而天文訓上又說。「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昏晝夜。」而太平御覽所引有作「隅泉」的。爾雅釋獸以狒狒，猩猩，都入「寓」屬。「寓」就是「禺。」正同「蔿」可作「窩，」「禹」可作「寓。」而「宇宙」之「宇。」也就是禹域「之「寓。」」再說「夸父」一名如何講法的呢。「夸父」在老子裏作「教父。」正是說：「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又說：「是謂盜夸。」韓非子解老篇引作「盜竽。」「其實盜夸，」「盜竽，」就是「盜跖。」夸，竽，跖，蹠，同在一韵部。河東大陽本是舜，禹的活動中心區域。後志注引皇覽說：「盜跖冢臨河。」盜跖的故事，大都在南方。忽然出現一盜跖冢在大陽，正是「盜夸」就是「夸父；」「夸父」就是「盜竽，」也就是「禺族」的明證。不止「禹」是族名，連「盜跖」都指部族而言。本來「禹族」也是「倮氏」的優秀者。「倮入衣出，」不也是「禹」的故事嗎？在這裏我們又提到爾雅說。「玃父善顧。」本也是猩猩之類從「猩猩」到「夸父，」是一進步；從「夸父」稱「教父，」又是一進步。「夔族」是伯世的「虞族」「禹族」是中世的「豫族。」又從「夸父」與日競走一故事，同「羿」的射日一故事比較來，所暗示的還是同一件事。後人把「禹」

同「羿」都作「夏人」，就是表示這種人纔算是「華夏之民」。這一史實，許愼實在是知道的。他把夋，嬰，夒，夔，夒，夏，都歸在一部。這不僅是偏旁關係。「華夏之民」原是从夋，嬰，夒，夔，一路進化而來的。先就偏旁說：□頭，□頭，□頭，□頭，□頭，意義雖然各有分別。所代表的對象都是頭。頁與首，所代表的是人頭而已。夊所代表是人足，儿字也是代表人足。「内」字原是禺禹兩字的下體。本是从□。小篆截取其半，作獸蹄。是代表獸足了。所以「禽」字上从人頭，下从獸足。這個字其實是「禼」字的繁文。而禹，禽，禼，萬，又是同部相次的再來說「夋」字，小篆从允从夊。嬰字从田，从儿，从夊。上字是形聲，下字是會意。據我們看：兩個都是象形字。□「夋」可以作从□，从儿，从夊。嬰字就是「后稷」的「嬰」。小篆也是从兒，从夊。與下一「𡕩」字从夊，兒聲，原本是一個字。从允，就是「玁狁」的「允」或「允姓之姦」的「允」。「允」本是已羌。「兒」就是「鬼方」的「兒」。「兒」本可以不從「已」。「嬰」就是「九嵕山」的「嵕」字。从兒，與从允，从兒義同。爲什麼說「夋」是象形字呢？這個字在甲文金文裏都有。金文上面已經舉出「無夋鼎」作例了。在甲骨文裏作□，或作□，也有作□，作□的。如第一形，正象猴子；第二形同「爲」字，从爪，从象的意義相同。第三形，與「民」字的形態有一部份相近。洪範的「俊民用章」「俊民用微」，就是說這種「夋人」；七月的「田畯至喜」，以及「后稷」，都是說這種「夋人」。我們不是說「舜禹」的活動區域在北方嗎？北方古代就有「夋人」「九嬰」「鬼方」「允姓之姦」都是「俊人」之族屬。幷且太原郡有「倰人」縣。最奇的，這個字讀如「璨」，原是從「山𪩘」的「𪩘」

音而來。从艸與上舉鳶字可以从艸作「鳶」是一樣的。這種「後人，」「鳶人，」原本是比「夔䖵」稍爲進步的「畢路藍縷」以「闢艸萊」的古民族而已。自古以來就是「夔」是一足。照第四例看來，確是一隻脚。可是「冀方」的「冀」字，就有兩隻脚了。所以一足之說，是從文字上看來的。王先生已經說過：「帝舜」就是山海經的「帝俊，」就是一足的「夔。」淵源在這裏。于是我們可以說：「夔族」就是「舜族；」「禹族」就是「禹族」了。「夔族」在北方西方，產生了兒發兩個同義異形字。在南方呢？也有的。說文「夔」字之上有「夒」字。一訓母猴。音如「猱，」奴刀切。本來从「首」與从「頁」同義。樂記：「獶雜子女。」就是「獶雜子女。」鄭玄說「獶」是「彌猴。」詩經角弓：「毋教猱升木。」也是這「猱」字。犬部又有獶字，（說文：猶，獶屬隴西謂犬子爲猶。）訓母猴。引爾雅「獶父善顧。」今本作玃父。也是从犬，从豸，可通之例。尤其重要的。左傳有「鄾人。」見桓公九年，哀公十八年。在鄧南鄙。後志南陽郡鄧縣有「鄾聚。」而「夔子國」在秭歸縣。足證夔，憂，夔；也是一個字的分化。其實是原于一個部族的分化。從甲骨文金文的「夒」字所枝分出來的，有這許多部族。因而孳乳出這許多字。許愼都把牠歸在一部，是很值得注意的。現在可以說「兇」字了。甲骨文中除祭「高祖夒」以外，又在他處說「㚖于[illegible]。」又說「貞弗㚖于[illegible]。」這個字，董作賓先生釋作「离。」對極了！他的證據是國語魯語上所說的「殷人禘嚳，而祖契。」「祖契，而郊冥。」禮記祭法裏也有說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契的地位，在殷代先公中的行輩是很高的。可是甲文裏既說「㚖于[illegible]，」又說「弗㚖于[illegible]，」在作卜辭人的心目中，

「□」的地位還不能算是十分高。例如，上文說的「御歸好于祖乙，」「勿御歸娸于唐，」之例。「□」的地位究竟不能同「夋」比。照字形上說：「□」就是「兕」說文作「□，」古文作「□。」就是甲文的「□」字。而兕象，雙聲。國策魏策：「白冢疑象。」後世「舜」與「象」的傳說，原本是從商代用「夋兕」作祖宗而來。「兕」可作「冢」，就可以證明其是「象族」之祖。就是上面所說的「鳶族」之祖。而「象族」，「鳶族」就是後來的「豫族。」所有「舒人」「徐人」都在其內。與「商人」本是近族。我們再從「牛圖騰」裏的族神去究討其原委。史記說「蒼冢」山海經又作「夔。」足見「夔，兕」或「夋，象」本是遠古民族所共祖的兩支。但是爲什麽又把「兕」變作「契」呢？漢書古今人表的「禼」就是「契。」「禼」也可作「□」，「契」可以从豸作貘。爾雅：「貘貐類貙。」也可以从人作「偰。」帝舜即帝嚳也可从人作「佶。」說文本是說「禽禼，冢頭相似。」因此「兕」可作「冢，」又可作「禼。」而「契」不過是「禼」的同音字。爾雅又說：「狐，貍，貛，貉，醜，其足蹯。」「醜」就是「鬼方」的「鬼。」換而言之：「鬼落」或「醜貉」的足，可作儿，也可作「□。」這就是說在文字的構造上：「□頭，」「凹頭，」「□頭，」「□頭，」可以通用；「儿足，」「夂足，」「□足，」也可以通用。這就是爾雅，說文所以特別提醒的本意。于是從史實上看來，也可以明白這幾個名稱的混亂現象是有原因的。前面已經舉出天問曾經把「后稷播種」說作「禹播種。」國語周語下又把「帥舜禹之功，」說作「帥象禹之功。」到了漢朝，一般都是用「禼」代「契。」子虛賦：「禹不能名，禼不能計。」實武疏也作

「稷，禼，伊呂。」不僅「契」可作「禼。」「禹」還是可作「禼。」「禹」之作「禼，」如同「禺」之名「嚣。」說文正是把禹，禼，禼，幾個字同部相次。與夋，畟，𡕝，夒，夔，夔，的情形是一樣的。而這類中最出現晚的是「冠帶齊㡀」的□字。於是乎「夏，禹，」就帶在一起了。照實際情形說：「夋，兕，」最先出現。後來纔有「舜。禹。」再後有「夔。禼，」夔掌樂，契掌教，都是儒者有意把史實雅化了的原故。「契」之代「禼，」于聲音之外，或許指用「契刻文字」而言。「夔」之掌樂或許是從古代樂舞而出。「帝夋」既然就是「帝嚳，」正屬「高辛氏」的系統。「禼」既然是「兕，」可作「顓頊」的根源。「凹頭，」正象「顓頊。」所以也稱「顓民。」「青陽」是「方雷氏」之甥。「方雷」又是「封豨」的對音。而「顓頊」稱「高陽氏。」在文字上，傳說上，到處都發現中國遠古以來，總是有兩部族相爭。直到「晉齊爭盟，」「秦楚爭盟，」還是沒有完。

「夔」與「冢」都在卜辭中有很高的或比較高的地位，這在歷史上是很古了。我們把他們算在伯世的時期以內。看卜辭中可以「寇□，」又可以「弗寇□，」這兩部族卽使紛爭，不見一定很厲害。到了中世情形便大不相同。易經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照上文看來，鬼方是早期到西北方的「夔族。」也就是早期在西北方的「貊貉族。」呂氏春秋古樂篇說：「殷人服象，爲虐于東夷。」象，爲，舒，徐，都是殷人的近族。在「中世」以下，殷人是可以代表「豫族」的。而「鬼方」是代表「猶族」的。「高宗伐鬼方，」實在是「中世」以後「猶族」同「豫族」大門爭的一件史實。在甲文裏，「猶」字从犬，从酋，作□。續編

卷三頁十三片四「乙丑卜王貞，余伐猶。」又卷五頁二十九片八「征猶。」都是說「余族」伐「猶族」的事。「余族」，「舒族」都在「豫族」之內。豫古作舒。鄭玄注易說：「豫，喜豫悅樂之貌也。借爲舒字。洪範豫恆燠若。卽舒恆燠若。」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豫」本南方民族，不宜于冬日。「猶」本北方強悍者，常相侵掠。所以老子說：「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古代人對于這兩族，常分別不淸。或許周人厭惡這種人，如殷人厭惡「東人」一樣。所以「踟躕」「猶豫」都是疑不能定的意思。離騷說：「心猶豫兮狐疑。」而「猶豫」也可作「夷猶」如九歌「君不行兮夷猶。」夷是「東夷」也是指「豫族。」殷，東人都不免「踟躕」；鬼方人也不免「猶豫」，「徘徊」。所以詩經鼓鐘篇說「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又說：「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康回，」「吳回，」這兩個名稱都不是好的。而「康，」與「虞，」都是「猶族。」「殷，」與「東，」都是「豫族。」「徘徊」者就是「俳優。」「踟躕」者就是「侏儒。」禮記樂記正是說：「及優侏儒，獶雜子女。」因此知道「夔」之作「歸，」也是這一原故。荀子堯問篇：「中虺」作「中蘬。」史記殷本紀作「中𤳳。」索隱云：音如壘。又楚公鐘銘云：「楚公自作吳靁鈸。」丁山先生以爲吳靁卽吳回。甚是！吳回楚祖，歸于夔近楚。古器有𤳳作寶尊彝甗。以字形觀之，亦巖圖騰部族。「豫族」就是「象族，」或作「爲族。」「猶族」就是「慷族。」「爲族」的情形，上文已有說到。現在要把「猶族」大略說一說。「猶族」是以「作酒」得名，如同「豫族」以「服象」得名。呂氏春秋仲冬紀，禮記月令，都有「大酋。」高誘說：「大酋，主酒官也。」原文正是說：「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

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墨子天志下篇也有「舂酋」。古器中的「醜圖騰」就是製酒形。說文引史篇說「燕召公名醜」。因爲「召」與「醜」都是作酒的形狀，甲骨文中就有「召」字作　，作　，象兩手握勺，向酉中取酒的形狀。金文作　，下部有墊子，其上有　，可以作「口」字，也就是國族名的　字。與晉，朁曹，台，曾，會，的例子相同。（聞張政烺先生有史篇燕召公名醜解，不知與鄙說相同否？）戰國策魏策說：「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上文說「儀狄作酒」。這裏又說「儀狄作酒」。「狄人」就是「猶人」，這種人不止會造舟，作酒，幷且還會造車。所謂「輶軒」，就是「軺軒」（說詳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所以「鬼方」的文化是相當高，纔敢與大邦相抗。「猶」，六朝以後俗書作「犹」。淮南子道應訓：「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左傳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杜預說「無終是山戎。」「終人」與「無終」是相對的。「尤人」正就是「猶人」。古从「狄」字也可从「易」。尚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字也作「逷」。又如「逖聽」的「逖」也可以作「逷」。天問：「昏微遵跡，有狄不寧。」這「有狄」就是「有易」，尚書中有好幾個「猷告」，唐蘭先生以爲就是卜辭中的「献告」。「献告」就是左傳的「枚筮」，僞大禹謨的「枚卜」。這也是很對的。這件事與狄人造酒還是有關係。「猷告」其實就是「繇告」。易經的卦爻辭本是「易旅」中人的作品。易興于中古，正是中世的文化之最大的表徵。天問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照例「簡狄」也可作「簡易」。繫辭又正是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這樣歸納起來，「

狄族」就是「猶族，」「猶族」就是史傳中的「有易，」經典中的「鬼方。」「鬼方」的文化是相當高的。所以國語楚語上引史老告訴楚靈王說：「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這「鬼中」就是鬼方的史籍。史籍也名「史乘。」為什麼稱「史乘」呢？說文「乘」字从入，桀，作椉。古文作𠓇。這「桀」字，就是詩經「昆吾夏桀」的「桀。」孟子所謂「大桀小桀」的「桀。」「乘」本是「桀籍。」說文以「桀」字是从木，而舛在木上。其實是从木从北。與冀燕二字从北相同。木是代表東方人，如宋之从木。「大桀，小桀，」本是从東方遷來的「徂旅，」或「易旅。」「羿」就是這一族的代表。孟子的「大桀，小桀，」就是我們所說的「大任，小任。」（古代部族有以大小宗分的有大貉小貉；大戎小戎；大東小東；大聊小聊；大良小良；大解小解；大共小共；大求小求。並淵源于古代耦婚制。）晉的史册名「乘，」而晉字正从𦤶。就是「二至。」左傳裏說晉獻公娶于戎人「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而晉文公又娶于「媿姓。」晉文化實在是繼承「鬼方」的文化。「鬼方」的文化，實在就是「康國」與「唐國」的文化或「康國」與「虞國」的文化。「召國」也是「猶族，」同是以造酒著名。墨子說「昭后，」天問也說「昭后，」而夏也正是稱「夏后氏。」所以從鬼方，康，唐，一直到晉，都是後人所謂「有夏」的文化。詩經的「大雅，小雅，」就是「大夏，小夏。」荀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在榮辱篇却作：「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古書上雅，夏，相通。今人所編「殷文存，」其中有許多是「夏文化」的遺物。這話要說起來太長了。先說這「猶族」後來為什麼

同「夏文化」脫節？在尚書無逸篇說：「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酒誥篇說「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都是說殷人以酒亡國。但是盂鼎銘却說「殷邊侯甸，率肆于酒。」正合于酒誥「毋彝酒」一句話。用造酒形作彝的，以「鬼方」作中心。而造酒的又是「儀狄。」在殷周之際，必定有許多國家亡于酒的。蕩之詩說「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鬼方」原是始作俑，當然也在亡國之列。從此以後，「猶族」便不振了。在西周初年，還有「唐，魏」兩國。春秋時候有「鮮虞。」自從晉繼承了「唐」的文化之後，「猶族」變作戎狄。一般人都不重視這一族了。左傳僖公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尙有臭。」這是多麽輕侮啊！照「葰，蔿，蕕，」幾個字的例子，从艸與不从艸相同。薰，蕕，實在暗指獯，猶；或獯，狟。（就是獯育，或薰育的對音。）薰，鮮，同聲。獯族是鮮虞，狟族是赤狄。左傳裏如狐偃，狐毛，也是「猶族」的遺民。還能保留這一族的才性。這一族散佈仍是很廣。潁川郡有「狐人鄉，」臨淮郡有「厹猶縣。」這「厹猶，」不在北方。就是小雅鼓鐘的「鼛。」蕩之詩是說北方「猶族」如何亡國。鼓鐘一詩是說「猶族」如何回到南方來。「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懷允」就是懷「允羌。」不止北方有允羌。原是從東方去的。所謂「沇州」本是「允羌」的老巢。所以說「懷允不忘。」第二章說：「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這是告訴他們不要反覆。等三章說：「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這是說爲什麽伐「鼛」的緣故。第四章說：「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

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這是說不論在南，在北，都要「德音不忘」的意思。「厹猶」本可作「咎由」，而「憂心且妯」的「妯」，「人尙乎由行」的「由」，都是說「伷人。」「咎」可以从鼓，作「鼛。」這與「共鼓，夷鼓」還是同族。北方本有國名「仇猶。」這是「猶族」之遺民。史記樗里子傳：「智伯之伐仇猶，」戰國策西周策作：「智伯欲伐厹由，」韓非子說林下作：「智伯將伐仇由，」呂氏春秋權勳篇作：「中山之國有肉繇者。」足證北方有「厹猶，」南方也有「厹猶。」北方有「豫族，」南方也有「豫族，」這纔令人「猶豫」難決呢！「猶族」是「鬼方，」「豫族」是「徐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古史上還有「班方」同「序方。」也是代表猶，豫兩族所居之地。今本竹書紀年有：「彭伯，韋伯，入班方，」一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崧高「于邑于謝，」作「於邑於序。」可見「謝方，」原是作「序方。」禺字可以从宀作「寓，」也可以从广作「庽。」所以「序方」實在是「豫方，」或「徐方」的別名。國語周語中：「國有班事，縣有序民。」這「班，」就是「班方」之「班。」「序，」就是「序方」之「序。」「班」也可作「頒。」孟子說：「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黎民」就是「序民。」「頒白」就是荀子王制篇的「乘白。」管子乘馬篇有「白徒。」「乘馬」就是「班馬。」易經屯卦上六爻辭：「乘馬班如。」賁卦六四爻辭：「白馬翰如。」都可以作「乘馬，」就是「班馬。」「頒白」就是「乘白。」的證據。「班方」實在是指「冀方」而言。「頒白者」是說古代的「貊人，」或「伯人。」「頒」字从分，「冀」字从「北，」正是所謂「分北三苗。」左傳哀公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也是

說唐人居於「冀方。」班方，冀方，鬼方，是伯世以來就是「貊貉族」或「㜸族」活動的區域。序方，豫方，徐方，是中世以來「苗黎族」或「禹族」活動的區域。在冀方有康，虞；唐虞；鬼方，盂方，獯族，狙族；的分枝。在豫方呢？有人方，徐方，般東；徐奄；熊盈；的分枝。若照左傳裏的說法：周人是屬於「戎族，」就是「冀方」的系統。般人是屬於「夷族，」就是「豫方」的系統。禹族也是散處各方的。在豫方的禹族是「象氏。」在冀方的禹族是「盂氏。」「易旅」就是「鬼方。」「徂旅」就是「土方。」每一族都可以二分。

古代人稱「方，」等于稱「國。」尚書多方篇「猷告爾四國多方。」詩經江漢篇既說：「經營四方，」又說：「洽此四國。」在古器裏「東夷，」「南夷，」與「東國，」「南國，」「北國，」沒有「西國。」這是周人自居于「西國」之列。在卜辭裏有「羌方，」「豕方，」「土方，」「盂方，」「鬼方，」「人方，」都是在西方或西北方與東北方，如「人方，」就是東北夷，後來所謂「孤竹君，」「目夷氏，」都屬于「人方。」「豕方」就是銅器上的「左豕。」「羌方」是指「西羌，」周人都在「羌方」的區域之內。「鬼方」以晉陽以南作中心。「盂方」與「鬼方」相近。照文字構造上看來，「盂」字从于，从皿；與「盄」字从氏，从皿；「盭」字从教，从皿；盬字，从䀋，从皿；盄字，从召，从皿；盨字，从齊，从皿；盉字，从弇，从皿；盎字，从彔，从皿；的例子相同。「盂方」實在就是「禹方。」詩經韓奕說：「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在河東大陽左馮翊，夏陽之間，都算是「禹方。」「土方」就是招魂裏所謂「土伯九約」的「土伯。」如「鬼方」之稱「鬼侯。」徐廣說鄴縣有

「鬼侯城。」就是周本紀的「九侯。」而「鄂侯」也名「邘侯。」徐廣也說在野王縣。但是太原郡有「盂。」左傳裏說「晉侯」爲「鄂侯，」見隱公六年。古器有噩侯御方鼎。足見古代宗族總是移動的。不過大體上有一活動中心。在古器裏有所謂「蠻方。」如虢季子盤的「用征綠方。」這就是梁伯戈的「鬼方綠，」以及韓奕的「因時百蠻。」照此看來凡是韓氏梁氏，所活動的區域同「鬼」很接近，就是虢氏，也同「綠方」很接近。而「鬼方」「綠方，」與「鬼方綠」的意義相同。梁，韓，虢，三國的區域在河東大陽，與左馮翊夏陽之間。呂氏春秋精諭篇的：「聊，阮，梁，蠻氏，」也在這帶。都是普通的史實。那末「鬼方」的區域也可以明白了。甲骨文中幾個重要的「方，」都在西北。而「鬼方」實在是其中的最重要者。古代的「方國，」一到史傳裏，都變作「有什麼，」「有什麽。」例如：「有扈，」「有鬲，」「有窮，」「有緡，」「有仍，」「有易，」「有逢，」「有庳，」「有鼻，」「有莘，」「有侁，」「有閻，」「有娀，」「有部，」「有夏，」「有呂，」「有虞，」之類。這許多「有什麼，」與那些「什麼方，」也應該有相合的。「鬼方」就是「有易。」在上文已經說過了。現在進一步的說明。「易」本是从「匽」字而出。「匽」就是「蝘蜓，」也可以用作「偃蹇」之「偃。」九歌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王逸注：「偃蹇，舞貌。」說文㫃字注云「旌旗之游㫃蹇之貌讀若偃」可見「旌旗之游，」是取象於「蝘蜓，」說其會飛揚的意思。金文中有「𣄴」字，从㫃，从易，字作「[古文字形]。」从㫃，从易與从㫃，从旦相同。古文字的「易」字作[古文字形]，作[古文字形]，作[古文字形]。而早字作[古文字形]，作[古文字形]。旦字作[古文字形]，作[古文字形]。在形義上說來，與「日月爲易」之意義相合。在

聲音上說來，「旦」之與「易」也是顎化的關係。屭羌鐘的「□宗，」就是「□宗。」匽族，易族，昜族，源是一個系統。「匽侯」就是「燕侯。」韓弈篇說：「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這樣說來：「旜宗」實在就是「韓宗」㫃，旃，旜，韓是從一個語根上出來的。「韓國」是古代「般八師，揚六師，」所合組而成的國族。「般」可以作「鄣。」呂氏春秋愼勢篇「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足見「韋」可以代「般，」「𣪘」可以代「揚。」「韓，」是這兩「部族」所組成的「國族。」「揚六師，」在洛，鄭之間的有「偃師。」也作「匽師」其近旁有「鄤聚」古「鄤氏，」今名「鄤中。」而「梁縣」有「陽人聚，」都在後志河南郡。在許，鄭之間有「鄢城，」又有「陽城，」都在潁川郡。左傳襄有「上陽，」「下陽，」都是虢邑。「上陽」在弘農郡陝縣，「下陽」在河東郡大陽。所以「易旅，」或「有易，」同「鬼方緣」有關係。而「陽人，」「偃人，」原都是古代的「揚六師。」其活動區域正在山，陝；豫，陝；之間。晉語七有「韓宗，」實在就是屭羌鐘的「陽宗。」「韓」與「晉，」有關係；而「晉，」又是合「二侹」而成的宗族。商頌長發篇：「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就是殷，鄣，之「韋。」也是古代的「豕韋」之「韋。」「封豕，」就是指「象；」「長蛇，」就是「已。」「般八師，」原是從「象族」而來。「揚六師，」原是從「已族」而變爲「匽族。」所以「般，揚，」就是「韋，昜。」古代的「衞城」在濮陽。徐廣又說鄴縣有「九侯城，」野王有「邘侯城。」這樣說來，「盂方」正是「象族，」或「韋族。」其在河東者，是「甸梁山」的「禹族」了。而「九侯」就是「鬼侯，」也就是「易族，」或「易旅。」「般」與「鬼方」的關係，原來是如此密切的。「鬼方」原當作「

九方。」稱「鬼方，」是因造酒圖騰出現以後的事。「禹」字从□，从□。禺字作□。从□，从□。小篆截取其體之下作「□」从九。从□。就是楷書的「厹」字。照古文字「九」都象勾形。如□，如□。甲文也是作□，作□。都是魚叉，魚勾之類。□，就是「鼉魚」之類的兩棲動物。古文「余」字作□，作□。就是「俞」字所从的□。从舟箭，加副獻□，就是「□」字。這「□」，正是古文「禹」字的上體。逸周書王會解有「揚州禺，」又有「俞人。」因此知虞人禺人俞人並是工獻之族。這樣，可以明白了。「九方」就是「勾方。」「盂方」就是「□方。」「鄂侯」可以作「邘侯，」作「鼉侯。」而「勾方，」「□方，」正是永遠相連着的。「九侯」在鄴，「邘侯」在野王。這一帶古代都是藪澤。「勾方」與「余方」的分離，就是遷「實沈」於「大夏，」遷「閼伯」於「商邱」的故事所從出。所以後來的「鬼方」都在北邊了。而左傳有所謂「九縣」這「九縣，」實即「九州，」上文早已說到，原是「勾州」或「勾方。」這一番話，溯源很遠，本是用以說明古代的傳說神話都有事實作根據的。「勾余」的關係，在東南方也是一樣的。管子小問篇「吳與干戰。」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邘溝通江淮。」這「吳」「干，」就是古器上的「禺邘。」「干」與「勾」相對，「禺」同「禹」相等。原都是「攻敔」一語根上分開來的。禺邘王壺說到「黃池」與「九侯」「邘侯」的地域相近。可見晚周的時候，河內，魏郡，東郡，一帶還有「禺邘族。」而「昆吾之虛」也正在「濮陽。」在西北方的，就是「虞」與「揚」兩族。詩經周頌絲衣篇的「不吳不敖；」魯頌閟宮的「不吳，不揚；」都可以作「不虞，不驁」或

「不虞，不陽。」「吳」與「虞」是一個字。本不必詳說。「吳」可以代「虞」，也可以代「禺」。「虞墟」就是「夏墟」。在古文字中有一字象四止之中有一口的，這是最古的「衛」字。而「韋」字，也是上下二止居中有一口。這口就是「方」，也可以說是國字的外口。「四卒成衛曰伯。」四止在外，正是有人保護的意思。「虞」也有防護的意義，所以沒有防「衛」，稱「不虞」。「虞揚」的關係，實在就是「韋揚」或「般揚」的關係。古代的「康國」就是「九方」「邗方」；或「般族」「揚族」；的區域。古代「虞國」，就是「韋族」「陽族」的關係。韓侯之國正是「虞墟」或「夏墟」的所在區域。那末「不虞，不揚」為什麼可以稱「不虞，不敖」呢？就是「遨揚」或「遨遊」。古代是一謎語。古代的人，凡是敖者，必定被放逐。其字从放，从出。金文从攴，从，作。其實「攴」已有放意。「象敖」所以金文也有「敫」字。「鬼方」也是被逐的，所以也从攴作「」。「桀」是指「羿」，也稱「桀驁」。這些「迫逐」者，可稱「出敖」，也作「屈驁」。「易旅」本是被迫逐的部族，所以有「偪陽」的名稱。左傳說：「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也是這種事件。這些「出敖」或「屈驁」的部族；不一定眞是作惡。莊子人間世篇「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作：「禹攻曹魏，屈驁，有扈。」這兩處所說的是一件事。都是從「啓攻有扈」這件事上演變出來的。「屈驁」就是「胥敖」，「叢枝」，呂氏春秋懷寵篇作「叢社，大祠。」一般人「祭祖」就是「祭社」。後世所謂「祖道」也是「祭社」。甲文「祖」作，作；而「土」字作。在字形上看來，也是同字。墨子明鬼下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枝，社，

聲近。「胥敖，」等於說「庶敖。」「叢祉，」「胥敖，」都是說其多。尙書酒誥的「庶伯，」就是多方的「胥伯。」我們既經知道「敖揚」是一謎語。說「庶敖，」等於說「羣揚，」或「羣羌。」既經知道「叢祉，」就是「叢祖。」說「叢祉，」等於說「羣祖，」或「羣狄。」「羣揚」就是「易旅。」「羣祖，」就是「徂旅。」也是「般八師，」「揚六師，」之類。「易旅，」「徂旅，」在東方的時候，或許有氏族組織。自從「阻窮西征」以後，恐怕早就是「家族組織了。呂氏春秋恃君覽說。「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縛婁」是「牟婁」的對音。也是二東的國族。適當侶類的「曹。」「陽禺」就是「虞揚，」適當於「叢祉，庶敖。」「驩兜」就是「鸛鷉，」適當於「有扈氏。」因爲「有扈氏」原是由「觀，扈，」兩族合組而成的。詩經作「韋，顧。」鄭語作:「蘇顧。」王符引作「籍扈。」以作者考究:「扈，」就是「韋。」如「扈從。」就是「衞。」觀，顧，雙聲。呂氏春秋任地篇作「藿夷。」上面所說的，都是兩部族合組的國族。賸下的，就是「魏」了。也是兩部族合組的國族。小篆魏字从委，鬼聲。「委」就是「禿姓舟人。」「嵬」正是「山鬼。」指「鬼方」而言。這個「魏，」大約是淮南子地形訓的「上魏。」我們不要看輕「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一條。在這一條裏，隱藏着古代一件大事。就是「氏族組織」與「家族組織」的衝突。這一件事的結果，是主張「家族」「組織」的一方面被放逐。「羿」是被放逐的一面。「啓」是勝利的一面。因爲「啓」是「禹族。」所以有人把這一件事也算在「禹」的賬上去。所謂「康謀易旅，」原就是這一件事。「有扈氏」的「韋，顧，」最早；「叢祉，庶敖，」次之。「曹，魏，」又次之。在這種衝突中，也有「家族組織」

勝利的最重要，當然是「姬，姜。」其次，使是「韓。」古代的鐘銘裏常用「中譁虘旟，」一語表示聲音的和暢。「旟」就是「䣄」字從「言」與「萊言」「求言」相同都是𩁹族名。「虘」也可作「䣄，」指「徂旅。」「旟」就是「易旅。」從古以來，「徂旅，」與「易旅，」總是在一起的。「羿」是「易旅」也稱「阻窮。」「韓」是周初「䣄旟」二族之合組成功的。可是立國不久。

「敖」字金文爲什麼从「　。」這就是臣辰盉銘後的「　」字。還有好幾件器刻有「　」形，或「　」形的。這個字就是甲文金文的「先」字所從出。金文「先」字有从止从人作　，作　，甲文作　，作　。也有不从止作的。如揚毁的　，前編卷二頁二十八作「　」後編卷下頁二十六作　。就作「　」的一例看來，實在是　字所繁衍而出。使中間一「●」變爲長橫，就得了。現在就要研究：「先」字爲什麼有兩種寫法？一从止，一不从止。在形體上說來，大約是各部族的寫法不同。如上文所舉的「𩁹」字，就有好多種寫法，各不相同。據招魂的話：「豺狼縱目，往來侁侁。」這「往來」二字，是說「先」字从止的事實。「縱目」二字，是說「　」字之作　。這是「省字」的簡式。如盂鼎的「省」字作「　。」聃毁作「　。」辛鼎作「　。」尤其有味的，是「省」可作「生」字，「眚」字。用堯典的「眚災肆赦，」就是「省災肆赦。」洪範「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惟歲。」曶鼎，豆閉毁的「旣生霸，」都作「旣省霸」字形如「　。」這纔明白「先生」原是一謎語。「先」字有「生」音，「生」字也有「先」音。作「　」的，讀

「先」作「[古文字]」作「[古文字]」的讀「生」。我們再從「見」字上去研究，也是相合的。甲文「見」字作[古文字]，與金文作[古文字]的相同。但是前編卷四頁八作[古文字]，羌伯毁作[古文字]。這簡直不僅是「縱目」，幷且就是人頭。所以「生口」「生白」一些名稱都從這裏而來的。大明篇說文王娶於「有莘」，而詩上說「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妹」字的解釋上文已經說過。酒誥裏的「妹邦」「妹土」原是「殷人」對「東人」而言的。伊尹生於「有侁」，是殷人，東人相關的事件。大明篇也是說「自彼殷商，來嫁於周。」大任，大姒，都與東方的部族有關係。所謂「俔天之妹」實在就是「侁天之妹」。「俔人」就是「侁人」。「俔」與「侁」的關係是從「先」與「省」的關係而來的。羌伯毁有「眉敖」，也是古代部族名。「眉敖」與「眉揚」相同。莊子影射作「迷陽」。此外如「遨遊」「翺翔」「遊揚」都是一個語根。詩經載驅篇；「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敖翔」又說：「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游敖」「蕩」一首詩是說「易旅」的事。「蕩」就是「揚」。魯國有了「易族」，于是齊國也受影響了。因此「齊子」也被放逐了。這些「行人」就是「往來侁侁」的「[古文字]人」。經典上作「俔」，史傳上作「侁」。今本竹書紀年河亶甲五年：「侁人入于班方。韋伯，彭伯，伐班方。侁人來賓。」這一條，必定有所本的。這種人本是豕韋，大彭的同族。韋昭也說：「豕韋彭姓之別。」所以詩說「行人彭彭」與易族，韋族，的關係又是相合。詩經角弓篇：「雨雪瀌瀌，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荀子非相篇用魯詩說作「宴然聿消。」「宴」與「匽」相同。从宀，與从匸，義近。韓詩作「曣」，就是「匽」之作「燕」的關係。角弓本

是詠「有莘」族的事。（見拙作詩經中古史資料考釋）「行人彭彭」與「行人儦儦，」與招魂的「往來侁侁，」也是說一樣的事。「有侁」就是「有俔。」而「匽圖騰」原就是「易圖騰。」已匽、嬴，是一個系統，不過「易圖騰」與「烏圖騰」是衝突的。上文已經說過。淮南子齊俗訓：「辟若俔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風」就是「鳳鳥。」正合莊子「風憐目」一說。高誘注：「俔，候風者。世所謂五兩。」許愼作「綄，」也說是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一生能著幾兩屐」的本義，原是出于「往來侁侁」的「侁人。」這種人因爲被迫逐而「僕僕道途，」所以也名「徂旅。」照此說來：「鬼方，」「盂方；」「九方，」「邗方；」「韋人」「彭人；」「侁人，」「俔人；」「易旅，」「徂旅；」「有易，」「有莘；」「般八師，」「揚六師，」都是一個種族。因爲時代與移徙的關係，分別這麼多的名稱。就在這裏，可以附帶的說明「氏」的派衍了。再說洛，鄭；許，鄭；之間既然有「易族，」必定也有「敖族」了。後志河南郡滎陽有「敖亭。」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史記殷本紀「帝仲丁遷於隞」都是一個地方。索隱說：「隞亦作囂。亦音敖。」因此我們明白了，「遨揚」還是從「囂羊」一語根而出這種族仍，舊是舜禹，的同族。幷且「相羊，」「逍遙，」「遨遊，」「翱翔，」的意思。古史上的「夏后相，」殷代先公中的「相土，」都是說這「囂羊」族。古文「省，」「相，」通用。「見，」「囂，」聲近。這些「侁人，」或「俔人」原從「囂羊」族進化起來的。現在再需要提一提「土方」就是「徂旅」了。王逸注招魂「土伯九約」一句說：「土伯執衞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觸害人也。」到是與「[illegible]」字「[illegible]」字的形象有點相合。「[illegible]

敉，」就是散盤的「[古文]。」旁二點，表示讀兩音。就是「[古文]」有「眉敖」二音。這「[古文]，」正是「[古文]」的繁文。與「豺狼縱目，」同「有角鬗鬗，」都相合。「敉」本可以不从「攴。」這「[古文]」字，與「[古文]」字，是同字。从攴表示被迫逐的意思。例如敍卽象，魁卽鬼，甗卽鬳，戲卽虘，的原則。敖鄙之間，就是「土方。」也可以說是「相土」之方。其地正在中原，所以陰陽五行家稱中央爲「后土。」但是「徂旅」也有在北方。所以「土方」可以在北。如「阻窮」就是「冥窮。」本來古代黃河流域多沼澤。在魏郡，東郡，陳留郡，之間有「黃池。」一般人居於「瓜衍之縣，」或「瓜州。」唯洛鄭以南，有一大片土地，這就是「土方。」正夾在「相土之東都，」及「有閻之土，」的中間。所謂「豫州，」以這裏作中心。再望西南便是「序方；」往東南便是「徐方」了。

「有易」與「佚人」的關係說過了。那末「有閻」又是如何呢？據作者的研究，「有閻」就是「有仍。」杜預說：「有閻，衞所受朝宿邑也。蓋近京畿。」這同「函皇父」的地位，也是相合的。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與天問「眩妻爰謀」的「眩妻，」詩經的「豔妻」同指一族。照天問是指浞之妻，十月詩是說周代的事。都是「夔族，」或在「有仍，」或在「有閻。」其次「有仍」就是「有緡。」左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杜預也說：「后緡」是「有仍氏」女。再看昭公四年：「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在十一年又作「桀克有緡，以

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有仍」就是「有緡，」在左傳本身便可以得到證據。天問說：「昏微遵跡，有狄不寧。」從這兩句話裏把有仍，有緡，有易，有狄的關係都看明白了。原本是一族的異名。」「昏」，就是「有緡。」「微，」就是「眉敖。」經典眉微通用。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公，穀二傳作「築微。」卜辭中的「上甲，」國語魯語作「上甲微。」而卜辭「甲」字作「⊞。」這纔明白「⊞」是古代氏族社會中的「一甲。」每甲十族。管子侈靡篇作「十禺，」都在一方域之中。這種「甲族」就是古代的「侁人」也可以稱之爲「眉人。」就是「[illegible]」與「[illegible]」兩字。竹書紀年的「侁人入班方，」與天問的「昏微遵跡，」是說一件事。「昏」字从氏，从[illegible]。也是國族的稱呼。「昏微，」實在就是「先民有言曰」的「先民。」「班方，」就是「有狄，」上文巳經說過了。魯語說：「上甲微能率契者也商人報焉。」足證在伯世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氏族組織。「上甲微，」是開始創造這種制度的代表部族。這種氏族或胞族，原本是按着十干組織成功的。每十族是一甲，所以卜辭「甲」字作「十，」而「十」字作「丨。」表示是一組。到了金文的時代纔從「丨」變爲「十。」「甲」有「先甲，」「後甲。」「庚」也有「先庚，」「後庚。」遠古的家族制（這是羅維氏所說的家族）改爲氏族制時，必定是經過幾度困難與失敗。先甲先庚，都是失敗的。「先甲，」就是相傳殷史中的「太甲。」「先庚，」就是相傳夏史中的「太康。」易經蠱卦辭「蠱元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九五爻辭「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人類的體力，「七日一來復。」往往影響到許多事情。從「甲」到「庚，」正是七日。所以「七」是

不祥之數。「蠱」有「惑」義。左傳釋作「皿蟲為蠱。」「巽」有「順」義。象徵風。就是「烏圖騰」的「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與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都是每一周的中間。這就是「執中」之訓所從出。易經六爻中「二」與「五」都是居中。所以說「同功而異位。」「康謀易旅，」就是易經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這件事。「錫」非動詞，是名詞。就是「易旅」之「易。」這件事之所以成功，也是「晝日三接。」正合於「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的原則。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先庚三日，是「丁。」後庚三日，是「後甲。」「後甲」是指「上甲微。」「庚」是指「成湯，」「成湯」即「成唐。」唐字从庚，从口。「丁」就是「武丁，」古器裏也稱為「康祖丁。」「辛」呢？也是成功者，留在下文說。前面不是說過：「有仍」的「仍，」金文作蕣嗎？而「虞」與「莽」的史事並見左傳。虞，莽的關係；就是虞姚的關係。這比較是後起的說法了。我們再來說「有逢」是否與上面這系統有關係？照字音上說，「有逢」就是「有彭。」「彭」就是「共鼓。」所以閟宮篇說：「為下國駿厖。」孟子說：「逢蒙學射於羿。」也可以暗示到一點「有逢」與「有易」的關係。逢蒙，厖崇彭崇是一聲之轉。「關龍逢」的「龍逢」實在就是「厖逢。」國語鄭語：「彭姓豕韋，諸稽。」大戴記帝繫篇陸終第三子：「籛，是為彭祖。」括地志：「彭城，古彭祖國。」古書中所謂「大彭，」如同說「天彭。」本是說東方的「彭。」左傳昭公二十年引晏子的話：「昔爽鳩氏始居於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這「有逢」也在東方。意林引尹文子有「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而天問

正說：「彭鏗斟雉，帝何饗？」蒼雉，丹雉，都是「鳥圖騰」的部族。逢蒙學射於羿。「羿」反「鳥圖騰，」自然有「彭鏗斟雉」的說法。遠古的「彭」族類支分很多。魏石經以大不作蔡而蔡又有「上蔡」就是「上尨。」其地在前志汝南郡。「下蔡」在沛郡，與彭城都相去不遠。照這樣說來，「有逢」應該同東方的「有扈」「有鬲，」並論。上文已經說到平原鬲縣有「古有窮后羿國。」杜預也說「有鬲在平原鬲縣。」昭公元年：「夏有觀扈。」杜預說：「觀在頓丘衞縣扈在始平鄠縣。」又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杜預說：「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這還不是東方的「扈。」照杜預說「觀」在頓丘，屬東郡。而「白馬」有「韋鄉，」相傳是「古豕韋國。」洽洽二地相近。正合於「觀扈；」就是「韋，顧。」也是兩族相連在一起的，都在東方。又左傳昭公元年「莒」有邑名「大厖。」所以「大彭，」「大厖」「有逢，」都在東方，原於「伯世」的「有扈氏。」從聲音上說來「觀扈，」或「韋，顧，」仍舊是「戉戱，」或「昆吾，」的音變。與「戉戱」之變爲「滬越」或「越滬，」同理。「戉戱族」就是「貊貉族。」所以從貊貉一音演變的，又有「牟婁。」左傳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這也是從「中世」留下來的名稱。古地名中正是有「中牟，」「中廬。」又從「牟婁」一語所衍分的，就是「邾婁」與「侏儒」了。周代人稱「侏儒，」就是殷代人所稱的「齊，曹。」都是二東族。在殷代時，原是以「姝娓」作姓的。在殷代以前名爲「觀扈；」或「韋，顧；」從「鳥圖騰」出現以後，東方的古代式家族，到處還有存在着。其中也有受氏族組織影響的，就是「桑扈」於是有所謂「家巷」了。詩經的「巷伯，」就是「

家行」之「伯。」離騷的：「五子用失乎家巷。」就是「扈子用失乎家行。」這種風氣，從「中世」以後，也有傳到北方去的。所以晉也有「十家九縣。」見昭公五年。古代的氏族組織，原本是「十族。」但是「殷八師」「揚六師，」以及「殷民六族，」「殷民七族，」都沒有整數了。恐怕已經不是古制。惟有「懷姓九宗」在北方，與「十家九縣」之制還是相合。所以赤狄也有「甲氏。」但是從「觀，扈，」及「齊，曹；」兩名詞的意義上去看殷，揚，二族。那末遠古式的家族制，還有多少成分保存在氏族制度之內了。這是周代的耦婚制所以能夠成功的原因。

從周人的眼裏看東方各部族，又當如何？這在上文已約略說到一點了。就是周公殷的「州人，東人，庸人」適當於詩經的「邶，鄘，衛。」邶國是州人，衛是東人，鄘是庸人。庸字器中作「𩫏。」就是郭伯封殷的「郭。」郭音之讀爲墉，也是顎化的關係。並且「郭墉」一語，還是源於「觀扈。」周人是把「東人」「庸人，」都算作「殷人。」把「州人」算作「北人。」照我們看，「北人」是前期「觀，扈，」二族分裂出來的「東人。」這是中世時候的事。所以也稱「中人。」「北人」爲什麼也稱「州人」呢？這是前面已經說到的「召后。」就是住在「昭余祁」一帶的「州人。」這種人的北遷，也是與「有窮后羿」北遷的情形相同。「有窮后羿」原是「匽圖騰，」所以「北人」就是後來的「燕。」「南燕」是「匽，」「北燕」也是「匽。」「北燕」原是古代的「召后」所以有「燕召公」之稱。春秋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作「唐。」可見「北燕」也是「易族。」所以「北人」與「東人」相對，而東人之中最早的分「觀，扈；」後來分「殷，東，」分「庸，衛」分「

齊，曹」分「邾婁，」或「牟婁。」再來看北人之中，也有分族沒有呢？也是有的。國語晉語九：「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後志中山國「唐」有中人亭，左人鄉。列子說符篇：「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都是說狄人中有兩部族；一名「中人，」一名「左人。」卜辭中的「人方，」大約是指冀，燕一帶的東北夷。這種人到東北方是很早的。所以呂氏春秋愼大覽作「老人中人。」可見「左人」就是「老人。」現在關外還有「老人山。」這「老人，」就是「伯世」的時代已經在東北方的。所以也稱「伯人，」漢志趙國有「易陽，」有「柏人。」這「易陽，」就是「中人，」「柏人」適當於「左人。」這兩部族在東北方各地也都是相並出現。但是淮南子道應訓作「尤人，終人。」這是就後世的名稱而說。「尤人，」就是「猶人，」上文已經提到。「終人，」就是「無終，」也作「無棣。」左傳僖公四年管仲說齊國的四境：「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預說：「無棣」在遼東孤竹。正合上文所說「人方」就是「孤竹」君「目夷氏」一說。並且「左人」就是「左豸。」說文序：「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也。」「左」就是「佐書」「左袵，」「佐隸，」之「左。」周禮有「貉隸，」都是從「左豸，」「終人」「隸人，」一個根源上而出。「孤竹」同「句注」是對音。「人方」的北邊正是「豸方。」所以趙國有「柏人，」中山有「左人，」太原有「蓌人。」「蓌」就是「傁，」原就是「叜人。」叜，左，雙聲。而且「叜人，」「左人，」就是左傳的「子人氏。」其他如「子家氏，」「子旅氏，」「子氏，」屢見於左傳。成公十八年又有「伯子同氏。」

稱「子」等於稱「孟」。孟字从子，从皿。與盂字从于，从皿；[illegible]字從氏從皿，的例子相同。都是從[illegible]。其實就是「舟笥」的「舟」字。字是古代各方國貢方物時所用的字。「子」字甲骨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說文古文作[illegible]，籀文作[illegible]；宗周鐘作[illegible]，都是象「人」並且有從北的，與燕，冀兩字從北的意義相同。東方的部族，由「伯世」到北方的，稱「子人」或「伯人」也名「老人」或「左人」。中世北遷的，稱名「中人」或「終人」。這古文「子」字，實從金文「[illegible]」字而出。遠古的海疆民族頸項上都掛兩串貝，左右分垂。後來到北方了，掛了兩串裘尾。這是「子」字從二[illegible]的原因。這種人原本是古代的「北䜌」從虫的蠻字，還是後起的形聲字。虢季子盤梁伯戈晉邦盦，都有「䜌」字，都不從虫。正是指這種北䜌。鉅鹿郡有「南䜌」也是這種「䜌」。這個字有蠻變二音也是從「貊貉」一語根而出。[illegible]從二[illegible]，䜌字也從二[illegible]。但是照字形看，䜌字从言。子字並不从言。子字所從的是長巤者的巤。左傳昭公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巤者相。」十七年：「使長巤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字皆作「鬣」。說文人部作「儠」。這些壯儠者就是「[illegible]人」，也可以說是「長狄」，漢人所謂「長水胡」。也可以說是「武任恃力」的「任人」。晉字古幣作[illegible]，與甲文作[illegible]者如同一字。而晉子又是雙聲。這可以說直溯「戎狄」的最早根源了。所謂「䜌」，也是這種人。就字形看，是从言，从[illegible]。照作者研究，不是从言。是从辛，从[illegible]，从二[illegible]。「子人」是早期的「䜌」。那時東方還沒有氏族組織。作「䜌」字的時候，纔明白「北䜌」是「有扈氏」中的「辛族」。所以易州出土的三勾兵稱「

祖日辛，父日辛，兄日辛。」因爲是「辛族，」因此祖，父，兄，同日祭。從辛，从□，是最古的「𢀛族。」从□，也是表示國族名。因此更明白所謂「求言，」「萊言，」者也是這種「𢆶。」二□，就是「𡘯尾。」「來鳩氏」可以作「爽鳩氏。」「散盤「爽」作「□，」又稱「爽𢆶。」而召公又名「奭。」甲文有□字，或作□，作□。都是祭祖妣時用的字。其根源都是那個「負貝」人形字。詩經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都是形容其大。「求言」就是「𢆶」字。「萊言」是「爽𢆶。」「𢆶」之作「𢆶，」與「康」之作「康」「禹」之作「寓，」「爲」之作「爲，」都是表示有居室的部族。召，匽，都是古代「辛族」一系統。「昆吾」與「羿，」都是「甲族」一系統。左傳昭公十八年「昆吾稔之日，」就是「桀亡之日。」原是如此的意思。在甲日生，在乙日亡。「乙日」是「烏圖騰」的日，所以玄鳥稱「乙。」大概古代相傳有此一說。燕之所以得到姬姓，也是因爲周，召同屬於「辛族」的原故。「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因爲周代的遠祖是「高圉亞圉」並見左傳國語史記。照左傳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說法。「牧圉，」都是適當於「辛族。」詩經公劉篇：「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桑柔篇「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召旻篇作「居圉卒荒。」采薇篇「玁狁孔棘。」桑柔篇說「孔棘我圉。」歸納起來，「允荒，」就是「允姓姦」的「允羌。」說「允荒，」等於說「羌方。」這些「允羌」就是古代的「圉卒。」所以也作「贅卒荒。」贅字从敖，从貝。本是說那些帶貝的「眉敖。」原屬於「己羌」一族。羌，辛，聲同。辛，卒，二字，照小篆，都是从辛。但是甲文金文辛，䇂，是一個字。而卒字作□，作

㚔•是从辛字的繁文。漢代的「執金吾」就執這行東西。所以圉字就是圉字。說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其實是「牧圉」或「圉人」的本字。周人祖「高圉」表示原也是東方的「辛族」「甲族」有成功者，是「上甲微。」「庚族」有成功者是「成湯。」「辛族」也有成功者，是「高圉亞圉。」照樣推求來，「辛族」是古代的奴隸逃亡到西北方的也有放逐到西北方的也有。左傳昭公七年：「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所以名受辛。」北方的「子人」是「伯世」時代到達這高原地帶這種人用「鼬鼠」作圖騰。後來改作「犬圖騰。」所以十二支中子屬鼠。而管子有「貔章，」「狼章。」呂氏春秋達鬱篇：「周鼎著鼠令馬履之。」這就是說「鼠圖騰」與「馬圖騰」的衝突。後來纔改爲「犬圖騰。」爾雅釋獸有「鼬鼠，」郭璞說：「似鼦。」說文：「鼬鼠出胡地，皮可作裘。」又有「鼨鼠，」「豹文鼠也。」「貔鼦，」或「貔鼬，」都是「鼦鼠。」「終人，」及「無終，」同「鼨鼠，」都是這一圖騰。左傳定公四年有地名「皋鼬，」史記秦本紀有人名「皋狼。」雖不在北方，可以因此明白「貔，」或「鼬，」仍舊是「厹由，」「咎繇，」「皋陶，」「仇猶，」的對音字。這些「長鬣者」的「子人氏，」原本是很早到北方的「貊貉族。」所以最早用「貂鼠」作圖騰。照說文貂，鼦實在是一個字。「貔」字不能作「韜」字解。實在是「貔鼠，」或「貔狼，」之「貔。」正合於「長鬣者」是「鼠圖騰；」後來的「長狄，」或「厹猶，」是「犬圖騰」的說法。左傳有「東山皋落氏。」這「皋落，」也是「皋狼，」或「貊貉，」的對音。這樣說來，北方的「辛族，」是「中人，」也說對了。那末周人的興起，也是從「中世」開始的。甘誓的「有扈氏，」漢代

學者都說在右扶風。鄠有「甘亭，」「鄗」有「郃亭。」這當然又是一套的「觀，扈；」與滎陽卷的「扈亭」不同。但是甘，觀，雙聲。戶，扈，鄠，固然是一字。甘，觀，還是一語。例如「高圉，」「亞圉，」以及「孔棘我圉，」「居圉卒荒，」的「圉，」當然是「西圉。」而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圉。」「東圉」就是洛陽的「圉鄉，」與「卷」的「扈城亭，」正在一郡。可見周人本來也是從東方遷來的「觀，扈。」其實史家所謂「觀，扈，」就是「攻敔，」原本是「巳羌，」與「來羌。」也可以名之爲「圉卒。」作詩的人說：「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的「大任」是東方人。這是溯其原始說。又如「有莘氏」的「大姒，」雖稱「俔天之妹。」但仔細的研究來，「有莘」與「有侁，」還是有相當分別的。「莘」是表示「篳路藍縷」的「辛族。」所以从艸。與「爲」字从艸，作「蔿；」「俊」字从艸作「葰，」是一個例子。即儀禮士相見禮所謂：「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觀，扈；」是「甘，扈」的對音，也是「昆吾」的對音。「昆吾」就是「有鬲氏，」本來也是在東方。可是西方仍舊有「鬲氏。」麥尊有「⿰鬲寸侯，」散盤有「㚇从⿰鬲寸。」此外還有⿰鬲寸攸从鼎，⿰鬲寸从盨，鬲叔與父盨。「鬲氏」就是「咼氏。」前面已經說過。說文「媧」字，籀文作「嫣，」甲文作「姘。」韓非子和氏篇的「和氏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也作「和氏之璧。」可是說山訓作「咼氏之璧，夏后之璜。」繆稱訓說：「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管子揆度篇：「北用禺氏之玉。」楚人說作「和氏。」秦，晉，說「虞氏」作「咼氏，」也名之爲「垂棘。」這「垂棘」就是「⿰鬲寸」字旁的「𢆉」字。可見「虞人，」就是「有鬲氏，」也就是「昆吾氏，」都屬於西方的「辛族」原本也是那些

作牧圉的「羌人。」孟鼎：「鬲千又五十夫。」大誥「民獻有十夫予翼。」都是指這些「鬲氏，」或「圉人。」不過有貴賤之別而已。從上面所說的許多方面看來。殷，周，兩族的淵源是相同的。不過因移徙的關係，分爲不同的部族。而這些部族的組織，除掉殷人的氏族組織，與周人的宗族組織，絕對不同外。其根源還是在遠古的「家族制。」繆勒利爾的家族論裏說：「古代羅馬家庭中所有的份子，都是家長的奴隸。宗教，法律，道德，都這樣加以認可。家庭這個字的原始意義，比現在更廣泛，更有意義得多。牠的本質不是親屬，或共同祖先，而是建立在權力與財產上的奴役與主權的關係。」這種情形，與中國的「家」字正相合。从宀，豕聲。形聲兼會意。（舊友薛聲震先生以爲豕字當讀[illegible]音，很對！[illegible]，是方俗字的不同。）據說：南洋羣島上的土人，還是如此，人都是住在竹屋的上層，下層養豬，及其他家畜。正如唐詩人張籍所吟詠的：「瘴水蠻中入洞流，人家多住竹棚頭。青山海上無城郭，惟見松牌記象州。」原來古代的「蠻人，」也是一樣的情形。而唐代的南徼還有象州。照經傳上的證據：東南方人與西北方人的來往，有兩條路線。第一條比較早，是伯世人與中世人的來往途徑。就是由大行山脈出井陘口的方向。詩經信南山篇「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彊，我理，南東其畝。」這是說古代的阡陌，都是往南東走向，以便利戎車。這情形，是就地勢設計的。當「禹族」開墾梁山，南山，的時候就是如此。左傳成公二年賓媚人致賂於晉，晉人不可。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賓媚人說：「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這是表明齊，晉，在交通政策上的執爭，是按照着古代的交通方法而來的。第二條路徑比較稍晚。周人東侵，固然是出「函谷」向伊，洛，那麼征服殷人。但是他們與南人的來往，都是沿漢水下來的。崧高篇說：「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於誠歸。」申伯還南到「謝方，」不是出「函谷，」從「王餞于郿」一句上，可以明白是循着漢水南下的。所以後來楚國的「方城，」就築在「謝方。」僖公四年屈完說：「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這原是對付秦人而設的。後來楚失方城以外十五城，秦纔能滅楚。所以齊，晉；秦，楚所交往的途徑，都是按着古代人由東南到西北的舊道路走的。

上古史的傳說，都是有事實作根據的。宗族的分枝，從神話上去分析，與從史事上去分析，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卜辭中的「夋」「咒」「王，季」「恆，」「亥」六個先公，實在是許多神話傳說的基礎。我們認為這六位先公在卜辭中仍舊還是神話式的王。這六位神話式的王，又是三套。「夋」是代表「夔族，」「咒」是代表「禹族。」「士」是代表「徂旅。」「恆」是代表「易旅。」「季」是代表「周人，」「亥」是代表「殷人。」也可以說「亥」是代表「東人，」「季」是代表「西人。」易經既濟卦九五爻辭：「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正是與「季」比「后稷，」「亥」比「豕韋」的說法相合。這是西方羌人變為農業生產方式的周人以後的情形。「夋」就是「夔，」以帝嚳高辛氏作代表。「咒」就是「象，」或稱「封豕，」後來山海經，天問竹書紀年，都說作「般王子亥。」也可以代表「契，」或「禹。」在上文已經說過。因為這一套古代傳說越

到後來，越複雜。各部族都可以自己崇拜他自己的祖先，而不知道這很古的祖先，是各部族所共有●祇有一個根源。各部族用他們的方俗給與這遠祖以新的名稱，於是「舜」「禹」「夔」「契」成爲各別的人物。總之，「兕」一枝，以顓頊高陽氏作代表。我們如果承認卜辭是史實，那末夋兕是史實。「高辛氏」是代表「夋」的傳說，「高陽氏」是代表「兕」的傳說。其實「高辛」「高陽」是「夏人」所傳的，或者可以說是「晉人」所傳的神話。「太皞」「少皞」是「東人」或者可以說是「齊人」所傳的神話。「高辛」的「辛」是說「辛族」的最高祖宗。其實這個字是從□字而來。甲骨文裏「鳳」字作□，上面有「□」形；「龍」字作□，上面又是有「□」形。都是說「辛族」的高貴。照這些字上看來，造字的人是接近於晉人一系統。與古代「辛族」比較接近。也可以說是「夏人」的系統。「高陽」就是「高唐」可以代表「易旅」中的「羿」也可以代表「恆」或「成湯」。墨子天志下篇有「舂昝」。淮南子天文訓有「高舂」。甲文「康」字作□本是象搗米的形狀。从禾的「穅」是晚出形聲字。「舂」字金文作□，也是搗米，其方法已經不同了。古代的「康國」實在是以發明用□舂米得名。所以也名之爲「高舂」（古代以發明舂米得名的國族有好幾個，這是別一問題，不在這裏詳說了。）「高辛」與「高陽」的成因如此。現在來說「太皞」與「少皞」又是如何？陳夢家先生說：「大皞」就是「夋」，「少皞」就是「契」。對極了！東方人之稱「大皞」或「少皞」等於西方人之說「高辛」「高陽」。這同東方人稱「有侁」或「有俔」等於西方人說「有莘」是一件事。左

傳昭公十七年梓愼說：「宋，大辰之墟也；陳，大皞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又：「衞，顓頊之墟也。」這裏用「祝融」代表「高辛。」因爲傳說裏「祝融」是「高辛氏」的火正。「顓頊」當然是「高陽。」這套結構，是把在西北方的傳說搬到中原來。照上文看來，中原本有「觀，扈；」有「般，揚；」有「徂旅，易旅；」有「九方，邪方。」「高辛，高陽，」的系統，本可以在這裏用得着的。至於「宋」是「大辰之虛，」正說遠古「嬴圖騰」的區域。「大皞」之虛在「陳，」「少皞」之虛在「齊。」左傳定公四年：「封伯禽于少皞之虛。」昭公十七年郯子說：「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鳳就是玄鳥，童書業先生已有此說。）「陳，齊」作了「大皞，」與「少皞，」的後世。這同「有嬀之後必育于姜，」是一派的學說。「大皞」在傳說裏是指「伏犧氏。」又說伏犧是「風姓。」原是「黽圖騰」的代表。所以小篆「風」字作。从虫，从凡得聲。「摯」就是「鷙鳥，」是「鳥圖騰」的代表。都在東方。那末爲什麼說「大皞，」「少皞」呢？這「皞」字，王符作「暤。」漢隸从「皋」字大都从「睪。」說文：「睪，目視也。从橫目。」但是古璽印作「，」古匋文作「，」都是从「縱目」而且从「辛」或从「羊，」正是「豺狼縱目，往來侁侁」的「辛族」或「羌人。」从「白」是「生口」或「生白」的意思。（易經的易馬。老馬識途，探馬頭目，以及韓族中在朝鮮的馬韓，都是從這一淵源而出。甲文倪字作。這是以「倪風」作「探馬」的緣故。「有侁」就是「有倪。」）所以「大皞，」「少皞，」本當作「大睪，」「少睪。」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這樣說來，「夏后臯」同「夏后相，」都是從這些「

先民」的部族裏傳出來的更加可注意的，還有一個字。就是詩經葛覃「服之無斁」的「斁」字。毛公鼎作[古文字]。靜𣪘作[古文字]，師望鼎作[古文字]。可見从「目」。等於从「民」。「民」就是毛公鼎的「[古文字]」，也象「縱目」的人形。王符五德志說：「帝摯青陽，世號少皞。」而「青陽」是「方雷氏」之甥。也可以證明是東方的族神。左傳昭公元年引子產的話：高辛氏以下分兩枝。「閼伯」遷「商邱。」「實沈」遷「大夏。」是商唐二族神。又說：「金天氏之裔子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就是「允羌」與「來羌」或「鬼方」與「盂方」的族神。「金天氏」是「少皞。」而「允格，臺駘，」都在西北方。又是「西俞」原是「東隅」「西圉」本屬「東圉」的關係。又據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這四叔，實在是兩個族神的化身。「脩，熙，」就是「玄冥。」左傳本文已經自己透露出來了。「重，該，」如同「重黎。」本是一名。但是也作「南正重，北正黎。」都見於史記楚世家及自序。所以「重該就是「重亥，」本也是一名。「重亥」指「封豕，」「脩熙」指「脩蛇。」東南方的「吳，」或「攻斂氏，」本同西北方的「虞。」「窮桑」有說是魯北的「窮桑。」也可以說是「窮髮之北有冥海焉」的「冥窮。」照理「重，該，脩，熙，」都應該屬於「顓頊」的系統。却又說到「帝摯」身上去。本來「顓頊」也是東方族神。上文已經說過。自從「高辛」與「高陽」算作「帝嚳」與「顓頊」之後。東方纔又出了「大皞」及「少皞。」再說「顓頊」變作「帝摯」的憑據也見於淮南子覽冥訓。所謂：「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

天。」猛獸是指「共工，」共也作「龔。」就是天間的「應龍。」山海經，淮南子，的「燭龍。」上文已經說過。「共工」與「顓頊」爭帝，正是猛獸食顓民的又一種方式。但是「共工」與「顓頊」爭，是「共工」失敗的。好像獸與人爭，總是獸失敗的一樣。「鴛烏」是說「烏圖騰，」代表「殷族。」這回勝利了！「女媧」就是「姜嫄。」表示「周族」出來收拾燼餘的局面。（五德志又說：「黑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皞氏。」這是「共工」與「顓頊」爭帝，又說「共工」與「高辛」爭帝的錯亂原因。）古史中的神話傳說，總是「高辛」一系統的人物與「顓頊」一系統的人物，並時出現的。「鯀」是「高辛」一系統的人物，「禹」是「顓頊」一系統的人物，而「鯀」之子是「禹。」「舜」是「高辛」一系統的人物；「象」是「顓頊」一系統的人物，而「象」是「舜」之弟。「皋陶」就是「高陽，」而高陽就是「顓頊，」本屬一系統的人物。孟子却說：「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堯」的出現，在「犬圖騰」發生以後。「犬圖騰」與「馬圖騰」都在「鼠圖騰」之後。左傳昭公四年「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山海經大荒北經說：「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海內經作「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弄明」就是「駱明」的對音，而「白馬，白犬，」都出於「駱明。」「駱明」就是「貉貊」的對音。最早期的「貊貉族，」用「鼪鼬」作圖騰，而「皋陶」又是「鼪鼬」的對音。都是從「攻敔，」「昆吾，」「干禺，」一個根源上出來的。自從「鼠圖騰」變爲「犬圖騰，」所以「厹由」與「仇猶，」「咎繇，」與「皋陶，」又都是對音字。戰國策秦策「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到處證成「饒鼬圖騰」與「犬圖騰」及「馬圖騰」的關係。後世「中山狼」的故事，實從「尊狼」的圖騰中傳出來的。所謂「犬」，實在是「狼」。「烏桓」的圖騰是「犬」，「突厥」的圖騰就是「狼」。北方的「犬圖騰」與南方的「盤瓠」不同。現在就要說爲什麼「堯」是「犬圖騰」出現以後的人物了？說文說：「猶，玃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又說：「玃，是母猴。」引爾雅「玃父善顧」。呂氏春秋察傳篇說：「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猶族」中自有「犬圖騰」之後，所以「狗」與「玃」都變爲人的象徵。「堯」與「繇」，聲近，韵部相同。「咎繇」或「皋陶」，也是「獋獟」的對音。本來「舜爲天子，皋陶爲士。」自從「堯」出現之後，「舜」又變爲「堯」之臣，而「堯」終于把天子讓給他了。堯稱「唐堯」，而舜稱「虞舜」。在中山國正有「唐」。而代中山，據趙世家說是「犬圖騰」。自從「唐國」北移，晉陽的「古唐國」變作「夏」了。杜預說：「大原」卽「大鹵」。而淮南子地形訓說：「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都是說河東的鹽池。而「廣阿」「大陸」「鉅鹿」，都從「坳堂」或「汪塘」一語根而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瑕覆于周氏之汪。」杜預云：「車覆池水中。」孟子說到「洿池」也作「汙池」。汪，汙，洿，阿，都是說「坳塘」。所以「大夏」就是「大塘」，或「廣阿」的對音。這也可以作「唐夏」的傳說出于「晉」的證據。從前衞聚賢先生說左傳是晉國人所作。其實古代的史學家有「齊晉」兩派。高辛，高陽，一套屬「晉」。大皞，少皞，一套屬「齊」。淮南子兵略訓說：「『黃帝』嘗與『炎帝』戰矣。」又是把古代東西兩族相爭的故事說作南北兩族相爭的故事。這一套出來更晚了。說文「堯」

字古文作「𡴡」，訓高。「舜」作「䑞」訓「舛也」非古義。「䑞」字从「舛」與「桀」字从「舛」相同。「䑞」當卽「眷」，亦作「𨸏」从匚與从口同意。趙鼎云：「嵝小大又隣」牧毁作「嵝庶有眷」立政稱之爲「三有俊」小大有眷，如顧命之「小大庶邦」之例。「堯」字的古文到象兩個「先」字。于是「堯」字訓「高」。這套方法與「禹」之作「契」的道理相同。

中國古代的宗族分枝，各部族中不論「氏族組織」或「宗族組織」有一種共同的趨勢。就是二分法。其根源是「勾」與「禺」兩族。但是因爲時代久遠了，移徙頻繁，有各部族的活動中心區域。本章開頭已經說過「虞，夏，殷，周，」四代的活動中心區域。而這種說法是按着戰國時代的歷史家所推測的。據我們的研究有冀州，豫洲，雍州，沇州，徐州，荊州。這六個名稱，也出于秦，漢，之間的學者。在「冀州」之中，又當分「冀方，」「鬼方；」在「豫州」中，又當分「序方，」「土方；」而「徐州，」就是「徐方；」「沇州」的北部，又有「人方，」再北是「豸方；」雍州可以說是「羌方，」「荊州」可以說是「蠻方。」這幾個名稱，出自甲骨，金文。楚辭的「九歌，」除「禮魂」以外是十首詩，爲什麼稱「九歌」呢？這是同「九招」「九辯」「九代舞」的名稱同一性質。都是古代祭各部族神的詩。淵源在北方。「楚人」是用舊有的歌再加入「湘君，湘夫人」製作成功的。「湘君，湘夫人」祇能算是一首歌代表「楚人」的族神，這同吳起用「三苗」代「虞」的原因是一樣的。其餘八首歌應當這樣分：「東皇太一，」「東君，」指「二東，」可以說是「沇方，」與「徐方，」的族神。九歌裏說東皇太一：「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但又說：「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這「拊鼓」的神氣，大有東方「

夷鼓氏」的作風。王逸說：「東君」是「日神。」而辭裏又說：「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正是說「羿」的事。「有窮氏」本就是東方的「有扈氏。」「東君」裏的話，與作者上文所說又是相應。中國古代民族都從「巳圖騰」而出，「夔」字，「牟」字，「允」字，「台」字以及晚期出現的「鬼」字，無一不从「巳」而古始的「始」可以作「姛。」「姛」就是从女，从司。其實是「司」字。我們從「司吾」「巳吾」這些地名上看來，「姛」字就是「始」字。九辭中的「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都是祭「巳族」的族神。王逸說：「大司命是上台星，」就是「上巳。」與「上唐，」「上虞，」「上蔡，」「上都，」同例。王逸又說：「少司命是文昌第四星。」也可以說是「下巳。」「雲中君」可作「云中君，」也可以說是「中巳。」北方有「雲中郡，」這也是古代的「中人，」原先是從「巳圖騰」的部族裏遷來的證據。辭裏面正是說：「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雲中郡在「并州，」正可以攬冀州而有餘。「雲中君」是代中山的遠祖。也可以說是「子人氏」之祖。甲文「巳」字作「子」可見「鼠圖騰」與「巳圖騰」還是有淵源的。所以晚出的「鬼」字，从「巳」。這也是古代學者一種新發現。「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爲。」這是「大司命」篇的文章，還是說「巳族」與「易族」的關係。「空桑，」這實在是魯北的「窮桑」了。在「九州」一帶有許多「瓜衍之縣，」又有「九方，邢方，」之類的小部族。正是紛總總兮的情形。「陰」字本當作「侌，」

「陽」字本當作「昜。」左傳裏的「陰戎陽戎，」其實就是古器裏的「般八師，」「昜六師。」「𠆓」字从今，从云。等于說「下巳。」「云，」本是「上巳。」「今云」便成爲「下巳」了。高飛兮遠揚的是「昜族」踰空桑兮從女的是「巳族。」這就是「徂旅」隨着「昜旅」的情形。正合于「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爲。」九謌的本文，必定出于古代的「夏人。」其函義極古。經過「楚人」修改以後，辭藻又極美。少司命篇說：「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九河，」還是「九州」之河，或「九方」之河。取其屈曲蔓衍的意思。「咸池」就是「鹹池。」指河東鹽池，或濮陽的「鹹城」而說。大司命，少司命；少司命大概是說「九方，邘方；」或「徂旅，昜旅。」就是古代的「康，唐二國。」「河伯」是說大陽的「虞。」所以也說：「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但是又說：「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這同「江使神龜于河」是一件事。正合于題名「河伯。」所以與「少司命」有關係。「陽阿」就是「陽陓，」或作「楊紆。」爾雅說是秦之藪澤。周禮職方氏說在「河內冀州。」呂氏春秋有始覽說：「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淮南子地形訓作「秦之陽紆，晉之大陸。」漢書孝成趙皇后傳：「屬陽阿主家學謌舞。」師古注：「俗本作陽河。」其實作「陽河」的很古，並不俗。平原郡的「祝阿，」「河陽，」是東方的「陽河。」這個「陽河，」却在「中州。」曹植詩：「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正是指鄴下左右的「陽阿。」這樣說來，「河伯」確是代表大陽的「虞。」「少司命」裏又說：「慫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蓀」就是指舜而言。說文正是說：「舜，艸也。」王逸說：「舊以河伯爲馮夷，其

辭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氐謂黃河之神耳。」司馬彪說：『淸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陸德明也說：「馮夷是河伯。」後兩說可信。「山鬼」就是「魏」本是「鬼方」與「委姓卅人」所組成的國族。王逸以「木石之怪夔罔兩」當之也對的。在辭裏面看不出什麼顯著的痕跡。因其餘七首都確切不可移，這一首似乎也可以決定。并且下一首「國殤」正是說「韓」。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王逸說：「死于國事者小。」正是左傳的「汪錡」之類。爲什麼說「國殤」是「韓」呢？史記楚世家，大戴禮記帝繫姓，都有的：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妹女隤氏產六子：「其一曰樊，是爲昆吾；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世本說：「昆吾者，衞是也；參胡者，韓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會人者，鄭是也；曹姓者，邾是也；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注：也說「參胡國名，斯姓無後。」據我們的研究，這六部族，與九歌中的九部族相應。「季連」就是「湘君，湘夫人，」正是說「楚」。這是南方新興的部族。在東方的有「彭」如「東皇太一。」有「曹，」就是指「二東。」不過九歌的「東君」說得更古。在「姝，婝」二姓以前的事。在中原的有「鄭。」就是檜風的「會」或者用「偪陽」來代表，都是「上巳」因爲「云姓」適當于「大司命。」這一部族分枝很多。都是成對的。鄅，鄶，是一對；侁，伓，是一對；章，顧，是一對；殷，衣，是一對。所以說文反身爲「㐆」于是昆吾云會，之後適成鄭，衞之邦，還成對的。賸下的就是「參胡」了。這「參胡」可以說作「三危」或「三苗，」是「分北三苗」的「三苗，」纔能算是「陸終」的後。若用雅一點的名稱，可以說作「三吳，」或「三虞。」是北方「唐，

魏，韓」三國。詩經有「唐風，魏風，「可是沒有「韓風。」僅有大雅韓奕一篇。以「雲中君」代表「唐。」「山鬼」代表「魏。」「國殤」代表「韓，」正合「斯姓無後」一說。春秋的「韓，趙，魏」是「三晉。」是從古代的「參胡」而來的。「山鬼」篇雖然沒有很顯著的史跡，但是說：「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正是影射「魏」是「北人，」與「東人」相結合的部族。

比較晚一點的述作，如禮記郊特牲中的「八蜡，」還是說古代部族神的祭，可是已經變質了。「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這中間是八神：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先嗇司嗇。還是說古代「已族，」適當于大司命，少司命。「嗇」就是史記張釋之傳的「虎圈嗇夫，」秦有秩嗇夫，漢書百官公卿表的「鄉嗇夫，」正合于管子君臣篇的「吏嗇夫任事」一說。淮南子人間訓有「鼓之嗇夫。」「鼓，」「鼓」是「共鼓儀狄，」的「鼓。」這是合于君臣篇的「人嗇夫任教」一說。「吏嗇夫」如「貉隸」之類。「鼓」是「北狄，」也是「東夷，」不過「嗇夫」是說北方的「嗇夫。」「嗇夫」其實也指部族而說。照字形說確實是「亩而藏之。」从來，已經夠了。「穡」是後起的形聲字。桑柔篇說：「好是家嗇，力民代食。」這「家嗇」有點像家傭的意味。與下文兩個「家嗇」作「稼穡」用的不同。爲什麼說「嗇夫」是指一部族呢？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咎如」又是與「厹由」或「仇猶」同一語根。隗姓的「廧咎如」是「赤狄。」與「鼓之嗇夫，」意義相近。後世从「嗇」的字，都有赤義。如「嗇」字，「嬙」字之例。大概從穀麥熟一意義上引申說來的。「共鼓」是「嗇夫。」「儉不遵禮」的「鄙」也是「嗇夫。」赤狄又有「廧咎如。」所以「先嗇，」「司嗇」是從「伯世」以來種麥的部族就有的族神。如周人之于「后稷。」而郊特牲正是說：「祭百種以報嗇。」這同「有天下者祭百神」是同樣的道理。這兩位族神，恐怕是從「大共，小共，」兩族中傳下來的名稱。「農」是「次辰。」在東方，上文已經說到。「郵表畷禽獸」就是周禮春官肆師的「祭表貉」詩經的「為下國畷郵，」左傳昭公元年的「表旗，」都是一件事。這是從「大求，小求，」那一系統傳下來的族神。所以「農」與「郵表畷，」是東方的「邾，郳。」適當于「東皇太一，」「東君。」「貓」音苗。就是「苗龍」的「苗。」爾雅「夏獵為苗。」所以「貓虎」祇能算一個族神。因為反「鼠圖騰，」反「豕圖騰」分而為二。這是屬于「邳」或「姺」的族神。上文已經說過，「大伾」就是「虎牢。」而這「姺族，」也必定是周代的「莘。」所以當作「苗虎」大概出于虢，鄭一帶的風氣。「坊」是「土方。」所以說「土反其宅。」「水庸，」適當于「河伯。」韓非子五蠹篇：「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這也是變作楚國的風俗了。「昆蟲」是說「黽圖騰」的部族。鄭玄說：「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所以「八蜡」之說與閟宮相合的地方很多。這是漢代「齊人」所傳的學問，與古說不大相合了。

第七章　移殖概況

前面說宗族分枝的史實，從各方面看來，還是泛論其大體。如活動區域，以及中國宗族有幾大派別而已。這一章要從西周到戰國的國別來說。其中有一很大的分別，就是西周以前的宗族，其重要的分支在西北邊。到了東周以後，部換在東南面。就是這樣：當殷代的時候，與西北邊交往多；周代以後，與東南面的交往多。其中當然有大部份原因是殷人本屬東夷，周人本是西戎的原因。還有一部份，是殷代以前的文化，是由東南向西北發展的。周代以後，變作由西北向東南發展了。呂氏春秋愼勢篇：「湯其無郼，武其無岐。」具備篇：「湯嘗約于郼薄矣！武嘗窮于畢裎矣！」這「郼」，就是「四卒成衞」的「[illegible]」。「岐」就是「岐踵戎」的「[illegible]」。而「裎」也是「袒裼裸裎」的「郢」。郼是殷周初起時的同族。一在東南，一在西北。所以後來，他們的部族各自一方面發展起來。東周以後，殷周的部族在中原同化好久了。中國的文化中心已經合殷周兩部族的活動區域而一之。西北的落伍戎狄，脫離中國文化圈，別成一部族。如匈奴，烏桓，鮮卑。東南又新興了許多國族，加入中國文化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若照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的話：「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

昭也。邗，應，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這裏武王的兄弟之國有十六，成王的兄弟之國有四，周公之胤有六。荀子儒效篇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這裏的數目都不相合，我們也無法考定。其中有許多國家是因舊國改姓的，總之這是一種趨勢，中原換了一羣國族，也換了一種空氣。那末望東南再看看如何呢？呂氏春秋察微篇有「東夷八國。」逸周書王會解說「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下文又說：「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尚書費誓說「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不說明多少數目，大約王會解的說法比較確實。在初期邾，鄅，衛或州人，東人，庸人，可以包括了。後來當越分越多。到了戰國，有所謂「泗上十二諸侯。」並見於戰國策及淮南子。楚策：「一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齊俗訓說勾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可見十二諸侯的稱呼很古，原來是指東夷各國。秦策五：「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齊策五「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這兩處是說一件事，所謂十二諸侯，不能算是泗上十二諸侯。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大概根據這一路線而來的，所謂八國，十七國，十二諸侯，在左傳裏沒有法子隨便充實這個數目，也無法釐定一確實數目。東夷，東國，的情形如此，南夷，南國，又是如何呢？呂氏春秋異用篇「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文選東京賦注引作三十國。而呂氏春秋直諫篇又說「楚文王兼國三十九，」說苑正諫篇作「兼國三十。」可見這些數自都不能作定數的。但是有一趨勢要注意，就是春秋戰國以後

人所注意的國族，不是「東夷」便是「泗上」；不是「淮南」便是「楚荊」。我們現在綜合起來把周代以前的國族與周代新興的國族分作幾枝看他們的移徙及發展的情形。大體是取於左傳上的史料，約略用一點金文甲骨的史實，可以這樣分：宋代表巳姓一枝。韓代表匽姓一枝。這是說「韓奕」的「韓」。秦代表嬴姓一枝。楚代表南己。周魯代表純粹的姬姓。晉鄭邢代表狄族中的姬姓。唐魏代表鬼方。齊代表姜姓一枝。邾代表二東。陳代表新興的嬀姓。吳代表古玟瞰族的後裔。越代表古貊貉族後裔與楚所代表的夔相近。於是再附上去許多小國。楚一枝中有鄀，邛，鄖，夔，羅，徐，鄂。秦一枝中有趙，耿，梁，江，黃，六，蓼，英，葛。純粹姬姓一枝中有魯，滕，曹，蔡。其餘所謂文之昭也，武之穆也的小國，仔細考查起來，都還有問題的。本文不能細論因為許多甲骨銅器上資料都不在手頭。晉一枝有北燕，虢，虞，邢，衞。宋一枝裏有曾，杞，鄫，鄅，譚，雍。齊一枝中有紀，莒，牟，盧，申，許，向，祝。魏一枝中有潞，胡，肥，代，中山。韓一枝中有南匽，陽。陳一枝中有圭，盧。邾一枝中有州，郳。此外吳，越，各自成為一枝。共有十二個系統。

我們在甲骨文裏看到許多「羌族」，在後漢書西羌傳裏看到更多的「羌族」，惟有左傳裏不大見「羌族」。除掉「姜戎氏」「允姓之姦」那兩處以外而蠻，夷，戎，狄，却屢見。難道「羌族」眞的是西遷了嗎？遷當然有遷出去的。淮南子俶眞訓「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兄弟；有苗與三危通而為一家。」這桔，柚，是「厹猶」：槐，榆，是「鬼方」或「西俞」。上面已經說過齊晉的關係是按着古代的一貫路線而來的。左傳昭公十五年文伯曰：「晉居深山，戎之與鄰。」而周景王說：「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昭公元年祁午也說：「晉國再

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可見齊，晉，的關係是「西夏」與「東夏」的關係。晉與戎狄相處，是大家知道的。齊也是與夷狄相處，大家可不大留意了。至於「有苗」與「三危」的關係，也是「竄三苗於三危」一句話的根源。「三危」這一地名也是說者不一。遠者可以到「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近的可以「與岐山相連。」這一途徑也是沿着漢水，渭水，望西北遷移的。可是大部份的原因還是留在東方的「羌族」進化了。所有蠻夷，戎，狄，中部有「羌。」在這五個字中夷戎二字比之「華夏」的文化固然較低。比之从虫的「蠻」从犬的「狄，」从羊的「羌，」其文化又要高一點。「羌」是代表遊牧時代的民族。這個民族離開遊牧，到了農業社會時「羌」的名稱自然要解除的。齊是姜姓，表示原從「羌族」進化而起的。所以齊，狄並稱。照左傳裏的文章：羌，戎，夷，狄界限並不是很嚴格的。一般的看法，戎是「羌族」中文化較高的。但是「戎蠻子」一名，又把「蠻」同「戎」也發生了關係。古書及古器物銘裏有說到「戎華，」有說「夷夏，」有說「蠻夏，」又有「吳夏，」的分別；與「狄，夏」的分別。「夏」的眞正區域，與「狄」最近，其關係與「狄」也最深。大體上說來：「攻敵，」「昆吾，」「勾禺」是漁獵社會的代表「來羌，」「己羌，」「氐羌，」等是遊牧社會的代表。都是淵源于「貊貉族。」在聲音上看來，好像「勾吳」是出於「攻敵」一語根。「牟婁」是出於「貊貉」一語根。若溯其原始，都屬一族。從「迷魚，」與「來羌，」兩個名詞上看也有相關係的痕跡。「北蠻」的「蠻」是頸項上架貝帶這不能不說「蠻變」二音不是出於「貊貉。」在粗糙地說來：「夔」代表「貊貉族，」「禺」代表「攻敵族。」實際上還是一

個根源。這個時代是「伯世。」所以「虞」的祖是「幕。」這番話在上文都巳經說過。現在提醒一下，使我們更明白西周以下的國族，與古代仍舊是一貫相承的。

現在開始說一大概：晉，魏兩枝是戎狄的系統。齊，秦，宋，是夷狄的系統。吳，楚，是蠻。陳，韓，是夷。周，魯，是諸夏，或諸姬的代表。此外如曹，衞，邢，滕，都不是純粹的諸姬。先從晉鄭，魯，周，說起，然後逐漸說到別一枝。但是晉魏，魯，周，都要從「戎」說起。戎一名稱，在左傳裏歸納起來很複雜。分佈又很廣。說文釋羌字曰：「西戎牧羊人」古銅器有羌伯毁，有鄭羌伯鬲，有驫羌鐘。在鐘銘裏又提到「戎氏陽宗。」可見戎，羌，的關係很密切的。古文「允」字可以从女作[illegible]。如不嬰毁的「厰安。」足以說明襄公十四年的「姜戎氏，」就是「羌戎氏。」周人就是羌，戎，的混合種。也可以說「戎」是較進化的「羌。」其次要說到「戎」也就是「狄。」莊公二十八年：「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下文又說：「狄之廣莫，以晉爲都。」從這兩處所說的比較來，所謂「戎」正是指「狄。」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也說：「山戎」是「北狄。」晉世家：「唐叔之子燮，是爲晉侯。」到了春秋的時候，曲沃莊伯作亂。晉人攻曲沃。莊伯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謂「鄂侯。」照史記的說法，都還是正統，屬於「唐叔」的世系。而用古「唐國，」「鄂侯，」的名稱。直到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滅之。周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這纔成曲沃桓叔的系統。晉獻公就是曲沃武公的兒子。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預說：「大戎」是「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是「允姓

之戎。」這又分明告訴我們「狄」族原本是「允姓」後有一族改從「姬姓」的。「允」既可以从女作「妴」，就等於是古文「姒」字。也可以證成「姬姓」出於「姒姓」之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媿，隗，就是嬇隤。金文作媿，左傳作隗，世本作嬇，帝繫作隤。）文公娶了季隗生伯儵，叔劉。趙衰娶了叔隗，生趙盾。這裏正是說明晉人同「狟，狢。」兩族都有關係。詩經旄邱篇說：「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又北風篇說：「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都是上一句比「戎人，」下一句比「東人，」也可以說上一句比「狄，」下一句比「般。」狟是狐戎，姬姓；狢是咎如，媿姓。這樣比較的結果，晉人同「狐狢，」二族關係是很深的。所以文伯說：「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的確是不可移易的事實。至於「鄭」字，原本祇作「奠。」从酋，从廾與彝字从龍，从廾，的文例相同。也是「猶族。」本來在京兆。世本說：「鄭桓公居棫林，幽王以爲司徒。」後來平王東遷，鄭武公纔一同到東方來。始因虢檜之民而有「新鄭。」同時又有遷到漢水流域的，於是又有「南鄭。」晉，鄭，兩國都祇有「姬姓，」沒有他姓。照上面的說法：「晉，鄭，」與「鬼方，」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這兩國是諸姬的代表。此外便是周，魯了。般，周，兩族的淵源，上文已經說了好多。現在單說「魯。」伯禽封魯，上面也已說到一點。可是金文有「王在魯尊。」其中說：「王在魯，龙錫貝十朋。」這「王」當然指「周王。」但是經傳裏却沒有說到周王到過魯的。惟有指周公東征一事。并且大誥篇的「王若曰，」解者有說這「王」是指周公的。證以王在魯尊，很有可能。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在周公以前，已經有「魯。」其字從魚，從[illegible]，本是國族名。若照臧僖伯諫如棠

觀魚者一說，姬姓的魯，不是攻獻氏。在姬姓未到之前，或許是攻獻族。又「伯禽」的「禽」字，不嬰毁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原本是「禼」字。从宀，从[illegible]，从[illegible]。象在穴中勾取魚類，或兩棲類的形狀。假爲「成禽」之「禽。」禽彝作「[illegible]，」可以說與小篆相同。是从今，从[illegible]。其下體還是與禺，禹，同形。顧名思義上說來：「魯族」是「今禹。」如同「上巳，」「下巳」之例。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也是表明魯與東方舊族有過關係。「攻獻族」正應該是「巳圖騰」的部族。但照史傳上看來：周，魯在文化方面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春秋的國族中除晉，鄭，魯以外，姬姓國還很多。亦於這三國的，是衞。從上文看來，衞氏立國很早。本來同殷的關係極密切。照呂氏春秋簡選篇所說的話：「中山亡邢，狄人滅衞。」邢，衞，與狄的關係又是很深的。衞康叔之封衞，也如同唐叔虞之於晉。到了春秋時候，恐怕都不是本枝了。在左傳裏看這些小國的遷徙，最能使人領悟到古民族的移殖眞相。閔公二年：「狄入伐衞，」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元年：「狄人又伐邢。」「齊人救邢。」這裏所說的邢，衞，二國俱在我們所知道的濮陽，及襄國二地。但是這兩個國家，時常搬家。「邢」也不固定在「襄國」。「衞」也不固定在「濮陽。」從莊公到僖公：齊，衞，邢，狄，的交往很多。「邢」原本是殷代的「姘」。「衞」原本是殷代的「鄁」。所以兩國本來都不是姬姓。春秋時雖沒有姒姓的「衞，」可是有姒姓的「邢。」在金文裏還有姜姓的「奠井氏，」有姒姓的「龏井氏。」這「龏，」就是「大共小共」的「共。」邢氏小國族，從西方到東方，到處散佈着。最後遷到晉，都見於拙作古邢國考。從邢，衞，屢滅而復興一點上看來，知道這兩國與旁的國家不同。關係最複雜。而

其中情形總是邢，衞互爭，或衞，狄互爭。大都爲狄所滅。其遷徙向南的次數很少，望北移的時候比較多。最後衞國遷到蒲縣。當早在閔公二年狄人滅衞時：「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衞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這一回事，在古代宗族移殖史上很重要。并且提到共，滕，兩小國。這回事，又是曹，宋，的幫忙。所以南移，更顯出衞族與殷族的舊關係。「共」是「大共，小共」的「共」。杜預說：「共，及滕，衞別邑。」僖公十七年有「衞共姬，」襄公二十六年有「宋共姬，」合上文「葬井氏」一條來看。共，邢，衞，宋，的關係確有連繫。而「小共」的散處於各地，更加明白了。當殷，周之際本是有許多小國渴慕周人文化而改姓的。邢，衞，共，滕，的性質不必與漢陽諸姬一樣。至少有一部份是相近。所以雖然姓姬，而與姒姓的舊族還保持着很密切的連繫。太史公雖把管蔡立爲世家。據我們的硏究。管，蔡，衞，霍，四國與北方的「唐叔虞」一樣，眞正姬姓的系統，維持不多久。周人到東方來照經傳及古器上的證據有好幾次。明公尊說：「明公遷三族伐東國。」這三族，就是班毁上的「吳伯，毛伯，呂伯。」這個時期很早。逸周書作雒解所說的兩次封建：在武王時，「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這回事，是曇花一現的。在成王時：「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這同「膚戴公于曹」的辦法差不多。後來申伯，召伯，到「南國」，南仲大祖到「南國」，有說久處，有說不處的。崧高詩說：「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說：「申伯還南，謝於誠歸。」但是常武篇說：「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原因是「謝方」非殷人勢力所及。「徐方」就是「殷人」的大本營所在，不能久留了。管，蔡，衞，霍，的失敗是當然的。齊，魯，的成功纔

顯出周公，大公，的才能。邢，衛，之所以歷亡，與蔡的歷亡，情形相同。左傳昭公十一年：「蔡滅于楚，」十三年「楚平王又封陳，蔡。」哀公元年「蔡遷吳。」（這個「蔡，」已經不是西周的「管，蔡。」）到了哀公二年：「蔡遷州來。」算是實在南移了。左傳說這一回楚人滅蔡，使「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也可以說明「尨，蔡，」的關係。「大彭」正是在「彭城。」蔡人南移的原因是如此。與「衛，邢，」北移正相對照。還有一個國族便是「北燕。」這個國家之成為姬姓，是很晚的事。史記把燕召公算作姬姓的北燕，這是受戰國時燕人自撰的世系所影響。如墨子所說的燕春秋之類。照我們看：燕，冀，兩個字在小篆及金文裏，都是从「北。」雖然兩字都是象形。可是北字的意義依然保存在裏面。「北燕，」當然是「匽。」但還不如說是「邶。」（小篆燕作□，正是从北。冀字从北，異聲，更不必說了！）「燕召公」自是「匽□公。」商承祚先生所藏拓片有小臣□彝，其中正有「匽召公」這個字，金文裏可以省作「召。」與「周公，」「召公，」的「召」雖然是一個字。可是曾經采風於南國的召公，以及「登是南邦，」曾經到過江漢流域的「召穆公，」都是與「南匽」發生關係。如「偃師，」「郾城，」都是必經之地。在歧周有「畢程，」在江漢有「酈，鄧，」都可以明白渭，漢之間周人遷徙頻繁。與「北燕」的關係大不相同。此外與姬姓有關係的是虢。也是從西方播遷到東方的。或者東方原本也有這一族，如同邢一樣。金文中有姬姓的虢，有姚姓的虢，有妃姓的虢。虢並不是純粹的姬姓國。

管子輕重戊篇管仲曰：「齊者，夷萊之國也。夷萊實在就是禹貢「萊夷作牧」的「萊夷」，郭伯封毀的「

逐魚。」史記齊世家：「武王克商，封師尙父於齊營邱。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後來齊桓公伐莒，並見呂氏春秋，管子諸書。莒字從呂。來，呂雙聲。并且「來氏」「呂氏」的國族散處各地很多。史記周本紀「封棄於邰。」徐廣說：「今斄鄉。」在前志京兆新豐。杜預說：「古驪戎國。」韋昭說：「戎來居此，故號驪戎。」爾雅釋畜「騋牝驪牡。」甲文驪作騋。足見騋，驪，駉，古實一字。右扶風京兆一帶古有「斄侯，」本來是古代的「來羌。」照史傳的說法，從大公佐命以後，易「來」爲「呂。」尙書「呂刑，」就是西方的「呂氏。」但是照作者的看法：如「薦」就是「爲」「夋」就是「俊，」「莘」就是「辛」的例子。「莒」實在就是「呂。」「呂氏」也作「甫氏。」韋昭說：「呂刑是周穆王相甫侯所作。」又河東郡永安？故彘，博物志曰：「有呂鄉呂甥邑也。」至於東方的「郲，」杜預說是「東萊黃縣。」又說：「城陽莒縣，就是春秋時的莒。」「呂侯」旣然就是「甫侯，」因此知道「鄘侯小子鼎」的「鄘侯，」就是「呂侯。」這是什麼原故呢？「甫呂，」「簷盧，」都是出於「貊貉，」或「苗黎」一語根。此外如「牟盧，」「牟來，」也從這一語根演變而來的。「牟，盧，」是中世以後興國的。所以有「中牟，」「中盧」的名稱。「盧，」與「牟」也是散佈於各地。杜預說：「盧戢黎」是襄陽中盧縣。而成公十七年：「高弱以盧叛」的「盧」又在齊。大概就是襄公二十九年：「閭丘嬰帥師圍盧」的「盧」桓公十五年有「牟人。」杜預說：「今泰山牟縣。」此外如「根牟，」與「莒牟，」都是從一個部族裏枝分出來的。王符說「盧是姜姓。」足見盧，呂，來，是一個根源。但考其淵源。這一族姓，原是姓「巳。」左傳文公七年：「穆伯娶於莒，曰戴

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莒原本是東方的「萊夷，」所以仍從古姓。又有好幾個國族，把古姓改爲氏的。如「紀」就是以「己」爲氏。把巳字改作己。金文有「己侯鐘，」就是「紀侯。」例如「曾」可以作「繒」桓公九年杜預注說：「紀姜姓。」昭公十九年：「莒子奔紀鄣。」杜預說「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可見紀，莒，原本都是東方的「萊夷。」「莒」始終不改姓。「紀」是改姓了，以姓作氏。這是改物更姓的很顯著例子。其他如「向，」雖小國，也改姓「姜。」隱公二年：「向姜不安莒而歸夏。」這裏的「夏」正是「東夏，」指齊，魯而言。杜預說：「向在譙國龍亢縣東南。」但是「向」族散佈仍是很廣的。隱公十一年杜預注：「向軹縣西有向上。」「向上」等於說「上向。」文公七年：「盟於向，」杜預說「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襄公十一年：「師于向。」杜預說「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又襄公十四年「會吳于向」杜預說「向，鄭地。」這大概就是隱公十一年的「鄉。」「向氏」散佈在各地的既然這樣多，原本一定也是「巳姓」一系統。所以同「莒」發生親屬關係，却又姓姜。在姜姓中又有一小國。金文作「鑄」姜姓。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初臧叔宣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夷子也。」這不是「鑄」也是「夷，」又是姜姓嗎？與「向」的情形相同。杜預說：「在濟北蛇丘縣。」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於祝。」鄭注「薊或爲續，祝或爲鑄。」可能平原郡的「祝阿，」也是古代的「鑄氏。」這「鑄」字，金文作□，作□。形體很多，都不離於冶鑄一形。恐怕古代的「鬲氏，」「祝氏，」就是周代的「鑄氏，」所以也都散佈在東方，又是姜姓。姜姓的小國還很多，

可是純粹齊呂，一系統的並不很多。齊，呂，以外就是申，許。「許」古文作「鄦，」在潁川。據說是「甫侯」所封。這「甫侯，」與作呂刑的「甫侯，」當是一宗。「鄦」「鄦」與「甫」也是一個聲類。崧高篇說：「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說：「申伯還南，謝於誠歸。」「申國」就是「辛族，」「辛謂椒蕃」而楚辭作「申椒」「神州，」實是「辛州。」申，甫，二國同虞，虢，侁，伾，觀，扈，一樣性質總是相連在近地的。在關中當有「古申國」周幽王娶於「申，」後來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這「繒，」不能照括地志的說法，在沂州承縣。大概是「滑，洧，」之「滑，」所以與「申」相近。這「申」國當是鄭地。「申」與「辛，」如同「巳」與「已」的關係，上文已經說過。僖公四年有「鄭申侯。」滑，洧，之間原有申氏族。莊公三十年有「申公鬬班」杜預說「申，楚縣。」申，許，兩國必定不遠。「許」在潁川，「宛」在南陽。「宛」就是「申伯國。」博物志：「宛有申亭。」這樣說來：申，許，一枝又有在楚的。這是「謝方」的申，許了。恐怕「申，許」的關係如「劉，范。」有「申族」的地方必定有「許族，」有「許族」的地方必定有「申族。」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向戌弭兵之會，晉楚爭為盟主。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這幾句話裏，也是暗示一種事實。就是上文已經說過的；齊，晉，是代表古代下來的傳統關係；秦，楚，又是代表一新興系統。秦本是夷。師酉𣪕中說到：「西門夷，熊夷，秦夷，京夷，畀人夷。」「[illegible]」楚本嬴姓族，却改為熊氏而姓「芈。」就是金文的「嬭」字。「秦夷」當然與「楚」是

一族。楚君大都帶有熊名。如熊澤，熊渠，直到末世，還是有熊元。楚是熊族，秦是嬴族。就文字構造上說：「秦」字像舂米的形狀。从午，从廾，从秝，作□。「午」就是杵。「廾」象雙手捧杵。下面是「禾」。事實上用舂米作「部族」或「國族」名的風氣很早。甲骨文中就有了。不止「康」字是舂米形，還有一「□氏」。續編卷一頁四：「至於舂。」字作「□」。卷五有「舂氏」也作「□」。其字形：丨象杵，八象兩手，下□象臼。金文裏的圖騰文中，也有□形。這是秦，曾，兩字的根源。「秦」字的形狀已經說過。「曾」字上部有作「□」的，見曾侯鐘。正是从「□」形簡化而成。从□，是國族名。與曾，曾，曹，會同例。「潧，洧」二水說文作「溱，洧」足證秦，曾古可通用。其根源是「□」字。因爲曾，秦，都從這個字繁衍而出。淮南子有「高舂」，上文已經說過。爾雅釋親稱高祖，曾祖，又稱曾孫，仍孫，玄孫，云孫，來孫。這仍，玄，云，來，四個字都與上古的部族名相同。曾之爲「高舂」，也從「□」字上考求出來。□，秦是比較早出現的字。□，舂，是晚出的字。甲文無「曾」字，有「秦」字，或許以「□」作「曾」。足見秦，曾都是古國。太史公說：『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斿，爾嗣將大。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這裏又是暗示給我們秦的祖先原是出於「鳥圖騰」。所謂「若木」是東方的木。所稱「大廉」或

「飛廉」也正是東方人。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大廉」是「大來」的對音。「大費」是「大彭」的對音。「飛廉」是「牟來」的對音。都是東方的民族。爲什麽說「費」就是「彭」的系統呢?尚書有費誓篇。「費」字或作「粊」。僞孔傳以當魯東郊地名。司馬貞也說是「魯之費邑。」而誓文中有「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一句。確是與東方的「費」有關係。集解引徐廣說:「一作鮮,一作獮。」索隱引尚書大傳作「鮮誓」而魯世家本文作「肸誓」。於是司馬貞解作「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不知原文是說「伐淮夷徐戎」中的「鮮夷」「鮮夷」與「牟夷」的性質相同。「牟」字是「巳」字「牛」字相合。「鮮」字是「魚」與「羊」相合。都是「攻戲族」與「牧羊族」的結合。「牟夷」是齊之祖。「鮮夷」是秦之祖。都是先在東方,後到西方去的。這樣說來:「秦族」與「鮮虞族」也有關係了。據作者看法,也是有的。史記秦本紀又說:『中衍以後,嬴姓多顯,爲諸侯。在西戎。中潏生飛廉。飛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善御。穆王以趙城封造父。由此爲趙氏。』又說:『惡來革者,飛廉子也。有子曰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其後世爲周孝王息馬。邑之秦。號曰秦嬴。』在這裏,又是暗示「秦族」由「烏圖騰」轉變而爲「馬圖騰」與「犬圖騰」的氏族發生關係。「鮮虞」是白狄,這是王符以來的學者都共同承認的。左傳定公四年:「中山不服。」杜預說:「中山,鮮虞。」趙世家正是說「犬是代之祖。」大約「犬圖騰」與「馬圖騰」都在「中山」與「代」一帶。秦,趙,與鮮虞的關係,就如秦本紀所說。原

因是「鮮虞」本是「鮮夷。」是「玟繳族」與「牧羊族」同化以後的稱呼。秦，趙，的關係已如上文所說，都是「夷人。」原先是「已姓」的系統，後改從「嬴姓。」這一姓，散佈在東南方的，比在西北方的較多。後漢志泰山郡有「嬴縣。」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於嬴。」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秦。」杜預說：「嬴，齊邑。」正是泰山嬴縣。又說：「秦臺爲范縣之秦亭。」范縣在東郡。這都是秦，嬴，原本散處於東方的證據。至於東南方的嬴姓國家，王符說有：「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皋陶之後也。」但是史記上說：「嬴姓是顓頊之後。」這與上文所說「皋陶」是「高陽」一事實又相合。梁不是南方國。桓公九年有「梁伯。」古器也有「梁伯戈。」杜預說：「梁國，馮翊夏陽縣。」僖公六年傳說：「梁近秦。」僖公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足見杜預所說的地望不錯。但是漢之「梁國」就是秦之「碭郡。」有「陽梁聚，」有「葛鄉，」古葛伯國。這纔是東方的「梁，葛。」孟子滕文公下篇：「湯居亳，與葛爲鄰。」梁惠王下篇也說：「湯始征自葛始。」逸湯征「葛伯仇餉，」這件事是說東方的「葛。」大概「梁，葛，」又是相連在一起的部族。東方有「梁，」西方也有「梁。」東方有「葛，」西方有「耿。」梁，；葛梁，；耿都是從「貉貊」的語源上轉變來的。秦本紀武公十三年：「晉滅霍，魏，耿。」正義引括地志說：「故耿城，今名耿倉城，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引都城記說：「耿，嬴姓國也。」這同「解梁城」的「梁，」實在是相連的。王符的說法，與都城記相合。東方的「梁，葛，」與西方的「梁，耿，」關係相同。左傳僖公十七年又說到「徐嬴，葛嬴，」這又證明「葛，」確實是嬴姓。但是「徐」就是「舒。」這個國家，是很古

的。文公十二年：「羣舒叛楚。」杜預說：「羣，舒，偃姓。」這裏可以證明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嬴姓是從巳偃，一系統而出。「徐」原本是「偃姓，」所以有「徐偃王。」「莒」本來是「巳姓。」王符也把她歸入「嬴姓」一系統。第二個問題既然同是「臯陶」之後，而「臯陶」是「高陽」的對音，「高陽」就是古代的「易族。」「匽」與「易」的關係上文已經說過。而「易旅」就是「易族，」這個問題也可以得到證明了。再其次說到「英，」左傳作「英氏。」僖公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注說：「英氏，楚與國。」其實江，黃，六，蓼，都是楚與國。曾侯簠有「叔姬邛嬶。」王符既然把「江」屬之「嬴姓，」這顯然與「叔姬江嬶」一說不合。「叔姬，」是曾氏的女。有曾姬無卹壺作證。如果「邛嬶」同「息嬀」的例子一樣。那是楚改姓嬶時邛國亦改姓嬶。「曾」本是姒姓，這裏的曾改姬姓了。正是漢陽諸姬之一。曾侯鐘有「楚曾侯，」也是「奠井氏，」「衛共姬，」「宋共姬，」之例。意思是說這是屬於「楚國」的「曾氏。」在這裏雖不能確實斷定江，黄的姓。可是江，黄與楚的關係比之與秦的關係還要密切。却是很實在的。這都是嬴姓起於東力，南方，與秦，趙，本屬東夷的證據。在這裏也可以透視一部份古代民族移殖的情形。

楚的始祖雖是南方的部族。可是從周邦分殖過來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又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艸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史記楚世家楚成王惲卽位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亂。」楚人原是沿着漢水到南方，在篳路藍縷中把楚荊開

發起來的。從古文字上看來；「荆山」就是「梁山」梁伯戈的「梁」字作「[古文字]」。逫伯毁：「逫伯從王伐反荆。」字作「[古文字]」。貞毁「貞從王伐荆。」字作「[古文字]」。師虎毁「緐荆」的荆作「[古文字]」。從梁字所从之「[古文字]」，與荆字所从之「[古文字]」看來，兩字相同。其偏旁从水，與从井相同，而且荆本可作「[古文字]」从井，从水，都可省。梁伯戈中說到「鬼方蠻，」這梁伯一定就是韓奕所謂「奕奕梁山」的「梁」。在左馮翊夏陽。梁山實在可稱荆山。凡是艸茅未闢的山林，都是荆山，也都可以名梁山。「荆，梁」或「梁，荆」與「梁，葛」或「葛梁」「耿梁」「解梁」都還是「貅貉」「貊貉」一個語根上出來的。并且由此可以知道「井方」「井伯」的「井」，就是「姘」或「邢」等字所从之「井」。崧高裏說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以及左傳裏所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都是用「[古文字]」去開闢土疆的意思。以「[古文字]」開闢草萊，然後鑿井，於是可以住人了。史傳裏並未說到西周有那一位王向「東國」走過一蹚。可是左傳，竹書紀年，天問，都說到昭王南征。古器裏有好幾個器說到「王伐反荆」或「伐楚荆」的。可見東方還是有舊勢力瀰漫着。楚荆，却是周人自己新開闢的地方。熊繹雖然從周邦而來，可是本屬南方部族。所以史記說楚是吳回第六子季連之後。自從楚人與國南方的羣蠻，羣舒，都給他們統率起來了。其中最著名的有邛，鄀，羅，夔，鄧等國。而江，黄，六，蓼也在其內。周人到東南方來，多半因舊人成事的。如「因商奄之民，」「因是謝人，」「因虢鄶之君貪而好利。」太史伯對鄭桓公說「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這個範圍，正是晉楚緩衝地帶。鄶是妘姓，並見于國語及大戴記。鄶是妘姓古國。由此向南，

妘姓的國家便多了。先來說「䢵國。」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門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之子女，生子文焉。」杜預說：「若敖，楚之八世祖。」此「若敖」就是楚世家「熊咢」子「熊儀。」楚君稱「敖」的，尚有「霄敖，」「杜敖。」左傳桓公十一年有「莫敖。」杜預說：「楚官名。」其實並非官名。「敖」字的問題，上文已經說得很詳細，是一種部族的名稱。稱「熊，」稱「敖，」都可以作楚人與「匽族」「嬴族」有關係的證明。䢵就是云，也可以从女作妘。就是「上巳族。」後來在南方新興的稱「南汜。」作者以楚來代表「南汜，」是根據班固「芊強大于南汜」一句話。現在就把這種事實說出來。妘金文作娟，或作嬶，因此知道桓公十一年：「鄖人軍于蒲騷」的「鄖，」就是「䢵。」杜預說：「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正在楚國的區域。但在哀公十一年又有「殯于鄖」一語。杜預說是「衞邑。」又十二年經：「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這又是一「鄖」杜預說：「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發陽」之作「發繇，」如同「高陽」就是「各繇。」妘姓本來是「巳族，」所以散佈也很廣的。其次還有「羅。」桓公十二年傳：「羅人欲伐之。」杜預說：「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熊姓，就是嬴姓。同楚的族屬相近。再其次是「鄧」了。羅姓熊，與楚王名相關；鄧姓曼，與楚姓嬶相關。桓公九年傳：「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杜預說：「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這「鄧，」就是國語周語中「鄧由楚曼」的「鄧。」曼，芊，同時出於「嬶。」所以楚人的婚姻制度還是在氏族狀態中的。又隱公十年：「盟於鄧。」杜預云：「鄧，魯地。」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杜

預說：「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這個也不是「鄧曼」的「鄧。」金文中有「豆閉𣪘。」「豆」就是「鄧」字，作「𦉜」，與「龏」字从龍，从廾，同義「豆」就是古代的「侸人。」「與「鼓人，」「彭人，」都有關係「鄧曼」的「鄧，」「豆閉」的「豆，」都是把古代的「𡛜」姓作國族名，所以散處在東南方各地很多。「鄾」就是「夔，」「夔」上文已經說過。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又說：「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可以證明「夔」與「楚」的關係。杜預也說：「夔是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所以作者用楚代表夔族。「鄧南鄙鄾人，」就是「夔人。」古代南方蠻族很多的，所謂「三苗，」原是說「黎氓」種別之多。又有胡國，始見于襄公三十一年。是「歸姓國。」也是「夔族。」昭公四年：「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杜預說：「汝陰西北有胡城。」周禮考工記：「妢胡之笴。」鄭玄說：「胡子之國在楚旁。」其實這「妢胡」應當作「汾胡。」「笴」就是「楛矢。」禹貢：「惟箘簵楛。」徐廣說：『一作「箭足杆。」杆即楛，音怙。箭足者，矢鏃也。』鄭玄以「笴」是「矢幹。」這些解釋都對的。但是馬融說這「箘簵楛」，是「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換而言之，禹貢所謂：「維箘簵，楛；三國致貢其名。」是說「箘，簵，楛，」是「箭藁」名，也是「國名，」就是以國名名器物的意思。「簵，」說文引作「䉦。」就是「潞胡」之「潞。」招魂：「菎蔽象棊。」王逸說：「或言菎簵，今之箭囊。」這「菎簵」就是「箘簵。」也可以从竹，作「篦簵。」其實「箘簵，」「箘簵，」「篦簵，」都是說北方，「鼓，潞，胡，」的狄族。所以說「妢胡」就是「汾胡。」這些地方出「箭幹，」出「矢鏃，」都用國名名其所產之物。菎之稱「菎蔽，」如鄢之稱「鄢蔽」國語鄭語：「鄢，鄶，

妘路，偪陽，姓。」而宣公十五年左傳「潞子嬰兒」之「潞」在北方。足見「胡」有在南的「潞」有在北的。「歸」姓即「媿」姓「楛」也就是旱麓篇「榛楛濟濟」之「楛」。陸機說「上黨人蔑以爲筥箱」「楛」可省作「苦」。郤犨即苦成叔，見左傳成公十四年。也是與「汾胡」之說相合。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說：「故書箭爲晉。」吳越春秋：「晉竹十廋。」就是「箭竹十廋。」以字形說，「晉」字也有「箭」義。（作者很贊同蕭璋先生「釋至」一的說法，不過又是以國族名名物的例子。）「晉」既然可作「箭，」又是證明「汾胡」之說不錯。所以職方氏說：「冀州，」其浸「汾潞。」楛，枯；柯，笴可以通用。「斧柯」的「柯，」是柄；「笴笴」的「笴」也是柄。求其根源：「箟簬，」或「潞胡，」都是「貑貉，」「昆吾，」一語根上所派衍出來的。這又是「夔族」晉，楚，都有的明證。現在再來說一個國族，就在楚國近傍的「隨。」也是晉，楚，都有的。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杜預說「隨，晉地；在平陽絳邑縣東。」桓公六年：「楚王侵隨。」杜預說：「隨國今義陽隨縣。」桓公八年：「楚子伐隨，軍于淮漢之間。」桓公十一年：「鄖人與隨，絞，州，蓼，伐楚師」。照左傳說：「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福也。」隨是姬姓，本屬漢陽諸姬之一。這是改姓的緣因，原本不是姬姓，是很古的部族。「隨」可以作「隧。」荀子非相篇引角弓：「莫肯下隨，」作「下隧。」也可以作「遂。」說文：「遀，從也。」「遂，亡也。」儀禮燕禮：「遂祭酒，」「遂卒爵，」「遂拜。」聘禮：「遂命使者，」「遂受命。」鄭玄注：「遂，猶因也。」這是「遂」字可以引申作「從」字解的明證。但是聘禮：「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又與「遂」稍有區別。「隨」之可以作「遂，」如「隋」可以

作「隊」左傳襄公十一年：「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隊命，」就是「隋命。」因此覺得昭公八年：「賓德于遂」的「遂，」就是「隨。」莊公十三年：「齊人伐遂，」戰國策：「神農伐補遂，」都可以作「隨。」莊公十七年：「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這條非常重要！從這裏可以看出古代氏族的殘遺痕跡。傳說裏的「燧人氏，」就是「遂人氏。」左傳定公四年：「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說是「燒火燧，繫象尾。」呂氏春秋至忠篇「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高誘說：「隨兕惡獸名。」這裏高誘，杜預的說法都不很對。「燧象，」「隨兕，」「科雉，」都是照着一種「獸」形或「鳥」形的圖騰旗射。如史記齊世家太公誓師時所執的「蒼兕」旗，也作「蒼雉。」足見天問：「逢彼白雉，」也可作「白兕。」原是指「鳥圖騰」的「遂人，」或「兕圖騰」的「遂人」而言。儀禮大射儀：「距隨長武。」鄭玄說：「隨」是「物橫畫也。」這是引申義。實在是「巨遂長武。」原說用一種「巨人」的步武作標準。這樣說來：「遂國，」或「隨國，」都是古代的「寪族。」左傳說「士蔿」之孫「士會」封于「隨，」謂之「隨武子。」國語周語下：「帥象禹之功。」就是說「象族，」與「禹族。」、「爲」本是用爪執象的形狀。這在上文已經說過。古代的「象族，」就是後來的「易族，」到了周代，就是「遂國，」也作「隨國。」考工記的「鑒燧，」淮南子覽冥訓作「陽燧，」周禮秋官司烜氏的「夫遂，」據我們看，都是從「遂族」裏的人傳出來的。「陽燧，」就是「易燧。」「夫遂，」就是「補遂。」「遂」之稱「補遂，」如同「佛」之稱「補佛。」鑽木取火一件事，是古代「遂族」的發明，所以有「燧人氏」的傳

說，再從「賓德于遂」的後裔「陳胡公」是「嬀姓」又可以證明「遂族」就是「嬀族」周禮地官「遂人」，「遂師」「遂大夫」左傳襄公七年的「隧正」也是「貉隸，」「嗇夫，」「田畯，」「舂酋，」「騶虞，」一類性質。都是用一種部族作一種專門的官職。

春秋以後與楚關係最深的莫過于「鄀國」了。僖公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文公五年：「秦人入鄀。」杜預說：「鄀本在商密，其後遷于南陽鄀縣。」「鄀」可以作「婼，」「婼」原本是族姓。照此看來：「汾」之作「妢，」或「邠，」也是古代的族姓。又在鄀氏器中見「鄀嬀，」而世本說「婼」是姬姓。這與「隨」的情形相同。照理說來，最早的「鄀，」是「嬀族，」而婼姓。後來以姓作氏，變作鄀氏，而嬀姓。周人起來以後，改從姬姓。金文中有「上鄀氏，」與楚同姓。這是不改姓姬，而改姓嬀的鄀氏了。「上鄀」以外，在楚附近的，還有「上庸。」文公十六年：「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這是「上庸。」又成公十七年：「楚人滅舒庸。」這是東方的庸。所以杜預說他是東夷國。此外還有「邶，鄘，衛」的「鄘。」這是殷代的庸。就是「𩫖伯封𣪘」的「𩫖」或釋作「郭。」尚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這裏的「庸，」是「東人，庸人」的「庸。」古代部族變作國族有遲早。如「邶，鄘，衛」的「鄘」是早期成國族的。在同時，還有許多未成國族的「庸人。」等到這些「庸人」也有成國族的了，于是「上庸」這個名詞出來了。上鄀，上蔡，上黨，上唐，上程等等名稱的出現都是同一方式。「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原是說人，不是說國。這是務必先要弄淸楚的。「庸」已經說過了，「蜀」也是「蜀人。」甲文中已經有「蜀，」不

見得是「巴蜀」的「蜀」。左傳宣公十八年：「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成公二年：「公會楚子嬰齊于蜀。」下文又說：「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這蜀地在魯，杜預說：「泰山郡博縣西北有蜀亭。」可見楚蜀，的關係不一定同巴蜀相連帶。「羌」作者在上文已經說得很多。般代的羌種類也有好幾種。大都散布在東方。𡚁微，盧同楚的關係也很密切。古書裏所謂「皮盧」就是「皮膚」所謂「臚陳」就是「鋪陳」或「敷陳」「呂刑」就是「甫刑」。所以「𡚁微，盧」三名與「箘簵，楛」三名同性質。就是說：「𡚁微」可以成一謎語，「微盧」也可以成一謎語；如同「箘簵」可以成一謎語，「簵楛」可以成一謎語。詩經角弓篇「如蠻，如髦。」鄭箋：「西夷別名，」字又作「茅。」可見「茅，𡚁，髦，」是一字的異體。古器中有「微䜌，」等于牧誓的「𡚁微。」兩者不必同是一個人，可以說同是一種人。「微盧」更加與「苗黎」「貊貉，」一語根相近。「𡚁，微，盧，」其實是一種人。因為傳世久的原因，三者各自成部族。先來說「茅。」左傳成公元年經：「王師敗績于茅戎。」傳云「劉康公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這「徐吾氏，」當在周，鄭之間。因為左傳裏鄭大夫有徐吾犯，見昭公元年。又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這件事與上面一件事有關係。杜預說：「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這是成周一帶的茅戎。又襄公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這「茅氏，」又在衛，晉之間。「茅」也是「北䜌」之別。當然有在晉的。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遂自茅津濟。」史記秦本紀：「秦繆公伐茅津。」括地志：「茅津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二十里。」這也是晉地的「茅。」此外「

「茅」也有在東方的。後志山陽郡高平西南有「茅鄉亭。」水經注也說：「茅亭，茅戎號。」這「茅戎」就是魯之茅夷鴻。左傳哀公七年：『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杜預就說是高平茅鄉的「茅。」本來茅，鬏，髦，郜是蠻，苗，的聲變。所以「茅」同楚也是近族。「茅氏」之中也有姬姓的，也是改姓的原因。僖公二十四年：「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這裏的「茅氏，」或許就是周，鄭之間的「茅。」牧誓的「鬏，」或許是「茅津」的「茅。」

古代「眉」與「微」聲同相通假。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鄭玄說：「古文眉爲微。」崧高「王餞于郿。」是右扶風的「郿。」散盤：「卽散用田眉。」這大概是指「郿人。」「田眉」如「田畯。」這是牧誓的「微。」不過散盤眉，微，分用。又有「敚父，」也作「敚武父。」[illegible]伯敃：「王命益公征眉敖。」這「眉敖，」與楚的「莫敖，」「若敖，」等例相同。所以「眉」與楚也有關係。眉又作「𥃩。」頌鼎：「頌其萬年𥃩壽畯臣。」正與作者「田眉」如同「田畯」一說合。畯就是「夋民。」又合于楚代表「夒族」的說法。「眉」也有在東方的。莊公二十八年左傳「築郿。」杜預說：「郿，魯下邑。」古器中有「盦盨敖。」這魯眉，兩字都从皿，與盨字，盂字，等的例子一樣。可見「眉敖」是一謎語。金文敚作[illegible]，作[illegible]。敖作[illegible]。據作者的看法；古敚敖，同字。所以後世「眉，」「敚，」通用，在古代反而有別。照上文的說法：「郿人」就是「易族，」也就是古代的「𠆧人，」或稱作「侁人。」自然各地都有。不止一「魯」國有，「齊」國也有。定公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衞。」杜預說：「三邑皆齊西界。」顏師古

注「扶風郿縣」說：「晉媚。」古代地名與姓氏名相通。从女，从邑，其義也相通。左傳哀公十五年：「齊爲衞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這也不是「築郿」的「郿。」再其次說「盧，」或作盧。上文大畧已經說到一點。盧有姜姓的。現在要說的是𤰔氏盧。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次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與盧戎兩軍之。」這裏的「彭，」纔是牧誓「彭濮人」的「彭。」杜預說：「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上文已經說到過，是熊姓國。所以說這「盧戎」也是𤰔氏。襄陽中盧縣，恐怕是「盧戎」的故居。上文所引文公十六年的「盧戢黎，」大約就是「盧戎。」在這一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這裏的「百濮，」又與牧誓的「彭濮」相合。牧誓中的「盧，」就是「盧戎」的「盧，」大概是可信的。一般都說是弘農盧氏縣的「盧。」又濟北國也有「盧縣」這是左傳隱公三年「齊鄭尋盧之盟」的「盧。」都與牧誓所說無關。盧縣有敖山因此想到「盧敖」一名。淮南子道應訓「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又說「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于蒙穀之上。」「汗漫」與「盧敖」的關係，正是影射「遨揚」的意義。史記秦本紀說盧敖是燕人由「盧敖」一名與「眉敖，」「莫敖，」「若敖」相比較。「眉，盧，」都是楚的近族，又得一明證。牧誓的「盧，」史記周本紀引作「纑。」這與「骨」之作「縎」相同。正義引括地志說「房州竹山縣，及金州，有古盧國。」這一族自然散

佈很廣。「散盧」與「苗黎」「貊貉」都是同一語根。國語周語中：「盧由荆嬀」，這是「散盧」的「盧」，正同「隨」有「嬀姓」「鄀」有「嬀姓」一說相合。照上文說來，牧誓中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大半與楚有關係。這就是說楚是由周邦分殖過來的。周人的興起，因南人之力爲多。

上面所說的國家，以散佈在江，漢之間的作中心。幷且連類講到同一氏姓的國族，散佈在他處的。這裏面多半是「巳圖騰」「嬴圖騰」的系統。現在要說「匽圖騰」的系統以內的國族，散佈在北方的。這一枝，並不很盛。從其國名上看來，有許多在殷代都已經立國的。大都分佈在河，渭之間；或伊洛以南及東方的易水流域。這些國家淵源比較古。不像「南氾」一系統都是新興的國族。先從東方的「北燕」說起。上文約畧提到幾次現在把這個國族放在「匽圖騰」系統裏再來講明白她。「北燕」就是「匽召公」的「匽」。殷代稱爲「北」。金文中有北伯鼎。「召」也作「昭」。天問所謂「昭后成遊」，雖指周昭王。但是「昭后」的名稱同「夏后」相應。幷且同「州人」有關係。周公𣪘的「州人」，就是詩經裏的「北國」。戰國策楚策四「莊辛同楚襄王說：「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這裏的「左州侯，右夏侯。」與國語楚語上史老所說「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同意義。作者上文已經說到「鬼中」是鬼方的史册。「殤宮」是易旅的史册。易旅就是「匽圖騰」幷且說到鬼方的文化就是後來所謂夏文化。「州侯」等于古之「召后」，「夏侯」等于古之「夏后」。這是說燕，冀，原是文化相對等的部族。都是從南向北的。到了戰國時候：「壽陵君」，是代表古「州侯」了；「鄢陵君」

代表古「夏侯。」莊子秋水篇：「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成玄英正以「壽陵燕邑邯鄲趙都，」作解。「鄢陵」雖然在潁川郡。可是「鄔」就是「鄢。」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有「鄔大夫，」就是「太原鄔縣。」呂氏春秋當賞篇：「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都可以證明秦，晉，都有「焉氏，」或「鄢陵。」所以「左執鬼中，右執殤宮，」與「左州侯，右夏侯；輦從壽陵君，與鄢陵君。」都應是北方的故實，却在楚人的口裏說出來。足見燕，冀的部族南方也是有的。杜預說「隨，絞，州，蓼，」之「州」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而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吳季札本封「延陵，」後封「州來，」稱「延州來。」而「州來」是楚邑。幷且「延陵，」與「壽陵，」意義相通。「鄢，郢，」二地相近。荀子議兵篇作「鄢郢。」這樣，便可以明白古代的「州侯，」「夏侯，」就是後世的「壽陵君，鄢陵君。」北方有「州人，」南方也有「州人。」北方有「夏姬，」南方也有「夏南。」這一對比，非常重要！就是說「北燕」與「南燕，」是一個部族的分離。而周人與匽嬴，一系統關係非常密切。北燕後來改作姬姓，是有很深厚的淵源的。燕召公與召穆公雖同爲「召氏。」可是召穆公是周人直接的系統。燕召公可不是直接的系統。是間接的系統。與「北匽」性質相同的是「韓。」（韓族傳播最遠。朝鮮之辰韓，弁韓，馬韓，三名皆很古。辰是龍圖騰。弁字是廾上一[illegible]字，是蛇圖騰。所以弁韓又名弁辰。馬韓就是「倪風。」）上文也已經約畧說到。韓奕詩說：「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這韓城就是左傳僖公十五年的「韓原。」括地志說在「同州韓城西南一十八里。」詩裏又說「韓姞燕譽，」這是「燕姞」嫁給「韓侯」的證據。但是又說：「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這「汾王」就是「幽王。」又是說出「南匽」與西人的關係。「南匽」之改爲「南燕，」是比較晚的事。因爲「北匽」是早就稱「燕。」因爲燕，冀，都在北的關係。「南匽」本沒有稱「燕」的必要。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說：「南燕墟在滑州胙城縣。」可見「南燕」一族也是散佈很廣。現在要說到與「韓」相近的「陽」了。中國古代地名稱「陽」的，多不可勝計。除掉那些某山之陽，某水之陽，的不必說。專說單稱「陽，」或「陽人」的，也不少。史記秦本紀：「秦以陽人地賜周君。」就是河南梁縣的「陽人聚。」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這是東方的陽。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揚，韓，魏，皆姬姓也。」這裏的「揚」正是「揚八師」的「揚。」後改作「陽。」揚，陽，都是指「易族。」杜預說：「揚屬平陽郡。」又文公十六年有「陽丘，」在楚。史記秦本紀：「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郡有「中陽。」最重要的莫過于「上陽，」「下陽，」了。左傳僖公五年的「上陽，」是虢國都。僖公元年的「下陽，」是虢邑。這一帶，是古代「陽人」最盛的地方。都在河東郡。我們已經知道「唐」可以作「跃。」「匽族」就是「燕族。」所以說「北燕」是「匽族。」這些部族從中世以後纔產生。其實原本都是「象族，」也可以說是「鳶族。」因此分佈很廣。閔公二年「齊人遷陽。」杜預以爲是「齊人偪徙之。」似乎說這個「陽」是「偪陽。」其實「陽」都是「偪陽。」定公八年的「陽州，」就是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的「陽州。」杜預說是「齊，魯，竟上邑。」此外國族中有「陽梁，」「陽樊。」人名中晉有「陽處父，」魯有「陽虎。」匽，陽，韓，是一個系統。都從古代的「匽圖騰」而出。這一批國族都比較古。與齊，晉，秦，楚，的

系統不同了而與這一系統相近，也是從周代以後改姓「姞」的，便是「雍氏」了。這「雍族」從殷代以來就有。甲骨文「雍」字从淮，从口。或省水，从隹，从口。所以說「雍族」就是「淮夷」之一種。原先「匽圖騰」中有許多部族變為「烏圖騰。」般人，雍人，都是「烏圖騰」中之一部族。禹貢「陽烏攸居」。呂氏春秋恃君覽：「其鹿野，搖山陽烏，大人之居，多無君。」又說：「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又說：「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都是暗示這些部族是氏族社會，沒有國族組織。「大人」就是國語魯語所謂「于周為長狄，今為大人」的「汪芒氏。」「陽禺」一定是部族名。作「陽烏」者誤。「陽禺」就是「禺人」中的「易族」，正合予作者所說的「匽圖騰」。「陽烏」也是「易族」中的「烏圖騰」。所以「雍氏」與「般陽」兩族都有關係的。史記殷本紀贊裏有「稚氏」。索隱說「世本子姓無稚氏。」作者疑「稚氏」就是「雉氏」。夏小正：「雉入于淮為蜃」更可證「雉氏」就是「雍氏」。這樣看來，「般人」並不是惟一的「烏圖騰」。「雍氏」不在子姓之列是不錯的。「雍氏」應該是「匽姓」。後來周人興起了，改作「姞姓」。正與「匽族」的改法相同。後來的宋國有「雍氏」「鄭莊公娶于宋雍氏，曰雍姞。」見桓公十一年。東方人姓雍的很多。周有「雍糾」，魯有「雍廩」，齊有「雍巫」。地名中以雍名的也很多。最重要的是襄公十八年鄭邑「雍梁」。杜預以河南陽翟縣東北「雍氏城」當之。其次是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初居雍城。」就是右扶風雍縣。這是「雍族」在西方的大本營。後來「雍州」的名稱，實從這一中心區域擴大的。又陳留郡「雍丘」，本杞國。又「燕」本「南匽國」，有「雍鄉」。又是「雍

族」古本與宋，杞，匽有關係的證據。「雍州」的名稱，從一極小的地名擴大爲州名。「冀州」的名稱，也是同一方法。左傳僖公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二十五年：「遷原伯于冀。」後志皮氏縣有「冀亭」。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應劭說：「冀屬天水。」「雍」地大多在東南方。「冀」大都在西北方。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上文已經說過了。古代有好幾個國族都由兩個部族合拼起來的。上文所舉的有「鮮虞族」「牟來族」以及「延州來」「鬲攸从」都是。最有意味的是「魏」了。據作者在上文的說法：「魏」是「鬼方」同「委姓」相結合的國族。「委姓」也是屬于「鳶族」。國語鄭語：「禿姓，佛人。」「禿姓」就是「委姓」从女，从人同意。如允字可从人也可从女。羌字可以从人也可以从女作姜。允，妥；羌，姜；禿，委；是三種同樣例子。說文辵部：「逶」字或作「蟡」。因此知道「逶」就是「遏」」如同「遏」就是「逖」。「遏族」可作「鳶族」或作「鳶族」。从辵，說其行；从宀，說其居；从艸，說其辟在艸莽。山海經大荒東經有「鳶國」，海內北經有「倭人」。逶，倭，遏，僞所指的都是「服象耕田」的部族。所以傳說有「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的故事。說這種人是「佛」，正是告訴我們這「禿人」也是「鵗族」。「逶」可以作「蟡」，又是暗示這「禿族」也屬于巳匽一圖騰系統。不過後來這一族中有變作「龍圖騰」的。爾雅有「魏牛」。郭璞山海經注以「夔牛」當之。其實就是「封牛」。「巳圖騰」系統中是有轉變爲「牛圖騰」的。管子水地篇：「涸川之精名曰「蟡」，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也是暗示「蟡」屬于巳匽，嬴一系統。原先屬于這一系統的，恐怕還不是唐，

魏，的「魏」是淮南子地形訓：「伊出上魏」的「魏」「上魏」也就是「象魏」因爲是「山鬼」與「禿人」的合組部族而得名。所以雙闕也名「象魏」周禮天官大宰職「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又說：『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照這樣說來：「象魏」是「闕門。」但又說：「藏於象魏。」不僅是「闕門」，也是「鬼中」之類了。本來「山鬼」就是「夔族」「禿人」又是「象族」也可以說是「禹族」。向來是對立着的。古代惟有「魏族」合組成功，所以稱「象魏」以示「象」「魏」本在「晉」後志：「河東郡永安，故彘。河北，詩魏國，有韓亭。」可見「韓」是「徂旅」與「易旅」合組的國族，原是取法於「象魏」的。但是地形訓既然說：「伊水」出「上魏」那末古代的「魏」還是在河南。這件事是大家不知道的。照作者看來「彖族」「易族」「鳶族」都是原於「象族」或「禹族」溯其源，都是「貊族」

左傳裏講到戎狄的地方最多。狄分白狄，赤狄。閔公二年的「東山皋落氏」國語作「東山皋落狄」賈逵，杜預，都說是赤狄。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史記晉世家作「狄伐咎如」賈，杜，兩家都說是赤狄。「咎如」「皋狼」「皋落」是對音是很顯明的。就是「厹猶」「仇由」也還是對音。原是來母的舌音顎化了的緣故。皋落之「落」就是大貉小貉之「貉」左傳名之曰「大戎小戎」赤狄中文化較進步的是「潞」落，潞，洛，雒，都從「各」字一語根所出。說文以：「潞」爲冀州浸。「潞縣在上黨縣東北四十里。」古代的水，多半是以

所居的部族得名的。除掉長江大河以外；水名，地名，種族名，都是三位一體的。潞水有在歸德，洛水有在同州，有在廣漢郡。這些地方，都是古代「貉族」活動到的區域。又如「商雒」之「雒」从隹作。又是「成周八師」是「殷八師」所以鄭卣說「隹明俘殷成周年」原屬於「烏圖騰」的殷氏族。「潞」既然是「貉族」所居的地方。爲什麼又成爲「狄族」呢？左傳宣公十五年「狄有五罪：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其中與我們所說有關係的，就是「黎氏」杜預說「黎侯國。上黨壺關有黎亭。」注家以爲就是「西伯戡黎」的「黎。」不論如何「狄」與「黎族」相處，是有證據了。「苗黎」就是「貊貉」所以說「潞」是「貉族」經文說「晉滅赤狄潞氏」也是承認「潞」是「狄」，而黎，潞，雙聲「潞人」實在就是「黎人」。如同唐叔的子孫是晉曲沃武公的子孫也是晉。上黨「長子」就是國語魯語所謂「長狄」漢代有「長水校尉。」如淳曰「長水，胡名。」這是北方的「胡」的明證。韋昭也說「長水校尉典胡騎」劉昭自己也說：「掌宿衞，主烏桓騎。」這又是給我們「長狄」就是「烏桓」的證據。在上文已經說到：「子人氏」與「長鬣者」就是「長狄」這是所以稱「長子」的原因。這一族用「鼠」作圖騰。所以責他們「不祀」。同時也說明白「長狄」就是「赤狄」與「烏桓」就是「赤狄」也相符合。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有弟名「焚如」「榮如」「簡如」。（這段事情極富史料價值，另當辨證。）我們先要注意的，是僑如，簡如，焚如，榮如，都是從「咎如」一語根而出。「僑如」「簡如，」與「咎如，」同聲，不必細說的。若是我們沒有忘

記「貉」有下各切一讀，便可以明白「焚如，」「榮如，」是因為發聲部位相近而變的。「長狄」與齊，宋，魯，衛，都有關係。於是「長狄」的活動區域也不一定限於晉。前志千乘郡有狄縣，後志安樂國臨濟，注引地道記云「狄伐衛懿公。」於是後人有說臨濟是古狄邑。再看左傳哀公十七年：「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這也是指齊邑的「潞。」所以顧祖禹說：「鄋瞞在山東濟南北竟。」白狄始見於僖公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杜預說「白狄狄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一段上也說：「白狄及君同州。」分明說白狄在雍州。於是杜預說：「白狄與秦同居雍州。」宣公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晉。」都是白狄起於秦晉之間的證據。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這是初次同魯的交涉。到了襄公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也。」這些事實都還是很普通的。直到昭公十五年，纔明白說：「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以鼓子鳶鞮歸。」杜預說「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在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杜預注說：「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又說：「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有肥累城。」在十三年的注裏又說：「中山望都縣西北竟有中人城。」作者按：「鳶鞮」就是「銅鞮，」或作「狄鞮。」漢以後的「白銅鞮」就是「白狄。」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山戎，北狄。蓋今鮮卑。」王符也說：「赤狄，烏桓；白狄，鮮卑。」「烏桓」實

就是「胡」字的演聲。「鮮卑」就是「鮮虞」。照上文所說，「白狄」也是散在各地的。「白狄」是比較晚興的國族。上文已經說過：「赤狄是狟族，白狄是狢族。」「赤狄是媿姓，白狄是姬姓。」西周的「犬戎」「驪戎」都是「白狄」「皋鼬」如果是赤狄的圖騰；「皋狼」便是白狄的圖騰。渭水流域的「鮮原」是白狄的發祥地。潞水流域的「太原」是赤狄活動的中心。這到是要特別提醒的。從上面所說的各方面看來：周人的克服商人，仍舊是採取兩條路線。第一條是連絡「戎人」由西北到東南。第二條是開拓漢水流域，也是從西北到東南，直搗「商人」的老巢。於是殷，東，孤立了。所以「周人」的政治與軍事策略，是按着古代部族移徙的途徑而來的。這兩條路線之間的各部族，差不多都有互相關係。

現在可以說比較純粹的巳姓國家了。在上文也已經約略提到「莒」是巳姓。但「莒」不是「殷人」的本族。是「東人」的近族。所以把牠放在「齊」的系統以內說過一些。「宋」是殷後，這是公認的。可是春秋以後的「宋」，也代表「東人」。宋都商邱，就是初期的殷都。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桑林」是商都。桑，商，宋，聲近。宋從桑省聲，不從松省聲。殷人並不用「松」作社木。魯頌閟宮：「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徂來」是地名，也就是古代「徂旅」的發祥所在。「新甫」就是「新呂。」例如呂刑之作甫刑。「徂」與「莒」都在東方。並是行圖。孟子作「徂莒。」更加可以明白

「徂」與「莒」的關係。這些都是殷東的近族。「宋」字从宀，从木。例同窩，窩，宴，康，豐諸字。巳姓就是姒姓。國語周語中：「杞，繒由太姒。」左傳裏說：「杞是夷，」又說是「夏餘。」因爲也是古代的「禹族」或稱作「窩族。」原本是巳姓，後來用姓作國族名。杞字从木，从巳；邔字从邑从己；杞，邔，如同檜，鄶之例。說文邑部：「邔」是南郡縣。據作者的說法：杞，邔，紀，都是從一個部族化分出來的。从巳，从己，相同。太史公把陳，杞，例在一個世家裏，也是知道「陳，杞，」同是「窩族」的原因。「繒」可以作「鄫，」兩個國家都是東方古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杞子。杞，夷也。」二十七年又說：「杞用夷禮。」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寗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可歆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這又是很重要的文獻。因爲古代的「衛」與「杞，」「鄫，」同族。都是殷代「有侁氏」的部族。所以祀「相。」衛從康叔以後，改姓姬，就不能祀「相」了。襄公二十九年：『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已！」』同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又說：『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照史記的說法：「杞」之先是「東樓公，」「西樓公。」這「樓」就是「牟婁」之「婁。」樓之爲婁，如鄫，鄶之作曾，會。杞，紀，莒，原本都有關係。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與作者的說法正相符合。並且與「牟婁」就是「牟來，」與也有在西方的一說又相符合。杞，繒，由太姒的原因是如此。哀公十七年：「子仲妻杞姒。」正與國語之說相同。宋是子姓，杞是

姒姓。子姓，姒姓，實在是一個系統。就是殷人東人，的系統。「曾」可不同了！有姬姓的鄫，有姒姓的繒。僖公十四年：「季姬及曾子遇于防。」杜預說：「鄫國今瑯琊鄫縣。」這是姒姓的鄫，也作繒。襄公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杜預說：「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這就是「滑洧」的「滑」。說文：「滑水出鄭國。」應該是姒姓。曾姬無卹壺說：「聖趄之夫人曾姬無卹。」這姬姓的曾，在繒關。當方城附近。據後志：郯國在東海郡。左傳僖公四年杜注：「東夷：郯，莒，徐夷也。」成公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蠻夷入伐。」「郯」又算是「夏肆」了。「郯」是「烏圖騰」的部族。杜預說是巳姓之祖。與宋，杞，曾；正是一個系統。在這一系統裏，還有一鄅國。也得提到一次。昭公十八年：「邾人入鄅。」林堯叟說：「鄅，小國，姒姓。禹之後。」杜預說：「今瑯琊開陽縣。」又說：「鄅是妘姓。」大約「鄅，」在「南氾」的系統以。上五國都，是巳子姒，一系統的古國。但是還不能算是「東人」的正統。

「東人」的系統，可以拿「曹」作代表。這是說殷代的「曹。」周代的「曹」算是姬姓。古代的曹國，就是二東。甲骨文裏有「𣍘」字，又有「𣋽」字。金文有「趞曹鼎，」也不是周代的曹。古鉩印中曹字作「鄫。」省一東字，加邑旁。這或許是曹叔振鐸的「曹。」在「濟陰定陶縣。」古代的「二東，」也名「郲，鄆。」也名「齊，曹。」在殷代，「齊，曹」是部族名。「姝，媸」是姓。「二東」的圖族，到了周代以後，也分散很廣。宏農郡有「澠池」二志作「黽池。」秦始皇本紀：「章邯殺周章曹陽。」晉灼說：「在弘農東十三里。」可見豫，陝之交也有「東人」

部族。左傳僖公二年：「伐鄍三門。」這「鄍」在河東。古虞邑。古代有所謂「黽阨，」如同「偪陽」之例。「鄍，」或「黽池，」都算是「黽阨。」江夏郡有郳，有鄳。史記魏世家：「攻黽阨之塞。」徐廣說：「在江夏黽縣。」而郳呢？據地道記說：「乃楚滅郳以後移來的」不論是否可信，「黽阨」就是「黽。」郳，鄳，二族散佈很廣是可信的。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杜預說：「邾今魯國鄒縣。」這是「大邾。」至於「小邾」呢？左傳裏作「郳。」莊公五年：「郳犂來來朝。」杜預說：「郳，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後來王命為「小邾子。」莊公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杜預說：「郳屬宋。」到了襄公六年，又「遷萊于郳。」昭公二十三年：「邾，又夷也。」這可以說明殷東，兩部族的歷史關係。「郳」可以封「小邾，」可以屬「宋，」萊又可以遷「郳。」最有意味的是「邾」與「小邾」的姓。漢代人就不知道有嫾姓，與姝姓，⿰女黽姓。都說「二東」的國族是「曹姓。」楚世家：「五曰曹姓。」世本說：「邾是也。」宋衷說：「曹姓者，諸曹所出。」國語鄭語：「曹姓鄒，莒。」於是王符也說：「曹姓封于邾。」假定甲骨金文裏沒有⿰女黽姓，嫾姓，出現，「二東」的姓就弄不明白。「諸曹，」其實就是鄭語屬於彭姓的「諸稽。」所謂「會稽，」就是天問的「會鼂，」後來把「會稽，」「上虞，」都說在很南的「越邑。」於是「諸稽」一名就不得其解了。「曹」不是姓，是「二東」的國族名。在殷代，「齊曹，」是並稱的。「同儕，」「同曹，」就從「二東」並稱一義上引申出來的。「曹」是「二東」國族的代表所以有「諸曹」之名。秦，漢，之間的學者不知道古代東方有嫾姓，⿰女黽姓。更不明白姝，妹，也都是姓。只知是曹氏的族屬，所以說是曹姓。西周以

前稱「大東，小東；」東周以後稱「大郲，小郲。」古代的「大東，小東，」是「齊，曹。」是「郲，鄘。」周公毀裹的「州人，賡人，庸人。」是殷，東二族的族屬。左傳桓公五年：「州公如曹。」因此知道「州」也是「諸曹」的族屬。所以說「州人」也是廣義的「東人。」「東人」不過北遷的「州人」稱「邶」了。左傳裏「州公」也作「淳于公。」桓公六年：淳于州公」如「曹」不復。杜預說：「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有淳于縣。」「州」不止與「曹」有關係，並且同「杞」也有關係。「襄公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見于昭公元年城淳于注。可見「淳于」後屬「杞，」或者「杞」又有一「淳于。」據作者的看法「淳于」是一公名詞。就是「𩫖。」金有𩫖丕叔卣徐中舒先生以爲𩫖卽淳于。我以爲「𩫖」亦「𩫖」族。正合「州人，庸人」同是「東人」一說。也可見州，杞，曹同是「東人」的文化系統。晚世又用「淳于」作器名。是再借用的名詞。在北方，東方的「州人」以外，「楚」也有「州國，」見桓公十一年。杜預注說在「南郡華容縣東南。」定公八年：「乃止諸州。」杜預說：「州晉邑。」昭公三年：「賜女州田。」又：「州縣，欒豹之邑也。」杜預說：「州縣屬今河內郡。」「州人」分佈很廣，原本一定也是巳姓的系統。而世本說「州」是姜姓。現在把她放在「東人」的系統之內，完全因爲「州人」同曹杞的關係很密切的緣故。古器有郳始遹母鬲。「郳」之稱「小郲，」是很晚的事。始姓，姳姓，都是古姓。「州人」本是古代的「𩚫人」，也就是「禿姓佛人」的「佛人。」「禿姓」與「鳶族」的關係上文巳經說過。以「郳始」而稱「遹母」，「郳」原是與「遹」通婚姻的，又可證成前說之可信。「東人」原是「佛人，」都在「鳶族」的範圍以內。始姓，

姳姓，委姓，嬀姓，都是東方的姓。而嬀姓最晚出。左傳裏嬀姓的國家有「陳，」有「圭。」國語周語中：「盧由荆嬀。」「圭，盧，」的部族在陳，楚，之間。上文約略提到。「圭嬀」是鄭穆公妾。「盧，」已在楚人的系統裏說過。惟「陳氏」與「東人，」「楚人，」都有相當關係。「陳」字，金文从阜，从東，从土，作𨻰。或从阜，从東，从攴，作敶。與「東人」的關係一定很密切的。但是始祖是「胡公，」爲「遂氏」之後。把「東人」與「窩族」的關係又證實一層。「南汜」的系統出於「巳姓，」在周代作「妘，姓，」或「媍姓。」「東人」的系統也出於「巳姓。」其更古的有「㚼姓，姳姓；」稍古的有「媥姓，嫜姓，姝姓。」晚起的是「嬀姓。」所以「東人」及「南汜」兩系統中都有這一姓。而「鄅」也有姒，妘，兩姓。都可以說明部族移徙及姓氏派衍的關係。

吳越的興起甚晚，都是巳姓。左傳：「昭公娶於吳，曰孟好。」哀公十二年：「昭夫人孟子卒。」所以論語述而篇孔子說「魯昭公知禮。」越是「允常」之後，應該也屬於巳姓一系統。所出的古器又都在江南。但到了戰國，忽然都無消息了。「吳」在古器裏作「工𫓧，」或作「攻敔，」比較晚點的器纔有稱「吳」的。史記稱「句吳。」管子小問篇說：「吳與干戰。」左傳哀公九年也說到：「吳城邗溝通江淮。」都在江北史記貨殖傳「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漢書高祖紀「元年，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可見漢人都沒有把「吳」屬之江南。又高祖紀「六年，韓王信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劉攽說：「案地理志：東陽，鄣，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

為吳郡。」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置，屬荊州。十一年更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足證劉攽的說法是有據的。又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文帝五年，楚王都彭城，吳在東南。」又荊燕吳傳：「上患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五行志作「四郡五十餘城。」又可以證明「吳」在江北的「廣陵。」至於廣義的「吳，」又太廣了。地理志：「吳地斗分埜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雖然是大可是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與吳王濞都還住在江北。即使古吳國區域大，但是中心區域仍舊限於大江以北。吳越兩族在先秦「其興也暴焉！其亡也忽焉！」如吳越春秋，越絕書，所說，大都張皇其詞。吳語，越語，又多摭拾他書而成。其詳情不在這裏細說了。

第八章 結論

本問題開始研究時，定名「古代氏族社會之分佈及其關係」。共分四章：首論姓與氏之起源，次論古代氏族社會與「邑國」之關係；復次論古代各氏族間親屬關係之說明，再次論各氏族社會之分佈與演進。所得結果之一部份，已分散於本次研究報告中，現在規定一名稱為「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把前期研究換一體系，其內容也大加補充。（前文存張君勱先生處）

（一）宗族之函義　本章把古代氏族社會的來源，以及姓與氏的函義，都說到了。中國古代的社會是從「氏族制度」轉到「宗族制度」。古史上有「宗氏」與「宗族」之分。這兩種制度的分別，是從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來。氏族制度原於「行國」，宗族制度原於「邑國」。「行國」有「師旅」，而「師旅」的出征有好多隊。這種風氣，直到周代還盛行的。古器上所謂「殷八師」，「揚六師」；及左傳上所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都是這種氏族制度的遺跡。「邑國」本是有莊園作基礎。宗族是有定居的。他們的婚姻制度，是從古代的氏族羣婚制，轉入兩姓對偶婚制，到了宗族社會裏，於是添了許多親屬稱呼。如祖孫；叔侄；舅甥等名目。這些在古代的氏族社會裏都沒有的。甲文中所見的「祖」字，是從「社」字的意義上引申出來的。與周人

的祖孫觀念大不相同。殷人的「祖」兼指「高祖」與「遠祖」。至於「孫」字用法也與周人的觀念不一樣。殷人的親屬關係用「父兄」作中心。所以父子兄弟世及。甲文中雖然有「叔姪」二字。其意義也與後世不同。「叔」是善射者的稱呼。「姪」是姓。就是「侄人」的「侄」與姒，妊，姬，姜，相等。殷代婚姻制度的詳情，我們無法知道。但是可以知道的是於氏族間羣婚制以外，尙有掠奪婚姻與周人的宗法制度也大不一樣。足證殷代的氏族制度，已經不是古代很嚴格的氏族制度了。氏族是用圖騰制度作基礎的。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說的話，少皥氏以鳥名官一段，正合古代氏族社會的圖騰系統。在「鳥圖騰」之下，有「鳩圖騰」與「雉圖騰」。正像易洛魁式的從氏族組織，到部族連盟的次第。周代的宗族社會，與這大不相同。所以姬，姞，必耦。而以宗子作屏藩。周公，太公，的制作規模，於此見其大概。

(二)世與代　虞，夏，殷，周，四代是東周以後史學家所公認的世代。殷，周，確有史確可徵，不能動搖。至於虞，夏，兩代是傳說裏的名稱。從廣義上說來，可以承認虞是殷祖，夏是周祖。例如相傳夏是姒姓，而詩經思齊篇說：「太姒嗣徽音，則伯斯男。」這不是周人也有姒姓的血統嗎？并且「姬」姓從「姒」姓所改。再就文化方面看，周與夏文化的系統接近。在地域方面說也是接近。「夏人」就是「吳人」在語言方面說來有雅俗的不同而已。再換一觀點來說，「夏人」就是狄族中文化較爲進步的一枝。若嚴格地說來：殷周同祖於「虞」。那末夏，殷，周，都是虞後。殷代的「吳」，就是西周人所知的「虞」也就是春秋人所知的「工𠭯」。相傳虞之祖是「幕」。幕，貊，

一聲之轉。「攻敵族」就是古代的「貊族，」這一族，能蓺麥，又能叉魚，所以又有「迷魚」的稱呼。中國古代的種族都是「貊貉」的後裔：如「牟婁，」「微盧，」「苗黎，」都出於「貊貉」一語根。虞所代表的是貊族時代。姒姓所代表的也是「貊族。」詩經韓奕篇：「因以其伯，」思齊篇「則伯斯男，」所指的都是「貊族。」「伯」與「百」都說「伯人，」或「伯世。」就是最早的「貊族」時代。太姒所生的男。可以稱「伯。」如伯邑考。又如伯夷，伯益，伯鯀，都是說出於伯族，或伯世的意思。「百男」決不是「一百個男。」所以「貊人」就是「柏人。」古史上的「伯世」正是代表「虞貊。」其活動的區域是「豸方，」或「冀方。」春秋以後人所知的「夏」是從「夔」字演變來的。「夒」與「夔，」都是從「夋」字而出。「夋」亦作「眷。」就是「虞舜。」並且東周以後人所知的「夏，」就是西周人所知的「康」與「虞。」殷代人所知的「唐，商。」「商」與「唐」並峙於中世。所謂「中世，」在「伯世」以後，也可以名為「叔世。」以射獵著稱。中世的文化中心在東方。到了晚期，有「殷，東。」兩族。「殷」是周人名「商」的稱呼。原本稱「商奄。」逸周書，左傳，裏所謂「商奄」或「鄘郝，」就是指「殷，東，」兩族。殷代正式出現在「中世，」「叔世，」之間。伯，仲，叔，季，四名在殷代初年人使用以稱呼世代的。中字，叔字，同射都有關係。中世，叔世，都指以射獵為生活中心的時代。在實際上；「殷，周，」兩代農業都已經很發達了。「季世」並不一定專指周代。殷代已經有伯，仲，叔，季，的名稱。「季世」是代表農業社會。但晚周人的古史年代觀，確是有用「虞」當「伯世，」「夏」當「中世，」「殷」當「叔世，」「周」當「季世」的慣例。

（三）圖騰層創觀　我們所以提出伯，仲，叔，季當世代的名稱。用來替換虞，夏，殷，周，是想要稍微恢復一點古史的眞面目。中國的氏族社會，大約當「伯世」「中世」之間出現的。到了「叔世」的時代，使有轉入宗族社會的趨勢。現在從圖騰的演化上看來，也可以比證上面的說法是不錯的。中國的歷史很古。到底古到什麼程度？舊史家可沒有切實告訴我們。本章用甲骨文金文中的「辰」字與「嬴」字作證，知道「嬴」就是「辰」。這是遠古人的圖騰。在這一圖騰之外，還有「蛇圖騰，」與「易圖騰，」都很古。其見之於氏姓的，却以「蛇圖騰」的「妃姓」先出現。然後有「易圖騰」的「𡟻姓；」「辰圖騰」的「嬴姓」反而出現最晚。這蛇，易，嬴，三圖騰所活動的區域很廣，時代也很久。「蛇圖騰」傳到北方最早。到了北方以後，變爲「鼬圖騰。」由「鼬圖騰」變爲「馬圖騰，」最後出現「犬圖騰。」「龜圖騰」到北方已晚，與北方的古代傳說相混，於是出現「熊圖騰，」與「龍圖騰。」從中世以後，東方出現「鳥圖騰，」與「黽圖騰。」古代「蛇圖騰」到西方以後，產生「牛圖騰，」就是齊氏的「蒼兕圖騰。」同時周民族也改爲「龍圖騰。」揚雄說：「荊尸化爲龍。」荊尸一名，見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以爲楚陣法。可見周人與南國的關係很深。左傳裏又說「吳」是「封豕脩蛇，薦食上國。」「脩蛇圖騰」上文已經說到。「封豕」就是卜辭中的「王亥，」天問中的「封豨；」左傳，國語中的「豕韋氏。」

（四）氏姓派衍　再就氏姓一觀點來說，中國古代氏族社會有從女性中心蛻變而來之可能。「姓」字从女，从生，就是古有女性中心的痕跡。至於「氏」字，是丘字的意思。古代的行師，駐札在丘上。每一丘就是一師。所

以古代有「師氏」的官。換言之每一丘就是一氏族。「姓」是血緣關係，「氏」是地緣關係。用地緣來區別血緣，於是姓與氏發生了連繫作用。古代的「氏」很像後世的郡望，若深刻一層說來，古代的「氏」不盡是地緣關係。在氏族社會裏的「氏」，就有血緣意味。後世更有用官爵，用職業作氏的。不過在卜辭裏，「氏」已經兩有地緣的意味。古姓之最早的是「妃」，本作「巳」。這是代表「蛇圖騰」的姓。其後變爲「姒姓」，也有作「妣姓」的。「易圖騰」部族的姓是「匽」，本作「晏」，也有作「偃」的。「嬴圖騰」後來變作「嬴姓」。最晚出的是「嫣姓」，「姚姓」，都屬於一個系統。這一系統到西方去的，改爲兩姓：就是相耦婚的姬，姜，兩姓。「姬姓」從「姒姓」而出。古文字中「姒」作「[illegible]」這「[illegible]」形，本是像「巳」，誤爲像「乳」，因而改從「臣」，就是易經「觀我朵頤」的「頤」。所以姒，姬，本是一姓。「姜姓」從「女」姓而出。左傳稱「姜戎氏」作「允姓之姦」。「女」字與「[illegible]」字還是一字。後來「姜姓」又改作「姞姓」。中世以來，東方新興的有「妹姓」，「孋姓」。「妹姓」後變作「姝」。到東周以後，「鼄氏」出現了，而改姓「婡」。這一族姓，同古代的「麥羌」有關係。「麥羌」卜辭作「來羌」。並且「婡」字與民，母，毎，敏，同語根。又與這一姓同源而更晚出的是「媥姓」。從這一觀點看來，中國古代民族還是「貊貉」一系統。所以古代有「始姓，[illegible]姓，」但是後來都沒有了。再來說「嫣姓，」本從「焉族」改的姓。古代的「姓」，有改作氏的；古代的「氏」，也有改作姓的。例子上文已經說過了。

（五）宗族分枝　照古代神話傳說構成的方式看來，也同上述圖騰，姓氏兩章的系統相合。神話傳說的背

景，是古代部族派分的方式。中國古代宗族總是二分的。這二分的原因：是古代兩種生活方式不同的部族。一是攻獸族，一是牧羊族。這兩族的族神，是甲骨文中的「夋」與「咒」。傳說中的「舜」與「禹」。或「夔」與「猯」。也可以說就是神話中的「高辛」與「高陽」。「高辛」是「上辛」族的代表，從「嬴圖騰」而出。「高陽」是「上巳」族的代表，從「易圖騰」而來。在「高辛」一枝中，又添入「共工」「鯀」「黃帝」。在「高陽」一枝中添入「禹」「皋陶」「堯」。至於「大皞伏犧氏」與「少皞金天氏帝摯」是殷，東二族的神。「神農」稱「炎帝」也是東方的族神。與「高辛」「高陽」產生於西方的不同。然而「大皞」「少皞」的根源還是「夋」與「咒」。「神農」的根源是「辰」。「黃帝」的根源是「嬴」。這樣說來：「黃帝」與「神農」的神話基礎還是一個。「農」字从「辰」「黃帝」稱「有熊氏」這是很顯明的痕跡。少皞氏以鳥名官，當然是殷，東的系統。大皞風姓，就是「鳳鳥」的「鳳」，也可歸入「鳥圖騰」。原本是「黽圖騰」。至於「大皞」又稱「庖犧氏」與「齊國」的「蒼咒圖騰」又有關係。如同「夔」又可作「夔牛」都是齊人借用的。史記索隱說「蒼咒」也作「蒼雉」。這是齊人東歸以後自儕於「鳥圖騰」的明證。足見「伏羲」所代表的族神較比複雜了。東人的「大皞」「少皞」就是西人的「高辛」「高陽」。東人的「炎帝」，如同西人的「黃帝」。春秋以後的學派有「晉系統」與「齊系統」兩枝。荀卿是趙人，孟軻是鄒人，可以作兩枝的代表。其淵源還是種族上的問題。遠古的是「攻獸族」與「牧羊族」的對立；後來是「猶族」與「豫族」的對立；再後來是「

「周人，」與「殷人，」的對立直到齊晉對立，秦楚對立為止。

（六）移殖概況　古代宗族的移殖情狀很複雜。本章以周代的「宗族」為主，約略推論古代「氏族」移殖情況。周代的「宗族」當然以姬姓為最重要。潛夫論志氏姓已經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春秋以後，純姬姓的血統僅存衛國。晉，鄭，都不能算是純粹的姬姓。北燕更不是純粹的姬姓。若就廣義說：周，魯，鄭，晉，都是「猶族」這些國家大都由西到東。此外又有本來是東南方的族姓，在商代以前，或商代到西北方而在周初又回到東南方的。是齊，楚兩族。又有本是東方的族姓，周代留在西方，強盛起來的，是秦國。上面所舉齊，晉，鄭，屬於周族一系統。秦，楚，兩國是新興的古族。在楚系統之下有邵，鄀，羅，夔，鄧，費，茅，徵，盧，彭。屬於秦系統的有江漢與汾渭間的嬴姓小國。如梁，耿，在汾渭間。子產說：「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是見北方也有「黃」有「沈」。在江淮或江漢之間的有江，黃，六，蓼，英，葛。這些國家，都是連繫秦，楚關係的。如「邢，衛，」之於「齊，晉，」另外還有三枝。都是古代留傳下來的小國。第一枝是偃，陽，韓。第二枝是杞，紀，曾，鄫。在東方各小國中，「莒」最能保守的。沒有改姓沒有改氏。從中世傳下的合組部族，在西北方的有「魏，」東方的是「衛。」第三枝屬於北方的狄族中的新興國家。有潞，胡，肥，鼓。照左傳的記載，都是從西北向東南移殖。周人從江漢向淮，泗。狄人從汾，渭繞黃河北岸到洙，泗之間。這是周，秦間的宗族移殖情形。詳細的史實已見本章。

在本書裏有一套系統的見解，希望大家注意。就是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是同指一個對象。例如「易旅，」「

徂旅，」就是「易族，」「㚑族。」又稱「有仍」「有緡。」後來殘遺的，又名「般八師，」「揚六師。」「易旅」又名「有易，」「徂旅」又名「有窮。」在圖騰方面分「匽圖騰，」「黽圖騰，」「蛇圖騰，」「烏圖騰。」這些都是站在國族組織的立場上而說的名詞。出於古代歷史家的創造。再從氏族分類的觀點上說，最初分「夔族」與「禹族。」也可稱「山魈，」與「禺彊。」可名「羌，」「狄；」或「戎，」「夷。」從生產方法上立說有「牧羊族」的「來羌，」「巳羌。」有「攻敺族」的「九方，」「邗方。」早期到北方的「夔族，」是「豸方。」晚期到北方的「禹族，」是「鬼方，」「盂方；」或稱「康族，」「廩族。」後來「豸方」變爲「玁猶。」總北方的夔禹，族爲「猶族，」或「康族。」在南方的夔禹，族是「序方，」同「徐方；」也名「遂族，」或「象族。」後來總名之爲「豫族，」或「舃族。」不論北方或南方的夔族，或禹族，都是「貊貉，」或「苗黎，」一個系統。再從文字語言學家的觀點說：北方的「玁猶」可稱爲「僬人。」或「任人；」南方的「攻敺，」可稱作「佻人，」「伾人。」在西方的「牧羊族」與「攻敺族」是「巳羌，」「來羌，」也可以稱之爲「傆人」「廩人。」說文水部「隴西獂道，」本作「柏道。」這同「柏人」是一樣。「傆人」本也是「貊貉。」總其名爲「有台氏。」在東方的「牧羊族，」與「攻敺族。」有「佯人，」「僂人，」「侏人，」「倭人，」「儕人，」「僧人，」「東人，」「膚人。」而各地從「貊貉」一語直接變來的，是「貀人。」後作「佣人，」或「州人。」在中原的「夔族，」與「禹族，」有「但人，」「傷人，」「倮人，」「侱人。」就是孟子所說的「袒，裼，裸，裎，」四種人。「但人，」「傷人，」就是「易族，」或稱

「偎人。」「倮人，」「倠人，」就是「会族，」或稱「任人。」因爲「伹倮」是一語。兩字顚化以後，纔有「傷倠」兩音。用地理學的觀點說：「偃，任，」就是「鄾，郢；」或「鄢，邛。」再從文化的立場上說有「有鬲，」「有扈，」之分。從圖騰組織方面看：有「巳，㥯，巖，」一系統。又有「鳥圖騰」系統，「黽圖騰」系統，「牛圖騰」系統等等。又從出現於文化舞臺之早晚說有「伯人，」「中人，」「偾人，」「侁人。」就其在部落次第上說有「上甲族，」「上巳族，」「上辛族，」「天庚族，」「天乙族。」又從文化的類別說：有「燕，」有「冀，」有「桀，」有「𨚕。」就是「祀」與「祼」的不同。作者最後在這裏說了一大段。希望大家用這一方法去參閱全書的內容，可以明白作者的話是自成一系統的。

跋

這本書並非宗族移殖史的全面。而是一部討論古代宗族史底問題的書。全篇都是考證。但是從這裏面，可以發現許多歷史法則。這些法則，都從分析事實得來的。從這些法則和事實裏所推闡出的，還有許多話，都沒有說。看這部書的人，可以反復尋求自能得到許多新意義。作者的見解，是從懷疑論出發，却用證實論作結。也可以說從今文家的立場出發，而用古文家的方法從事分析。作者認爲上古史應該先解決人的問題，然後再看人與事的錯綜複雜關係。不知道這部書能夠達到這一目的否？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於渝州南岸旅次

永嘉劉節